AVFM 精编精选文章合集

AVoiceForMen.com

2010.4.3--2023.6.18

前言

这是我在男权运动的旗舰网站 avoiceformen.com 中的 Featured“特色”栏目从 2010.4.3 到 2023.6.18 的 4107 篇文章和视频中截取了 63 篇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做成的合集。

为什么这么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除去大量的视频，以及早就过时且与我们生活不接近的时评或者重复内容，我以我自己的视角在选择尽可能普遍的，有深度的，能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解构女本位以及建立起男性主义文化叙事有帮助的文章，或者只是比较有意思的文章

中国 MGTOW 的理论高度相对来说很高，所以自然就会挑剔，

为什么要去、怎么去文章原网页

因为原网页文章中包含着一些解释内容的超链接，而且为了阅读我删掉了引用说明和链接（原网页很大一部分超链接是失效的，这一点在日期靠前的文章中尤甚），还有不免会对文章有删改或错误翻译，所以可能与原文有很大的出入。

但是 AVFM 这个网站没有搜索功能

不过“特色”栏目的文章网址有这样的模板

https://avoiceformen.com/featured/文-章-原-名/

在每篇文章的后面都有文章原名、日期和时间，去掉文章原名的所有符号（'t 和's 依附到前面的单词上）再在每个单词中间加上横杠-

比如文章原名：WHAT’S WRONG WITH NETFLIX’S “MERCURY 13”？

网址：

https://avoiceformen.com/featured/WHATS-WRONG-WITH-NETFLIXS-MERCURY-13/

部分词语的解释

男性人权运动 Men's Human Rights Movement (MHRM)

是 MRM 的延伸，或者说是一个子集，强调人权，人权所指的意义与法律哲学和国际法所指的含义并不相同，而是指更普遍地承认人是人，而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或可抛弃的物品;人们应该有逻辑和道德权利，被看作是不仅仅是实用的对象。

例如恢复传统主义的运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 MRM，但一定不是 MHRM。因为在这个制度下男性仍然负担着大量可弃置的责任，丧失了基本人权

这个词语在 2013 年在 AVFM 引入，也成为其反女性中心主义关照男性人权的大方向的一个缩影

据我的理解，文章中所说的女性中心主义与我们理解的女本位主义有一些区别，尽管都是 gynocentrism。这里的女性中心主义不强调生物学上的普遍规律而是着重于社会现象。

简介

作为红色药丸隐喻在男性解放领域推广的起点，AVFM 以超越同时期 10 个版本的理解一改我们觉得 MRA 出圈多辩经少的刻板印象，对于女性中心主义的解构独到且辛辣。

文章是乱序的。

Imagine

2023.6.20

目录

MRA 与 MGTOW：解释 MRM

“我认为男权运动是愚蠢的。所有的 MRA 都在试图改变法律，把男人送回种植园。MGTOW 是唯一的选择。”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以一百种不同的形式和表达方式阅读了这种评论。我在我关注的一些 MGTOW YouTube 频道上听到了类似的观点。

这让我有点进退两难。一方面，我认为红丸哲学，特别是 MGTOW，可能是有史以来给男性最伟大的礼物。我对它对男人和男孩的潜力感到敬畏。另一方面，我憎恶无知，即使我钦佩的人也这样做。

因此，在这里，我想解决有时在 MRAs 和 MGTOW 之间出现的我们对他们的态度问题，以及我认为根源大多数是一些 MGTOW 未能理解 MRM。

话虽如此，我认为误解的根源主要是一些自称为 MGTOW 的男性所信奉的神话。我还必须说，我不认为这些人代表了大多数自称走自己路的男性。而且，我并不是要代表 MRAs 声称他们完美无缺。

我已经做这个工作很久了，可以与栅栏两边的无知混蛋见面并互动。不幸的是，他们很多真的可以称得上混蛋。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是事实，并且我提前邀请任何声称我攻击 MGTOW 的人把它放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去。如果你非要当一个受害者，女权主义更适合你。

我想在这里做的是解释男权运动是什么，并且以红丸圈相对较新的成员为背景，那些没有经历过所有的痛苦成长的人。我还想对抗那种错误的“男权运动正在与体制合作”的叙述。

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也要强调，我唯一的经验来自 AVFM。虽然我认为 AVFM 现在是我们所说的男权主义的决定性标志，但它并不是该主题的最终定论。男权运动虽然规模较小，但并不无关紧要。

但从 AVFM 的角度来看，也是从我个人作为男权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有人会如此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在试图与体制合作。或者我们试图改变法律。

首先，我非常诚挚地邀请任何人来浏览 A Voice for Men 上的 6000 多篇文章，并找到一个例子来支持这样的说法，即我们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或法律倡导。不过我可以帮你省点事。你只会得到一个鹅蛋。

然而，如果你搜查那堆文字，你会发现的是一段长久以来的挑衅社会的历史。你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 AVFM 将女性为中心的愤怒机器推向全速运转，激怒了那些你会在网络上的每一个 MGTOW 论坛和视频频道中看到被谴责和批评的人和团体。

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某些 MGTOW 评论员可能忽略了。那就是直接让更多的男性参与这些论坛和 YouTube 频道，进入红丸世界。

通过对女神的侮辱和跨越大多数“好男人”不敢越过的界限，我们引起了主流媒体的愤怒，那是男权运动已经或将要得到的唯一关注。

这种愤怒和所有随之而来的负面报道，并不是我们试图限制的后果。这正是我们所寻找的确切结果。女性为中心的愤怒机器不仅仅是严厉的批评，而且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知名度足够高，以至于如此痛斥我们也将人们直接带到我们的门口。

男权主义者和 MGTOW 都从中受益，也就是说那些找到我们的人受益了。而受益并不是指改变法律或支持政治家。而是当他们发现我们的材料时，灯光被打开了。许多男性无法忘记我们所展示的东西。

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吸引了一位年轻的女权主义电影制片人，她想记录我们憎恶的方式，结果让她的观念受到了震撼。最终，她制作了一部电影，把一颗巨大的红色药丸塞进了社会的喉咙里。

现在，“红药丸”随处可见。它仍然被视为对千禧一代女性中心主义的威胁。甚至连 Maroon 5 最新专辑《Red Pill Blues》也受到了抨击，虽然我怀疑亚当·莱文（Adam Levine）不是一个公认的女性中心主义者。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AVFM 的行动主义品牌，这跟和体制合作无关。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与体制合作。我们只是想让它受到平等机会的打击。

AVFM 有过三个口号。我们开始时是“服用红药丸”，现在的口号是“男性健康，不必道歉。”在这两者之间，并且持续的时间最长，我们的口号是“改变文化叙事”。



不是改变法律。不是改变政治家。而是改变叙事。与同一时间的 MGTOW 评论员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传达了相同的信息。批评女性中心主义，支持婚姻罢工，鼓励男性对他们所生活在的世界进行更仔细和更深入的分析，并根据新的信息有效地进行调整。

我们对这些问题非常专注，以至于有时会考验长期支持我们工作的非女性中心主义传统主义者的决心。

现在，为了完全公开透明，我必须承认有很多法律和政治变革我想看到。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政府削弱了奥巴马的亲信。

现在，特朗普并不比亚当·莱文更加觉醒，但他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采取真正的行动来纠正《第九条修正案》的噩梦等问题。甚至主流媒体都承认，最终导致特朗普行动的喧闹批评源于男权活动家。。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在同一时间、出于同样的原因，MGTOW 们也在发出声音。如果你是 MGTOW，你知道这是真实的。不用担心，我不会因为你在改变体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就指责你与这个体制合作。

我很久以前就发现，文化变革先于法律变革。当叙事发生变化时，文化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在《男人之声》中出现了历史悠久的标语。

现在，我真的理解了这种困惑。当你认为自己是某些权利的活动家时，现代西方人的头脑会让人联想到抗议和游说政客的形象。我能说的是，即使是红药丸人士，他们解读世界的能力也过于字面，对于 AVFM 以微妙方式进行的社会行动是无法理解的。

并不是说传统的活动主义没有被实践。实际上，它确实存在。现在大多数州都有共同抚养子女的倡导者。有些人试图改革离婚法律，并试图通过传统手段解决类似亲子疏远的问题。

猜猜他们最不愿意被称为什么？没错，男权主义者。现在有几个组织将他们的电子邮件列表通讯抄送给我，因为他们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我在观察。在他们看来，男性权利运动就像是他们富有但尴尬的叔叔，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有一定传媒影响力而不是金钱的叔叔。

我并不会向这些团体提供任何帮助，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想让我暗中了解。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他们只会在方便的时候利用男权主义者，一旦被抓到与我们交谈，他们会立即与我们切割关系。他们宁愿被枪杀，也不愿公开表态支持男性权利。

尽管如此，他们非常有用。用自己的方式做着好事。每当他们的行动被公开报道时，他们都像 MGTOW 和男性权利运动一样，为一些男性认识到现实而提供了通路。

甚至那些我对其有意见的极端 MGTOW，他们对任何与女性有关的事物充满仇恨，以至于无法正常思考，他们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即使他们也在困惑男权运动的神话。他们高举着同一把火炬。毕竟，这个运动，我现在更愿意称之为红丸 MRA 和红丸 MGTOW，是由从阴影中走出来的人修筑的

我们成为一场运动，尽管形式不同，因为男人和男孩的生活正在被摧毁。就个人而言，我觉得沉迷于标签、散布虚假叙事或者在每个转折处看到回到奴役状态的路线，有点愚蠢，或者至少是思维简单。

但我仍然认为这比成为一个蓝药丸僵尸要好。

那些通过意淫得出结论，觉得 AVFM、包括我个人在内的 MRM（Men's Rights Movement，男性权利运动）是为了得到他们，这也许是一种烦恼。但我尽力记住，他们也在男性摆脱女性中心主义的浪潮中扮演着一种角色。他们对红丸思潮来说和其他人一样宝贵，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方式太过野性，但我们不应无视他们。

当然，这并不是呼吁我们都加入并共同努力，使用 Rodney King 的话说，只要相处就好了。这只是努力澄清事实，并将一些胡扯从我自己的门前清扫掉。

MRA vs MGTOW: Explaining the MRM

November 9, 2017

Paul Elam

黑客帝国导演是跨性别者：谁在乎？

一些对于男性人权运动相当呆板、无知的批评者对沃卓斯基兄弟（制作了《黑客帝国》三部曲）现在成为沃卓斯基姐妹感到高兴。如果你想对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无知发出嘲笑的话，你可以在 Flavorwire 网站或者是《卫报》上找到一些这些批评者令人震惊的脑瘫文章。

《卫报》的作者诺亚·伯拉茨基称：“毫无疑问，想象到男权运动者发现他们钟爱的《黑客帝国》是由两个跨性别女性创作的情景，真的是非常令人满足。”

Flavorwire 的作者帕克·莫洛伊把这对跨性别姐妹合二为一：

> 我怀着一些高兴的心情告知 *redpiller198*（一位反女权主义者）和那些和他一样的人，现在对于男权主义者来说已经晚了，他们无法抵抗"变性主义"的"**侵蚀**"。你看，《黑客帝国》这部最神圣的男权文学，是由一位跨性别女性合作创作的。

当然，除了把男性权益倡导者与其他红丸团体混淆在一起之外，红色药丸可以让人回归现实的整个概念本身来自 1990 年的电影《全面回忆》，而非九年后上映的《黑客帝国》。当时的沃卓斯基兄弟无耻地"借用"了这个想法，就像他们无耻地"借用"功夫电影的打斗场景一样。在好莱坞这个女权主义聚居地里，成为男人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个跨性别女人——一个比天生的女性更好的女人，以至于一个跨性别女性赢得了年度女性。男性似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是成为女性。

对于男权主义者来说，"红药丸"只是一个隐喻，一个有用的隐喻，但最终它只是一个隐喻，不是理论的圣经，也不是一个象征。《黑客帝国》系列电影是关于觉醒到现实的——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解性别，男性或女性，无论是顺性别还是跨性别，都更加复杂的现实。沃卓斯基兄弟跨越到二元性别的另一边，这只不过证明了性别二元对立是无可辩驳的。

当然，隐喻总是可以被对手曲解。我曾听过一个穆斯林提出，对于基督徒来说，对耶稣被钉死的关注意味着他们崇拜谋杀。同样，通过曲解红丸隐喻来评判整个男性运动，就像通过作者厕所的气味来判断《卫报》和 Flavorwire 上的文章一样荒谬。

作者 Parker 和 Noah 似乎认为像沃卓斯基姐妹这样的跨性别人士对男性气概或那些支持男性权益的人构成了某种挑战。这当然是荒谬的。虽然女权主义者会告诉这些作者"自己去学习"（女权主义者总是更愿意懒散，让男性来做所有的辛苦工作），但我想花点时间解释一下在男性权益运动和更大的"红丸"世界中，"男性气概"是如何运作的。

男性气概并不具有毒性。男性建立了人类社会，几乎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建造的。女性帮忙了吗？如果你相信女权主义者，她们声称女性受到父权制的压迫，无法做任何事情（也许除了窃取男性的思想用于《黑客帝国》电影中）。如果星期一所有男人失去男性气概，那么在周末之前世界就会崩溃。

女性对于男性的男性气概需求是压倒性的。女权主义者当然走得更远，也试图将男性气概灌输给女性，鼓励其他女性从事 STEM 领域和许多女性避而不做的脏活累活的建筑工作。尽管异性恋女性可能会说男性和男性气概的贬低之词，但女性在选择伴侣时最能表达女性想要的东西，超越她们所声称的。

一些男性，比如那些在《王者归来》上的搭讪艺术家，试图迎合女性对有男子气概男人的

欲望。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男权主义者认为要求男性气概是多余的——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已经通过性行为做得非常好了，男性权益主义者没有必要重复他们的努力——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选择支持没有男性气质的男性具有男性气质，而不是要求男性必须具备男性气质。男性气质并不是有害的。然而，作为一个 MGTOW，我会采取非男性化的特征，以转移女性的注意力。一个有性吸引力的男人如果拒绝女人的进展，可能会面临敌对的回应，包括虚假的强奸指控（如 UVA 的“哈文·莫纳汉”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床垫女孩”案）。但是一个女性化的男人很少会触怒女性对男性性行为的权利感。

这两位作者太顽固了，无法理解男性运动中不同群体的细微差别，所以我希望他们继续把我们全体男性混为一谈，这样的做法如果他们被发现将使他们震惊，就像他们把所有女人混为一谈一样，这是他们的损失。了解各种男性群体的细微差别，以及所有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的可怕要求和期望，将使他们对从特朗普的政治运动到他们自己的诸多失败有深刻的洞察力。

显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颗难以咽下的药丸，而且对他们来说是永久性的。没关系，我猜 - 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

THE TRANSGENDER RED PILL: WHO CARES?

August Løvenskiolds

April 28, 2016

反女性中心主义是唯一重要的反女权主义

男性权益倡导者经常惊讶地看着新加入的人宣称支持男性权益，只在简历上写了一件事：“我是反女权主义者”，似乎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全部。

因为反女权主义和男性权益行动是同义词，对吗？这确实是他们所假设的。

在简历摆上台之后，他们迅速开始推崇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传统，这种传统滔滔不绝地赞

美男性拯救女性免受洪水、火灾、子弹的伤害，或是使她们免受生活中的小困扰——例如不适、脏污、批评或就业。他们说，女性最好保持温柔妩媚的样子，做家庭主妇；每个女人都像钢琴家的手指一样珍贵，绝不能过度劳累。他们说，男人是英雄，被安排在地球上扛起重物，正如乔丹·彼得森所说的，特别是为了那些脆弱的，当然还有怀孕的女性。

“那时候的生活几乎是完美的，”他们发泄说，“那种安排让温柔妩媚的女人对男人的持续牺牲给予赞美——这种安排远远优于女权主义的方法，女权主义竭尽所能地贬低男人，同时期望这些牺牲继续下去。”

这种安排更为优越，因为按摩男人的自我以换取预期的牺牲在某种程度上比女权主义者那样大喊“我们恨你”更温和。但当女权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女性都继续期望男性的奴役时——当她们都把男人限制在“为我做事”的角色中时，这种感激真的更好吗？

这就是交易的本质：一点给男性的甜头，以换取一个人毁灭自己。她像给氦气球一样吹捧他的自尊心，至少在拯救、服务和把她放在神坛上的方面，而他则愿意为此做出一系列自我毁灭的牺牲并提前走向死亡。

我们可以慈爱地将传统主义女性对男性牺牲的称赞解读为肤浅的胡言乱语，就像一个世界小姐候选人说她想要实现世界和平，而周围尸横遍野一样。

这似乎是大多数反女权主义者在宣传的以女性为中心的传统，他们希望将其替代女权主义模式。在此我应该补充说，并非所有的传统主义者都是这样的——至少对于寻求保护传统中其他有价值的、不以女性为中心的方面的红丸男性和女性来说，他们是一小部分。

一些读者可能会抗议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冲锋陷阵地摧毁进步女性中心主义（女权主义）以并用传统女性中心主义取而代之的人。但对于像我这样的老东西来说，这个计划看起来像是拒绝犹大，而与斯加略站在一边。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观点。

正如保罗·伊拉姆曾经总结的那样，“反女性中心主义是唯一重要的反女权主义。”或者引用另一个理解这一问题的男权主义者的话，布莱恩·斯坎德雷特将这些传统主义男性和女性称为“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中心主义者”（INAF-G）。

将上述传统女性中心主义者与既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传统女性中心主义者的女性进行比较;像珍妮丝·菲亚门戈（Janice Fiamengo）、苏珊娜·麦卡利（Suzanne McCarley）、伊丽莎白·霍布森（Elizabeth Hobson）、艾莉森·蒂曼（Alison Tieman）、汉娜·瓦伦（Hanna Wallen）等女性，以及无数其他女性，她们迅速质疑传统女性不平衡的特权，就像质疑女

权主义者所拥有的特权一样。这两种女性之间的视角差异再明显不过了。

不幸的是，其他人都是骗子，伪装成盟友，同时邀请男性采用以女性为中心的骗局，以 20 世纪 50 年代围裙和端庄的外表为诱饵，如今不愿意以劳动或承担生活压力来回报男性。当传统女性中心主义者在媒体采访中受到高度赞扬时，称赞“男子气概”和拯救女性于火灾中的“真正男人”，人们不禁注意到他们没有讨论男性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仿佛这不是一个相关的问题。

也许表扬是对男性的一种尊重，但是对于什么样的尊重呢？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种自恋者对待他人的“尊重”，把他人当作满足自己胃口的食物。

也许我可以更慷慨一些，说“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为中心主义者”只是跟不上时代，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捍卫唯一的两个恶中较小的那个。他们之所以认为这是较小的那个恶，是因为在传统女性为中心的体制下，男性至少会因为他们的劳动而受到赞扬，并在他们死后被授予奖章 - 这在女权主义者的愿景下被否定了，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和女性是彼此的竞争对手，只有女性能受到赞美。不是男性，只有女性才是“美丽而勇敢的”。

可悲的是，在支持那种局限男性和女性选择的传统契约的文化中，这种局面已经无法继续存在。女权主义的一波又一波活动已经完全挤净了牙膏。女性永远不会回到“生育儿童、烤苹果派”的“角色”，因为任何试图限制女性“多种选择”生活的尝试都将引发怨恨，因为会被被解读为父权制剥削。因此，如今任何试图实行传统角色的努力都不过是在玩角色扮演游戏而已。

用传统父权制度来换取进步的女性中心主义是没有前景的。我们不能将“妇女解放”时代的时钟拨回，就像我们不应该忽视如今男性解放的事实。男性不再需要被传统角色束缚，成为“他为她”（He-for-She）的代表。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回到一个问题：反女权主义对男权主义运动有何价值？对此，有两个更为明显的回答浮现在脑海中。

首先，反女权主义的工作抵制了更多“他为她”的要求，例如男性被要求对伴侣暴力负有责任；男性被要求解决“工资差距”问题；男性被要求推动平权行动政策；男性被要求做更多的家务；被要求在公共交通中不占用女性太多空间；被要求调整办公室空调至女性所需的温度等等。这些“清算父权制”清单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集体的女性唠叨，反女权主义者帮助在公众领域揭示这一点。

其次，反女权主义者抵制女权主义者广泛存在的对男性问题的审查。女权主义者驱动下的禁言和审查问题甚至在埃内斯特·巴克斯的年代也很明显，巴克斯在 1913 年描述过：“(女

权主义者）试图阻止这种对危害她们事业的不愉快真相的传播。受到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姐妹会对出版商和编辑的压力是众所周知的。”作为回应，男权运动一直存在着反对女权主义者对男性问题的审查的人，当然也有来自其他渠道的审查，这需要以全力继续下去。

要把这两个问题放入背景中，抵制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的要求和女权主义者的审查从来不是男权运动的唯一目标，尽管有人声称 MRM 与“女权主义压迫下的反弹”是同义词。认为它们等同是混淆了纯粹的反女权主义运动与男性人权运动的更广泛领域。

对过去 100 年的调查显示，男权主义运动更直接关注影响男性和男孩的问题，例如赡养费、男婴的生殖器切割、无家可归、心理疾病、虚假指控、家庭法庭偏见、自杀、儿童抚养权、男性健康问题的资金不足、法律歧视、教育成绩以及主流文化中的男性歧视等等。同样重要的是，当今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为男性提供更多生活选择的教育：现在是男性拥抱超越狭隘传统性别角色的任何可能性的时候了——就像女性很久以前拒绝了对男性的狭窄角色和责任一样。

现在是多元化男性的时代。

ANTI-GYNOCENTRISM IS THE ONLY ANTI-FEMINISM THAT MATTERS

Peter Wright

December 10, 2019

使命宣言

引言

男性人权运动（MHRM）是一个复杂而常常被误解的社会现象。我们关注着一系列影响男

性和男孩，以及最终影响女性和整个文化的问题。此外，在互联网和主流媒体上关于这一运动存在大量的错误信息。鉴于此，我们提供以下关于我们的使命目标的概述。

使命宣言

过去 50 年来，西方女性的世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技术和前瞻思维的帮助下，我们的社会摒弃了对女性的性别期望，使她们能够追求自我实现的道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女性能自由选择在生活中的角色而不是由传统、生物学或法律决定命运的世界中。

然而，除非同样的标准也触及到普通男性的生活，否则这种自由和认同的革命将不会完成。这种对男性生活中相应变化的缺席创造了两性自主权的不平衡。除非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否则这种不平衡只会恶化。

只有针对一种性别的摆脱性别期望的自由永远无法带来两性自由。它只是建立和实施暴政的剥削基础。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经走在了这条道路上。追求性别自由和平等的崇高理念已经被腐化。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意识中的一种恶性肿瘤。原本是两性间的合作现在变成了完全以女性为中心的寄生关系，它影响着男性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摇篮到坟墓。为增进女性权益而进行的努力已经变成了破坏男性权益的有毒行动。

现在是一个真正支持人类而不是特定性别的运动的时候了。现在是女权主义实现平等并停止嘲弄它的承诺的时候了。以这个理想为指引，我们在此宣布“A Voice for Men”的使命是“改变文化叙事”

改变文化叙事

自 21 世纪初以来，男权运动开始将方向转变为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的文化对话。我们发起了包括大量解构的努力，为了应对这些普遍以女性为中心并包含对男性偏见的叙述的挑战，最终旨在为男性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

在与 20 世纪早期的游说立法者和要求改革有偏见的法律的努力形成对比的情况下，更加重视文化叙述的合法性成为男性权益活动的第二波浪潮。我们认为，除了少数例外，**管理性别期望的法律最终会与流行的文化期望保持一致。**

这种努力并不是新鲜事。类似的文化叙事变革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其中文化压力促使立法机构甚至个别法官根据这些期望来解释和制定新法。

因此，我们很早就将“改变文化叙事”作为网站的标语。这清楚地说明了 AVfM 自始至终的使命，并针对一些互联网上散布的错误信息，声称 MHRM，尤其是 AVFM，是为了游

说政府获得合法性和法律承认。这些说法的可信度与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几乎相同。他们所说的根本不是真的。

AVFM 的使命主要集中在改变文化叙事。我们从未游说过政界人士来制定法律，我们也不寻求“反对男性暴力法”甚至离婚和监护法的改变。我们欣赏并报道并支持那些进行这些努力的人，但这与我们真正做这些事情不同。然而，我们确信，改变文化叙述——强迫新的对话——为法律积极变革打开了大门，即使我们不是这些努力的积极参与者。

我们的价值观

A Voice for Men（AVfM）将性别意识形态者和其他一切仇恨男性的行为者视为一种社会恶徒。我们不认为他们对其所声称目标的善意或诚实性，并且对他们不给予比对待 3K 党、光头党、新纳粹分子或其他仇恨传播者更多的礼貌或考虑。我们会在他们愿意学习的地方进行教育，但对他们的无知和行为同样要追究责任； 在党派政治斗争中，我们不会站队，并经过权衡手头的证据后，通常认为所有有组织的主流政治选择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 我们仅支持和认可对女性主义治理的非暴力反应，并事实上正试图阻止女性主义治理已经激发的未来的暴力行为； 我们反对一切以女性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我们反对国家对或干涉成年人自愿参与任何形式的人际关系的私生活的权威；我们对宗教或无宗教观点不持立场。我们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宗教原则。 我们鼓励为男性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并得到作为一个健康运作的社会所必需的文化认可。

MISSION STATEMENT

AVFM

May 21, 2014

性别并不重要——在男性牺牲时

每年我都会参加澳大利亚澳新军团日的纪念，这一次是埃森顿橄榄球俱乐部和我钟爱的科林伍德两支传统对手在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AFL）中进行的比赛。除了我在国歌结束时预感到的肾上腺素在我的血管中涌动，令我身体感到强烈震撼的时刻之外，还有一刻我必须对自己加以控制，以遏制涌上身体的情绪漩涡。不，这不是对裁判错误判罚或球员致命

失误的反应。这个反应早在比赛开始之前就会发生。

我知道澳新军团日的仪式上会向英勇的男女英雄们致敬。这个致敬仪式通常会要求聚集在现场的十万人低下头，回忆起他们无私牺牲的事迹。

没错，就是英勇的男女英雄们。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不禁想知道我是否忽略了在索姆河战役上坚守阵地、忍受严寒、与战友们同睡在泥土、鲜血和内脏中，并拿起刺刀冲向敌人战壕的女性士兵的故事。

我从未见过有关四肢残缺、失明、失聪、精神创伤或面部毁容的年轻女孩被抬离船只或被推离船只，回到家中恢复他们的平民生活的画面。也许那一天相机没有工作。

然而年复一年，我们都向男性和女性致敬，并给予他们同等的地位。这种对事实的严重歪曲为何能够被毫无质疑地继续下去？当然，如果有人愚蠢到在餐桌上提出这个问题，人们的反应将如同地心引力的效果一样可预期。人们会怒气冲冲地尖叫着："我们的女性在工厂里工作，护理和照料伤员，并忍受着失去丈夫、兄弟和儿子的悲痛！"

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关于女性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的臭名昭著的言论浮现在脑海中。

如果有女性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在一战期间遭受到伤害，那只是一个意外事故或疾病所致。没有女性与男性并肩作战，也没有期望她们去战斗。然而，我要再次强调——她们得到了与男性同样的感激、尊重和承认。这是无法理解的，对悼念日仪式是一种可耻的嘲弄。

一小部分男性患有乳腺癌。如果所有乳腺癌意识活动都讲述了这种可怕的破坏对我们的女性和男性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而完全没有提到性别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你能想象女性会发出怎样的声讨声吗？这根本无法想象。我们无需猜测，因为这永远不会发生。

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媒体在负面影响男性生活的问题上从不明确性别，这个问题在上周末达到了顶峰，当《先知报》的一个专题版面刊登了一篇有关自杀的全版文章，标题为《你不是孤独的》。

当我贪婪地浏览段落时，希望能够偶然发现一句提醒世人的话，即这种可怕的悲剧——自杀——在我们的男性中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我很快意识到我的搜索是徒劳的。

超过 75%的自杀是由男性犯下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只关注男性，但考虑到这些数字的不平衡，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会得到一点同情，一种共情的眼神或者一次轻拍。但没有...整篇文章中完全没有提到男性性别。事实上，重点关注的竟然是失去男性伴侣的女性以及她们由此带来的艰难生活。

就在同一天，一个精神不稳定的父亲杀害了他的小儿子，这一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每次报道时，播音员都提醒大家，家庭暴力是一个主要影响女性的侵害，虽然男性也是受害者。突然之间，对于公众理解这个对女性有害的问题似乎变得非常重要，所有的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这种非常有意识的审查在其他一些主要影响男性的问题中也存在。我从未观看过、听过或阅读过有关工作场所死亡和伤残的媒体报道，这些报道会明确表示男性是工作场所死亡和伤残的主要受害者。事实上，几年前维多利亚政府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项宣传活动，所有的电视、广播和印刷广告都提到了维多利亚人在工作场所的死亡。

哦，而且在所有文件中，死者都被称为人或工人。我们绝对不会把家庭暴力的女性受害者称为人或家庭成员。如果有女性被打、推、殴打或言语辱骂，我们一定会清楚地知道这是女性。**有趣的是，在男性死亡时，性别并不重要。**

当我们的媒体在谈论流浪汉时，我们只会称呼他们为流浪者。我们不会提到有 67%的流浪汉是男性，或者 75%寄宿在招待所里的人是男性。你能想象如果有 70%的女性在街头流浪，在寄宿所里占比 75%，这个百分比会变成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吗?

为什么这种蓄意的欺骗和审查在我们的媒体中如此普遍？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媒体界存在某种协议，即任何可能引起对男性所经历的困难、损失、悲伤和不公的关注的事情都应该被隐藏、掩盖或忽视。

有人声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中女性更多。然而，相当大比例的男性也受到影响。然而，所有关于家庭暴力的广告仍然专注于女性，根本不提男性，除了将他们描述为施暴者。

想象一下，如果有和家庭暴力行业一样的资源支持，进行一场自杀预防运动。这个自杀宣传活动将涉及巨大的广告牌，在电视上播放广告，并有一系列大众报纸上的相关文章。女性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被提及。在愤怒的女性问为什么我们不关心女性的自杀问题时，她们会被告知，女性自杀的人数更少，原因也不同。也许我们可以建议，如果她们真的关心自杀的女性的困境，她们可以发起自己的运动来增加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们的焦点只是恰好在男性身上。这样肯定可以平息她们的愤怒。

我希望在赛前的仪式中朗读这个修订版的澳新军团日致敬辞。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个相当荒谬、侮辱人、不准确且有些欺骗性的暗示，即在我们经历的许多战争中，女性也做出了与男性一样的牺牲。

> 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我们停下一分钟，默哀，向成千上万年轻的澳大利亚男人和男孩的勇气和牺牲致敬，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才能生活在一个和平、自由的社会中。

还有其他人为我们的士兵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们要对许多护士的辛勤工作表示赞赏，她们照料我们的男人，并在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安慰。

Lest We Forget

April 24, 2015

Mark Dent

女权主义如何洗脑男性（上）

编者按：为了更好的保证这个文件的存续，将下面两篇文章中的国家进行了小改动（手动滑稽）

多年来，我对女权主义者对男性及男性女权主义者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强烈攻击感到震惊和困惑。两者都将世界上的大多数问题归咎于男性。我一直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狂热。同时，女权主义男性如何如此自我贬低也让我感到困惑。然后我接触到了罗伯特·利夫顿的洗脑材料，事情开始有些道理了。男性女权主义者展示出了利夫顿研究的那些被洗脑过的人非常相似的行为。女权主义者似乎也与越南共产党的洗脑者有一些共同之处。以下文章将为您提供对利夫顿的工作的初步了解，您可以判断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我并不确定，但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联系。

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研究了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经历过越南洗脑尝试的西方和越南公民。这个群体在他们的盗匪手中经历了强大的心理折磨，后者尽力对他们进行洗脑。好吧，利夫顿使用"思想改造"这个词，而不是洗脑。他与许多被监禁和释放的人进行了访谈，这些访谈经常在他们刚刚被释放不久后进行。他平均与 40 名受访者进行了 15-20 小时的访谈。他从这个努力中整理出了一本书，《思想改造与极权心理学——越南洗脑研究》，这本书于 1961 年出版。该书已成为经典著作，在我们理解越南洗脑尝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利夫顿对洗脑的基本概述已经被应用于洗脑的严格领域之外的各个领域。其中之一是宗教邪教及其对思想改造的尝试。另一个领域是虐待关系，虐待者试图"洗脑"受害者。在这两

个领域，可以争论的是所发生的事情从技术上讲可能不是洗脑，至少不是利夫顿观察到的确切意义上的洗脑。没有枷锁和手铐，也没有真正的监禁。然而，利夫顿的概述在揭示这些领域极端操纵的路径和结构方面非常有用。邪教试图将成员转变为忠诚而不质疑的信徒，并将采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样，虐待者试图以多种方式操纵受害者。邪教和虐待者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从攻击对象的身份开始。通过攻击个人的自我感觉，他们削弱了个体对世界的个人观点的维持能力。在虐待关系中，这一点非常明显，受害者经常会认为虐待是必要的，是他们自己的错，而不是虐待行为。

这一攻击个人身份的思想实际上是利夫顿的思想改造程序的第一步。他描述了他采访的一位牧师的经历。这位牧师详细告诉他，越南的囚禁者不断打击他，告诉他他并不真正是一位父亲。他们告诉他他活在谎言中。他并不是真正的父亲，也不关心人们的福祉，相反，他是一个帝国主义间谍，贪婪且只考虑自己。当牧师真诚回答时，他会受到责备，被告知他在撒谎。他会被铐上手铐，被迫长时间站立，这是非常痛苦的。有时候他会被强制保持清醒很长时间。他被教育，如果他给出错误的答案，无论多么真实，都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利夫顿认为这一步骤至关重要，甚至是随后一切步骤的先决条件。如果不“软化”个人身份，很多人根本不会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以某种方式损害个人身份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想象被定期打击的受虐者。这个人被告知这些殴打是他们的错，他们是问题的根源，如果他们不那么糟糕，殴打就不会发生。受虐者慢慢失去了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开始认同施虐者的立场，甚至站在施虐者一边。如果你用这种方式与受虐者沟通，你会清楚地听到这些信息，“这种虐待是我的错。”遵循利夫顿的基本思路，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施虐者的观点，他们自己的身份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控制邪教成员的方法或虐待者的思想改造观念都是以利夫顿的思想为基础，并在个体层面上应用。那么，在宏观层面上应用这些相同的思想呢？我认为，将利夫顿的思想应用到更广泛的全球层面上，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联系。

这些思想可以很容易应用于女权主义，特别是对男性身份的明显攻击。在过去的 50 年里，男性经历了有史以来任何群体中最剧烈的地位丧失。我想不到有任何一个规模类似（大约占人口的一半）的群体会遭受如此大的标签反差。20 世纪 50 年代的男性被看作是好人、有帮助、有生产力，是让世界变得安全的人。从那时起，男性的身份遭到了持续的攻击，以至于在今天的世界，男性被看作是上述特点的反面。他们被视为问题所在。

这是一个巨大的颠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对男性身份的无情攻击。想一想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人使用的各种短语，“男人都是禽兽”“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男人贪婪”等等。男

人被指责引发战争、毁坏经济、制造暴力，几乎与所有负面形象都联系在一起。男性的形象急剧下降，而对男性身份的攻击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攻击一开始是女权主义者发起的，但现在包括媒体、政府、学术界甚至办公室谈资在内的许多其他人都加入进来。到了现在，2014 年，男人现在被视为问题所在。

就像越南的囚禁者和被虐待的个体一样，如果你持续地攻击一个人的身份，最终你会对其产生影响。当我们观察到男孩们不愿成长为男性，迷恋女性并对自己的男性性别感到羞愧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事实上，对于男人和男性气质的默认观点是非常负面的。

这种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宏观攻击没有个人和亲密关系中反复宣称你缺乏善意的个人影响那么强烈。相反，它拥有全球范围的力量，并被个人、学术界、法院、政府以及人们广泛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这让我想起了利夫顿关于越南人用大喊的人包围被洗脑对象的故事，他们告诉他几个小时关于他是间谍、他是错误的、他是撒谎者、他是帝国主义者等等的观点。接受采访者提到了这种没有盟友、被所有人认为是"帝国主义者"的技术的威力。

如今，男人和男孩完全被有关男性的负面反馈所包围。他们找不到一个对男人说出正面话语的地方。他们面对着来自家庭、学校、电视、电影、法院、政府以及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地方的关于他们性别的负面信息的轰炸。这些信息让人相信，善良的男性并不普遍存在，实际上男人有某种问题。他们，男人，错了，仅仅因为他们是男性。这一点肯定会对每个男孩和男人的身份产生强大的长期影响。

莱夫顿一再强调，越南抓捕人员对受害者身份的攻击是来自一个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团体。如果任何囚犯对抓捕人员的任何方面提出质疑，甚至是一个微小的问题，他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并清楚地被告知抓捕人员是绝对正确的。事实上，囚犯们生活在一个要求尊重抓捕人员的绝对正确性的环境中。想想一个虐待他人却不允许质疑的人。他们强调他们的视角，即施虐者的视角，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本质上是绝对正确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当今的女权主义中。

在某种程度上，信徒们坚持认为女权主义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你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对待大学校园中讨论男性问题的容忍度极低。你可以看到对男性人类权利联盟计划举办针对男性人权的会议的极端暴力和侮辱性回应。回应中包括对无辜旁观者的死亡威胁，显然因为这些话题不让他们高兴。（关于男性问题如何威胁女权主义的内容，稍后再讨论）当我参与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第 51 部门的男性与男性主义研究论坛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这种全体主义。

质疑女权主义基本上不是一个好策略。只有两个人被禁止参加这个小组，两人都积极质疑

女权主义。其中一个被禁止的男人禁言的原因是他太经常提到男性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这与女权主义的梗概不一致，必须禁止！男人只能是施暴者！你可以在女权主义的在线论坛中很容易看到同样的情况。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立即被禁止参与讨论。你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试图阻止像沃伦·法雷尔这样的人在加拿大大学演讲，堵住入口并拉响火警警报。引起如此强烈反感的他的讲话内容是什么呢？他计划谈论男孩的需求。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解读为对女性的仇恨和厌女症。我们可以列举更多例子。显然，女权主义一直存在于一个不允许质疑并假设其绝对正确性的环境中。对于与其观点不同的看法，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一个绝对正确的来源攻击了你的身份。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你必须学会感到有罪，并真的确信有罪。

在绝对正确性的攻击和身份开始破裂的情况下，会引发大量的自我怀疑。这为诱发内疚和羞耻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抓捕者会竭尽全力迫使受害者为他们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承担责任。这样的行为不会手软地重复进行。他们不断强调，个人（以及他们的帝国主义生活方式）是所有麻烦的真正根源。他们应该受到责备。这个责备与他们追随帝国主义生活方式的愚蠢有关。（你能听到同样的梗概吗？男人愚蠢地追随着父权制度中的厌女方式？）其背后蕴含的暗示是，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抓捕者绝对正确的方式，一切都会变得更好。那些被囚禁的人中，有些人经历了几年这样的折磨。可以想象，在多年的身份瓦解和内疚诱发之后，最终结果会是一个非常动摇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问题的根源，需要找到一种出路。任何出路。

这种内疚开始让他们接触到一个更易于接触的消极身份的一部分，因为原有的身份已经出现裂痕。这使囚禁者与自己的一个不好的部分接触起来。甚至可以说，他们与自己内心的邪恶部分接触到了一起。当然，这使他们容易更加强烈地认同这个消极的一面，这种认同降低了他们的完整感，并迫使他们质疑自己的道德和善良。这正是越南人想要发生的事情。是的，他们希望他们感到内疚，但最终成果不是要让个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糟糕。最终成果是要让个体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糟糕！他们希望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因此对所有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负有责任。你必须学会感到内疚，然后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感到内疚并行动起来的人。

利夫顿表示，“只有那些承认罪行的人才能活下来”是一个流行的主题。囚犯们学会了承认罪行。事实上，即使他们完全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承认罪行也是囚犯减轻惩罚负担的几种方式之一。起初，他们明知自己在说谎，会提供虚假的认罪以取悦抓捕人员，并避免痛苦的束缚和手铐。越南人经常会因这些早期的认罪惩罚他们，称这些认罪是谎言，暗示

这些认罪的内容远远不够强硬，没有与越南人声称的罪行相匹配。

利夫顿采访的被囚人谈到了他们虚假认罪的影响。他们说每个虚假的认罪倾向于进一步打破他们的身份和自己的世界观。起初是为了减轻惩罚和讨好越南人而进行的诡计迅速适得其反，让他们对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困惑。他们开始看待自己成为越南人一直在告诉他们的那样，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说谎者。这进一步使囚犯感到困惑，让他们陷入了困境。利夫顿谈到这些人如何“在他们自己虚假认罪的迷宫中迷失”。情况变得非常混乱。

慢慢地，他们的认罪可能会得到一点接受。随着接受，囚禁者会努力提供更多可能取悦越南人的认罪。他们很快就学会了通过自我责备来维护自尊。他们责怪自己、折磨自己的越多，就能避免严重的惩罚。这个过程变成了贬低自己、理想化越南人。

我们可以在被虐待的人和男性女权主义者身上看到这种情况。当被虐待的人告诉施虐者他们知道自己应该为受到的打击负责时，这显然会带来至少暂时的和谐和解脱。对于男性女权主义者来说，经过反复听到男人是问题的说法后，他们发现自己越是自我贬低、远离所有男性特质，女权主义者就越能接受他们。现在的自尊不再建立在真理或创造力上，而是建立在自我贬低上。

在 YouTube 上，你可以反复看到这种男性自我贬低。他们不停地抱怨自己是多么糟糕的存在，他们是男性。这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他们经历的洗脑的一部分。他们似乎期望自我鞭策能让他们获得改革者的接受。毛糙的苦衣越厚越好。他们的身份现在基于自己的内疚。他们的自尊现在建立在他们远离任何男性特质，为自己有男性特质而道歉的行为上。他们不仅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还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有罪。他们一直是厌女主义者，像其他男性一样，必须做出补偿。但就像囚犯一样，每次他们承认都会对自己的身份和自我认知产生累积性的影响。

越南的抓捕者鼓励囚犯背弃自己的群体，公开谴责他们。这样做，囚犯更有可能取得抓捕者的好感。接受采访的被囚人也谈到了归咎于自己群体的心理影响；尽管起初的归咎是有意的虚假，最终结果是他们对自己的起源已经感知不到多少认同了，而更倾向于与越南对齐。当一个人把自己视为问题，并公开称原来的群体是问题时，即使这种承认是虚假的，也会使控诉者与自己的群体疏离。对自己群体的虚假指责基本上是背叛。当一个人背叛一个群体时，他们很少会与该群体产生认同感。随着每次背叛，联系变得越来越薄弱。他们变成了越南人一开始就指责他们的那样。他们是说谎者。现在，越南人最初的指责已经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自责。

Lifton 的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到，如果男性女权主义者与那些被越南洗脑的人类似，那么自

虐和男性抨击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重要的活动。他们的自尊和身份与此相关。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接近他们的“统治者”。每次他们公开责怪男性和男性气质是世界问题的原因，责怪自己时，他们很可能会失去作为男性的一部分身份，而变得更加倾向于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这让我想起了 YouTube 上的《亲爱的女性》视频，男性为女性道歉，为男性气质带来的所有问题道歉。这段视频在我看来更有意义，因为我了解到了自贬和控诉自己群体的行为。

就像受到越南洗脑的受害者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女权主义者的自贬和对男性气质的憎恨越来越严重，结果是他们越来越失去作为男性的认同感，越来越自贬和抨击男性。这可能开始得很慢，但显然有可能加速并成为一个失控的自贬和责怪之轮，因为它通常得到积极的强化。我自己也见过一些这样的情况！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男性女权主义者，多年来一直责怪自己和男性，认为他们是世界问题的罪魁祸首，你通过这种责怪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从而建立在脆弱的女权主义基础上的新身份。这种新的身份有点脆弱，对于灰色地带几乎没有容忍的余地。我们可以假设，这将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位置，需要更多的责怪来维持。我们责怪得越多，就越能感到一丝自以为是的稳定。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谈论男性问题，那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由于你的不稳定位置，这可能会使你陷入混乱。为了维持这种调整后的身份，你需要坚持认为男性和男性气质确实是问题的根源。如果有人开始声称男性也有需求，面临困难和歧视，那会很难听。负责他们拥有需求的群体的容忍度可能非常有限。你有很多事情需要保护，如果男性和男性气质有自己的问题，那就削弱了你将他们归咎于全世界问题的能力。男性问题变成了一种威胁。

以下是 Lifton 书中的一句引语，试图总结那些经历洗脑的人的经历：

“他们的情况就像一个突然被从普通日常中带走并送到疯人院中的人，他被指控犯下可怕但模糊的罪行，他被指望认出并忏悔；在那里，他声称自己无辜的行为被视为疾病的症状，他被视为妄想狂；在那里，每个其他病人都全心全意致力于迫使他忏悔和“治愈”。”

这段文字很好地总结了 Lifton 写的经历。但它是否也很好地描述了一个毫不知情的年轻男子进入女性研究班的经历？对我来说，它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描述，因为它讲述了他不可能的处境和困境。

因此，从 Lifton 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女权主义者在应对女权主义压力时很可能会做以下几点：

自贬以证明他们对新控制者的忠诚，这也使他们与原有身份疏离。

责怪男性和男性气质。通过背叛自己的身份，他们进一步疏离自己，希望讨好女权主义者。

责怪和自贬使得公开讨论男性面临的困难和歧视变得非常困难。试想一下，南方的白人在20 世纪 50 年代试图讨论南方黑人所面临的困难和歧视。他们也将面临类似的困难。 那么越南的洗脑者呢？女权主义者是否与他们有相似之处？让我们接着来看。

Brainwashing Men, and Brainwashing Women

June 4, 2014

Tom Golden

女权主义如何洗脑男性（下）

第一部分介绍了洗脑的基本知识，并开始探讨了男性女权主义者似乎与那些受越南人洗脑的人有一些共同点。我们认为我们的类比不能说是准确的，但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确实普遍存在。我认为，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女权主义者与那些进行洗脑的人，也就是越南共产党的共同点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我们看到，越南人首先依赖于攻击俘虏的身份，并长时间使用罪恶感和羞耻感。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将他们视为绝对正确的环境中进行的（指越南人）。我认为，在女权主义攻击男性和男孩的方式上存在一些相似性是有说服力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让我们从这里开始。

那么为什么女权主义攻击男性的身份呢？嗯，实际上很简单。诚实地说，女性由于刻板的性别角色而受苦并面临歧视并不那么吸引人，媒体和政客也不会感兴趣。但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坏人，你知道，一个可以指责的人，那么这一困境就变得有趣，并引起了媒体和那些政客的兴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一些东西来获得连任。我们只需要责怪男性，并声称他们是问题所在。嘿，我们甚至可以再加把劲，称他们为压迫者！

而这正是他们所做的。

他们在一个女性中心的文化的支持下做到了这一点，当女性声称自己被困住时，这个文化总是立即关注她们。如果你不相信，请看看我们的法律。法律一次又一次的保护女性，但对男性的保护较少。《反对妇女暴力法案》，性骚扰法，强奸保护法，等等。保护只是针对女性，对男性而言甚少。男性是可以牺牲的。

很快就发现，将男性指责为压迫者的策略实际上非常有效且获利丰厚。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能得到媒体关注和资金支持。而且没有人抱怨！ 当然，显而易见的真相是，妇女受到限制不是因为有压迫性的男性，而是因为刻板的性别角色。这些角色多年来一直是常态，如果不是妇女意识到她们的选择受到性别角色的限制，并希望在生活中拥有更多选择，这些角色很可能仍然存在。

但是，难道妇女没有选择吗？是的，她们有很多选择，只是不同于她们看到男性得到的选择。（当然男性从来没有像妇女那样有选择，但他们从未抱怨过，你知道，比如不死在战争中，或让别人去工作养家糊口，自己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或者获得同情和情感支持）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1960 年，在女权主义出现之前，妇女占劳动力的比例为 32.3%。就是这样，我们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是妇女。自那时以来，我们的女性中心政府所做的一切使得这一比例现在达到了 47%。只增加了 15%。妇女以前有工作，离开家门工作。再说说大学教育怎么样？同样，大多数人不了解的是，1960 年，在女权主义出现之前，妇女获得的大学学位占 35%。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吗？不是。让我们将其与一个受压迫的群体进行比较。奴隶。奴隶占劳动力的比例和大学学位获得者的比例都是 0%。看出区别了吗？一个群体受制于刻板的性别角色，面临着在某些职业和某些高层职位等方面被歧视而无法进入，而另一个群体实际上是受压迫的，被禁止参与社会。巨大的差异。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妇女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包括获得更多像律师和医生这样的专业工作。她们在获得大学学位方面也超过了男性。事实上，此时妇女获得的学位超过男性的比例超过了 1970 年男性获得学位超过妇女的比例。但猜猜怎么着？1970 年的妇女比例被视为对妇女的歧视/压迫的标志，而 2010 年男性的比例被视为妇女的胜利！这种对男性的厌恶是因为女权主义者及其同伙成功地将男性塑造成问题的源头，当然我们对那些问题的源头并不那么关心。我们忽视了他们的痛苦和苦难。这真的公平吗？再次强调，这只是我们生活在女性为中心的世界的更多证据。

对男性身份的攻击基本上是一种全球性的错误指控。女权主义者走了低级路线，错误地指责了他们自己的伴侣，即异性，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错误指控可能以与我们看到背叛自己起源的男性被洗脑者相似的方式对女权主义者产生影响。

当我们背叛时，我们往往会与所背叛的事物分离。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的背叛可能导致他们进一步远离男性。我们可能更有动力收集证据证明这些背叛是有道理的。这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女权主义者在背叛男性方面走得有多远的线索。难道女权主义者背叛男性越多，他们对男性的分离就越深吗？

当有人受到错误指控时会发生什么？被指控的人通常首先否认攻击的重要性。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知道这是错误的，虚假的。他们知道这不是真实的。他们认为在短时间内人们会意识到这一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相信常识和同理心将占上风。早期否认的一部分是低估这种错误指控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男性对早期错误指控的反应。他们对此一笑置之，并认为这种胡说八道不会有太多影响。他们错了。关于错误指控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几乎不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个别男性可以说他们不是压迫者，但男性无法以集体的方式发声，反驳这些持续攻击的错误指控。然后这些指责开始传播。

因此，女权主义者/妇女作出了一个选择：通过攻击男性的身份和诚信来保障更多的权益。坦率地说，他们似乎在这种策略上特别擅长。将男性贴上各种坏名词的标签。男人是猪，男人是强奸犯，男人贪婪，不愿与女性分享，男人暴力，并在关系中欺负无辜的女性，男人冷漠无情，男人过度性欲，男人受到睾丸素中毒，男人永远不长大，男人基本盘如此，等等。试着想象有人对妇女群体也说类似负面的话。我敢打赌你根本无法想象。

为了维持男性压迫女性的谎言，他们不断夸大男性作为可怕压迫者的形象。他们制造了在每个街角都有压迫者的假象。男性压迫女性，阻止她们就业；他们在职场性骚扰她们；男性压迫女性，将她们束缚在家里；男性通过家庭暴力殴打她们；男性通过强奸她们来压迫她们；男性通过限制女性的薪酬、让她们无法进入董事会和高层职位来压迫她们。男性、男性、男性，坏蛋们。这种观念深深烙印在接受且易受影响的大众意识中，他们为这些被这些邪恶男性压迫了的可怜女性欢呼雀跃。于是资金源源不断，机构应运而生，官僚体系开始运转。美国公众喜欢弱者，讨厌恶霸，这就是这场斗争的形象，男人是恶霸，女人是弱者。由于这些谎言，美国公众至今仍然保持着这种思维方式。

恶霸不应该得到任何特殊待遇。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恶霸应该为自己的欺凌行为付出代价。像平权行动这样的措施可能会给男性带来不利，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恶霸/压迫者，享受着"占尽便宜"。人们普遍认为，现在轮到他们受苦了。再加上男性已经被视为可以牺牲的存在，这些因素导致男性更不可能得到同情，更有可能被人们点头认可他们的劣势。对他们毫无同情之心。

这种攻击持续了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和学界也开始像大多数女权主义者一样抨击

男性。这最终扩展到了美国生活的几乎每个领域。媒体、学界、法庭、立法机构，每个人都加入了指责男性的行列。现在，所有这些派系都可以对男性进行攻击，没有人在乎。男性成了公平的目标。他们是压迫者，是自我为中心的恶霸。所有男性特质都被视为问题，而所有女性特质都被视为解决方案。男性是压迫者，他们应该受到指责。现在其他许多人攻击男性身份，使女权主义者无需亲自行动。你很少听到"男人都是猪"这样的恶语或其他贬低性别的评论，但这种态度确实存在。经过多年的攻击，整个文化都带有反男性的态度。大多数人自动假设这一点，因此简单地不需要明确表达。对男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伴随着对男性身份的攻击还有内疚和羞耻。这可以从所有的指责和攻击中看出来，但同时也与试图通过责怪男性和男性气质来贬低男性和男性气质与世界的问题有关。这不是试图让男性为他们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或某些事情感到内疚。不，这更像是试图让男性"变得"有罪。因为他们是男性，所以感到内疚，感到有罪。这与越南共产党让其俘虏在羞耻和内疚中生活的策略非常相似，不仅仅是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内疚，还包括他们的身份。

有一些地方对男性的憎恨和蔑视的密度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可能最具敌意的地方就是学术界。妇女研究系由激进女权主义者主导，他们反复表达这一观点。任何不同意意见的人都会面临大量来自大学管理层的困难。控诉他们对女性持厌恶态度被用作武器。整个教职员工开始害怕以任何方式显得反对女性或支持男性。他们感到恐惧，即使到今天我所认识的大学校园里的人也害怕女权主义者的性别政治。很少有人会稍微反对女性和女权主义者。每个人都知道要保持沉默，不引起注意。这些人以无情而自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人们对他们害怕得要命。这当然与越南共产党洗脑者非常相似。他们经常攻击男性的身份，将他们责备为厌女症者，并以自充绝对正确的立场这么做。如出一辙。

我认为这种针对男性的高密度憎恨至少部分地导致了当今大学校园中缺乏性别多样性的问题。几乎无论你看哪里，都是为女性提供的更多资源，但除了巨额体育活动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为男性提供的东西，这对普通人并没有真正帮助。妇女中心、妇女安全、妇女团体、妇女健康等等。

大学校园里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仇恨密度也意味着我们的大学校园是最有效的洗脑中心之一。所有通过校园的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会从大一迎新工作坊到校园最后一天接受针对男性的刻板印象的洗脑。毫不奇怪，在大学校园里我们往往会看到更多的男性女权主义者。

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在男性只是谈论男性需求时就很快称其为厌女症者。多年来，

我注意到只要提及男性的需求，就会被指责憎恨女性。他们非常迅速地指出所说之事是厌女症的。但为什么仅仅表达男性的需求就成了厌女症？哦，显然不是这样，但多年来我假设的是，女权主义者一直有一种习惯，即在表达女性需求的同时，把男性攻击为问题所在。难道他们只是期望那些开始表达男性需求的人以同样的憎恨对待他们吗？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可能性。

多年来，男性和男孩、女性和女孩都遭受了巨大损害。要开始改变这些憎恨的态度需要很长时间。男性和男孩都应该得到选择和同情，但目前他们两者都得到的非常少。

Brainwashing Men, Brainwashing Women, Part 2

June 12, 2014

Tom Golden

女权主义与优生学：工程生殖极权主义

如今，女权主义运动当之无愧地因帮助推动家庭计划革命而受到赞誉。然而，提出这种对控制女性生育能力的痴迷而不检查其背后的动机和哲学会让人们天真的以肤浅的理解面对这种心态的起源。

女权主义者今天经常使用的论点是政府应该不干涉妇女的生殖器官；然而，这个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早期的女权主义者要求政府不仅介入妇女的生殖器官（也包括男性的身体），而且政府应该强制绝育那些精英认为不适合生育的妇女。那些提倡这些观念的先驱女权主义者今天受到赞颂，而提倡这些观念的男性则受到了应有的谴责。

女权主义与优生学和生殖健康的紧密联系始于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德（Victoria Woodhull）。伍德赫尔德是 1872 年首位竞选总统的女性，也是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第一位女股票经纪人，以及在其报纸《伍德赫尔德和克拉夫林周刊》上以英文发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

她的报纸也以宣传短裙和合法妓女等女权主义思想而闻名，还经常刊登其他杰出女权主义者的文章，比如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她可能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伍德赫尔德经常推动政府应该阻止那些被视为不适合繁衍后代的人结婚，并发表了以下观点：

“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政府应该将不适合结婚的人视为犯罪；它应该通过立法来防止罪犯的出生，而不是在他出生后通过立法对他进行惩罚。”

术语“优生学”是由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达尔文创造的，基本上意味着利用国家机构和科学机构控制人类繁殖，以防止下层阶级的繁殖，并支持上层阶级或者他们认为具有优良遗传基因的人繁殖。阿道夫·希特勒受到美国和英国优生学运动的流行之启发，并将其利用来疯狂地设计他的“最后的解决方案”。

维多利亚·伍德霍尔并不是首次提出导致“优生学”这一术语创造的思想，但据历史学家迈克尔·W·佩里称，她可能是第一个冒着身败名裂风险去推广这个想法的人：

“她不是第一个想出这个观点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写作这个观点的人，”他解释道，“但她可能是第一个将她的声誉押在优生学成为一个事业上的人。”

在她的书《人体是上帝的殿堂》中，她赞扬了被认为不合适的女孩子进行强制卵巢切除手术，并推荐古希腊人消灭人口中不受欢迎的儿童的方法：

“新西兰对年幼女孩进行卵巢切除手术……前言表明某些野蛮人至少对他们社区的未来成员有一定关注……我会推荐古希腊人的解决办法。”

1927 年，《巴克诉贝尔（Buck v Bell）》法院判决裁定，政府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繁殖的人进行强制绝育不违反宪法权利。随后，一名名叫凯丽·巴克的女性在警方监督下被迫结扎。

维多利亚·伍德霍尔在她生命的最后时期，于当年五月称赞了这个决定，并自豪地表示，她是最先提出国家控制妇女（和男人）生育能力的想法的人：

“马丁夫人在优生学上已写作并讲课长达三十年。她高兴地读到维吉尼亚州优生法案已成功确立了绝育低能者的权利。“我在五十年前的我的书《不适合的婚姻》中就提倡过这一点。”

艾米莉·墨菲（Emily Murphy）是加拿大著名女权主义者，也是英帝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法官，她相信中国和移民阶层的下层种群繁殖能力超过了本土出生的白人种群，因此呼吁加拿大政府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繁殖的人进行强制绝育。

“她的文字批评了家庭的不足或堕落，同时伴随着种族主义的反移民情绪，暗示这个问题是由于中国移民猖獗的不道德行为……她坚信加拿大的建国白人种群正面临着过度繁殖和道德败坏的移民的威胁……她还认为智力缺陷的儿童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也是国家巨大的负担，必须通过消极的优生学措施（如绝育）加以限制。”

墨菲对控制人口繁殖的痴迷导致她推动了节育措施，特别是永久的节育措施。这就是“控制出生”一词形成的背景和思维方式。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是早期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她创建了国际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在全球至少 38 个国家提供避孕和堕胎服务的非政府机构，她也是优生学的狂热推崇者，崇拜着阿道夫·希特勒。

> “斯托普斯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致力于创造一个只有最优秀和美丽的人可以生存的社会……她在 1912 年参加了优生学会的开幕大会，并于 1921 年成为会员……斯托普斯在婚姻和避孕方面的著作反映了她的优生学理论。她提倡“对那些完全不适合当父母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并让这一措施立即成为可能。”

1935 年，斯托普斯参加了在希特勒执政的第二年举办的柏林国际人口科学大会。斯托普斯还反对普鲁士人、天主教徒和俄罗斯人，至少可以根据以下未发表的一首诗判断，这首诗是在 1942 年与轴心国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写的。“

> 天主教徒、普鲁士人， 犹太人和俄罗斯人，
>
> 都是诅咒，
>
> 或更糟的东西……

斯托普斯总是乐于推广她的著作，她把她的《献给年轻恋人的情歌》一书寄给了阿道夫·希特勒，并附上以下信封：

> 亲爱的希特勒先生，
>
> 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所以你愿意接受我送给你的这些（诗歌），让你国家的年轻人拥有它们吗？
>
> 年轻人必须从特殊之中学习爱，直到他们足够明智进入普遍之中。
>
> 我也希望你自己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乐趣。
>
> -玛丽·斯托普斯致希特勒的信，1939 年 8 月

玛丽·斯托普斯如今受到英国政府的荣誉，拥有自己的邮票，以及各种其他荣誉。

玛格丽特·桑格如今被认为是美国控制生育和家庭计划的女权主义先驱。她的美国控制生育联盟发展成为了计划生育联合会，成为美国最强大活跃的控制生育和堕胎组织。

桑格也是优生学和不适合者强制绝育的不知疲倦的推动者。在 1925 年的某个时候，她对自己的信念非常坚定，实际上希望美国计划生育联盟与优生学运动结盟。

“美国计划生育联盟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女士说，只要优生学家做好准备，联盟随时准备与优生学运动结盟。”

在 1950 年，桑格敦促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对被标记为智力低下的人进行绝育的系统。

在日常讨论中审视女权主义的历史时，所有这些信息都很少被讨论，但我们不能在不讨论阴暗面的情况下，将女权主义仅仅归功于其历史领导人的积极一面。

Feminism and eugenics: Engineering reproductive totalitarianism

March 10, 2015

Prentice Reid

女性中心主义、谋杀和性别自杀差距

埃略特·罗杰是一个非常病态的年轻人，他对女性的拒绝充满了怨恨。他恨女性因为拒绝他，就像他恨那些能够找到他所无法获得的接受的男性一样。53 岁的诺曼·鲁索因健康问题困扰，在还剩几天就要被银行赶出家门之际开枪自杀。彼得·丹耶正面临类似的情况，当时他开枪杀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然后自杀。达塞尔·科尔曼因为听说他正在约会的女人的名誉受到侮辱，杀死了她的前男友。陶晓因与女友发生争论，后者在购物中心连续五小时的购物狂潮中不肯停止，最终跳楼自杀。

所有这些故事都涉及男人以某种方式越过了悬崖。所有这些故事都以可怕的结局告终。

这些悲剧通常像血淋淋的荆棘冠冕一样出现在新闻媒体的头条之上。更重要的是，每个故事都代表着那些被留下来承受悲伤和无法解答的问题的人所经历的无法计量的个人痛苦。

当摄像机开启时，媒体评论员、政客、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和性别意识形态者都站了出来表达了预设的愤怒。对枪支控制、更好的心理健康服务或男性性质的改变的要求成为每一次悲剧性损失之后的谈资。然而，这种残杀对于所有的指导建议都充耳不闻，继续无情地发生。然而，什么使这些已经脆弱的男人走到了绝境，至今在这个社会中还没有得到诚实的审视。

如果你在这里寻找科学，一个实证的答案，那么这个孤立的声音无法提供。然而，似乎明

显的是，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像一根染血的线一样贯穿着每一次人类悲剧。甚至它已经有了一个名字。

女性中心主义。

鉴于我将其视为一种观点，我将以更直接的方式陈述。男人决定通过保护和供养女性来寻求他们的价值和得到爱和认可，这往往会使他们走到极端。

这正是我们社会化男性要做的。无论你是一个教训你儿子“做个男子汉”并照顾好你的女人的传统主义父亲，还是一个呼吁所有男性做个男子汉并致力于照顾所有女性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信息是一样的。闭嘴，完成工作。没有借口，没有例外。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社会认同的最低层次。如果你像很多男人一样，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痛苦和深深的羞耻中。如果你已经有了严重的情绪或心理问题，这可能导致你用子弹结束生命或从五楼跌落到坚硬的水泥地。

你甚至可能如此痛苦，以至于会屈服于自我毁灭的冲动，并带走你爱的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无数次。

这个问题不会通过枪支控制来解决。媒体的谈话也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他们对这种讨论的主要兴趣是小规模的名人效应和图书销售。女权主义者当然也不会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虚伪地谈论着结束性别角色，同时不断要求男人，甚至是陌生人照顾他们。

女权主义的观点部分正确。对男性的性别角色进行客观和健康的审视和重新思考确实有一些好处。但如已经明确的那样，他们的观点只是空洞的言辞。在这一点上，当被追问时，他们最常重复的想法是更多地要求男性照顾女性的压力。#HeforShe 才是真正的议程。一如既往。

当涉及到女权主义对男性性别角色的审视时，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出于什么目的？”是为了重新解读和改变男性角色，还是为了找出该角色的一些方面，以便利用它们来羞辱男性，迫使他们更加以女性为中心？

如果我们真正认真地审视所谓的女权主义理想，会发现什么？如果我们真正研究对男性有益的事情，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

想象一下，如果艾略特·罗杰不在乎女性是否接受他，他会不会没有杀人？如果诺曼·鲁索的价值和身份不仅仅取决于他为妻子能够创造的东西，他可能会过得更好。如果彼得·丹耶尔和他的妻子孩子没有把贫穷看作是他男子气概的一种污点和自己无用的证明，他们可能依然活着。如果达塞尔·科尔曼不允许女友自己解决争斗和捍卫自己的“名誉”，他可能不会

坐牢。

如果陶晓有足够的自尊和界限意识，在一个小时后就将女友丢在购物中心，或者干脆不去那里——拒绝迎合她的幼稚念头，他可能不会坠亡。如果他不如此可悲地挣扎迎合她，那样的举动会更容易实现。如果陶晓是一个不会对一个在购物中心花 5 个小时的女人感到困扰的人会怎样呢？

很难知道答案，因为陶晓和这里提到的其他男性显然都过着按照女性为中心叙事的生活；这种生活叙事在人类进化的某个时刻可能具有一定的效用，但现在对善意男性的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对女性的生活造成了无情的幼稚化力量。

在德克萨斯州，男性的自杀率与经济的兴衰同步。这对女性的生活几乎没有可衡量的影响。离婚中男性的自杀率已经非常不平衡，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男性的死亡人数是女性的两倍，而女性却毫不费力地通过了这个门槛，甚至没有统计上的起伏。

这里的信息很明显。男性在心理和情感上比女性更依赖女性。

这个社会教导男孩们如何吸引女性，而不是教他们如何毫不犹豫地拒绝自私、无理取闹的女人。我们教给男孩们，最终也是教给男人，他们真正的价值在于他们的劳动以及吸引和供养女性的效果，就像我们教导女性她们有资格、甚至应得到这种特殊待遇一样。

当你审视男性生活的景象时，很容易看到这么多的破碎 - 从自杀受害者到高中橄榄球场上的脑震荡和前交叉韧带撕裂伤 - 它们的根源在于追求女性的认可和爱。

你可以在文化中随处可见这一点。在每个道路工作人员中（除了那些只举着牌子的人），你会找到愿意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置于严酷和风险中的男性，往往是为了吸引女性或照顾女性。特别是在从事最艰苦工作的贫穷男性中，这一点尤为明显，甚至包括在我们的战争中战斗，试图达到标准，获得爱；获得作为男性的资格。

近期，许多美国男性付出了最终的代价，在沙漠中的血泊中呼喊着他们的妻子或母亲。或者他们回到家后，发现自己的伤口，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的，都给那些声称爱他们的女性带来了太多的不便，于是选择自杀。

这就是女性中心主义的代价，我们应该开始教育我们的男孩和男人这个代价太高了。而我们的女孩和女人，要教育她们知道自己并不值得。没有人值得。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女性中心主义，因为我们无法终结性竞争。然而，在普通男人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我们可以向任何愿意并足够有意识选择的男人提供重获个人尊严的道路，一个安全的资源

之家，并帮助他摆脱功能失调的社会。通过良好而有意识的教育，我们可以为孩子们提供更健康的人生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开始解放我们的监狱。

这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是女权主义的一种映射，女权主义只会让男人和女人疏远，同时让女人继续占有男人创造的资源。那种女权主义只是女性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加强版的女性中心主义。

爱与接受不能通过盲目牺牲、轻信的白骑士行为换来。这种交易通常会以虐待和寄生的方式得到相反的结果。那个命运多舛的追求，即在女性心血来潮的摆布下寻求自我价值的探索，是埃略特·罗杰斯（Elliot Rogers）等人的驱动力。大多数男性只是失去了自我的感觉，而其他不那么稳定的男人则将其转化为血腥的暴力。

如果要改变这一点，男性必须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叙事中有更现实的选择。

当我与彼得·赖特（Peter Wright）共同创作《编写你自己的人生》时，我们的目的就是沿着这些思路开始对话。的确，这也是我们对男性运动的愿景和目标。这不是没有女性的生活，而是不再有女性中心主义的生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男性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衡量自己的价值，以不同的叙事来讲述他们的人生。

随着我们进入一个男性终于开始为自己重新定义的新时代，让我们从早期教育起，教导他们拒绝、或至少有意识地管理世界过度依赖的、有时会推动男性走向崩溃而非他们所寻求的爱的女性中心主义。

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女性中心主义叙事，尽管这是必须开始的地方。我们必须向男性，尤其是我们的男孩们提供一个基于自我接纳和自我尊重的全新蓝图，这些都不再取决于女性的认可。

我们必须为男性提供创造自己生活的机会，摆脱被迫将创造权交给其他人的压力。

对于一些男性来说，这项工作的结果来得正是时候。

Gynocentrism, murder and the gender suicide gap

June 2, 2015

Paul Elam

跨性别中的男性/女性差异

虽然性别认知障碍一直是一个未被很好理解的状况，但实验和观察证据已经描绘出一些一致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性别差异，几项主要在欧洲进行的研究表明，男性向女性和女性向男性的变性者比例相差很大，前者约为后者的三倍。但是，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变性癖本身。

很多人认为，变性癖的原因是先天性的，与基因有关。他们指出，在接受任何激素或手术治疗之前，变性者的大脑结构就存在差异，这可以作为这些固有差异的证据。变性者的大脑似乎更像他们认同的性别，而不是与染色体、激素以及第一和第二性征所相关的性别。

然而，这些研究存在问题，因为它们往往包含极小的样本量，从而使得任何统计结论都值得怀疑。此外，即使我们把变性者大脑的差异视为一种假设，这也远远不足以证明这些差异是固有的。事实上，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人类大脑在整个成年过程中都具有非常高的可塑性。大脑可以迅速而明显地根据适当的刺激进行重塑。当然，在儿童时期，这种能力更加强大。

人类是极其聪明和适应力强的生物。我们出生时几乎没有任何本能行为，但有学习大量知识的能力。我们最早的学习方式就是模仿。在我们理解任何语言之前，在我们甚至没有自我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模仿。我们极易受到影响。虽然我们的个性可能有某些方面是固定的，但将个性的任何一个方面，甚至一系列个性特征，标签为固有的"男性"或"女性"，这不是非常奇怪吗?

当然，某些特征可能更倾向于某个性别，但事实是，没有所谓的“男性或女性的体验”。如果一个人是男性或女性，他们会对自己的经历有所感知，但不能说这是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的经验。每个人的经历是独特的；这在考虑到历史上的人们和今天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时尤为真实。

在跨性别个体和其他符合他们出生性别的人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荷尔蒙或其他一致的身体差异，除了脑部的差异。许多跨性别者报告称，他们对自己的跨性别感觉的初步感觉很早

就出现了，尽管这些说法在个别案例中很容易受到质疑，但没有理由怀疑，对许多人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当然，一些明显的儿童早期跨性别案例已经受到了相当多的媒体关注。

但是，鉴于关于先天性跨性别解释的固有合理性非常可疑，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为什么这可能导致男性和女性跨性别率之间的差异？这个领域充满了困难。现代研究很少寻求除了遗传和先天因素之外的任何解释。实际上，现代研究似乎想要把先验的身份政治主张作为已知事实寻找理由来验证。尽管如此，通过利用相关研究领域的信息，人们可以开始构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

研究表明，父母的性别认同会影响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而且父母根据孩子的性别对待孩子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实际上，即使父母对他们对待孩子的行为和反应没有意识到差异，这种性别差异的处理仍然存在。这种基于性别的差异在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出现，并且被证明对孩子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些影响如何导致跨性别呢？儿童很早就开始形成性别角色的想法，并且这些想法是简单化、夸张化和极其固定的，以至于当他们的刻板印象无法被坚持时，会出现明显的认知失调。儿童试图理解他们的社交环境和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儿童对性别角色没有深刻的、抽象的理解。**如果一个五岁的男孩自我认同为女孩，并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性别有什么深层次的存在困扰或有对性别的抽象理解，而是因为他更多地与赋予女孩的某些简单化和固定化的刻板印象产生共鸣。**

为什么年轻男孩更多地与被赋予女孩的刻板印象相关联？嗯，一个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愿意如此，因为他认为女性的刻板印象更优越。例如，在一个女权主义的家庭中，男性气质可能会被嘲笑，或者在父亲存在时被视为耻辱的源泉。即使没有这样的联想，孩子们通常更多地与他们的母亲在一起。虽然这种联系直到大部分性别观念形成后才出现，但学校主要向孩子们展示的是女性角色模型。更不用说许多典型男孩的行为在现代学校环境中常常遭到指责，甚至有些被药物抑制。

那么，如今男孩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呢？如今，女性可以成为任何他们想要的。女性可以成为功夫少女，快乐的家庭主妇，企业高管和有权势的政治家。有两个时尚类别，一个是面向所有人的时尚，另一个是只针对女性的时尚。女性被视为美丽和富有魅力的象征。女性被认为善良、温柔、有同理心，并允许自由表达情感。随着传统的男性优势被视为无关紧要甚至负面，男孩们为什么不宁愿成为女孩呢？这难道不是解释男变女和女变男之间差异的一种合理解释吗？

与这种对异性标签的联想有任何真正的理解是不可思议的，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联想经常

会产生影响。此外，这种性别焦虑极其有害，经常导致严重的抑郁症、自杀和贫困率增加。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研究人员认为男向女性转换的人受到这些问题的打击最严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男性打破性别角色所带来的羞耻感比女性更大，而且在青春期之后，男变女的人更难以通过身体尺寸、面部和身体毛发以及其他第二性征来成功地变为女性，而女变男的人则更容易变成男性。通过激素疗法，幼稚型相对容易被克服。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导致不同类型变性的不同社会压力，但这些研究还不完善。

尽管这些论点具有高度的推测性，但确实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在变化的文化中抚养男孩。如果父母、教师、媒体和社会其他人对待两性的方式确实导致性别焦虑及其往往可怕的后果，我们必须重新努力为男孩定义一个新的现代角色，或者寻求完全结束这些性别刻板印象。在我们的文化中，严格控制男性的想法对男孩和男人都是一种伤害。在男孩能够将积极的角色和自由与他们的性别联系起来之前，他们中很大比例的人最终拒绝它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对他们自己很不利。

MALE/FEMALE DISCREPANCIES IN TRANSSEXUALISM

Jesse

June 22, 2015

女性天才：无限猴子定理

奥威尔在他的书《通往维根码头的路》中写道：

> "事实是，对于很多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来说，革命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参与的大规模运动；而是意味着一套'我们'这些聪明人将强加于'他们'这些下层阶级的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将受过书本训练的社会主义者视为一个完全没有情感的冷血动物也是错误的。虽然很少有证据表明他对被剥削者有多少感情，但他完全有能力表现出一种憎恶——一种奇

> 怪的、理论上的、脱离实际的憎恶——对剥削者。”

奥威尔，像我们在高中读到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对人类的状况有独特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曾被教育工作者认为是与年轻人分享的关键。

一个简单的谷歌搜索关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就能显示出文学的性别现实。

无限猴子定理

无限猴子定理是一个观念，即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和一台自由敲击键的打字机），打字机前的猴子会不可避免地创作出莎士比亚的作品。

在上周阅读了詹妮弗·加里森（Jennifer Garrison）关于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观点文章后，我对像加里森这样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自己和其他女性无异于打字机上的猴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加里森的文章写得很糟糕，对女性有害，但却被发表出来，是因为人们对攻击男性天才并宣扬女性被剥夺了发言权的的文章有着永不满足的需求，尽管很明显，对男性声音没有主流市场需求。

她说：



> 我们对彼得森的痴迷揭示了一个更大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威胁着我们的大学：我们对个人男性天才的崇拜。”

但是这种痴迷是什么，是谁有这种痴迷，为什么彼得森的观点必须来自一个男性呢？

早在彼得森成为主流之前，像凯伦·斯特劳恩（Karen Straughan）这样的女性已经以一种更易接受的方式呈现了几乎相同的观点。

她和彼得森一样聪明，但使用化名工作，因为打破女权主义身份政治的女性所受到的攻击更加恶劣和危险。

如果媒体对斯特劳恩像对待彼得森一样感兴趣，现在应该是斯特劳恩在全球范围内售罄音乐会场馆。

女权主义者感到愤怒，因为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彼得森摧毁了十年来的女权主义叙述，而世界上实际上没有女权主义者能够站在舞台上提出一个连贯、合理的反对立场。

确实有一些女性继续认同女权主义，比如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我很愿意带我的家人去看她的演讲，但媒体忽视这些女性，因为她们对女权主义持更加批判的态度，所以她们被剥夺了发声的机会。

女权主义者终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被公认的天才大多是男性，因为要被认可为天才，你需要成为一个天才，需要幸存下来面对许多天才所面临的危险（比如被送到古拉格），并且需要得到认可。

如果女权主义者希望看到女性天才得到认可，他们需要认可女性天才。他们需要停止沉迷于他们视为压迫者的男性天才，他们需要放下希望有一天一个打字机上的猴子会偶然发现天才。

我们在学校中读奥威尔、布莱德伯里、莎士比亚和李（Harper Lee），因为他们的每本书都教会我们有关人类状况的宝贵经验。

我们在学校中学习哈珀·李（Harper Lee），因为她写了一本关于一个错误被指控强奸的黑人男子，由一个代表正义的男人为他辩护的书。

过去的岁月里，女权主义者曾努力争辩哈珀·李是女权主义者，尽管她从未自称为女权主义者，但如今他们却努力让她的书被从学校阅读列表中移除，因为这本书讲述了强奸指控如何被用来压迫、沉默和消除男性，这让人感到不舒服。

女权主义者愿意牺牲其中一位少数的女性作家，只剩下男性作家，只为了抹去最近的“#MeToo”运动中的不方便真相，从历史上抹掉它。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有 80 亿人的星球上，所有人都在竞争争相发声，在这样的市场中，残酷的现实是将会有更多的天才无法被认可。



在这样的市场中，女性天才的认可更加不太可能，尤其是当女权主义者捧起女性的平庸时。

当平庸被推崇时，学术界和民主制度会蓬勃发展——这种想法最终将导致这两个机构的崩溃。而女性愿意为了被封为精英而妥协，这一现象正是奥威尔因识别到而被认为是天才的原因。

我们都从莎士比亚和奥威尔的作品中受益，主张为了性别平等而将平庸提升为天才，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一种剥夺。

Feminism: Infinite monkey theorem

July 27, 2018

Gerard Nicol

工作不平等：当一方有另外的选择时

不应当授权任何女性留在家中抚养孩子。社会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女性不应该有这个选

择的机会，因为如果有这样一个选择，太多的女性会选择这一条路。

-西蒙娜·德·波伏娃

前几天，我在阳光下散步时，行人们不得不从人行道上走到马路上，因为一队满身汗水、穿着背心，身上沾满尘土的工人正在挖沟。工人们像外科医生挥舞手术刀一样，准确地挖着沟旁的土，几乎没有给行人扬起多少尘土。当然，他们都是男人，我可以相当自信地得出结论，他们挖沟并不是为了乐趣。

在沟渠和马路之间，有几个穿着考究、手里拿着名牌手提包的女性站在公交车站等候，因为无法闪避风吹来的一点灰尘而皱眉不满。哦，这真是太令人讨厌了。 我希望我当时有个相机。这没有比奴隶与权利自视者之间的关系更引人注目的例子了。毫无疑问，一些女性是去工作的，如果没有平权政策，她们就不会有这些工作机会，以弥补几千年来女性受到男性压迫的情况。那么站在公交车站的女性中有多少愿意和挖沟的男工交换位置呢？

宇宙的自然法则

西蒙娜·德·波伏娃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她上述对贝蒂·弗里登的评论，虽然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但最终表达了一个适用于宇宙中所有生命的根本法则。换句话说，每个生物都倾向于选择最少阻力、最少痛苦、最大回报的道路。所有的生物都厌恶痛苦，追求回报；如果它们不是这样，它们将会死亡，生命本身将不可能存在。没有这个原则，生态系统和自由市场都无法存在。是的，即使是自由市场：在两个完全相同但价格不同的物品之间，一个理智的人总是会选择更便宜的那个。

同样，考虑一下选择在 STEM 领域发展的生活，通常会带来高压、长时间工作和在一个要求很高的环境中工作，与选择呆在舒适的家中、由一个致力于这种高压、高绩效的事业路径的人提供生活所需。对于那些两种选择都被文化认可的人来说，首选的选择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当提供者是一名矿工或建筑工人时，这些选择变得更加明显。女性不需要受到任何父权制度或他人的压迫，就可以选择最舒适的选择。宇宙的伟大法则贯穿着所有生物，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人，所有生活方式和两性。女性本能地知道哪个选项更划算。不需要女性学专业才能理解这一点，尽管如果必要的话… 西蒙娜·德·波伏娃。

一个逃生通道改变了人们对风险和动机的看法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工作场所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工作场所近似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的唯一方法是取消妇女独有的在家留守的选项，正如德·波伏娃所建议的那样。问题是：我们如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一点？

德·波伏娃理解到，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生长时就有了一个逃生通道。这个永远存在的软选项影响了女性的大脑。例如，Haier 等人（2005）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在白质（胶质）和灰质（神经元）分布上有所不同，智力测试显示，男性平均使用的灰质是女性的 6.5 倍，而女性使用的白质是男性的 9 倍。软选项和硬选项不同方式影响大脑的发展。

女性有权当情况变得太艰难时选择离开，甚至如果工作看起来太辛苦，她们也可以选择不去。很少有女性选择 STEM 课程的原因是她们不必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女性在矿井或建筑工地工作，或清扫道路或挖沟——她们不必这样做。这与父权制度压迫女性无关。如果女性不必这样做，什么人会选择在要求高、充满压力或肮脏、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呢？真的需要女性学位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我们意识到在家留守的女性不工作是因为她们不必工作，那么很多其他的无需也能迎刃而解。举个例子：

女性不抢银行是因为……她们没必要。

女性不会发生暴力冲突是因为……她们没必要。

女性不会选择压力大的职业路径是因为……她们没必要。

女性不会选择危险的职业路径是因为……她们没必要。

女性在约会中不支付她们应分摊的费用是因为……她们没必要。

女性比男性更不容易无家可归是因为……她们没必要（自行承担生活费用）。

女性不容易被监禁是因为……她们没必要（承担和男性一样的风险）。

女性不参战是因为……没错，她们没必要。

这些都是不同的说法，说到底都是"pussy-pass"（任性妹）的意思。当然，“因为她们没必要”有各种含义，例如“因为有男人替她们做”或“因为她们能够这样做”。

女性选择在有空调的办公室工作而不是在尘土飞扬、危险的矿井工作，是因为……她们能够。

女性选择留在家里是因为……她们能够。

女性（妓女）出售自己的身体获得报酬是因为……她们能够。

女性依靠男性采取主动是因为……她们能够。

女性依靠男性搬重物是因为……她们能够。

女性哭泣是因为……她们能够。

女性扮演无助的受害者是因为……她们能够。

女性拥有一只理性化解小鼠是因为……她们能够。

没有人受到压迫。女性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她们能够。女性所享受的权利意味着男性要履行实际义务。

男性工作是因为……他们必须（他们别无选择）。

男性选择在尘土飞扬、危险的矿井工作而不是在有空调的办公室工作是因为……他们必须（没有人会供养他们）。

男性选择压力大的职业路径是因为……他们必须（他们知道为了在社会等级中获得位置，必须付出什么努力）。

男性选择危险的职业路径是因为……他们必须（作为一个供应者养家糊口是有责任的）。
男性会发生暴力冲突是因为……他们必须（有时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此，有时战争需要他们）。

男性支付约会费用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是提供者们应该做的，如果男性无法履行义务，女性会寻找别人）。

男性支付性服务费用是因为……他们需要（没有人会因为男性所提供的其他方面而渴求他们）。

男性采取主动是因为……他们必须（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将一无所获）。

男性搬重物是因为……他们必须（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将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男性不扮演无助的受害者是因为……他们不应该（他们为此除了一个纸箱和无家可归之外没有其他回报）。

男性没有理性化解小鼠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奢侈（他们的假设不断受到考验和修正，以符合错误选择所产生的惩罚）。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这种理性化解小鼠的现象，因为它基本上总结了我们关于经验和性格之间关系的观点，以及这与大脑如何连接的直接关系。女性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冲动性依赖于她们的世界观不需要经过测试。她们的理性化解小鼠可以自由地到处蹿跶，很少需要应对后果或对错误选择负责。同样，她们永远存在的舒适选择——选择留在家里——影响了她们的风险观念，并导致习惯形成，进而对大脑产生影响。

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 Alison Tieman 在她的视频中对性别角色的描述。当我们谈论工作场所的平等时，我们谈论的是改变行为者和被动承受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最终在谈论改变生物学。

波伏娃的观察是完全有道理的。但她的推论失败之处在于假设你可以通过宣传和法律的力量操纵女性的动机。事实完全相反，因为软选择的仅仅可用性，无论是否选择，都会影响所有的选择和与之相关的风险。对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来说，同样的选择意味着"试试看"和"生死一搏"之间的差别。女性可以将成为一名消防员作为一个挑战，也许是为了开个玩笑或取悦他人，而平权行动会使她能够实现她滑稽的异想天开。她有自由去"试试看"，如果不奏效可以笑笑而已。相比之下，一个消防员不太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的角色。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职业选择，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他坚守的宣言。

解决方案

唯一可能在工作场所中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将我们更接近真正平等的解决方案是关闭逃生口，将其固定、锁住并扔掉钥匙。更具体地说，永久绝育所有的雌性在她们达到生育年龄之前。只有这一步骤才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去消除女性选择留在家里的选项。只有这一步骤可能使弥补家庭责任的主要养育者角色对于女性而言变得多余。只有这一步骤才有可能重塑男性和女性的大脑，使女性在工作场所与男性更具竞争力。为什么？因为理想情况下，这是唯一的方式，让女性和男性以同样的生死一搏或试试看的态度看待每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是否准备通过取消女性的软选择来实现波伏娃的愿景？我们是否会为了工作场所的平等机会而做出这些改变？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将陷入一个基于性别角色的劳动分工之中。这种劳动分工与父权制度的压迫无关，一切都与生物学有关。如果我们想在工作场所建立真正的平等，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生物学，从而改变依赖于它的文化选择。我们通过使女孩在能够生育之前强制进行绝育，将这一做法作为她们的必经之路，就像她们的母亲和祖母以及曾祖母一样。

确实，这一策略中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小问题，但至少它比目前对男性权利的摧毁更为现实，而这种摧毁是以从未存在过的"平等"为借口的——一种依赖于剥夺男性权利并忽视影响男性选择的风险、需求和复杂性的"平等"。

（本文中出现的对女性绝育的提倡仅为讽刺）

共产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不会拯救人类

每个运动都有一个目标，并且每个运动都会面临批评。有时，批评是针对目标本身的，有时是针对为了目标实现而选择的方法的。男性人权运动（MHRM）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从对男性权利概念的明显攻击到对女性在运动中的地位的辩论不一而足。

然而，其他批评更具普遍性。在历史上，每一场社会改革运动都面临着人类固有的惯性所带来的冲击和抵抗。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世界中，一个新的惯用论点出现了："难道没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吗？"

似乎无论你为何而战，总有一场更大的战斗存在，有些人认为你应该投身于那场战斗。在男性人权运动的情况下，批评人士会指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财富差距、教育不足、腐败、贫困和饥饿，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并主张这些是更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表示，消除贫困，男性的问题就会消失。结束政府过度干预，他们断言，男性就不会再受到虐待。

这是一个稻草人论点吗？只是半个草人：所有的反对不平等和压迫的斗争都是有效的，其中一些的影响力确实更大，但认为一般的社会改革会解决男性问题是因果混淆。

要具体看这种谬误的例子，可以观察西方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两个主流思潮：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大政府）和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小政府）。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这两种意识形态涵盖了大多数不满意的公民认为政府应该改变的方式。两派都相信自己有通往和平、繁荣世界的途径，尽管在很多方面它们是充满对立的。

问题是，和往常一样，他们忘记了所有男性。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单独来看，都只会名义上改善男性的福祉。两者都试图通过消除不公正来改善世界，并且两者都有值得辩论的优点。并不是说这两种信仰本身对男性有任何厌恶，但它们都没有试图解决

造成男性遭受众多问题的根源——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它们的现代性。共产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都可以追溯到古代，但在过去的三四个世纪里，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现在所知的社会改革意识形态。由于它们最近的历史，这两个运动都在处理现代问题。然而，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现象已经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深处，已经在大多数人眼中变得根深蒂固，难以辨识。

先从共产主义开始：在现代西方世界，最受欢迎和赞扬的集体主义理念的共产主义范例可能是北欧国家的高度社会化国家，（至少在美国）它们的代表是瑞典。高税收和健全的福利制度创造了一个幸福和繁荣的国家。

然而，和其他地方一样，女性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在瑞典，男性工作更多，支付大部分税收，接受的教育较少，而且平均寿命比女性短。与其斯堪的纳维亚邻国一样，瑞典致力于通过政府更公平地分配财富来实现公民的平等。那么，为什么男性仍然承担着负担，但收益甚微呢?

因为男性的不平等问题与金钱无关。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财富差距只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现象所滋生的内卷和厌男社会导致的副产品。社会主义者可以努力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但这对减少女性特权、对男性的功绩期望以及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的众多社会信念毫无作用，这些信念使得男性成为国家的苦力和炮灰。

性别不平等囊括了各个阶层，所以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我们只会从众多的社会层级过渡到仅有的两个：男性和女性。从这些不平等中，所有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都将重新出现，抵消了已经取得的任何好处。

在这方面，古典自由主义也没有更好的表现。增加个人自由，消除政府限制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目标，但它也忽视了对男性施加的特殊社会压力。即使在一个快乐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有什么能阻止女性利用母亲特权或以弱者的姿态，让男性承担所有艰苦/危险的工作?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会“自由”地让男性和女性行为和表现平等，但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现象根深蒂固，并且过于容易被接受，而且经常被归结为性别的固有特征。

即使在一个无政府、自由的社会中，人们也会指责男性存在强奸文化，将其归咎于他们的“暴力天性”。也许没有政府的通报或无端起诉，但耻辱和污名仍然存在，男性在白武士的代代相传之前是无助的。男性仍然不会自由，被他们的妻子监管而不是国家。

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都没有解决男性问题，因此它们在社会自由和平等理念上充其量只是半成品。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缺陷。经济不公和对个人的限制中，

有多少是由于男性被驱使过度竞争，女性则隐藏在自己的性别之后导致的？如果性别不平等持续存在，任何意识形态都能促进真正的平等吗？

毋庸置疑，男性所面临的不公正问题并不是小事。有些人可能会说，大规模饥荒和系统性战争更重要，但请考虑这一点：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寿命差距是五年。这是失去的时间。对于全球 35 亿男性和男孩来说，这段失去的时间足以构成 2.5 亿个完整的生命。仅仅对于现在正在生活的男性来说，他们的累计失去时间超过了二战中丧生的人数的四倍。

我拒绝在可怕的压迫之间选择。所有的压迫都必须消除，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将永远妨碍对其他压迫的打击。通过未能解决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共产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还是其他社会改革运动，都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了女性的利益而剥削男性。

男性和女性在行为方式和受待遇方面的许多差异似乎是微小的，但是巨大的不平等正源于这些微小的差异。无论是起源于女性不安全感的保姆国家还是以男性表现欲为偏食对象的剥削性工作场所，性别主义为不公正奠定了基础。如果男性和女性真正平等地受到同等的同情、尊重和问责，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都将变得更容易。

Communism and libertarianism won’t save men

August 17, 2014

Hopeland Cash

乔丹·彼得森的女性中心主义

现在大多数人应该都听过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这个名字，他因为对后现代哲学的过度的批判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而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他对解构传统文化以及随之必然而来的存在主义失衡和虚无主义的反抗是值得赞赏的。然而，彼得森认为应该用什么来替代后现代主义仍然存在疑问，我稍后会谈到。

彼得森主要，虽然不完全，使用荣格的术语，尤其是荣格学派所称的“人类行为的原型模式”。卡尔·荣格是最早记录人类之间普遍行为模式的人之一，他称之为原型模式，后来给予了各种具体的称号，如儿童原型、父亲原型、母亲原型等等。荣格确定了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原型，并发现经典神话学也倾向于以故事形式记录这些原型主题。

荣格认为人们通过某种原型的过滤器来感知世界并且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通过有限的原型视角感知世界的事实。

通过对原型的简要描述，我回到了乔丹·彼得森要用什么来取代后现代主义这个问题上。他是否希望用在后现代主义之前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原型形式来取代它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他有一个更为简单的解决方法来填补这个空白：男人成为英雄，女人成为母亲。

尽管彼得森对后现代主义的过度批判是有益的，但他通过倡导同样过度的母性崇拜来解决问题，从而背离了自己的初衷。他被荣格学派所谓的大母神原型所迷住，而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困住了。



他对于讨论好母亲、坏母亲、伟大母亲、俄狄浦斯母亲、吞噬母亲、养育母亲等等的强调和时间都远远超过了他对其他主题的关注。偶尔提到职业女性（通常是消极的）并不能减少这种强调的偏执程度。

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早期开拓时代，对父母形象，特别是母亲的兴趣激增。然而，理论此后已经超越了母亲和母亲原型，但由于彼得森对荣格文献的迷恋，他似乎陷入其中无法自拔。这是他提倡改善性别关系的演讲的致命弱点，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母亲原型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与她的原型儿子——英雄联系在一起。在世界各地的神话和故事中，我们读到关于妈妈的英雄儿子在世界中战胜巨龙的情节，这是彼得森专门讨论的主题。

彼得森对“伟大母亲”和她的儿子“英雄”的主题的困扰使他要求年轻男子承担沉重的负重，要求年轻女子成为母亲——伟大的母亲。任何对原型心理学有深刻理解的人都会立即看到这一提议中的问题。

以下是后荣格派詹姆斯·希尔曼的一段摘录，我认为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个问题：

> 在早期的发现中，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学都以父母原型为主，特别是母亲，因此行为和意象主要通过这个母亲视角进行解释：俄狄浦斯的母亲，积极和消极的母亲，阉割和吞噬的母亲，与母亲的战斗和乱伦。“母亲”的无意识和领域往往是一种身份。通过这一个

> 原型释义，女性形象和接受性被动对象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看作母亲的象征。什么不是母亲呢！山脉、树木、海洋、动物、身体和时间循环、容器、智慧和爱、城市和田野、女巫和死亡——在这个心理学时期，关于伟大母亲和她的儿子英雄都丧失了更多的明确表示。荣格通过展开其他女性原型形式（例如阿尼玛）向前迈进了一步，而我则试图沿着荣格的方向继续，在这方面我记住了乳房，甚至乳汁不仅仅归属于母亲，其他神圣的形象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对心灵说，而在迪奥尼修斯的女性随行者中，她们并没有成为母亲，而是护士。就像麦当娜教堂中那些将众多信徒隐藏在她膨胀的蓝色裙下的壁画一样，伟大的母亲隐藏了其他女性模式的万神殿，以实现生活。

彼得森对伟大母亲和她的英雄儿子的一神论观念框住他了对年轻男性和女性的建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对于荣格来说，人类生活的原型可能性是“多神论”（即多选择和多样化）。因此，仅仅以母亲和英雄原型为模板——彼得森所偏爱的模板——将这种多样性缩减为单一选择。

要求所有年轻男性成为世俗英雄，承担沉重的负重来补充母性原则，并要求年轻女性成为母亲，即使她们可能根本不适合做母亲，这大大限制了可能性，可能违背一个人对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的呼召。

为了跳出这种母性一神论，我们需要掀开圣母的裙摆，让所有许多原型形式可以独立行走，站在自己的两只脚上。通过相对化母亲原型，去掉前面的“伟大”这个词，我们使之成为许多原型中的一种，既不比其他原型重要，也不比其他原型不重要。

许多男性想成为英雄，而女性则想成为母亲。然而，这张图片留下了问题。忽略其他原型风格和观点可能会导致人们远离更适合他们的事物。例如，一些男性不一定被召唤成为世俗英雄，也并不想成为——他们可能是自发的彼得潘，内向的人，同性恋者，MGTOW，单身汉或知识探险家。同样，女性可能并不把子宫和厨房视为首要标志——她们可能强烈希望没有孩子，并且可能追求其他生活使命；学习、职业生涯、帮助无家可归者或其他什么。

简单地争辩“母性具有生物学依据”，因此母亲原型是要推动的最重要原型是不够的。所有原型都有其生物学基础，这是荣格心理学的基础，这也是问题所在：彼得森只谈到了母亲作为生物学基础，却没有给女性可能扮演的其他原型模式授予同样的生物学基础。

母亲女神狄蜜特并不是唯一的女神...还有其他像阿尔忒弥斯（一个自由活泼的处女猎人）、雅典娜（一个专注于公民责任的处女女神）、阿芙洛狄忒（美丽、性愉悦和爱的女神）、赫斯提亚（家庭纯洁的处女女神）或者赫拉（社交地位和权力的女神）等等。精神科医生

珍·史努达-波伦在她的书《女神在每个女人身上：女性生活中的强大原型》中详细阐述了一些彼得森忽视的女性原型。

许多神话中的原型形象并不主要是母亲，但产生这些模式的生物冲动和母亲本能同样重要。

更明显地，我们可以说，**彼得森所坚决抵制的破坏性的女权主义是一种生物学基础的原型模式。**

总而言之，彼得森建议的危险在于，它过于缩小了可能性，过于强烈地偏向于母亲及她的英雄儿子。此外，许多男性已经厌倦了传统性别角色对他们的严苛要求，谁能真正责怪他们呢？

当传统性别角色保持平衡，并以周到的互惠为指导时，它们是可行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相互回报的合约强调已经被抛在一边，变成了尽可能从对方和关系中获得一切的方式。这使得传统关系成为潜在的利用和可能失败的地方。

渴望回到过去更好的模式并不能保证我们会得到它们，正如许多人发现的那样。相反，我们得到的是繁重的性别期望和要求，几乎没有回报，或者更糟的是资产损失、亲子疏远、虚假指控和公开羞辱，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心理后遗症了。

对于男性而言，这种为母亲服务的英雄主义有助于促进一种已经不平衡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这种文化要求男人在一个不太可能提供多少回报的环境中为婚姻和女性服务——因为女性很久以前就抛弃了社会要求她们扮演母亲和尽职尽责的妻子的角色，男人现在也认为应该这样做。

男权活动家长期以来一直知道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战士的计划终究会破产。这就是我们战斗的目标。同样，我们也知道传统的女性中心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思想。这篇文章试图表明彼得森也明白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正义文化的失败，他以理智和激情的方式进行了描述……但接着他开始摸索一个能够取而代之的有效模式。对他来说，替代方案是回归传统的母亲、婚姻和以女性为中心的英雄固定模式。传统的女性中心主义。问题在于，如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愿意将自己仅仅定义为与异性的关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剥削和控制的行为……因此，彼得森的解决方案对于当今许多人来说并不适用。

男权活动家已经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 Zeta/MGTOW 生活取向，该解决方案主要不是基于男性身份如何使异性受益来看待男性身份。作为调整的一部分，许多想要与女性建立关系的男性开始将其视为同等地位的关系，作为亲密友谊，或作为非女性中心主义的传统形式……或者他们可能将其框架化为完全不同的事物。他们所做的是在斯库拉（Scylla）和

恶魔岩（Charybdis）之间找到一个中庸之道，并拒绝以另一种毒药交换另一种毒药。

THE GYNOCENTRISM OF JORDAN PETERSON

Peter Wright

October 1, 2017

从网飞的《水星 13 号》看女权主义文化作品的伪善

去年 11 月，NASA 发射了阿尔忒弥斯 1 号，这是阿尔忒弥斯月球探索计划的首个任务。需要注意的是，阿尔忒弥斯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在下一批登月人员中包括一名女性。

为了纪念这次阿尔忒弥斯首次发射，并为即将登月的第一位女性做准备，Netflix 最近重新发布了其 2018 年的纪录片《水星 13 号》，这部片子从女权主义角度出发，讲述了 13 位美国女飞行员参与了一项私人资助的计划，该计划与 NASA 无关，旨在测试女性进行太空飞行。

毋庸置疑，在经过 50 年的女权主义政治和文化渗透后，这部影片将这 13 位女性描绘成遭受普遍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认为性别歧视妨碍了她们与男性一起分享太空飞行的荣耀，完全忽视了有关有人载人航天早期历史的重要事实。

这部影片的性别偏见在 Netflix 为电影的标语中就很明显：

1961 年经过严格测试后，一小群技术娴熟的女飞行员被要求让位，只有男性被选中进行太空飞行。

以下是在烂番茄网站上《水星 13 号》的评论家共识：

> 《水星 13 号》再次提供了性别歧视如何使无数梦想破灭，并阻碍国家充分发展的令人警醒的例子。

通常情况下，我会忽略这部以女权主义为灵感的电影及其视角，将其视为成千上万部类似

电影、报纸专栏、杂志文章和电视节目中的另一个女权主义宣传手段，因为我的主要目标是挑战《华盛顿邮报》长期存在的性别偏见。在为给该报的性别专栏作家莫妮卡·赫塞写一封信之前，我进行了一些研究，了解了很多关于水星 13 号计划的信息。

并且这完全摧毁了《水星 13 号》电影中传达的女权主义倾斜的故事。以下是我在给赫塞的信中提到的几个要点的简要总结：

1 电影和赫塞的文章都忽视了什么

NASA 对最初的宇航员有试飞员经验的要求使得所有 13 位女候选人都无法被考虑。阻止这些女性的不是性别歧视，而是早期太空飞行性质所必需的要求：宇航员需要能够"驾驶"实质上是危险的太空船设计实验。

但是电影和文章都方便地忽视了这 13 位女性为什么没有试飞员经验的根本原因：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时期，女性一直受到保护，免受仅限于男性的许多负担和极度危险。

特别是，女性长期以来一直免于军事危险工作，而正是这种工作最终培养出了 NASA 的男性专用军事试飞员。

2 早期太空计划对于没有试飞经验的新手或女性来说并不适合。

在太空中发生的两次几乎灾难性事件只有尼尔·阿姆斯特朗多年的试飞经验才得以避免，这清楚地表明为什么这些女性被合理地排除在水星计划之外：

阿姆斯特朗的第一次太空飞行差点以灾难告终：

> "阿姆斯特朗本人在他的第一次太空任务——双子座 8 号中，几乎遭遇了灾难。在一次关键的舱内故障后，阿姆斯特朗和飞行员大卫·斯科特在太空中失去了控制，开始失去控制。在努力抵抗昏厥后，阿姆斯特朗最终恢复了控制并安全着陆。"

如果是两个没有试飞员经验的女性在双子座 8 号上飞行会怎样？

> 我们将会看到两个死去的女性在地球轨道上漂浮。

在最后降落月球表面时，阿姆斯特朗不得不手动降落月球舱鹰号：

> "'给我们一个关于那个程序报警的读数，'阿姆斯特朗说。他听起来紧张，但并不比在模拟中更紧张。很难理解，一场生死搏斗正在距离地球 24 万英里（38.6 万公里）的地方上演，一个小巧脆弱的太空船正在迅速降落到月球。通信不稳定，计算机面临停止运行的威胁，而这次首次登月的飞行指挥官吉恩·克朗茨感觉到任务控制中心正在进一步失去控制。"

如果是两个没有试飞员经验的女性在月球上降落会怎样？

五十年后，我们将会看到两个女性的尸体仍然坐在月球上。

3 电影和赫塞的文章都省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细节。

首先，正如《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苏联的太空计划并不唤醒》中所描述的那样，苏联之所以将第一位女性送上太空，仅仅是因为他们得知了叛逆的水星 13 号计划。

> "将女性引入苏联宇航员队的努力始于宇航员训练负责人尼古拉·卡马宁听说了那个偏离正道的水星 13 号计划。
>
> "'我们不能允许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是美国人，'卡马宁在日志中写道。'这将侮辱苏联女性的爱国情感'...
>
> "卡马宁再明确不过了。动力是出于民族主义，任何[性别]平等的动机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主要动机。苏联女性进入太空的原因与搭载它们的火箭相同：为了击败他们的冷战敌人。"

其次，电影和文章都省略了水星 13 号计划背离主流的真正动机——它并不是为了性别平等！

真正的原因在另一篇《大西洋月刊》文章《为什么女性不被允许成为宇航员》中有所描述：

> "（水星 13 号计划的创始人威廉·洛夫莱斯博士）在当时看起来可能是持进步观点，但他纳入女性的理由并非如此。洛夫莱斯想象了一个未来，地球周围环绕着太空站，人们在其中忙于工作。'他认为如果你将会有数十名人在太空站上工作，那么你将需要秘书，你将需要电话操作员，你将需要实验室助手——这意味着你需要女性，'...'因此，他考虑女性的目的非常传统，是针对粉领领域和性别相关的工作。'"

4 电影揭示了女权主义的伪善

为什么人们不能看到女性从未被期望承担与男性相同的负担，然后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声称，几乎是出生的权利，要参与光荣的太空探索，这种巨大的伪善呢？

或者当被接纳进入国家的军事学院时，没有像其他"半数人口"那样需要服兵役卡的要求时，这种伪善又何在？

或者以女权主义驱动的"优先平等"作为理由，在国家的大学里通过扭曲的《第九条修正案》获得平等的机会，而男性学生的公民权利在校园中的袋鼠法庭中被取消，以实现"平等教育机会"？

或者为什么不坚持让男性和女性在煤矿工作中人数相等？这也是一种伪善。

如果女性从未加入过这个团队：



为什么她们应该期望被纳入这个团队？



这种基本的女权主义伪善是 Netflix 的《水星 13 号》等“女性赞歌”的作品的问题所在。

难道不应该一切都是免费的吗？

前几天，我看到有关免费提供卫生棉条的文章的引用。我以为这是一个恶搞，一篇用来说明要求保险公司免费提供避孕药具的要求的荒谬性的作品，以此来提出其他“公平性”要求，所以我并没有太在意。

但显然不是这样。

Slate 的一篇文章清楚地表明，这是一项严肃的要求，Jessica Valenti 在《卫报》上发表的原始文章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下是关键段落：

在美国，低收入妇女获得卫生棉条和卫生巾的机会也存在真正的问题：食品券不包括女性卫生用品，因此一些妇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食品券来支付“奢侈品”卫生棉条的费用。监狱中的妇女往往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卫生用品，而对于半数人口每天需要多次使用、每个月需要使用约 30 年的产品而言，价格昂贵，简直就是胡闹。

英国的妇女正在努力取消卫生棉条上 5%的税收（过去曾有 17.5%的税收！），而男性剃须刀则不被视为“奢侈品”，其中原因令人费解。在美国，哺乳器、结扎手术和人工牙齿都是免税并可作为医疗费用列为减税项目，但在一些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州之一）卫生棉条甚至没有被从销售税中豁免。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成本高昂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问题：月经护理是健康护理，应该被当作是健康护理对待。但就像保险覆盖或为避孕措施提供补贴一样，为女性甚至提供一些月经用品的税收优惠，会引起难以置信的反应，因为一些人缺乏难以置信的同情心……而且因为这与阴道有关。在价格合理的卫生用品方面的可负担性很少被讨论到——当确实有人讨论时，常常伴随着羞耻或嘲笑。

现在,我不打算讨论英国的税收处理背后的原因(那是否意味着剃刀不征税？这确实奇怪)，我当然也不能讨论英国的卫生棉条费用——我猜可能会存在某种不正常的对木制品的价格支持，从而人为地提高了卫生棉条在那里的成本，但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总体来说，卫生棉条并不贵。

但是，“月经护理是健康护理”，因此应该免费?

当然，**贫困人口难以支付他们的基本需求。这就是贫穷的含义**。还有各种被归为“基本需求”的物品在食品券的范围之外：卫生纸、肥皂、牙膏、防晒霜、非处方药品。或者是更高价的物品：衣物、住房、交通费用。或者，根据底特律的新闻报道，是水费。

一种哲学观点是，“政府应该为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支付费用”（通过指定用途的凭证？提供免费产品？）是没有意义的。这不是政府的职责——除非你想重新倡导“基本收入”这一理念，我猜——尽管我们的福利制度以及美国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的无形和现金福利的组合当然可以更加合理化。

是的，当然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是严重的，非洲女孩由于缺少卫生用品而辍学。但 Valenti 并没有停留在那里——她转向了中产阶级妇女的苦恼。

卫生棉条是否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只有女性使用它们？这种坚持性别特定的免费物品的做法不是显得本质上愚蠢吗？你会走多远呢？女性应该获得免费胸罩吗？男性也不能参与这个游戏吗？例如，男性平均更大，需要更多卡路里。

但讽刺的是，我一直认为这个反例可以证明为公平起见女性不需要免费避孕措施，而现在它却被用在完全相反的方式上。

他们真的了解“平等”和“公平”是什么意思吗?

Shouldn’t everything be free? For women, I mean?

August 15, 2014

Jane Anderson

女权主义的遗产：公平与受害者女权主义

彼得·赖特（Peter Wright）指出了早期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一方面是那些希望享有男性的权利和机会（投票权、职业就业、法律平等待遇），另一方面是那些希望得到特殊待遇的人 (免除服兵役、有利的赡养费和监护规定、较轻的刑罚、降低体力工作的体格要求)。他向我指出了欧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 Belfort Bax）的作品，他是早期（1913年）的男权倡导者：

> 现代女权主义缓慢地崛起，它有两个明显的方面：（1）一个表达政治和经济诉求的明确方面；（2）一个强调特权和豁免权的感情方面。这些特权和豁免并非明确要求的结果，而是出于特定案例中的情感辩护。然而，这种舆论逐渐确立起来，表现为法律和尤其是法律实施上对女性的偏袒。
>
> 这两个方面在现代女权主义者身上并不一定结合。例如，你可能会发现反对妇女选举权的人，在法律和法律实施方面强烈主张对女性的感情偏袒。另一方面，你可能会找到（尽管这更为罕见）强烈主张为女性争取政治和其他权利的人，真诚地批评现行偏向女性的法律不平等。然而，一般来说，这两个方面是同时存在的，“妇女权利”倡导者的绝大多数也同样热衷于保留和扩展女性的特权。事实上，似乎“妇女运动”的绝大部分倡导者的主要目的是将女性性别转变为一种具有支配地位的贵族性别。这两个女权主义的方面在过去两代人中一直并进，尽管最早出现的是纯粹感情的方面作为公众舆论的一个因素。”
>
> —《女权主义的欺骗》，第一章：历史（1913 年）

巴克斯是对早期女权主义的 “父权制” 反应的一部分——这些男性对女性的窒息感伤和他们认为女性过于情绪化地对问题作出的反应感到恐惧，在女性的选举权和在世界上日益平等的角色下，这将导致灾难，以及他们所知道的文明的终结。想象一下《我的野蛮女教师》的亨利·希金斯教授——脾气暴躁、男性至上主义者，有秩序的知识分子。巴克斯非常

合理地抱怨，出于伤感的原因，法律已经开始在某些领域（离婚、刑法惩戒）上有利于女性而对男性不利，而女权主义者继续推动更多的特殊待遇，同时要求在有利于女性的地方实现平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结束了 19 世纪末期世界秩序，但女权主义仍然继续发展，并在美国对进步运动及其错误决策（例如禁酒和优生学）做出了贡献。

作为一个运动，女权主义继续扩大，每一次胜利都会引发更多需要关注的问题。公众对于平等的法律和职业待遇这样的理性目标的同情与对女性的感伤情感和对帮助母亲和子女的愿望根深蒂固影响了政府支持和处理离婚问题的决策。受教育、力量增强的女性大量加入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直到今天在某些部门和领域中成为主导力量。

但是巴克斯所指出的分裂仍然存在。

女权主义者内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试图通过她 1994 年出版的《用火讨伐火：新女性力量及其应用方法》影响女权主义的未来。来自亚马逊网页的描述：

> 该书认为，女性应该放弃将自己描绘成性纯洁、脆弱、备受困扰的受害者的"受害者女权主义"。作为替代，沃尔夫提出了一种非教条的"权力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与男性既不优于也不劣于，赞美女性性欲，并鼓励女性通过各种策略发表自己的声音。这些策略包括用于分享联系人并增加获得信息和服务的资源小组，消费者活动以及对媒体施加压力以改变对女性的描绘。沃尔夫理论认为，小女孩和小男孩一样都具有绝对支配的幻想，但她们在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权力意志"。沃尔夫在书中勾勒出一张心理路线图，旨在帮助女性处理他们对于成功、权力、平等和金钱的矛盾心态。

我并不总是同意沃尔夫的观点，但在这一点上她是正确的：一个导向于平等、自主和尊重真正问题的女权主义运动，将会更少威权主义，并对男性作为持续文明中的伴侣造成更少的伤害。然而，深入嵌入在妇女研究部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的干部并不愿意放弃对男性的简单恶魔化，并继续寻求在委屈、受害者身份和道德优越性中寻求庇护。

社会正义战士和激进分子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对自己所在文化和政府的短视关注，将寻找越来越小的刺激因素（"微侮辱"和待遇中的差异）应用于地球上最进步的社会，而忽视了其他国家和文化中对妇女、同性恋者、宗教和少数民族以及贫穷人的更严重虐待。他们把其他文化理想化，并似乎将大多数问题归咎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干预主义。我同意，不应该轻率地干涉世界另一边的社会，西方国家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愚蠢地进行干预，但那些地方对待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方式早在西方大国进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然而，激进分子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大大超过了改善伊斯兰国家的女童教育或对抗女性割礼等问题，而是在游说政府向企业施压提供免费避孕措施和削弱大学强奸案的证据标准。与此同时，

他们选择不看到自己社会中男性的问题，并将"父权制"视为他们世界上所有邪恶的根源，他们认为所有男性都是特权的，要求限制男性的权利和自由。

团体权利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将一切都变成一个人群的权利和待遇比其他人更重要，这将产生什么后果？在西方教育体系中轻视男孩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天生的动手和探索倾向已被压制而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在美国，平庸的女性压迫性的主导着初等教育，缺乏男性角色的模范，以及更加强调感受和团体政治而不是严密和智力探索，使得男孩典型的兴趣变成了次要考虑。人们非常关注科学和高科技行业中女性的缺乏，但现代初等教育在回收再利用训练、生态学和全球变暖的警示中忽视了硬科学。孩子们被教导如何感受，而不是如何思考问题。

因此，女权主义者赢得了他们的斗争，到了 2000 年，女权主义者（男性和女性）占据了政府官僚机构、教育、社会服务和非营利组织的大部分职位。那些对最糟糕的过度行为表示怀疑的人被边缘化了（例如，对每个人都进行强制性的视频性骚扰培训，甚至 90%的人总是有很好的意识，避免通过将性带入工作场所而让任何人感到不舒服）。女权主义者在控制高地后，成功纠正了几乎所有最初获得他们政治支持的不公正行为。

但是，就像所有热情的运动一样，达到最初的目标并没有使他们的活动家停止寻找新的被冒犯的方式。他们提出了“微侮辱”这个概念，那些非常敏感的人会在意识相对较低的人在他们眼中表现不完美时感到微小的冒犯。 “交叉性”，即属于多个少数群体的人（例如黑人女同性恋者）所遭受的压迫，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然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谈论他们的痛苦。这一运动已经发展成了一种进化的死胡同，他们将越来越不重要的问题当作合理控制其他人行为的理由。争夺最受压迫和最成为受害者的竞赛 ——“受害者奥林匹克运动会” - 导致将人们的阶级压迫视为他们生活的核心组织原则。他们是进步主义的“特殊知识”持有者，凭借正义之剑，他们走出去纠正这种文化。

对于这个小部分（大多是精英、受过良好教育和特权的）信仰者来说，这是非常有害的。他们几乎无法完成任何实质性的事情 - 任何与组织委员会撰写报告、争取更多法律和法规相关的事情无关的事情。因此，这些信仰者在获得影响力较小的学术界、媒体和政府以外的就业方面遇到困难。

尽管他们人数很少，但他们的信念坚定，他们的影响广泛；他们控制着高等教育中的话语，新毕业生花费了比经典或科学更多的时间学习他们的社会理论。

聪明、自信的女性已经注意到现代女权主义并没有代表她们的利益。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玛格丽特·温特（Margaret Wente）在一篇专栏中继续努力摆脱“受害者研究”思维：

我们还需要女权主义吗？根据许多年轻女性的看法，我们不需要。在过去几周里，一场名为"#WomenAgainstFeminism"的 Tumblr 话题活动在 Twitter 和博客圈中引起了很多焦虑。作为这场活动的一部分，年轻女性会上传带有手写标语的自拍照片，上面写着："我不需要女权主义，因为（在这里填入原因）。"原因包括："我的自我价值不直接与我的受害者情绪大小挂钩！""我喜欢当工程师，但我宁愿只做妈妈。""我喜欢别人看我好看的样子。""女权主义已经成了欺凌的代名词。"还有一个更轻松的理由："如果没有我丈夫，我要怎么开罐子和提重物？" ... 另一个原因是"#WomenAgainstFeminism"本质上是正确的。现代女权主义中存在一种强烈的厌男情结和受害文化，这令人深感不安。"#WomenAgainstFeminism"在某种程度上是对"#YesAllWomen"运动的回应，该运动是针对埃略特·罗杰（Elliot Rodger）去年五月实施的谋杀行动的反应。这位孤独的厌女主义者在自杀前先后杀害了两名女性和四名男性。他被塑造成全球反对女性的战争的象征。正如一条 Facebook 评论（在莎拉·米勒的《时代》报道中引用）所说："如果你不认为这与厌女有关，那你就有问题。"

现代女权主义已经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流派。温和的主流版本在实现了平等的大部分目标后（甚至超过了目标：超过 60%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是女性），将重点放在越来越精英主义的议题上，如硅谷性别不平衡和企业董事会缺少女性。尽管我对百分之一的问题表示尊重，但我认为这不是会让年轻女性走上街头的问题。

左倾、后现代女权主义派别坚持认为女性仍然受压迫，世界对我们充满偏见，在印度和北美的强奸流行病之间基本没有区别。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例子是《卫报》的杰西卡·瓦伦蒂（Jessica Valenti），她在回应"#WomenAgainstFeminism"时写道："[否认女性是一个受害群体]简直是错误的。对一个在学校、工作和政治中受到系统性歧视的人群，你还能用什么别的名字来称呼？怎么描述一个身体被物化到丧失人性的人群？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女性经常遭受骚扰、攻击和性侵犯。"这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与所有信仰**体系**一样，与其与忠实信徒争论，不如找点别的事情去做。

就像卡西·杨在《时代》杂志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本身可能并不重要，但却会产生现实生活中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强奸文化"这个具有破坏力的神话，占据了北美校园，还有这个完全虚构的模因，声称五分之一的女性在获得学位之前将遭受性侵。这个说法本身就荒谬，但它已经引发了一个受害者心态的流行，并对正当程序进行了滥用，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修复。

男性（人权）运动以及大多数希望看到强大家庭和受良好抚养的孩子维持我们的文明的女性，几乎没有削弱女权主义对话语的控制。在普通人理解自己所受到的对待之前，媒体和

政府仍会推广女权叙事并妖魔化男性。但是像 AVfM 这样的网站正在改变流行的文化叙事，然后才能实现变革。

Feminism’s heritage: Equity vs. victim feminism

August 21, 2014

Jeb Kinnison

女权主义、性别差异和骑士精神

男权运动应该将活动重点放在性别间的相似性还是差异性上？

我们中的思想者将会了解这两方面的论点，然而在活动领域，大多数人将会选择一种立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关于相似性或差异性的论证建立在更基本的双重性上，即生物和文化——这些话题在男权运动的圈子中已被广泛探讨，尽管我不确定我们在与女性中心主义的斗争中从中获得了多大的成果。

无论我们是否专注于生物的规定或文化对生物的塑造力量，性别战争仍在不受阻止地进行着。

因此，就只是片刻，让我们将有关生物与文化的严谨科学讨论与性别政治的话语策略分开，并更多地关注那些关于相同性/差异性的感情化概括。所有女性主义的推理，所有女性特权和所有的男性厌恶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与通常男权活动所强调的差异，真实且重要的生物差异不同，本文将为将重点放在相似性上提出论点，即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共同之处是击败女性中心主义的最有效基础。仅强调性别间的差异，就像老派男权主义者和新派 MGTOW 所做的那样，无法达到战胜女性主义宣传和同样所创造的反男性文化的目标。让我们看一些这一做法的合理性。

> 我在这里要描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过去十五年中发生的三个变化。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从男女同体性（androgyny）转向了性别差异，并从马克思主义或革命社会主义转向了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妥协，或者说改革。
>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从男女同体性到以女性为中心，从平等到差异-1995 年]

在这段引言中，女权主义者朱迪斯·埃文斯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熟悉的观察：今天的女权主义更关注于推动性别差异，而非男女同体性。虽然对敏锐观察者来说很明显，但我将要辩称，女权主义思想和女权主义行动并没有象埃文斯所暗示的那样以线性方式从男女同体性转向以女性为中心。更准确地说，女权主义一直在两种方式上兼得。

欧内斯特·巴克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观察到了这个事实：

> 现代女权主义准备同时实现吃蛋糕和保留蛋糕两个愿望。当涉及政治和经济权利，涉及利益和社会地位的问题时，女性自卑的假设会在对与男性平等的信条所发出的高亢声言面前神奇般地消失-她的智力和道德应当与男人平等！然而，如果问题恰好是不同性质的，例如，为了解除某个卑劣的女性刑事犯罪者的刑罚，那么感伤女权主义就会发挥作用，整个辩护的基础就是对可怜、软弱女性的骑士般态度的情感。
>
> [《女权主义的欺骗》1913 年第五章："骑士道"骗局]
>
> 女权主义者只声称与男性平等，只要这对女性有讨人喜欢的后果。这适用于整个领域……我建议女权主义者选择一方。如果他们坚持女性在身体上的脆弱作为女性特权和豁免的基础，那就放弃空谈其他方面的平等吧。如果他们主张平等，那至少应该是全面平等。["女性选举权"；
>
> 刊登在 Social Democrat，第 8 卷，第 9 期，pp. 533-545（1904 年）

绝大多数女权主义争取女性权利的倡导者，只是在为女性统治而努力，而非平等。虽然说他们否认骑士道有点儿不恰当，但在政治上，当他们想要通过一项有利于他们的法律时，他们却十分愿意从政治上引用骑士道-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社交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普通女性一样权利一样地主张骑士道。

["不是厌女狂，而是真正的平等"；刊登在 To-day，pp.115-121（1887 年）]

阅读巴克斯的文章，很明显女权主义者在两个方向上都提出了论点，特别是喜欢强调差异的叙述方式，证明情感上对性别差异的呼吁是女性获得最多利益的方法。为什么呢？

因为差异，特别是那些意味着脆弱和脆弱性的差异，会引发骑士精神。

骑士精神会带来好处！男权主义者需要跟上这个事实，意识到无论我们宣扬差异是生物学的还是文化的，我们都在为女权主义者的措辞游戏提供依据，并为女性争取骑士待遇。

关于男女不同本质的评论，以及为什么男女应该受到不同对待（读作女性特殊待遇）的推论，贯穿了整个历史。主张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是由于文化训练（例如，男性被训练成父权制和暴力，女性被训练成温柔和顺从），或者他们在生物上不同（例如，男性被睾酮毒害，

女性生育并需要特别帮助），因此，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以更好地满足这些差异，女权主义者这样说。

每当老派的男权主义者挥舞着剑喊着“我们在生物上不同！”时，他们正好陷入了女权主义者的说辞和解决方案中。事实上，许多男权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专门致力于宣扬差异，主张生物学差异优于文化内化的差异，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得出了女权主义者同样在利用的差异结论上——无论差异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

相反，当我们讨论男性和女性有巨大的共同人类领域时，讨论则转变为对男性的平等价值、关心和同理心。

例如，男性和女性都有无家可归者，都有心理疾病，都可能贫困或残疾。男性和女性同样会经历嫉妒、骄傲、兴奋、恐惧、焦虑、沮丧或喜悦的情绪，他们同样会遭受心脏病、糖尿病、中风、骨折、疟疾或感冒的折磨。他们同样受到环境退化和污染的影响，等等。

尽管存在巨大的重叠领域，但你已经可以看到“差异”论点在 1590 年由女权主义先驱 Modesta Pozzo 利用起来：

> “难道我们没有注意到男人的正当任务是外出工作，努力积累财富，仿佛他们是我们的代理人或管家，这样我们就可以像家中的女主人一样，指挥他们的工作并享受他们劳动的成果吗？这也是男人天生比我们更强壮和健壮的原因——他们需要如此，以便能够承受他们必须为我们服务而忍受的艰苦劳动。”

[《女性的价值：她们的高贵和优越性超过男人》- 1590]

这种论调并不止于 Pozzo。从她那个时代到现在，几乎所有女权主义作家，包括备受钦佩的女权主义哲学家如朱莉娅·克里斯特娃或艾丽丝·M·杨，都使用了相同的语言，直到如今的“差异女权主义者”。历史上一直在利用差异的叙事。

举个例子，流行的“平权”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在瓦解许多女权主义神话的同时，乐于将性别差异作为寻求女性骑士精神的基础：

萨默斯在与艾米丽·埃斯法哈尼·史密斯的一次采访中表达了性别差异的观点。“骑士精神扎根于性别之间定义的一种基本现实。” 萨默斯解释道，“考虑到大多数男性在身体上比大多数女性更强壮，男性可以随时克服女性以获得他们想要的。” “如果女性放弃骑士精神，它将消失，” 萨默斯说，“如果男孩可以放纵粗鲁行为，他们将愉快地这样做。女性将为此付出代价。”

差异论点对女性的历史获益远远超过相同论点，因为差异利用了女性的令人维持和浪漫骑

士精神的传统。相同论点无法利用这些中世纪的力量，因此对女性中心主义触手的影响要小得多。

女权主义者是世界上最固执地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人之一，而他们在捍卫“多元的男性/女性特质”中声称“不符合二元性别”的同时，却往往只是在其中稍作提及，然后在他们所说的大多数事情中继续强化严格的性别刻板印象。

有些男权主义者忽视了当今大部分女权主义者都是差异女权主义者或文化女权主义者的事实——她们首先并且主要相信要强调男女之间真实或被认知的差异。许多人都存在这样的误解，认为女权主义者在推动一种多样的、扭曲的（男女同体性的）身份认同，然而她们从未一贯做到。

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些差异是由生物起源引起的（许多女权主义者认同进化心理学），还是由文化条件引起的都无关紧要——售卖任何性别行为差异都让她们能够为女性辩护，争取特殊待遇，并对男性施加严厉待遇，无论这些差异是先天的还是文化的。

作为男性权利活动人士，我们应该强调性别之间的生物/行为重叠——我们都有情感、思考、坠入爱河、感冒，寻求亲密的人际关系——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打败因差异而产生的对女性优先待遇的呼吁。让我们离开打败“女权主义的男女同体性”的任务，因为这似乎是一条无望的行动路途。

本文认为，一些男权主义者将焦点放在男女之间的差异上，这种方法是一个行动上的死胡同。但在采取强调男性和女性行为相似之处的替代策略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观察女权主义者如何利用差异叙事来获得优势；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紧迫性。

所以，下次你看到关于差异还是相同的争论时，停下来问问自己谁有最大的受益机会。如果你正在主张差异，问问自己是否在帮助推进男性人权，还是在促进严格划定性别角色的回归?

Feminism, sex-differences and chivalry

February 7, 2016

Peter Wright

受害者身份与女权

在这样的文章中，通常会有一段或更多的内容提到强奸是对女性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女性，就像在放屁之前喷一罐空气清新剂一样。我对此感到厌倦。是的，强奸是一件坏事。但有很多事情要比它更糟糕得多。现在，把你的情绪放在一边，我们来进行一次理性和合理的谈话。

强奸是女权主义者的圣牛之一。几十年来，他们主导了关于强奸的讨论。他们是任何与性侵有关的问题的权威。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么说，因为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都会被抹去。对女权主义者的愤怒担忧使得明智而聪明的人保持沉默，而女权主义者则在强奸问题上加大了手段。

毫不客气地说，女权主义者热衷于强奸。他们对此垂涎欲滴。他们对此产生了幻想。这是使他们情绪高涨的意识形态。强奸是终极的女性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不需要说服社会只有男人强奸，只有女性是强奸受害者。女权主义者只是利用了早已存在的偏见。如果没有强奸，女权主义就会因缺乏资金和合法的社会地位而饿死。为了保持强奸给予他们的受害者身份，女权主义者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就像演员必须每年每年地使他的节目更大、更好、更有趣才能保持在顶端一样，女权主义者必须不断提高对强奸的标准。他们不仅要用越来越壮观的故事来让公众赞叹我们文化中的强奸问题，还必须抵制多年来强奸案件的下降趋势。他们必须继续造成噩梦以掩盖怪物正在消亡的事实。这就像一个国王告诉他的人民，有一个入侵的军队在城门口，而实际上这支军队是一个带着弹弓的小孩子，他的弹珠即将用完。国王必须通过说服人民那个小孩子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入侵军队，来维持他的权力并实施更多严苛的规则和政策。但正如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暴君一样，他们越紧束缚，失去的控制越多。

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女权主义者在关于强奸的倡导中表现得完全愚蠢。尽管无数媒体出版

物和政府机构已经证明女权主义者是错误的，但他们继续重复虚假统计数据，如在大学校园内，每 5 名女性中就有 1 人会被强奸。他们支持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虚假强奸指控者，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当杰基的故事开始瓦解时，女权主义者却变本加厉，责备那些敢怀疑她故事的人。在杰基的故事和信誉毁于一旦之后，他们更加强调“即使我们知道她们在撒谎，我们也必须相信女性”的口号。（经典抛开事实不谈）现在，与两名指控比尔·科斯比强奸的女性的人站出来说这两人是在编故事。不知道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有何反应？可能会更多地强调“不管怎样都要相信女性，否则后果自负！”

这一切并不新鲜。多年来，女权主义者一直支持任何指控男性强奸的女性。即使在杜克大学橄榄球队强奸案中，被指控的年轻男子被证明无罪之后，她们仍然继续称他们为强奸犯。一次又一次，当被指控的人被证明清白时，女权主义者继续坚持他必须有罪，只是因为有一个女人这么说。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女权主义者必须捏造强奸指控来证明强奸文化的存在，证明大学校园存在强奸流行病。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德西丽·纳尔是佛罗里达州冬公园 Rollins 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是全国妇女组织的地方分会主席，她声称在性侵意识周期间被两名男子强奸。警方对她的指控表示怀疑，因为她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无法提供袭击者的描述，而且身体检查也没有找到被袭击的证据。最终，纳尔撤回了指控，并被指控虚假报案。警方暗示纳尔可能试图“通过性侵事件来发表观点”。他的丈夫为她辩护，称她成为警察的目标是因为她是个女权主义者。

明迪·布里克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夺回黑夜”集会和与其他学生的对话中，虚假指控了另一名学生强奸。最终她的指控不攻自破，并在学校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解释说，她从未想让任何人因她的指控而受伤，但她只是试图“增加对校园强奸受害者困境的关注”。

梅格·朗克-西蒙斯是怀俄明大学的一名学生，在 Facebook 页面“UW Crushes”上发布了一条针对自己的具有性暴力威胁的信息。紧接着，一场女权主义集会展开，一位明显支持女权主义的学校官员谴责了虚构的“强奸文化”。当地警方展开了调查，很快确定朗克-西蒙斯自己发布了这条信息。

塔尼娅·博拉奇是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名学生，她向警方报案声称自己被一名戴着面具和手套的男子绑架和控制。博拉奇为自己的虚假指控辩护称，她是想教训当地的女性如何应对袭击。

玛丽亚姆·卡沙尼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强奸危机热线的强奸咨询师。她告诉

学校报纸称一名女孩被两名男子强奸。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她让一个冒充警察的人给报纸打电话。当事情败露后，卡沙尼表示她“希望报道的故事能够突出女性安全面临的问题”。

好的，让我来理清一下。根据女权主义者的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默许、支持和鼓励男性对女性实施强奸的社会（强奸文化）。强奸问题大规模蔓延，以至于五分之一的女性在大学校园中会遭受强奸，而强奸在整个社会中也很普遍。但女权主义者必须虚构强奸受害者来唤起对这个问题的意识。

这是从何而来？是什么使女权主义者如此确信他们的妄想就是现实，尽管有所有的证据反驳？是灌输吗？

让一个人相信谎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想要相信的谎言。告诉一个苗条的女人她很胖，她会相信。告诉一个胖女人她很瘦，她不会相信。告诉一个女权主义者强奸案件在减少，并提供证据，她会说你是强奸案的辩护者和厌女者。告诉一个女权主义者，强奸无处不在，所有男性都是强奸犯，她会点头赞同，眼中闪烁着只有极度不安的人才有的光芒。这远远超出了灌输的范畴。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的症状。

对于持续而全面的受害者身份的渴望并不符合任何理性人类的愿望，无论性别如何。是的，女性在历史上通过采用一种较轻的受害者身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过去总是“我不想成为那个男人或那些男人的受害者，请保护我。”从来没有变成“每个女性都是每个男人的受害者，一直如此。”看到这最后一个是行不通的。女性需要一个男人对她忠诚，并不是让他觉得存在就在伤害她。这要么会让他通过相信唯一不伤害她的方式就是远离她，要么会让他说“见鬼，这个疯女人，我走了。”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呢？

我们知道女权主义运动中掌权的人精神不稳定。要证明这一点，只需阅读阿曼达·马科特（Amanda Marcotte）、朱莉·宾德尔（Julie Bindel）、蒂·格雷斯·阿特金森（Ti Grace Atkinson）、杰西卡·瓦伦蒂（Jessica Valenti）或其他著名女权主义者写的任何文章。这些来自他们令人发狂的思维的谎言被普通的女权主义者所接受。我们知道精神病人可以拥有非常活跃的想象力。但普通的女权主义者呢？是什么使女性女权主义者相信这些谎言？如果不仅仅是简单的灌输，而是一种其他形式的精神疾病，这种精神疾病从何而来？她们是天生就有这种疾病吗？

关于憎恨女性主义者的古老说法也适用于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使一个思维变得不再正常运转的塑造并不是从大学或学校开始的，而是更早开始的。

整个女权主义是个体女权主义者的总和。这些想法可能来自于女性主义女神的高层，但女权主义的基本战术来自个体女权主义者的潜意识。女权主义不是高级大脑功能的产物，事实上恰恰相反。记住女权主义者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游戏水平，以便社会继续相信女权主义所售卖的产品？对于个体女权主义者也是如此。为了在社会眼中维持自己的受害者地位的有效性，她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受害程度的标准。她需要受害者地位，就像需要药物一样，就像需要金钱一样。她需要这种药物来体验受害者地位带来的情绪和心理高潮。她需要受害者地位给予她的货币来获得她需要和想要的东西。

受害者地位如何成为她们的货币？

受害者地位是弱者的货币。女权主义妇女一直依赖别人为她们做事。她们从未自己去做。她们需要受害者地位来说服别人为她们做事。我曾见过孩子假装不能做某件事情，以便让成年人代劳。现在想象一下，一个孩子一生都在使用这种策略，每次都奏效。不想做家务？假装不能做。不想让社会对你有与成年人相同的责任感？假装成为受害者。女权主义者通过我们对受害者的普遍同情和同情来达到目的。

为什么受害者地位让女权主义者感到兴奋？

成为女权主义者的道路从很早开始。这些女性从小女孩开始。她们很早就知道受害者地位等于权力。受害者地位让她的母亲无需任何证据就声称遭到配偶虐待，进而增加了她母亲的子女抚养费、赡养费以及政府的受害者补助。更不用说母亲有幸能够完全将她从父亲的生活中剥离出来，因为她的父亲对母亲和邮差婚外情感到愤怒。

受害者地位让她在回家时因为推开一个男孩并遭到报复性地扔了一个雪球而哭泣时，得到了拥抱和亲吻。受害者地位让她有了一种优越感，当她看到她的女权主义老师斥责男孩们出生就是压迫性别，并赞美女性的善良时，她觉得受益匪浅。受害者地位让她可以在喝醉后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然后在她的朋友因此对她表示不满时将责任转嫁给对方，而不是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告诉她的朋友闭嘴。在很早的时候，这些女孩们就学会了为任何理由或无理由而毁掉他人生活的刺激感。她们学会了相信自己比低级的生命形式更优越。她们学会了享受将自己的不良行为归咎于别人的权力。这些特定的女性拥有一个受气包，从听到他的尖叫声中获得了变态的快感。她们喜欢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而被她们的受害者牌照全部责任和后果所保护。她们对受害者地位的权力上瘾且依赖不舍。这就是女权主义者的由来。正常的女性明白受害者地位并不能赋予权力。正常的女性远离受害者地位，女权主义者则不然。

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喜欢强奸。

强奸是最终的受害者。 直到最近，还没有人敢质疑这种受害者身份。 打出受害者牌意味着无论如何您都会自动获胜。 社会赋予受害牌持有人以权力。 我们是那些用受害身份换取受害牌持有人当时想要的东西的人。 没有我们的合作，受害者牌将毫无价值。 但社会很容易分心，因此女权主义者必须继续在我们面前挥舞受害者牌，否则它将失去所有价值。这有利于女权运动中的权力。 与普通的普通女权主义者相比，当权者患有不同形式的精神疾病。 对于这些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性受害者身份不是毒品或金钱，而是一种工具。

普通女权主义者的脑子里都有强奸，因为她们一直处于受害者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女权主义者在强奸和性侵犯方面飙升到如此高的高度。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受害者继续流动。 这与一个瘾君子没有什么不同，他继续越来越多地贬低自己，只是为了得到她的下一个修复，直到她触底。 问题是这些笨蛋想把我们其他人带走。

是时候给他们浇上一盆冷水了。 这意味着否认妇女是受害者。 这意味着社会必须集体说"够了——是时候让女性长大并像成年人一样受到对待了。" 大多数女性对此不会有问题。 但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这将是他们在噩梦中甚至无法想出的事情。 这对他们来说将是可怕的，因为他们被迫长大成人。 你知道吗？ 我不在乎女权主义者因戒掉受害药物而注定要经历的痛苦和磨难。 让他们尖叫吧，。让他们哀嚎吧。 让他们哭泣吧。

社会根本无法再容忍女性受害者和女权主义了。

THE FEMINISTS RAPE-TILIAN BRAIN

Jack Barnes

January 21, 2015

西蒙娜·德·波伏娃：纳粹、恋童癖者和厌女者

随着社会中非女权主义的部分的声音越来越响亮，那些尚未意识到这种意识形态毒性的社

会群体以一系列论点做出反应，这些论点只是揭示了实际事实尚未完全为公众所知。

不久前，一群咖啡店女权主义者试图说服我，女权主义不像我说的那么糟糕，如果我只是多读一些关于女权主义的东西，最终我会理解的。作为支持这一论点的例子，上述女权主义者建议我阅读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著作，她是以其书《第二性》而闻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当然，这些女权主义者无法想象到有人会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如此认真，以至于阅读其文献后理性地彻底拒绝它。对于该教派的真正信徒来说，这种事情与其他邪教一样不可思议。

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中，对这位杰出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指控，我们有义务证明这些指控——这正是我们将在下面几行中要做的。

在 1943 年至 1944 年期间，当法国处于纳粹占领之下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维希广播电台担任音响总监。维希广播电台是法国所谓的自由区域（zone libre）的国家广播电台，在 1940 年法兰西共和国向纳粹德国投降之后成立。我们称之为所谓的自由区域，是因为维希政权在军事上理论上是中立的，但实际上是纳粹政权的积极合作者，今天所有相关方都承认，维希广播电台是法国广播中纳粹宣传的事实喉舌。

德波伏娃的辩护者可能会说，她是被环境迫使在那里工作，就像许多人现在声称在共产党时期被迫与安全局合作一样。但之后曝光的波伏娃的手稿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就连像英格丽德·盖尔斯特博士这样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权主义作家都不得不勉强承认，尽管不情愿，波伏娃在纳粹宣传机器中表现出的态度至少是一种微妙的合作主义。她加入纳粹宣传机器并不是被胁迫，而是完全自觉的选择。波伏娃当时已经是公务员工会的成员，完全可以选择在市政厅等地工作。但她选择在别的地方工作，并非教书，因为她在教学职业上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尽管她已经拥有教学所需的资格和声望，她是她那一代中表现最好的博士生，仅次于她的终身伴侣让-保罗·萨特。

她无法继续从事教学的原因与恋童癖和让-保罗·萨特有关。1943 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因行为导致未成年人恶习而被解雇。

波伏娃的辩护者可能会匆忙说 1943 年的事情是个例，或者正如有人曾告诉我那样，是纳粹迫害者捏造的事情，因为他们意识到她是一个受到马克思主义赋权的独立女性而无法忍受她。但事实与此相去甚远。

波伏娃对儿童的性兴趣贯穿了她的一生。她是最早试图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并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欧）的女性教育性恋爱观统一起来的哲学家之一。她在 1959 年首次发表的论文《布里吉特·巴尔多和洛丽塔综合症》中试图进行这种统一，该论文随后多次

重新出版，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这篇论文中，波伏娃赞美布里吉特·巴尔多的孩子般的外表，这保持了童年神话中固有的完美纯真，并将她描绘成为女孩们的胡迪尼，她们将释放并赋予她们权力，摆脱她们被征服的锁链。

1959 年的文章只是个开始。1977 年，波伏娃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知识界的大部分人士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合法化恋童癖，并立即释放三个人，他们因对几名 11 至 14 岁男孩和女孩进行性虐待而被判长期监禁。波伏娃和萨特等人签署的请愿书在《世界报》上发表，其中说到，除其他事项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 在对一个简单的"恶习"事件进行如此长时间的逮捕拘留，而儿童并没有遭受丝毫暴力，反而在审查法官面前作证他们是自愿的——尽管现行法律否认了他们的同意权——我们认为这样长时间的拘留本身就是丑闻。今天，他们面临长期监禁的风险，无论是因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男孩和女孩，还是因为鼓励并拍摄他们的性游戏。我们认为，将这种行为称为"犯罪"，以合法化如此严苛的处罚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也更加不符合事实本身；对于一个倾向于了解儿童和青少年性活动的社会来说，这种不适用的法律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异更大……"

所以，在波伏娃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法国 11 岁的孩子倾向于感受性的美好。由于绝大多数儿童在那个年龄并不被认为开始青春期，甚至今天也没有这样的定义，我们认为将波伏娃的支持称为对恋童癖的呼吁是恰当的，无论人们选择什么定义。

这份请愿书在法国社会层面引发了一场关于性同意年龄法律的讨论，该讨论使废除主义阵营 (波伏娃和她的爱人均属此阵营) 团结成了 "解放恋童癖者前线"（FLIP）; FLIP 在 1978 年 4 月由 Radio France Culture 广播的讨论中清楚地解释了他们的意图。FLIP 将作为法国恋童癖者运动内的先驱而被铭记，尽管由于内部分歧，该组织本身存在时间不长。

除了波伏娃和萨特，当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恋童癖的倡导活动，其中包括后来曾主持法国命运的人，并且我们在此提到的是伯纳德·库什内和杰克·朗，分别是雅克·希拉克在 2000 年代初任内的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

所有这些都使德波伏娃不仅仅成为一个恋童癖辩护者，而且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然而，使她成为一个施虐者的是她通过招募学生、虐待他们，然后将他们传递给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有时是分开的，有时是以整合的三角关系。《每日电讯报》在对卡罗尔·西摩-琼斯 (Carole Seymour-Jones) 的书《西蒙娜·德·波伏娃？见到让-保罗·萨特》的书评中写道，该书旨在分析德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以下是引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对夫妇玩起了三人行，尽管这种安排很少对第三方有好处：至少有

两个德波伏娃的学生发现自己首先成为她的恋人，然后成为萨特的恋人，只是在玩乐结束后，这对夫妇就对他们闭口不谈。

对于西摩-琼斯来说，波伏娃与学生的事务不是出于女同性恋的偶然，而是源于恋童癖：她在为萨特“培养”这些学生，这算是一种“虐待儿童”。

对于波伏娃（以及萨特）来说，年龄并不重要，只要伴侣比她和萨特年轻即可。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别人可能受到伤害或被性剥削的可能性，她认为为了让萨特夺取她们的贞操（这是萨特的话，不是我们的话语），对这些女孩进行“培养”本身就是对她们的一种性剥削。

但如果与纳粹和恋童癖的奇怪行为不能说服你，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她的女权主义著作，这些著作充斥着对女性的厌恶，以至于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很难找到相等的例子。鉴于女权主义自身就是一种厌恶女性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对我们来说并不奇怪，但我们不要离题。

波伏娃的枕边书《第二性》是一本当代女权主义者说它非常新鲜的书，其中对妻子的描述如下：

> 妻子像寄生虫一样以他为食。但寄生虫并不是一个胜利的主人。

在 25 年后的 1975 年，在与另一位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对话中，德波伏娃将明确表明她的立场。在关于如何补偿那些在家照顾孩子的母亲的讨论中，德波伏娃毫不含糊地回答道：

> 不，我们不认为任何女性应该有这个选择。没有女性应该被授权留在家里抚养孩子。社会应该完全不同。女性不应该有这个选择，正因为如果有这样的选择，太多女性会选择这个。这是一种强迫女性朝着某个方向发展的方式。

我们清楚吗？在这位杰出女权主义者的眼中，女性是一群懒惰的生物，无法作为负责任的成年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物。事实上，除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人知道什么对女性最好。因此，没有女性应该选择与德·波伏娃相矛盾的事情。

在同一段对话中，她的观点更加明确：

> 在我看来，只要家庭、家庭的神话、母性的神话和母性本能没有被摧毁，女性仍然会受压迫。

实际上，德·波伏娃对母性和母亲的仇恨在她的书中非常明显。让我们再给出一些例子：

> 育儿使女性被限制在宅在家中是自然的，而男性则打猎、钓鱼和参战。

> [母亲]就是植物和动物，是胶体的集合体，是孵化器，是卵子；她让孩子们担心自己的身体，并招致年轻男子的嘲笑，因为她是一个人类，是意识和自由，却成为了生命的被动工具。

当这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开始抨击女性的身体时，没有人能阻止她：

> 月经奴役带来的心理态度构成了一个沉重的障碍。
>
> 一个女人的身体，特别是女孩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癔病"身体，心理生活与生理实现之间几乎没有距离。女孩发现青春期问题所带来的混乱加剧了这些问题。因为她对自己的身体怀疑，在焦虑中审视它并将其视为病态：它确实是病态。
>
> 青春期发育的乳腺对女性的个人经济没有作用：它们可以在她一生中的任何时候被去除。

接下来，德波伏娃在她的书中解释了家庭对女孩的发展是多么邪恶和压迫。如果父亲胆敢为女儿的成功感到自豪和赞赏，那就是对女儿向父亲臣服的压迫和强加的又一个证据。但是，如果父亲相对容易逃脱，那么敢于管教女儿的母亲则会受到更严厉的警告：

> 妈妈们——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解放她们的女儿是盲目敌对的，并且或多或少地刻意地对她们进行更多的欺凌；对于青春期的男孩，他努力成为一个男人是受到尊重的，并且他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女孩被要求呆在家里；她的外部活动受到监视。

所以，我们明白了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占领的法国，一些父母不让女孩在某些时候外出，这被认为是压迫。请记住，德波伏娃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抱怨——对此我们非常怀疑它是否普遍存在——而在同一时期，13 岁和 14 岁的男孩正在战斗，其中包括保护她的安全，以便写无聊的"哲学"并为纳粹政权制作宣传材料——纳粹政权中也有 14 岁和 15 岁的男孩。我几乎想说她应该"检查自己的特权"。但是我不会这么说。

这个女人的虚伪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厌恶。西蒙娜·德·波伏娃，即使到今天也被当作 20 世纪 60 年代"好"的女权主义的伟大偶像而崇拜，并在布加勒斯特国家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SNSPA）的"女权主义对话"课程中被研究，在那里她对约瑟布·朱加什维里（又名约瑟夫·斯大林）的革命政权进行了积极的辩护，直到很久以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行径在西欧已经广为人知。

换句话说，当许多留在苏联的罗马尼亚人被流放到古拉格，当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被在拉姆尼库萨拉特、皮特什蒂或艾乌德等集中营中残害时，甚至连 12 岁的男孩也因共谋反对社会主义秩序而在共产主义监狱中受到折磨时，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了《第二性》这本书，在书中她解释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命运如何紧密相关，而与她的情人一起，她激烈否认

同时发生的斯大林主义暴行。而我们，罗马尼亚的纳税人，现在为学生去 SNSPA 学习这个下等人物，就好像她是我们应该仰望的人一样。嗯，这是一个国家支持厌女症的真实例子！但我有种感觉，女权主义精英对此非常满意。

亲爱的咖啡店女权主义者们，如果你们推荐我们读西蒙娜·德·波伏娃作为一个“好”的女权主义者的典范，那么要么你们自己没有读过她的书，只是为了显得有学问而提到她，要么恰恰相反，你们读过她的书并且赞同她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正常的非女权主义人类都至少得疯狂到相信你们的良好意图。

德·波伏娃竟然大胆地主张禁止女性的某些不符合她意识形态的选择，这绝对是一个疯狂的乌托邦主义者的例子，整个星球都围绕着她转。如果不是，那就是行星的错，必须予以禁止。真相必须被禁止——如果真相是“不正确”的话。

如果女权主义者真诚地坚称他们旨在与厌女症斗争，扩大妇女的选择范围，那么他们应该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整个意识形态武器库开始，将其抛入历史的垃圾箱。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也永远不会这样做，因为女权主义在最好的日子里是虚伪的，在平常的日子里是极权主义的。当女权主义度过糟糕的一天时，它会要求消灭男性。

亲爱的女权主义者们，你们公开表达对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赞赏，比非女权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人所说的话更多地展示了你们自己。你们再次证明，最好的反女权主义论据就来自女权主义者自己。对此，我们要向你们表示感谢！

SIMONE DE BEAUVOIR: A NAZI, A PEDOPHILE, AND A MISOGYNIST

Lucian Vâlsan

October 3, 2014

“坚强、独立的女性”的神话

男人们无法应对像我这样坚强独立的女性!

你听过多少次单身女性这样的咆哮呢？现在这种说法逐渐流行起来，尤其是当 40 岁以上的女性抱怨约会和她们自身在其中的失败时。下面是从一个讨论 40 岁后的爱情的博客中引用的评论：

> 我总是听到有人试图帮助 40 岁以上的女性找到伴侣，事实上我昨晚还和一个人谈到了这个问题。通过这次对话，我发现：女性感觉自己“必须”找到伴侣，因为每个人都一直在提到这个问题。她们倾向于忍受与她们不匹配的伴侣，只是为了证明她们正在努力。而在同一年龄段的男性倾向于喜欢年轻的女性，这让 40 岁以上的女性感到恼火和沮丧。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通常男人更愿意支持、保护和照顾女人，这对于他们来说更难以想象一个强大、忙碌、独立的女性。

我不会透露那位倒霉博主的名字，因为她并不是唯一一个相信这种错误观点的人。许多人——无论男女——都心甘情愿地相信这种“强大、独立的女性”“strong, independent woman”（SIW）在约会世界中受到轻视。可悲的是，正是这种纵容使得这些令人厌恶、好斗的女性再次将她们的问题归咎于男人。（女权主义的阴暗遗产再次显露！）是时候拆解和揭露这种 SIW 神话的真相了。又有谁比一个曾经约会过许多 SIW 的男人更适合这样做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词本身。自称为强独女的支持者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一种不愿成为

任何男人脚踏板的女性。根据他们的说法，强独女是响亮而自豪的，她会在父权制度或男性特权出现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这些女性喜欢与男性对抗，他们寻找任何机会与男人争论、责骂和羞辱男人。更糟糕的是，她们真的相信这种固执的行为是所有女性的“权利”和“责任”，而任何不同意或不理解这种行为的人只是一个控制欲强、父权主义者、生活在清朝的人。强独女在一场对男性性别的征服中，不留活口，不给予任何妥协。换句话说，强独女这个词只是一个顽固、自以为是、自私的婊子的代名词。

谈谈我过去遇到的一个强独女吧。长话短说，我曾经的爱人决定带一个男同事一起参加她祖父的生日派对，却在派对结束后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我对她的决定表示不满时，她用响亮的声音宣称一个“强独女”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交朋友。“好吧，”我说。“如果我带着[一个特别火辣的女同事的名字]去我朋友在北方的小木屋，你会怎么说？”几秒钟之内，我那位强独女的眼睛因为正义愤怒而闪亮起来，她断然宣称：“你最好别这样！”我当场与她分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年后，这位现年 39 岁的强独女继续独自生活...当然不包括她的六只猫！

你有没有听过自称“强大、独立的女性”（SIW）的女性找借口独自生活？我的意思是，真正坐下来聆听她们说话？如果你这么做，很快你就会意识到她们实际上是在说服自己，而你只不过是一个代理观众而已。SIW 更喜欢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外部力量，而不是反思自身问题的真正根源。说“男人无法应对一个强大、独立的女性”将责任转嫁到男性身上（通常是如此），从而使这些可怜的人免于进行即使是最轻微的自我反省。而且，有一群志同道合的 SIW 愿意在她们遭受苦难时支持她们的姐妹，进一步延续了这种神话。

考虑到她们对 SIW 的定义，难怪大多数男性都像避开瘟疫一样远离 SIW。这些女性太过忙于成为她们所宣称的那样——独立，而这正好与关系的本质相对立。人类天生是群居动物，我们期望我们的关系是一个互相爱、尊重，最重要的是为了共同的进步而相互妥协的伙伴关系。SIW 对这个概念视而不见，因为她们太忙于证明自己有多么“强大”和“独立”，通常会因为种种事情与她们生活中的男人争吵，无论大小。她们认为向男人提供爱、尊重和妥协是她们的软弱之举，尽管她们要求男人提供这些同样的东西。毕竟，她们仍然是女性，她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待遇……否则！

也许今天的 SIW 最令人悲伤的是，他们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伪善自以为是的虚张声势。真正的力量源于愿意足够脆弱，告诉你的伴侣，有了他们，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爱他们并感激他们。但反过来说，我只是一个男人，所以我又懂得什么呢？也许这篇文章中的一切都是完全错误的。也许所有 SIW 都应该忽视这些话，继续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并希望获得不同的结果。

The myth of the “strong, independent woman”

October 11, 2014

John Ribner

阴茎的政治

没有一个男人天生对自己的阴茎感到不安 - 从来没有。这是他学到的东西。

幸运的是，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可以忘记尺寸至上的有害谬论，最终与你的阴茎和平相处。这不仅在心理上是健康的，还可以让你放下一生中受到的的贬低、避免痛苦的手术——永远不起作用的昂贵骗局。

最重要的是，在面对大小侮辱时，无论男性的实际尺寸有多大，你都会变得强大无敌。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古代欧洲，小而精致被认为是更好的 - 如果你觉得无图无真相，请看看米开朗基罗的文艺复兴杰作《大卫》。然而，如今情况有些不同 - 不仅仅是在艺术上。现在，男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他们的评价、贬低和羞辱。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经历。每个家伙，每个男孩都会记得这一点，尽管很少会提及。但是它就在那里，得意地笑着。我自己看到过。在这个国家最繁忙的媒体机构中，我看到聪明、机智、掌握权力的同事们在最不恰当的时候为了高跟鞋性别主义而出卖自己，尽管如果一个男人声称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的行为粗鲁是因为她宽敞的阴道，他会被解雇。

值得庆幸的是，不言而喻的真相是，每个阴茎都完全正常 - 包括你的。它不需要增大、抽吸、穿孔、加宽、修剪、拉直或加强。如果它像消防水龙带一样大，你也不会在床上表现更好，或者更受欢迎。你只会走路走得很奇怪。此外，取笑阴茎实际上与评价长度或厚度无关，而是关于通过这样做获得的权力。

幸运的是，你的男子气概、尊严和信誉远大于那些言语。很可能，你的阴茎也是如此。而且，即使你认为它不是，你最好的性器官是你的大脑。再读一遍吧。

在一个常常将贬低男性身体与女性性启蒙混为一谈的世界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它们有创生生命的非凡伟力，我们的阴茎却经常在从歌词到政府的道路安全宣传中受到嘲笑。（不，真的 — 感谢澳大利亚。2007 年，悉尼的道路与交通管理局推出了一则名为“小指”的广告，“超速驾驶：没有人认为你很厉害”，其中展示了女性将鲁莽驾驶和小生殖器联系在一起。）

在英国，莉莉·艾伦为他们做到了。她花费数小时抨击《每日邮报》因为“评判”女性身体，给姐妹团体施加压力要达到特定的体型和形态（尽管大部分写这些文章的是女性记者，包括她在内的女性读者阅读这些文章），但对男性却没有同样的尊重。

首先是《Not Big》，她在其中思考自己对体型的要求，唱道：“你不高大，不聪明，不，你不如你的大哥。我会告诉全世界你在床上很差劲，你的能力很弱。”然后，高迪克的第二首适合全家欣赏的歌曲名为《It's Not Fair》，在其中她嘲笑男友无法按照她的要求，在她想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给她达到性高潮。歌词是：“哦，他尊重我，他一直对我说爱我……只有一件事阻碍了我们。当我们上床的时候，你就不行了……这不公平，我认为你真的很刻薄。”

现在，我不想深入讨论莉莉的性生活——事实上，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但是：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女人说让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糟糕是残忍和有害的，甚至是性别歧视的，但她自己却正是这样做的。

所以，当我在 Twitter 上指责她的时候，马上点燃了她的情绪。她在几秒钟内回应，辩称这些歌曲是关于“特定的男人，而不是所有男人”，所以她“不是个伪善者”。我只能想象这对她的前男友，更不用提她的儿子，是多么的安慰。但是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像艾德·希兰或保罗·努蒂尼这样的歌手发布了一个关于类似情况的曲目——一个需要在公交车站做更多凯格尔运动的女人？或者一个被甩掉的前女友，因为她就像是把香肠扔在牛津街上?

我们都喜欢一点善意的自嘲幽默——毕竟我们都不完美，人类的形态以其种种怪癖都是迷人的——但这样的歌曲不会得到播放，也绝对不会被认为是有趣的。它甚至都不会发行。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嗯，尽管对男性持有厌男态度被描绘为女孩们的开心事，但实际上，艾伦女士说得没错。所有这些消极情绪会在人们的心中集结起来，如果他们没有足够坚强的心脏来应对，它会

伤害他们。它会引发连锁反应。男孩们开始担心自己的阳具，然后开始表现得像个混蛋。他们戴上“延长”设备，承诺如果每天每天穿着它十个小时，可以延长它们，只需 1000 英镑的优惠价。或者他们尝试中东的延长技术“jelqing”，它只能用一句话形容为试图在将毛衣放入烘干机后将其拉伸开来。

这让我感到无比的痛苦，我不敢想象当这些人投入了所有的时间，最终没有看到与之前任何差异时会发生什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不会从外界得到任何同情。

当裸照上的裘德·洛在他的私人别墅度假时，媒体忍不住刊登了这些照片。这样做的同时，他们暗示着关于他的每一个优秀品质 - 他的才华、容貌、成功、智慧、作为一个父亲的能力 - 在瞬间被抹去，因为在他的裤子里有一个完全正常的阴茎。在一篇名为《裸体裘德并不是一个大问题》的文章中，纽约邮报写道：“这些快照令人想起乔治·科斯坦扎在《宋飞传》中臭名昭著的“缩水”事件，这位背叛情人的演员的微不足道的男性生殖器在他在法国沃德尔内的母亲玛吉·洛家外更衣时完全展示出来。”同时，嘲笑者（在“性”一章中检查他们严格的道德规范的伪善）插话说：“裘德·洛的阴茎嘲弄照片[在法国的时间]一直在流传。我们不分享给你看就是残忍。所以，请确保你的老板没在看，点击这里看看这个小东西，翻个白眼，洗个澡，然后做包皮环切手术。”

即使拿破仑的阴茎也没有得到尊重。在拿破仑的尸检中被移除后，它在 1927 年的纽约展览上展出，时代杂志声称它看起来像一条“干枯的鳗鱼”。半个世纪后，Elle 的工作人员，尽管他们享受着男性创造的所有令人惊奇的事物，但仍在讨论他声称的“微小权杖”。

然而，当凯特·米德尔顿被拍到在阳光下晒着乳房时，每个人都感到愤怒。侵犯隐私！性别歧视！粗鲁！

我想哭。不是因为裘德的生殖器，它们完全正常，而是因为我们的私处被永远拿来嘲笑，而女性的私处却没有。好吧，乳房出现在第三版头版，但至少它们被赞美。它们不是用来被人嘲笑的。而我们的则被嘲笑。甚至包括百事可乐这样的跨国公司，他们向儿童和青少年销售软饮料，天哪，使用“大小很重要”的口号，这不仅仅是冒犯，而且是糟糕透顶的文案。我可以在一包香烟纸后面做得更好，喝醉了的时候。

大多数人为这些事情辩解说，这只对那些自以为是、某种程度上配得上的自大男人有影响。相反，我敢打赌，那些受到最大冲击的家伙们恰恰是那些与令人沮丧的尺寸妄想症作斗争的人。

曾经，一个十七岁的男孩通过我的网站给我发了电子邮件。他退出了橄榄球队，不再出去玩，拒绝与女孩约会 - 这些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阴茎“不够好”。他还拒绝使用男厕所

的小便器，只用隔间，因为被人看见的风险太可怕了。这个男孩（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 不过，我们中没有人有）从多年来所见所闻中被灌输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厌恶。然而，问题不是在于他的阴茎，而是在于他的观点。

令人担忧的是，这是全球数百万男性共享的观点。它藏在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卧室中，定期通过各种形式和能力的流行文化得到强化。甚至在西姆·门德斯最近在国家剧院上演的《李尔王》中，竟然出现了三次提到男性“小”阴茎的引用。这是剧情的一部分，而且做得高雅吗？我觉得不是。

总的来说，所有这些都为一个价值数百万英镑的恐惧巨人提供了养料，每天都会侵入每一个垃圾信息的收件箱，并承诺提供比坏处更多的药膏、魔药和泵筒。更糟糕的是，这变得可以接受。它成为新的正常。

当我最开始在《每日邮报》上开始写作时，我看到一个男人在《今天早上》节目上讨论他决定接受阴茎增大手术的决定。这个对话让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出于正确的原因）。这个九分钟的报道在屏幕上闪现出术前和术后的照片，毫无疑问，这一定引起了制片室和全国各地的哄笑声。

而最终的结果并不可怕，但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这个男人的尺寸变化。远非如此。我更惊讶的是，这位勇敢的家伙提出了一个完全捕捉到我们对尺寸的困扰的短语：阴茎畸形。借用了体象障碍的术语，该症将患者对自己不存在的身体缺陷的病态关注，这个家伙用两个词完美地概括了一种流行的 - 也受到鼓励的 - 男性问题。

正是这个——而不是手术的血腥画面——让我热泪盈眶。你看，他接受手术并不是出于虚荣或为了在更衣室里超越他的伙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中没有人真的在乎。他也没有为了纠正一个折磨着他生活的医疗问题而这样做（即使他有这种问题，也不会被严肃对待）。相反，他只是试图消除多年来妇女和媒体的嘲笑，这些嘲笑给他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这些信息影响着所有男性，从小男孩和青少年到退伍军人。

所以我找到了他的外科医生罗伯托·维尔（Roberto Viel），想了解他的患者是出于什么动机，并且是否存在一种趋势。“1991 年，有个女人问我是否可以为她的男朋友做手术，因为他对自己的尺寸非常沮丧，”他在他哈利街（Harley Street）的办公室里说道，坐在以他和他的孪生兄弟、也是外科医生的画像下面，身穿荧光绿色医生服。

“她听说美国已经有一位医生在做这种手术，想知道这里是否也有这种服务。我们进行了调查，发现这种手术是安全的，于是开始在这里尝试。那是二十三年前的事情。”

他说现在这是他们男性患者最畅销的手术。“吸脂很常见，纠正男性乳房（手术）也很常

见，但阴茎增大手术遥遥领先。我每周至少做两三例。即使在经济衰退时，人们停止花钱，对其他所有手术的需求也出现了下降，但阴茎增大手术的需求没有受到影响。”

确实是个大生意。那么，他的患者中有多少真的是尺寸小的人？我指的是在医学上定义的小。

“真正的微小阴茎很少见，影响不到百分之一的男性群体，”他向我保证。“我确实进行过一些手术，但绝大多数患者的阴茎按照教科书的标准来看是平均水平。不幸的是，我们认为的正常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认为是正常的，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所有的事物都告诉男人他们是低于平均水平的。”

“我的患者们来找我不是因为想成为色情明星，他们想要重新获得自己的生活。他们因为焦虑和自我厌恶集中在自己的阴茎上，所以拒绝带孩子去游泳池。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性治疗。通过改变一个人的身体，我们也在改变他们的心理。是的，他们最终拥有了更大的阴茎，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以更大的自信心离开。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这听起来很慈善（尽管手术总共要花费约 7000 英镑），但增加的尺寸是否也提高了性生活质量呢？他说：“长度不重要，周径也不重要。当与阴道的大小结合在一起时，它都是相对的。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接受紧缩阴道壁的手术（通常被称为“设计师阴道”），因为她们觉得自己太大了，尤其是在经历过分娩之后。”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观点。因为如果尺寸真的很重要——就像女性经常说的那样，那么它对女性也同样重要。毕竟，摩擦是摩擦，他们的生殖器也和我们的一样多样。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电视节目《热爱你的方式》中的一集，名为《大阴道》，它颠覆了这个问题，并为男性提供了一种回应女性用拇指和食指做出的“一英寸”的手势的新姿势。

在这个情节中，剧中的主角拉里·大卫遇到了一名护士丽莎，她声称她停止和他最好的朋友杰夫约会，是因为他的阴茎太小。后来拉里质问杰夫，结果发现是她自己阴道太宽。我不想剧透笑点，但它比十年的治疗要好。至少因为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如果她认为你太小，那很可能是因为她太大了。毕竟，男人可以用一把万能钥匙开门，但如果锁孔太大，就无法打开。而那不是我们的错。

2006 年金赛研究所的巴恩哈特、伊兹基耶多和普雷特留斯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阴道长度为 62.7 毫米，范围相对较大（40.8-95 毫米）。子宫颈的位置标志着阴道的末端，在女性的周期不同阶段也会有所变化，使得阴道的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

这与阳具大小的变化有什么区别？年轻小伙子们时刻被告知大小很重要，而女孩们则被告诫要追求杂志上的瘦模特。女性鄙视时尚界对她们施加的压力，但是，尽管我感到同情，

正是这些女性因为男性的身体不符合她们的口味而对其指手画脚。即使他的身体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她们的。

很少有人真正尊重阳具，尊重它作为一个神奇的、创造生命的身体部分。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朋友的 21 岁生日派对，房间布置了他各个年龄阶段的照片，包括他小时候洗澡的照片。就在这里，庆祝他迈入成年期的时刻，我听到一些女性说："嗯，他没怎么变……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另一次，在一次重要的健康讲座上，一个男性在演讲关于前列腺癌时，坐在我前面的两个女性靠近对方，用拇指和食指之间做出了一英寸的手势。这两次，我的心都沉了下去——不是因为我或我的身体。我很满意。而是因为基本礼仪的消失。

所以，让我借此机会表达一个观点：认为小阳具不好就将所有的阳具都置于一个评判的范畴中，这实在是非常无礼。小并不等于不好。除此之外，女性的期望感真是让人震惊，因为它假设所有的阳具主要是为了她们的快乐而存在——而事实上，在女人进入房间之前，阳具对于它的主人来说有整套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整个大小辩论全都是在胡扯。这是生物学证明的。如果男性的大小真的很重要，那么从我们到达青春期的那一刻起就会影响我们排尿、生育子女和勃起的能力。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爱经》也解释说，有三种大小的阳具和三种大小的阴道，完美的结合取决于个人的喜好。

相反，小尺寸是我们被教导并受到嘲笑的耻辱。广告商利用这一点来推销他们的"疗法"产品，而女性则将其作为只有她们才有能力消除我们的不安全感。德国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即弗洛伊德的同事，认为这是一种报复性的阴茎嫉妒，或许他说得对。毕竟，除此以外，为什么人们——好吧，坦率地说：女性——会对如此了不起的事情如此恶毒呢？如果他错了，那么这些女人就只是性别歧视者。

无论如何，这并不好受。所以请相信我，当我说拥有一个健康思维是最省钱、最安全、最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时。

我曾经认识一个大学里的人，他认为从日本购买草药增长药片会使他醒来时拥有像色情演员杰夫·史特瑞克（Jeff Stryker）那样的阴茎，解决他的所有问题。结果并非如此。他只是花了 45 英镑加上进口费用，还有一次尴尬的去邮局的旅行，后来还出现了尴尬的腹泻。他会花几个小时来想办法让自己的阴茎更出色（因为他十五岁时前女友随口说的一句话），这基本上意味着浏览网站寻找各种小工具和诀窍，包括剃掉阴毛，以营造一个额外英寸的虚幻效果。

经验法则是：永远不要打开他的邮件。

幸运的是，他最终在一次外出时遇到了一个人，从那一刻起，他改变了。结果发现，他们的性生活都是彼此最棒的，而他的阴茎自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现在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阴茎。尽管它与以前完全一样。

然而，他算是过得很轻松。近年来，我与无数泌尿科医生交谈过，他们看到了让即使是最坚强的男人也会昏厥的可怕的家庭增大手术。有一个男人用旧胶枪中的食用油脂给自己增加周径（结果失败了），另一个男人试图用一把厨房剪刀切断自己的韧带（甚至别想去这么做——结果肯定不会成功），还有一个男人确实使用了填补混凝土的填充剂填充他的阴茎（严肃地，不要这么做——结果肯定不会成功。而且我认为他已经去世了）。

相反，我们应该从这些男人身上吸取教训。他们不是独自在家无事可做，因为足球赛季还没开始；他们是在寻找解决他们完全失控的焦虑问题的办法。好吧，上面的例子都是极端的，但世界各地的男人们都在浪费时间，日日夜夜地担心着一些他们几乎无法解决的事情。不要担心你的阴茎是否太短；人生才是短暂的。

作家和喜剧演员理查德·赫林于 2003 年写了《谈谈阳具》（Talking Cock），这是男性版的《阴道独白》。在书中，他指出男人对自己的尺寸的偏执如此根深蒂固（而且得到了社会的鼓励），以至于我们不会质疑它：

“我们很少有人愿意打破常规，关注男人做的积极的事情——关注所有做好父亲、好情人、好朋友的男人……因为害怕显得不够男人……与其进行明显的思维飞跃，得出男性刻板形象是错误的结论，我选择认为是我有问题。”

有一个能够轻松、立即并且有趣地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通过戴着现实眼镜观看色情片。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戴着眼镜，而是简单地理解其中的演员并不比他们身边的气垫发胶金发女郎更典型。

"我总是小心地指出超过八英寸的阳具实际上是多么罕见，"出版编辑迪安·汉森在谈到她在 Taschen 的《大阳具书》上的工作时说。

"说真的，我无法告诉你我不得不检查多少数千张照片才能找到那么大的大小的照片。"

有趣的是，按照身体比例来看，人类已经拥有了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阴茎——但是更大总是意味着更好吗？我进入了 Craigslist 的在线世界来探索一下。

在个人广告栏中，我找到一个男人正在自豪地向女人们宣传他的 11 英寸阳具，这引发了一次非常不寻常的邮件交流。当他最终同意与我交谈时，他承认他经常无法完全勃起，因

为比普通阳具更大的阳具需要比正常更多的血流。即使在勃起的最佳角度上，它的重量也意味着它经常无法站立。

你还羡慕吗？我想不会了。

2012 年，一个名叫帕特里克·穆特的男子通过艰难的方式学会了自我接纳。他单膝跪地，在洛杉矶的 UCLA 篮球比赛上向当时的女友求婚。令人心碎的是，在数千观众面前，她拒绝了他——后来私下告诉穆特，拒绝是因为他的阳具对她来说不够大。就像任何男人一样，他感到非常失落。然后，当她被拒绝的视频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四天内观看次数超过 1000 万次时，他一夜之间成为一个现象。

他拿着阴茎站在世界舞台上，实际上决定在一部名为《不洁英雄》的纪录片中回答尺寸问题。根据这部由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代言的纪录片，美国阴茎尺寸产业价值高达 50 亿美元。先生们，这是价值 50 亿美元的自卑和羞耻，这些钱本可以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具体来说，用在那些有效的事物上。别再给它们任何东西了。

一位非常了解这一切的人是英国电影制片人劳伦斯·巴拉克洛夫（Lawrence Barraclough）。他拥有勃起时只有 3.5 英寸的阴茎，多年来他为自己的大小而苦苦纠结，直到他最终在 BBC Three 的纪录片《我的阴茎和我》中面对了自己的问题。这对英国电视来说是开创性的，它用男性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女性对大小的纠结，变成了对男性积极的影响。

再次强调，巴拉克洛夫的问题并非天生或正当的，而只是来自更广泛世界中有毒的叙述。“我的阴茎不安全感源于每一个与我的阴茎有接触的人的嘲笑，”他告诉我。“从我第一次性经历开始就是如此。”

为了被接受，他考虑过完全避免性关系，甚至手术，手术可以将脂肪从爱人的把手转移到阴茎上，或者割断勃起韧带，使其在不勃起时悬挂得更低（尽管只是在不勃起时——事实上，这种策略可能会让男性拥有“俯冲飞机驾驶员的阴茎”，即使勃起也会垂下来）。

“当有人告诉我我能够获得多少，以及手术可能有多危险时，这对我来说就不再是一个选项了，”他补充道。

“我试过使用阴茎泵几次，但我发现整个过程有点令人沮丧。最终，让我摆脱尺寸的困扰的是敞开心扉，谈论这些问题。当电影播出时，我以为人们会再次看到我的阴茎并嘲笑我，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自从拍摄了《我的阴茎和我》以后，没有人对我的阴茎说过任何贬低的话。相反，他们祝贺我公开分享如此私人的故事。我现在也是一个父亲，我的阴茎在其中扮演了一小部分角色，所以我对它感到非常满意。我的阴茎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这真的很了不起。”

那么我们可以终于说出结论，尺寸真的无关紧要吗？顶尖心理性治疗师菲利普·霍德森说：“是的，绝对是这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大小的文化中，大多数女性知道很多男性的不安全感都是集中在阴茎上，所以贬低他们的身体就是在施加权力。幸运的是，没有哪个阴茎太小而不能给予一些快感——即使只是一个‘小芽’，它仍然和女性外阴部一样有吸引力。但如果你已经受到尺寸谬论的影响，就用理性来消除荒谬和错误的想法。直男们应该知道，阴道的平均长度只有六英寸，那么他们还要怎么利用他们宣称的至关重要的四英寸呢？

“此外，当涉及到经验时，没有拥有十英寸的阴茎会真正妨碍你拥有你一生中最棒的一次性爱吗？请写在明信片上回答。”

作家苏西·奥尔巴赫曾经说过，肥胖是女权问题。我怀疑她说得对，但如果是这样，那么阴茎大小对于男性来说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现在，多亏了像劳伦斯·巴拉克洛夫、拉里·大卫和帕特里克·穆特这样的人，数百万男性现在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阴茎所涉及的政治问题而变得更加自信。

所以，下次你和一个看着你完美的阴茎并问：“那个会让谁满意？”的人发生性关系时，你的回答应该总是：“我自己。”

这不仅确保你是你自己阴茎尊严的守护者，而且证明你有勇气直面性别歧视。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The politics of the penis

December 14, 2014

Peter Lloyd

女权主义懂哥

我们都曾是在躺在家里指手画脚的评论家。在某个阶段，我们对别人在特定的情境或环境中的行为进行了评判，而自己从未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也从未在生死时刻中经受过价值观或道德的考验。有时这样的评判是可以理解和合理的。更多时候，它是仓促、不经考虑和

无知的。

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所有人质都应该冲向持枪者”，当他们喝着早晨的咖啡，浏览报纸。如果你是一个思考问题的人，你会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随意的说法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反应。你甚至可能会指责这个自命不凡的英雄，并问他或她如何知道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们会做什么。

但还有一种更为伤害的揶揄批评者，他们一直在对一个性别进行恶意、尖刻的评判，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坐在后面，却从未走过几步，更别说走过一英里来换取别人的经验。

对于任何想要叫停关于暴力或任何形式性别平等讨论的女性主义者来说，首先会提到的词就是战争。我们都听过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同样的咒语。战争是男人引发的。杀戮和强奸都是男人做的。如果有些无辜的男人在战争中死去，那就怪其他男人。

当这些女人说这些话时，他们几乎可以在你的眼前自鸣得意地显露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来自新西兰漫画家默里·鲍尔（Murray Ball）的精彩语录。他在九十年代早期写了一本最早的“反女权主义”书籍，题为《姐妹会》（The Sisterhood）。这本精彩而勇敢的书包括许多出色的漫画，配以一些有力的标题和文字，质疑了激进女权主义的许多方面。

默里写道：

夸赞一只没有牙齿咬人的老虎是愚蠢的。

对我来说，这以如此简单而精炼的方式概括出了女权主义。

我刚刚读完一本关于澳大利亚在一战中参与杀戮场景的书籍。里面充满了目击者的证言，描述了发生的屠杀，我读着读着不止一次地掉泪。

年轻的男孩们站在泥泞、虱子和腐烂尸体充斥的壕沟里，看着他们最好的朋友的脑袋被炸得血肉模糊。澳大利亚战地通讯员查尔斯·毕恩（Charles Bean）曾有史无前例地接触过前线，他描绘了这些男孩所受的持续轰炸的恐怖，以及即使是最勇敢的男人在如此可怕的压力下也会崩溃的经历。

毕恩写道：

> 他们必须留在那里，而一枚枚炮弹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身旁鸣叫坠落。每一枚炮弹都是一种剧烈的心理折磨，每一声鸣叫、撕裂的爆炸都让每个士兵心生恐惧——我不在乎他有多勇敢——每一声撕裂就像是对他们的承诺，它会瞬间撕裂你的肉体，将你的肢体打碎，

将你抛在那里，成为一个半个撕裂而颤抖的人，就像你看到的那些一个接一个被打击得四肢残破、腐烂发黑……壕沟里的每个人都要承受这种即时的恐惧——不管他有多勇敢——这种撕裂伴随着一声声像是身体上的疼痛和折磨的震响，需要承受的压力非常巨大。

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几天的时间。

为什么要提醒人们战争中男性所经受的地狱般痛苦?

只有通过对士兵进入战区时所面临的情况以及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有一定的理解，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战争中发生的暴行。我们都曾在愤怒或沮丧的瞬间说过或做过一些激动、肾上腺素飙升的事情。难道不难想象在与敌人的生死对决中，恐惧、肾上腺素和愤怒在你的身体中涌动吗?

我听到有人评论美国士兵在越南战争中犯下的暴行，我不得不打断对那些参与屠杀平民妇女和儿童的人的谴责。这样的行为令人震惊、可怕和野蛮。难道这些词汇不能用来描述任何战争吗？难道战争——即使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不是一场充满无可避免的可怕暴力和野蛮行为的可怕事件吗？暴行不能被纵容或忽视，但在任何人指责的指控之前，也许他们需要停下来考虑这些人所经历的。

他们见证了他们的战友、亲近的朋友被巧妙布置的陷阱撕成碎片。年轻的孩子进入他们的营地，受到他们的喜爱和微笑，然后引爆炸弹，将这些毫无戒备的士兵炸成碎片。在丛林战争中，这些人生活在一种尖锐而危险的边缘之上。他们疲惫不堪、极度焦虑、愤怒，经常服用毒品并接受了杀戮训练。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实施了令人震惊的屠杀。

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义务兵。一个简单的运气问题决定你的信箱里是否收到征兵通知。或许是一个清晨短暂的步行到了那个盒子，他们的生活开始走向另一条线。如果你拒绝去战斗，除非你拥有充分的理由，否则你将面临监禁。告诉征兵委员会你不想死或不想被残害或残害他人并不被视为合理的借口。

因此，很多年轻人，往往是 18、19 岁的男孩，被派到丛林中去战斗，经历永远刻在他们身上的暴力和恐怖。然而，当他们返回国内时，他们被自己国家的一大部分人标记为儿童杀手和怪物。

这些年轻人是谁？他们是独特的个人，在家里有着自己的生活——也许是一个面包师、律师、教师、诗人、艺术家、农民或工人。他们有家人和朋友，他们相互之间充满了爱。他们不是具有无尽嗜血欲望的怪物，但其中一些年轻人会对其他人类进行可怕的暴行。

战争的本质决定了士兵必须抛弃大多数人对其同胞苦难的天性共感。军队不断强调一个强

大的信息，即要么杀人，要么被杀，可悲的是，这个信息在战场上是真实的。正是这种态度让盟军最终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我们至今都从中受益。是的，那些对去战争的男性进行判断的女性本身就是这些训练有素的杀手所实施行动的受益者。

想想你在任何社交场合中所认识的年轻人，无论是学校、当地的橄榄球队、合唱团，还是仅仅是在酒吧定期聚会的朋友。你知道这些人是善良的人，有时会有例外，而这些例外可以在任何性别的群体中找到。这些善良的人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将会被派去战斗。这些好伙计将目睹暴行，并且犯下暴行。

同样，如果一群受过训练并被派去与外敌作战的年轻女性，如果有一天在我们只能梦想的世界上被征召上战场，我们会看到与今天战争中所见到的同样的残忍吗？

当一个人被迫强行进入战斗区域，他们该怎么办呢？这是杀人或被杀的选择。你开始失去亲密的朋友，有时他们的大脑和肠子被炸到你的脸和身体上。你感到恐惧，一直处于疲惫、身心俱疲的状态。你想为你眼前被撕成碎片的朋友报仇。仇恨和愤怒积聚，当机会来临时，你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它，并带着喜悦去实施。

当然，我们会听到屠杀和暴行的消息。这些女性将被训练成无情的杀戮机器，就像男孩们曾经一样。我们已经知道，在她们自己的家庭中，一些女性有多么残忍，更不用说在战区了。

让我们继续这次进入一个另一个宇宙的小旅程。

家里的男人可以毫不顾忌地对这些女兵的每一个行动或不作为进行道德判断。如果给予机会，我们可以谴责所有女性都是嗜血的怪物。我们这样做的同时，充分了解这些女性别无选择只能去战争，并且当初正是这些男人们为她们欢呼助威。

这就是所有西方文明中的女性所拥有的舒适立场。当你与女友们一起品尝拿铁咖啡时，你可以责骂并摇头

我们知道，大多数母亲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时，愿意对加害者施以极大的身体伤害。当母亲以这种暴力的方式来对待伤害她所爱的人时，这种暴力反应被赞扬，被视为女性对自己孩子的强烈保护、强大的、充满激情的爱的典范。对于她愤怒的目标，不会有（合理的）对于她的暴力行为的谴责。

然而，这种理解却没有被运用到男人在战争中。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在我们的家庭法庭中存在的性别偏见。

我们经常面对那些在多年受虐待后崩溃的父亲的毁灭性故事，而那个本应在正义伪装下运

作的系统却使他们备受折磨。

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平行宇宙中，离婚后孩子的全权抚养权被男性获得，女性可以自行决定和否决何时见自己的骨肉。我们难道不会看到一个明确的模式出现吗？难道很难想象那些愤怒、沮丧、被抛弃的母亲所采取的报复行为吗？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女性在男方结束他们的关系时会如何表现——衣物被烧毁，车辆被擦刮和凹陷，身体虐待是普遍存在的——掌掴和抓伤经常作为最后时刻的特点。

对于一个被剥夺了孩子而被迫为他们的抚养费付钱的母亲又该如何呢？突然间，母亲们开始威胁法官、前夫，并寻找可以宣泄他们合理愤怒的出口。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将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叙述。

然而，可悲的是，没有一个可以测试这个理论的宇宙存在。

男人每天都在经历这种不公正待遇，却没有人在乎。父亲们被冠以“愤怒”的标签，好像这就足以解释这个问题。没有人有勇气去问他们为什么愤怒或者为何变得暴力和威胁。他们仅仅被认为是女性的道德下级。他们被视为不过是躲在男人身体里的小男孩，因为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发脾气。有些愚人会认为给出愤怒和有时候暴力行为的原因等同于为其辩护。

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会发现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如果我们不试图理解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又如何解决或预防任何问题呢？当应用于道路事故、意外死亡或工作场所受伤等许多日常事件的调查时，这似乎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态度。然而，当这种态度应用于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时，却被认为是一种诋毁受害者的形式。

然而，女性的暴力行为总是被解释为受到了女性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影响。她可能是产后抑郁、荷尔蒙失调、更年期问题、上瘾、受控制、受虐、精疲力尽等等……这是在求助。

而男性的暴力是不可原谅的，是由于他的男性气质所致。

如果一个男人胆敢对堕胎、月经、怀孕或更年期发表意见，他会很快被告知闭嘴，否则将会有人替他将嘴闭上。

女权主义者总是回应说：

“一个男人对这些事情了解多少？他怎么敢对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发表意见！”

这并非开玩笑-如果你对我的话表示怀疑，下次参加一次堕胎游行，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或者你可以找一个月经过多的女同事并给她一些建议。

然而，女性却觉得有理由对男人在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情况下的行为进行评判，对男人在这些场合下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没有任何理解。大部分男人也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退役军人只愿意与其他退伍军人分享他们的经历而不与其他人交谈。

我姐姐告诉我她的一个女性朋友因为身体问题接受了一段时间的睾丸酮治疗。她的性欲飙升，她说她再也不会对男人进行评判了，因为她对男性的性欲世界有了一瞬间的了解。

如果那些抨击男性战时行为，或因为被法律制度当作机器提款机而攻击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们能够自己短暂地感受一下男人的世界，例如使用少量的睾丸酮和进行两年的战场任务，那该多好。

The feminist view from a comfortable armchair.

February 20, 2015

Mark Dent

是的，女权主义反对共同育儿

当我们讨论为什么我们反对女权主义运动和为什么我们是男权支持者时，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最大的女权主义组织一直反对共同抚养法案。这些法案旨在确保父亲在默认情况下与孩子有平等的相处时间，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中保持长期存在。自至少 1986 年以来，父权(父亲的权利）组织一直不得不与全国妇女组织（NOW）等女权主义组织进行斗争,争取共同抚养的权利。1986 年的报纸报道了纽约州 NOW 分会主席 Noreen Connell 反对共同抚养的立场。

2001 年，加拿大的女权主义团体甚至拒绝与男性坐在同一桌讨论离婚法律的改变，因为父权组织提出了共同抚养的建议。他们还要求就该问题进行女性专聚讨论。《国家邮报》报道了这一事件：

> 妇女团体抵制全国政府就离婚法律变革举行的磋商活动，因为拒绝和男性坐在同一桌，女性团体可能会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仅限女性的听证会。虽然磋商活动上个月已经结束，

司法部门及其省级合作伙伴正在考虑为"寻求妇女平等的组织"举行特别会议，这些组织正在抗议对联邦离婚法案的提议变动。这些变动将在新概念"共同抚养"下赋予分居和离婚父母在抚养子女方面平等发言权。女性团体敦促政府"不要屈从于父权组织的议程。"

在 2005 年，全国妇女组织（NOW）陈述了他们反对共同抚养的理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反对的原因：

"共同抚养"被定义为"将抚养权授予双方，使双方在法律责任和控制权上平等分享孩子，并在时间和身体上平等分享生活体验，以确保与双方保持频繁和持续的接触，视法庭视为符合儿童最佳利益，考虑到各方的地点和情况。"他们声称"共同抚养符合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是站不住脚的虚假陈述...以下事实在孩子强制共同抚养方面仍然属实：

* 任意重新分配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或者破坏孩子与主要照顾者的依恋，对孩子来说创造了不稳定甚至创伤的情况。 *

增加父亲的参与并不一定会带来对孩子的积极影响。

他们声称增加父亲的参与不会给孩子带来积极的结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巴尔的摩太阳报》告诉我们，由单亲抚养的孩子所面临的不利影响："对我们的孩子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例如，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美国司法部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由单亲抚养的子女占：

自杀的青少年 63%，

国家操作机构中的未成年人的 70%，

高中辍学生的 71%，

化学成物滥用中心孩子的 75%，

监狱中的人数的 85%，

表现出行为障碍的孩子的 85%和流浪儿童的 90%。"

对女孩子来说，没有父亲的影响是有害的，就像对男孩子一样。如果全国组织妇女（NOW）真的关心女性，它应该有兴趣确保父亲在女儿的生活中存在，以防止诸如女孩经历没有父亲而导致的青少年怀孕增加等影响。

NOW 在他们的反对声明中还声称，该法案强制规定共同监护权，无论对孩子是否有益，但实际上他们反对的法案并没有在法案的正文中实际陈述这一目的。实际法案列出了它的目标：在未证明共同监护对孩子的最佳利益可能有害的情况下，建立夫妻财产纠纷诉讼中

授予共同监护未成年子女的推定…目的：为所有未婚的父母所生的未成年子女创造联合监护的法定推定，以便双方父母能够继续分享养育孩子的责任和义务…要求那些请求获得独自监护的父母来承担证明共同监护可能有害的责任…法庭应首选授予共同监护。如果法庭选择不授予共同监护，必须说明拒绝理由。如果证明对孩子的最佳利益有益，法院可以修改共同监护的命令。

2009 年，NOW 反对了关于共同监护法案 A00330，并对该法案再次说谎，声称它使默认的共同监护强制执行。该法案实际上是说，如果没有有效证据表明这样做违背了孩子的最佳利益，就会产生默认共同监护的推定。在他们的反对声明中，NOW 承认他们有偏见，赞成离婚后母亲担任主要监护人。

对于…陷入战斗和怨恨的父母来说，法院强制的安排（共同监护）只会加剧家庭混乱…纽约州全国妇女组织一直倾向于更倾向于主要照顾者（通常是母亲）的推定，以确保儿童的稳定性和照顾的连续性…父权组织正在推动立法建立对共同监护的推定。无视其中一位父母的意愿而进行共同监护有利于利用孩子来维持对另一位父亲生活的访问和控制。

让我们看一下他们反对的法案的实际目标：关于在伴侣关系法中修改内容，以建立对未成年子女在婚姻诉讼中共同抚养的推定。该法案的条款建立了一个推定，影响证明责任，即共同抚养符合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在充分考虑后，法庭[可能]应当将这种子女的自然监护权、责任和抚养权授予[任何一个父母]两个父母，在没有指控共同抚养将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因此，从实际法案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全国妇女组织（NOW）对该法案的指责完全是在撒谎，他们没有考虑在共同抚养之前考虑其他因素。但这只是涉及女权主义运动和全国妇女组织反家庭活动的冰山一角。他们还反对一些法案，在离婚情况下给予家庭选择调解的权利，以免他们不得不面对可能导致仇恨、对家庭子女产生情感伤害的恶劣法庭争议。以下是全国妇女组织对调解法案反对的声明，请注意他们明确表示反对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调解往往会导致共同抚养：

> 调解是一个内部、不可上诉、不可强制执行且无法要求披露资产或聘请专家的制度，而是依赖“信任”。应该扩大妇女对法院的访问权并加强对她们权利的执行，而不是在改革法律制度的名义下强制在儿童抚养和抚养费案件中进行调解，剥夺她们的正当程序权利…几乎所有的调解协议都提供了共同监护或“共同抚养”，而无视孩子的最佳利益。

全国妇女组织是美国最大、最强大的女权主义组织，他们对政界施加的压力对通过哪些法案和未通过哪些法案产生巨大影响。当辩论女权主义运动造成的罪恶时，女权主义者应该为剥夺无数儿童与父亲相处的权利负责，而且扩展开来，他们应该为由于孩子与父亲没有

足够时间在一起而产生的心理混乱负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原网页有 PDF 文件，进一步记录了全国妇女组织和其他女权主义团体数十年反对共同抚养的活动。

Opposing Shared Parenting: The Feminist Track Record

February 10, 2022

Prentice Reid

艾略特·罗杰和蓝色药丸

又一名精神错乱的个体拿起了枪支，以谋杀的方式成为国际头条。这一次发生在加利福尼亚，这一次是一个 22 岁的年轻人，这一次留下了一段他动机的视频记录。艾略特·罗杰受到社交孤立，性挫折，并且似乎完全相信自己是一个备受渴望的对象，他认为女性应当崇拜他，结果发现女性对他没有兴趣。

罗杰先生不仅性挫折，他也受到社交孤立，并且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精神疾病。他选择通过杀死那些对他不感兴趣的女性来"惩罚"她们。在与加州警察发生枪战后，罗杰先生开枪自杀之前，还有两名女性和四名男性成为他的受害者。

现在，根据一些主流媒体的观点，罗杰先生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迷茫和愤怒的反社会者，不，他是男权活动家（MRA）- 说真的。

这个想法被"受人尊敬"的媒体网站如《赫芬顿邮报》和《时代周刊》这样的网站不负责任和极其愚蠢地重复，甚至让我作为一个活跃的男权主义者受到了诽谤，我对此感到非常尴尬。

一些男权运动以外的评论家已经表达了这一虚假之处，指出罗杰先生射杀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两倍。至少有一位自认为男权主义者的人发表了令人非常难崩的评论："不是所有的男权主义者都是那样的"。不是所有的男权主义者？天啊；干脆就没有男权主义者好了。

事实上，如果那个非常迷茫和精神失常的年轻人沉浸于这个运动中，他就不会实施他的暴力幻想。他不会杀害任何人，包括自己。

这值得再次强调。

如果埃利奥特·罗杰加入了男权主义运动，而不仅仅是误解为"男性圈"的如何获得女性的技术（PUA）部分，他就不会拿起刀或枪。

如果埃利奥特·罗杰真的成为了男权主义者，他会找到一种赋予他治愈心理创伤的方法，这些创伤驱使他产生暴力幻想：这些创伤导致他杀害了四名男性、两名女性，然后自杀。

这是男权主义者尚未提及的一部分。艾略特·罗杰在他对自我认同方面是主流和传统观念的，就如同最虔诚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一样。他基于周围女性的共识来建立个人身份，而不是拒绝公众授予的男性身份。

罗杰在他的绝笔日记《我的扭曲世界》中最明显的事实是，他迫切而无法满足的需要是通过他所认定的"男性身份的仲裁者"来验证自己的价值。这是纯正的主流思维。用"思考"一词来形容实在是过于慷慨。

艾略特·罗杰的精神疾病之一是，他患有一种我之前所说的"女性共识赋予男性身份"的加强版本。

在更广泛的男权主义运动中，存在一个几乎完全专注于自我确定的男性身份的子流派。这种决定是独立于常规的女性共识赋予模式的。当然，我指的是那个不好拼写的运动：Men Going Their Own Way

令艾略特·罗杰自身受害的是，他不是独立的个体。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他走上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之路，几乎可以说成了主流的、病态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因此，对于那些为这场悲剧而大呼小叫、象征性地撕裂衣服的女权主义者们——如果你们希望世界上少一些艾略特·罗杰，那么你们应该希望有更多的男权主义者。

Elliot Rodger and the Big Blue Pill

May 30, 2014

John Hembling (JtO)

社会正义战士如何毁掉社交媒体

社会正义战士 (SJWs) 是互联网的祸害。我们都认识这些人。他们是为社会上的“受害者”而奋斗的活动家，包括妇女、非白人和 LGBT 个体。他们宣布所有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都是偏执狂。讨厌女权主义？你是一个可憎的厌女症患者。认为福利对少数族裔没有帮助反而伤害他们？种族主义者。厌倦 LGBT 权利活动家称绝大多数人为邪恶的压迫者，只因为他们是异性恋？恐同者。

他们不惜一切手段推广自己的议程，通过审查和骚扰来破坏他们所侵蚀的一切。几乎任何一个受欢迎的论坛或社交网络上，你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和祸害后的废墟。不仅如此，他们每次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感染并破坏对话。然而，尽管他们破坏了多少地方，似乎没有人会吸取教训。

以下是 SJWs 每次如何破坏社交媒体。我使用的例子是指女权意识形态的 SJWs，因为他们往往是 SJWs 的大多数。

第一步：感染受欢迎的论坛或社交网络

随着论坛和社交网络的受欢迎程度不断增长，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人涌入其中，包括 SJWs。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SJWs 必须改变文化以适应他们的意识形态。许多这些网络起初都是由男性化的异性恋白人男性填满的，他们坦率地表达自己，包括对有吸引力女性的吸引，这对 SJWs 来说是禁忌的，因为男性的性欲是不好的。

第二步：开始抱怨

起初，SJWs 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烦恼。这里抱怨“对女性外貌不敏感的评论”，那里抱怨一张女性穿着暴露的照片。由于他们在少数，他们大部分时候被忽视和无视。然而，由于他们被忽视，他们变得越来越喧哗。

第三步：获得控制

因为当男性发布半裸女性照片时，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抱怨，社交媒体上的社会正义战士（SJWs）获得了对论坛或社交网络的控制权。在论坛上，他们成为版主和管理员。在社交网络上，他们积累了足够多志同道合的追随者，以此来影响社交网络，无论是通过骚扰某人离开该网络，还是使目标被禁言。在维基百科上，他们公开把它变成了女权主义议程的工具。

第四步：沉默和骚扰

一旦社会正义战士完全掌控了局面，审查和骚扰就开始了。现在的目标不仅仅是结束对女性的物化，而是传播女权主义议程。所有的异议都被镇压，持不同意见的人将被骚扰，直到他们顺从、闭嘴或完全离开。唯一被接受的观点是社会正义战士的议程，其他观点都不被容忍。两个当前相关的例子是 Reddit 对 Zoe Quinn 丑闻讨论的审查和 Anita Sarkeesian 让其追随者将 Thunderf00t 在 Twitter 上禁言。

第五步：毁灭完成

一旦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者控制了社交网络和论坛，它们逐渐失去了声望和积极会员，直到它们要么消亡，要么变得无足轻重。例如，我曾经长时间光顾幽默网站 Something Awful 及其附属论坛。Something Awful 在 2000 年代中期因其敢于挑战边界、冒犯大量人的内容而达到了其巅峰和影响力。但一旦它成为庞大的网站，社会正义战士进驻并掌控了局面，使其变得政治正确，剥夺了使其声名大噪的元素。虽然 Something Awful 仍然存在并产生内容，但它只是其昔日辉煌的一小部分，基本上不重要了。

虽然 Reddit 和 Twitter 等网站仍然很受欢迎，但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厌倦了这两个网站上的社会正义战士。我自己也删除了自己相对受欢迎的 Twitter 账号，因为我厌倦了社会正义战士不断骚扰我的经历，再与他们斗争已经不值得了。维基百科在用户信任和重要性方面开始减少（尽管公平地说，维基百科在被女权主义者控制之前就已经陷入了困境）。

那么该怎么办呢？很简单：永远不要让社会正义战士控制话语！你永远无法战胜他们，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为受压迫者而战，而是机会主义的恶霸，以虚伪的正义感掩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试图控制权力——因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权力。只要社会正义战士拥有权力，他们就会毁掉一个又一个论坛，一个接一个的社交网络。不要让他们获得权力，也就是不要让他们达到第三步，他们最多只会成为困扰。

所以，当你在一个男性为主的论坛上看到一些女性批评物化的帖子时，要么彻底地将他们排除在外，要么离开。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September 21, 2014

Elijah Butler

关于对男人的同情

首先，我要明确表示，我在外貌上既不特别性感，也不特别漂亮。我向男性表达这种疑虑或缺乏自信时，他们常常会安慰我说我有吸引人的特点。但我知道，许多人喜欢我、被我吸引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外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真的更漂亮一些，我可以靠模特、服务员、脱衣舞女或网络直播等职业谋生，但我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不，许多男人喜欢我的真正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向我倾诉他们最黑暗的秘密，而我不会对此表现出判断或憎恨。这对我来说似乎很简单；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会做我们知道是错的或之后感觉不舒服的事情。大多数人都有一面不为之骄傲的黑暗面。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如果我能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仍然爱自己，我会本能地对他人做同样的事情。

但我真的觉得，我在网上与许多男性交谈时，他们需要一个同情心的倾诉对象，而大多数女性则不需要。也许这是因为女性能够在彼此的肩膀上哭泣，以及在较少的恐惧中表达情感上的脆弱。事实上，表达心理上的脆弱对女性来说可能更有益，因为这似乎会使她们更有吸引力，这或许归因于保护本能。

然而，我不认为男性在自己的心理困境和内心痛苦方面有那么容易。我就是那个高中时的朋友，现在是一名从阿富汗服役回家的老兵，在凌晨 3 点渴望与我聊天，因为可能没人会关心他在那里经历了什么。我也是那个被一个 YouTube“名人”吐露他最病态的秘密癖好的人，因为没有其他人会在不带有偏见或恶心的情况下倾听。我给一个高中朋友在动漫展上扮不同性别的机会，并承诺对他爸爸保密。他“作为一个女人”看起来很美丽。我希望他能在每天都感到舒适地这样做。我对一个脸书群组成员的照片评论说，他的眼睛透露出悲伤，之后他私下里向我吐露，说是因为他结婚 18 年的妻子要离开他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我也认识一个我很久的男性朋友，他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做恶梦。

尽管这些经历带有悲伤，但我觉得它们也丰富了我的人生。我还希望我通过简单地成为那个“倾诉的肩膀”能帮到他人。有时候，我们很难知道该说什么或如何回应。但我认为，有时候，只需要倾听就足以成为痛苦中的朋友。在 2000 年代初的青少年时期，我了解了这些书，叫做“忏悔秘密”。这个想法是，人们会寄出明信片，上面写上他们最私密的秘密，那些他们从未有勇气告诉其他人的事情。从那些书中，我常常想知道这样告诉秘密是否有益；我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有好处。我也从个人经验中知道，有一个可以向他展示我所有的脆弱的人是很有价值的。我们的疑虑、弱点和挣扎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然而很少能遇到一个我们认为会同情倾听的人。难怪找到这样一个人是如此强大。

世界是一个令人沮丧，经常又是残酷的地方。这适用于男性和女性。但是女性似乎在心理问题上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通常情况下，社会上的男性承受着所有的压力，必须坚强并安慰其他人，包括他们的配偶或女友、孩子、家人等等。他们被期望成为心理健全的石头，供女性在害怕或感到不安时依靠。那么，当男性感到害怕或不安时，他们可以依靠谁呢？嗯，似乎找到一个他们可以倾诉的女性通常是一个渺茫的可能性。

性工作者常常在很多男性的生活中扮演亲密朋友或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从事这项职业的女性透露，她们从未预料到自己会成为客户的心灵寄托，有时甚至这比性交更是客户找她们的原因。大部分这些男人都有妻子或女友，但他们害怕向自己重要的另一半表达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他们希望在伴侣面前展示自信、坚强、有骑士风范的形象。但私下里，许多男人需要一个确保愿意倾听和关心（或至少假装关心）他们的人，不会因为他们说的话感到冒犯或不悦。

然而，女权主义无疑加剧了这个问题。尽管女权主义者大谈特谈他们并不憎恶男性，但他们对男性寻求性工作者的服务、满足性欲望，甚至只是因为他们是男性而羞辱他们。这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女性没有权力，男性则拥有所有权力。因此，根据这种错误的观念，性工作只不过是男性在对女性展示支配和控制。事实与此截然不同；根据我的经验，男性这样做时，他们明白这是虚假的，并且他们知道这会危及他们的关系，只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陪伴。与性工作者或情妇在一起的匿名和保密性意味着他们经常能够毫不保留地说出真正想要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男人会离开妻子去找同一个脱衣舞女多年的原因。这实在是令人伤心，表明他在家中感觉不到自己能向妻子表达自己的脆弱，而妻子本应是他的情感支柱。在女权主义理论教条中，这被称为“妓女-圣母情结”。他们说男人不能将女人视为人类，只能将其视为要么是好女人结婚，要么是坏女人满足性欲的象征。

这样的判断有一些依据，但我认为女性在需要时也会选择做妓女或圣母的角色，以符合他们从相关男性身上获得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明显具有权力。她们利用男性通常复

杂的性和心理需求来牟取利益。她们假装同情，一只手拍着男性的肩膀，而另一只手则伸向他们的钱包。

我不像绝大多数女性那样将男性视为“金钱对象”。她们知道如果向我倾诉，我不会要求任何回报。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真心关心每一个人，并希望他们过得更好。但就算这样，我觉得如果我单身，会有一百个男人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女朋友。我认为如果我自己有什么严重困难，那些男人会记得我，并尽他们所能来帮助我。这就是仅仅倾听和关心男性的强大力量。然而，我并不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回报而这样做。我只是喜欢知道，如果我能和一个受伤的人交谈，我可以帮助他们感到更好。

你要同情，只为同情本身，否则就不要同情。

Why women should be sympathetic to men

March 24, 2015

Rachael Lefler

MGTOW 的必然性

当一个"MGTOW"男人和一个女人进行讨论时，可以非常容易地预测到会说什么：

"你不怕一个人孤独终老吗？"

"你不渴望伴侣吗？"

"当你年老需要有人照顾你时，你怎么办？"

"孩子呢？你一个人无法生育孩子。"

然后，在这些问题和任何类似问题的讨论之后，最后的结论可能是："你只是从未长大。"——一种羞辱男人的方式，并宣称他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或者... "你只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女人。"——假装同情和一种表达，意味着最终你会明白的想法。

或者... "你只是讨厌女人。"——这是最巧妙的结论，它暗示你被一个女人伤害了（因为只有受伤的男人才会对女人有除了完全爱和奉献之外的感情），如果你能被一个女人伤害，那么你就从一开始就不配拥有女人。

羞耻、伪同情和隐晦的攻击，接着再加上更多的羞耻。这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

还有另一件事也是可以预测的——将最终决定抛弃与女性进行法律约束的社交关系所带来的风险的大多数男性。

这种不可避免性的解释就像解释为什么健康的 40 岁男人不会在周六下午参加他们 5 岁朋友的生日聚会那样简单。就像理解为什么银行家不会给 12 岁的孩子抵押贷款，以及一个中年男人花几个小时在游乐场与三年级学生交换棒球卡片是可悲的。

由于如此多（可能是大多数）的年轻女性已经变得幼稚，健康而成熟的男人已经能够看穿表象，认识到女性行为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将避免这些关系，就像成年人避免与六岁小孩进行土地交易一样。而真正的悲剧是，如果女性能从男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陈述，那么这些陈述对于女性来说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不怕一个人孤独终老吗？"和"你不渴望伴侣吗？"

从生理上讲，我们都是独自死去的，但很容易相信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时会更感到平静和幸福，因为他们拥有与其他人有着深厚、亲密的连接的生活记忆。这些记忆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在面对自己的终结时非常宝贵。同样，寻求伴侣是一种本能的欲望，人类在本质上渴望伴侣，这是我们生存和心理健康的重要遗传倾向。

因此，对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男性仍然会选择自己的生活，避免婚姻并放弃生育子女。原因很简单：不能再依赖女性提供这些东西了。

通过女权主义所设计并巧妙实施的文化，无数的女性陷入了延迟成熟状态，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法律结构，相当于将枪口指向了所有男性。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在暴徒的支持下的孩子。

她们期望男人照顾她们、宠爱她们、保护她们、屈服于她们的意愿，并接受她们提出的任何观念或观点。如果一个男人拒绝，表达出自己成熟的自我，她们可以呼叫警察无端逮捕他。家庭法庭会夺走他的孩子、财产和未来的收入。检察官会根据任何离谱的强奸指控或不当行为指控起诉他（至少是对男性的指控）。所有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实现一件事——资助女性被女权主义者推到终身幼年状态。

一个在暴徒支持下的孩子如何成为伴侣？谁愿意躺在临终的床上回忆起那些痛苦的过去？这并不能在你最后的时刻让你感到安慰。

"当你年老需要有人照顾你时，你怎么办？"

儿童无法照顾成年人，因为他们不理解老去的含义。那些坚持女权主义信条的女性如何与

成熟男性所经历的悲伤和遗憾建立共情呢？她们相信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责任。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从哪里出发并没有控制权时，会有一种痛苦和喜悦同时涌上心头，但你始终可以控制自己前进的方向。有时候，你的控制权受到限制，因为有些力量完全超出你的掌控范围，但在所有事情中，你都可以作出选择。女性为了得到一种幼稚的幸福而放弃了选择的能力。她们的照料永远只能是儿童般的照料——简单、无知、有点甜蜜，但没有什么实质性或价值。她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理解去拥有真正的同情心。

“孩子呢？你不能独自抚养孩子。”

你说得对。生孩子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而且没人允许单身男性领养，但男性之所以选择不要孩子，是出于对他们未出生孩子的关切。当一个男人被一个幼稚的女人和她所控制的暴徒束缚时，他无法为孩子提供安全。如果他随时选择为自己孩子的最佳利益行动，而这与这个幼稚的女人相冲突，她几乎可以毫不受法律约束地摧毁他和孩子。世世代代的单身女性抚养了越来越冷漠、暴力或愤怒的男孩，以及毫无准备、情感受挫且常常具有暴力倾向的女孩，而她们仍然在推动损害父亲权利的法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逆转！

通常并不存在所谓的合适女人，在她们受到压抑成长的状态下，我们甚至无法憎恨这样的女性。男性最好远离她们。

因此，事实上，只有当男性站出来大声喊道，“不！我不会这样做！”然后，他必须走开，定义自己的生活，独立于女性、她们受损的孩子和剥夺她独立性的暴徒，而这些暴徒为了给她们一个适合从不渴望长大的新生儿的幻想世界而给予了她们所有的权力。

The inevitability of MGTOW

May 15, 2014

Jack Goodfellow

所有女权主义者都是传统主义者

在男权运动中，我们经常看到将女权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进行比较和对比。我们听说传统保守派几乎和女权主义者一样糟糕。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所有女权主义者其实都是传统保守派，尽管不是所有的传统保守派都是女权主义者。

对这一论点最初的反对意见是，女权主义具有激进的自由主义特征，而传统保守派是保守的，那么女权主义者怎么可能是传统保守派呢？原因在于，在传统保守派的期望下，与女权主义一样，女性有更宽松和不同的规则。对男性来说，着装规范非常狭窄，而对女性来说则相对宽松。同样适用于头发、个人表达方式，以及表达情感和期望人们关心你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像对待男性表达方式那样嘲笑他们。我想到了时髦的“Manfeelz”，“我沐浴在男性的眼泪中”，“我畅饮男性的眼泪”，“哦，我伤害了你的感情？”与传统保守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相比。

在女权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中，女性被赋予更宽松的规则。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穿着露骨地跳跃，身上写着“荡妇”一词，是绝对的权利，当然男性永远不敢采取类似“放荡”的展示，因为男性的着装规范要严格得多。在女权主义思想中，我认为可以安全地说，这将被称为“可怕”，女性的感受至关重要。

当我们看到女权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在性别和性别问题上有着几乎一致的论点和观点时，我不禁想知道女权主义是否不过是传统保守派的一个子集。当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时，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其实都是传统保守派。我们来谈谈女权主义是如何传统保守派的五个方面：

针对女性的单独规定

像传统保守派一样，女权主义者们对于对女性说“不”常常有困难。对于他们来说，作为男性，你需要满足并保护女性。像对待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对待她。对于他们来说，男人永远不应该让女人哭泣，他需要关注她的每一个需求。例如，他们会喊道：“打女人永远不可以！”即使用来保护自己或孩子？即使用来保护另一个女人？不行。对于传统保守派（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女性是脆弱的，因此无辜的。而男人则是强大的，因此易于产

生虐待行为。女性可以击打男人而不违背传统保守派的思维方式，因为“女人真的能对男人造成什么伤害？男人更强壮。”这正是女权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嘲笑受虐男性和淡化他们问题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更强壮意味着配受虐待。

真正的男人

“挺起来，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像男人一样忍受吧！” 女权主义者，就像传统保守派一样，喜欢用“真正的男人”的观念来控制男性行为。“真正的男人是女权主义者”，你不知道吗？那我想我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且，响应我们前面的观点，“真正的男人不打女人。”那是因为“真正的男人保护女性。”我们需要男人为了女性的利益而牺牲自我，这是你成为“真正的男人”的方式。你明白了吗？“仁慈的父权制”。这个观念有问题，除了在直接有益于女性的情况下...在其他所有情况下，它都是“一种大规模的厌女症”。

女性和儿童

当船开始下沉时，每个人都喊着“女人和儿童优先！”这展示了男人被训练要为了他们甚至不认识的女人而表现出的无私牺牲之爱。然而，在女权主义者中，甚至在观点相当消极的日常传统保守派中，这种无私的牺牲之爱实际上基于对女性的憎恶，基于厌女症。当我们不得不听一个女权主义者试图表达这一点时，我们只能说如果你不去思考，这个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这在女权主义者中反复出现，对厌恶这个概念的过度无差别使用，与厌女症这个词相结合。这可能看起来是传统保守派和女权主义者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即对于女性的爱是一种仇恨。然而，请记住下一个观点。

男人只是为了性而追求女人

传统保守派和女权主义者都认同这一点，男人只是为了性而追求女人。如果他做了一些好事，小心！一个“好人”？不，不，天真的男权主义者，男人是渣滓，他们是危险的。当心那个大坏人。对于他们来说，男人需要受到约束，因为他们就像狼人，随时准备攻击无辜的女人。与传统保守主义一样，女性可能“调情”一个男人，但同样情况下的男人则被视为潜在的捕食者。他们预设一个男人心怀不轨，只想着性，而女人却纯洁无辜。男性性欲的展示被称为“可怕”或“不合适”，而女性性欲则给予了更宽松的着装规范或“荡妇骄傲”的称号。千万不要对荡妇羞辱，你可怕的家伙！

男人是超级英雄，女人是小姑娘

这最后一点可能是展示女权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重叠的最重要的观点。它同时呼喊两者。

“拯救女性！”，“为女性而战！”那些勇敢的白骑士、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传统保守派高喊着救助那些可怜的姑娘们的口号。“你不该对一个女士那样说话”，“在给女性解释之前检查你的特权”。这在女权主义中非常重要，也是她们喜欢利用的情绪。想想电梯门事件和女权主义的整体情况。女权主义的核心就是受害者叙事

考虑到这些五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女权主义是传统保守主义。当媒体对男权运动将女权运动视为过度干涉的反击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并没有发生“过度干涉”，只是用一种新的反男性情绪替代了旧的情绪。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争夺权益的战争，男人必须失去，以便女人能够获胜。

女权主义利用传统保守主义和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试图让女人受益，对男人造成损害，就像传统保守主义期望男人为了女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一样。女权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几乎无法区分，甚至可以说是相同的。

All feminists are tradcons

March 29, 2015

Andrew DiKaiomata

国际妇女节：推动性别战争

国际妇女节和国际男子节都涉及各种目标，这两个节日都突出了被认为是男性或女性独特问题的议题。以下重点介绍了国际妇女节和国际男子节的两个核心叙述：女性所谓的反抗压迫，以及男性在一个厌男社会中推动男性和男孩的正面认可。

关于国际妇女节起源的几种流行神话存在着许多说法，文献调查后发现，各种说法给评论者带来了困惑。例如，一种广泛流传的关于国际妇女节的虚假说法在法国共产主义圈子里流传开来，声称 1857 年 3 月 8 日纽约市的服装和纺织工厂的妇女们进行了抗议活动。据称，服装工人抗议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工资，遭到警察的袭击和驱散。据称这一事件导致了在其五十周年纪念日（1907 年），举行了一次纪念集会，这次纪念集会构成了第一次的国际妇女节。在回应这些传说中的说法时，泰玛·卡普兰解释道：“这两个事件似乎都没有发生，但许多欧洲人认为 1907 年 3 月 8 日开始了国际妇女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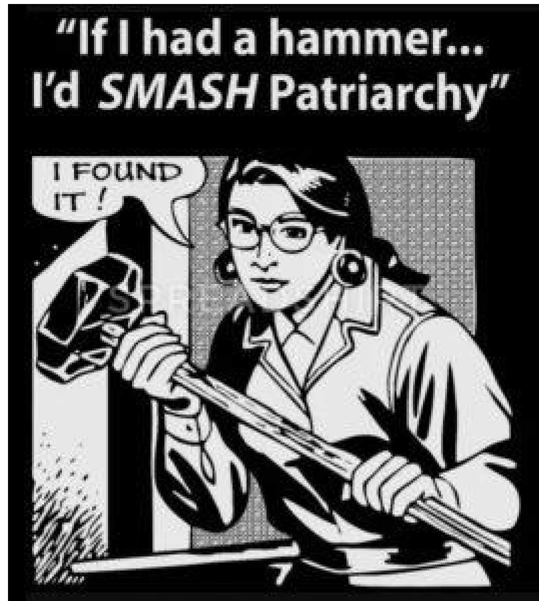
这个关于起源的幻想显然试图将国际妇女节定位在一个以女性为受害者的叙述中，但它还

有更进一步的目标。在关于 1857 年传说起源的推测中，莉莉安·坎德尔和弗朗索瓦兹·皮克提出，可能有些人认为将国际妇女节与其真正基础的苏联历史分离是适宜的，并将其归因为一个更“国际”的起源，可以被描述为比布尔什维主义更古老，比国会的决定或那些隶属于党的妇女的倡议更自发。

虽然存在许多类似的虚构故事，但我们可以肯定，国际妇女节最初是由德国社会主义者克拉拉·齐特金在 1910 年发起的，作为一种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目标的方式，并且始终以政治名义“国际劳动妇女节”来称之。对这一事件的观察主要局限于苏联集团。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当苏联集团以外的妇女开始庆祝这一事件时，“劳动”这个词越来越被省略，连同其社会主义意义的大部分也被省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际妇女节开始受到女权主义的修订。此前，国际劳动妇女节被用来强调劳动妇女受到资产阶级和强大的上层男女统治阶级的压迫,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主义者对这一节日的基础进行了修订，他们声称现在只有男性这个“男性主义者”的一类人对所有妇女行使了全部权力，每个女性都成了男性统治的受害者。国际妇女节现在必须专注于推翻男性的压迫统治。

女权主义修订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来自联合国,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正式认可并推广了这一事件。随着这一认可，联合国努力摆脱国际妇女节的社会主义特点，这一举动并未得到许多社会主义妇女团体的接受。例如，在 1980 年的瑞典，社会主义妇女团体“第八集团”拒绝与其他妇女组织合作推广国际妇女节，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这一事件的社会主义起源和目标：“我们组织内部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代表，我们不能参加联合的三八妇女节游行示威活动。毕竟，从历史的角度看，三月八日是“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妇女节”，我们组织认为这一点绝对不能改变。这就像改变五一一样。因此，我们无法支持联合国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修订后的事件背叛了其历史和基本目标。



v 国际妇女节当天在海报、别针纽扣、T 恤、保险杠贴纸和印刷媒体上流传的流行口号。

随着这种新的思想转变，妇女不再被视为特权阶级的一部分，那些曾经压迫妇女的人 - 即资本主义；由权势男性和女性强加的传统性别模式；各种法律、语言等 - 被简化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敌人：男性和他们的父权信仰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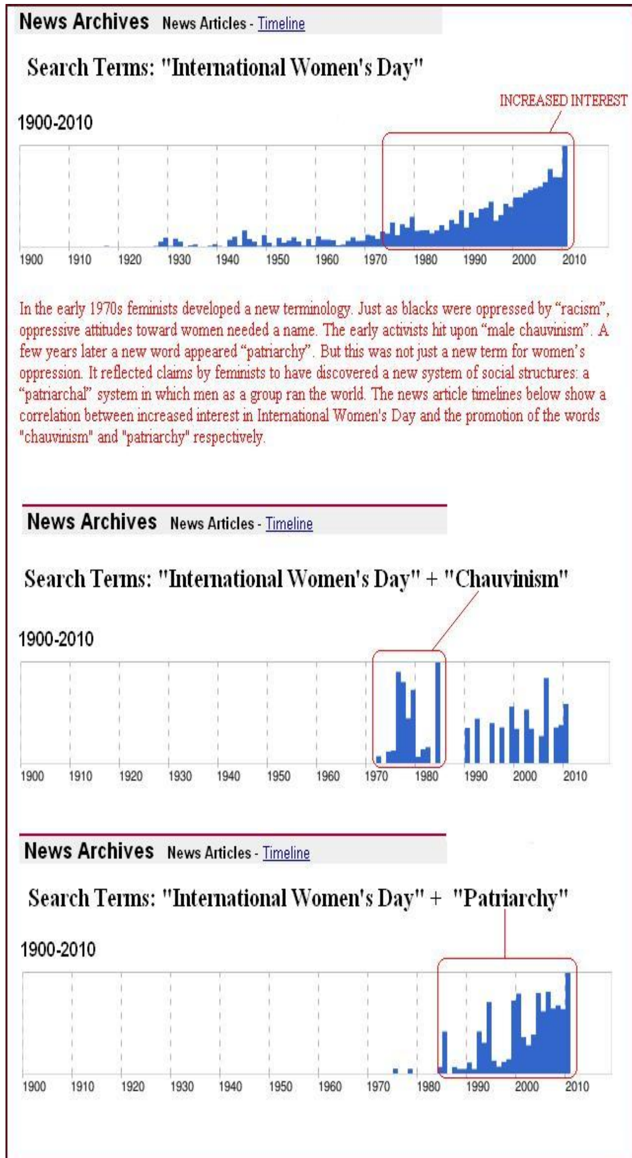
国际妇女节的新意识形态基础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被称为“父权制理论”，这一观点的出现与庆祝国际妇女节的妇女人数的大幅增加相关，这种兴趣产生于对妇女“父权制压迫”的高度关注或担忧。

的确，妇女一直在致力于摧毁束缚性别刻板印象，但是国际妇女节似乎更关注延续这些性别刻板印象而非解构它们。鉴于女权主义“父权制理论”所提出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人们希望无论什么问题依然存在于妇女中，都能以更复杂、更细致的方式进行探讨，为国际妇女节提供一个更可靠的平台，以促进性别平等和改善性别关系。

与国际妇女节早期和后期阶段完全不同，1999 年由杰罗姆·蒂卢克辛博士构想的国际男性节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基础。尽管 IMD 的目标有时与国际妇女节的目标交叉，比如倡导性别平等，但其主要关注的是庆祝男性的积极形象和其他与男性和男孩经历相关的问题。这种做法在社会背景下被认为是必要的，这个社会常常着迷于展现男性行为不端的形象，如媒体把男性描绘为愚蠢、没有情感、贪婪、暴力、危险、好斗、自私、不负责任等等。为了求得男性行为更正面而负面刻板化的企图，忽视了负面行为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男性和男孩，或者说这种负面形象可能对男孩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影响他们参与亲密关系和社区的意愿。通过强调男性的积极形象，国际男性节试图表明男性的各个年龄段对积极形象的回应更为积极，而不是对负面刻板印象。

总之，国际妇女节起初是妇女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目标而设立的一天，特别是为了无产阶级妇女与由男性和女性组成的资产阶级的压迫而斗争。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妇女节的焦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性别斗争，认为仅有男性压迫女性，并将国际妇女节作为凸显所谓性别战争结果的工具。

而国际男性节的基础则不是基于性别战争的假设。国际男性节主要是庆祝男性的积极形象，作为对负面男性刻板印象的替代品，目的是激励新一代男性和男孩发展自我价值和渴望参与一个（有希望）从对男性的恶意中解放的社会。



1900-2010：对国际妇女节的兴趣增加与“父权制理论”的出现有关

用新的叙事治疗焦虑

焦虑可能是全球最普遍的“精神”问题。更有趣的是，它在媒体和医疗界的关注度很低。

焦虑症状可能只是轻微的困扰，偶尔会有暂时的不安感。造成焦虑的原因在当时可能很明显。然而，它也可以突然出现，毫无征兆地出现。它可以在没有像高压事件那样的明显“触发因素”的情况下出现或消失。

在更极端但非常常见的焦虑症发作中，症状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削弱生活质量的体验。全面性的焦虑发作，通常被称为“恐慌发作”，包括心动过速（快速的心跳），手掌出汗，令人恐慌的迷失感，一种即将死亡或厄运临头的压倒性感觉以及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的严重恐惧。

即使患者知道这些事件并不致命，即使经历了上百次，但在发作期间它们并不能使患者感到安心。每一次发作都和上一次一样糟糕。在发作之间，这就像一个人间地狱，患者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法动弹的定时炸弹。

焦虑的拉丁词源是“angere”，意思是扼住、压迫或紧紧压紧。这就是当焦虑来袭时我们的身体会发生的情况 - 我们的胸部肌肉紧缩，呼吸困难。我们的脖子收缩，喉咙有一块东西。我们的话被卡住，无法说出来。嘴唇、脸、手、腿变得僵硬，移动困难，我们的血管收缩，引发紧张性头痛。就像我们被一个巨人用拳头压住了一样。

焦虑症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其发病率是抑郁症和躁郁症等情绪障碍的两倍。焦虑的特征包括：

a. 紧张的身体症状，如紧张、心跳加快、发抖或出汗。

b. 不安、紧张、惧怕、困扰、恐惧、恐慌，极端情况下可能是恐怖。

c. 对于失败、不幸或危险的担忧。

焦虑也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作者丹尼尔·史密斯写道：“它是一个小怪兽，可以使你在吃沙拉时瘫痪，让你相信蓝纹奶酪和油醋汁之间的选择就像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一样可怕。”存在许多不同的焦虑形式，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社交焦虑障碍、分离性焦虑障碍、表演焦虑、陌生人焦虑、广场恐惧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症、情境性焦虑、恐惧症和恐慌症等等。每种疾病都有其特点和触发因素（尽管可能很难确定），并且需要不同的方法来理解和管理。

面对如此多的焦虑疾病，我们将限制自己在男性中影响的一种类别上，这种类别在治疗师桌子上的教科书中是找不到提及的。

没有名字的焦虑障碍

过去，心理学家常常提到“表演焦虑”和“阉割焦虑”来理解男性，但这些术语远远不够。男性的焦虑源于比隐喻性（或真实的）阉割更广泛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男性的焦虑起因于他们每天不得不面对的整个敌视男性的文化。大多数男性对此并不了解，因为面对和应对敌视男性的压力在社会上是被禁止的，而且通常被封存在否认的墙后。正是文化本身要求他们表现出色、服务他人、始终受到监视和怀疑错误行为，并在他们违反规定时对他们进行处罚。

从这个角度来看，男性对于这种焦虑的否认是一种生存机制。

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男性，如果你不焦虑，要么是你出了大问题，要么是你是幸运的少数几个人，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所有的男性（包括男孩）都在社会力量的攻击下，焦虑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这些力量每一分钟都在指责你的暴力倾向、强奸文化、抚养费、赡养费以及为了女性而奋斗。所有这一切都会用失败的压力或不服从的压力来惩罚你。你所生活的整个社会都共谋着让你对这一切保持沉默。

所以让我们来谈谈它。事实上，让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厌男焦虑（Misandric Culture Anxiety，简称 MCA）。坦率地说，我们断言，现代男性角色及其在厌男文化中对男孩和男性的无法实现的要求会导致男性患上心理疾病。

在众多焦虑的原因中，MCA 是其中之一。如果你还有其他潜在的焦虑症，MCA 会加重它。如果你有社交恐惧症，MCA 会让你对与他人交往更加紧张。

如果你因广泛性焦虑障碍而服用地西泮（Valium）或阿普唑仑（Xanax），MCA 也会诱使你单方面增加剂量。这在耐受性和成瘾方面是非常危险的。地西泮和 Xanax 都属于苯二氮平类药物，与酒精共同使用会产生严重的相互作用副作用，长时间高剂量使用还可能导致危险的戒断症状。实际上，戒断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死亡。

除了 MCA 之外的另一个问题是耐受性。与大多数药物一样，会产生耐受性，需要更高的剂量才能产生相同的治疗效果。尽管它们可能提供短期解决方案，但这些精神活性药物是一种治疗方法，很容易比它们所治疗的问题更加严重。

尽管焦虑发作可能有非常隐晦的触发因素，但减少 MCA 对我们生活的总体影响可以减少与之伴随的压力和焦虑。在谈论如何做到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先看看男性传统上是如何处理焦虑的 - 通过自我药物治疗，通常是自毁性的方式，以减轻焦虑的“扼杀”。

难怪男性饮酒更多。

多少次下班后的鸡尾酒其实只是一种自我药物治疗焦虑的方式？多少次因为耐药性而导致饮酒成为问题？有多少其他药物，尤其是苯二氮平类药物，与酒精混合或其他方式滥用，以在焦虑上获得更协同效应？

焦虑症可能很难治疗。没有神奇的治愈方法，而焦虑的许多表现都需要不同的应对策略。然而，有一些通用的策略可以为许多男性减少焦虑，并减少自我药物治疗的需求。首先要调查潜在或已知的触发因素，这是一个常识，但在这个模型中，它是与评估可能毫无意义地将您置于这些触发因素前的自我叙述一起进行的。举例来说，如果你的焦虑是由于渴望为一个女性提供而被触发的，害怕无法达到或在“责任”上失败，那么你就需要用改变你的行为和态度的叙述来改写它。

如果你无法确定触发因素，或者它们是无法避免的，仍然有办法减轻你焦虑的强度。神经反馈治疗以及努力监控你的身体情绪激活将有助于更好地察觉焦虑水平并应用策略来调节它们的强度。但首先，你必须同意关注自己的需求和福祉 - 很多男性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冥想、呼吸控制、锻炼、减少咖啡因（和其他兴奋剂）也有助于减轻焦虑。甚至一些大麻的形式现在也显示出镇静效果，尽管我们认为把它视为一种独立的方法是不明智的。掩盖问题的药物，即使是非成瘾性的，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根源。

在某些人身上，焦虑可能会在更大或更小程度上“被治愈”，但在其他人身上，症状可能会更容易管理。与往常一样，患者的专注和决心将对结果产生最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复杂的主题，我们将在未来的一系列文章中进行处理，重点是解决方法。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至少在我们的观点中。任何试图解决男性焦虑问题而没有强调叙事重建的努力都是隔靴搔痒。如果你想减轻焦虑，你必须改变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这是导致焦虑的根源。你还需要收回来自你交往圈子和整个社会的许可，不再把他们的期望加在自己身上。

TREATING ANXIETY WITH A NEW NARRATIVE

Peter Wright & Paul Elam

June 17, 2015

鱼的寓言

有一些愤怒的生物聚集在一起， 心中充满了不满情绪， 关于社会如何密谋排挤他们， 疯狂地伤害着他们的同类。

我们称他们为“鱼”，因为他们曾自称如此， 虽然你肯定听说过它们的另一个名字。

在一个商店的货架上的鱼缸里， 他们不断加深着他们的不满， 拒绝与外界交流， 放弃了他们本应发挥的优势， 选择了悲观的力量： “我们的碗是半空的！ 别说是半满的！”

愤怒让他们的碗溢满了， 每只鱼都在呼喊马克思的名字。 没有一只鱼考虑过自己， 而是寻找着某种责备对象。 每只右鳍都握紧成拳， 向空中挥动， 然后向左游圆圈... 却永远无法前进一步。

在旁边的游戏和体育区， 陈列着自行车。 每辆自行车都经过精心设计， 用于行动、工作或速度； 愤怒的鱼们审视着它们， 以他们的鱼眼看待， 认为每辆自行车都有着黑暗的意图： 要将他们碾压在车轮下！

自行车感到非常错愕， 试图缓解这种恐惧。 但是鱼们齐声高举拳鳍， 宣称“向左游，是真理！” 鱼缸里的水滚滚溢出， 四处飞溅。 最后，当愤怒渐渐平息时， 一辆自行车都不在原地。

自行车已经移到了远离这种不该有的愤怒的地方， 然后按照每个人的想法过着生活； 而鱼依然留在他们的笼子里。

所以，这个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如果你想要一个寓意的话... 那就是，“男人需要马克思

主义女权主义者， 就像自行车需要鱼一样。”

The Fable of the Fish

July 2, 2015

Papa Possum

激进女权主义不是女权主义的“边缘”

激进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的腐朽内核，也是女权主义的生命之源。没有激进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整体上将变得无足轻重，并四处飘散。

这就是全部真相，没有其他。然而，很多人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在如今时髦的浪潮中，特别是在橙剂丑闻之后，人们常常把激进女权主义视为过时的和被普遍忽视的。当人们这样做时，他们试图改变话题并重新掌控对话的局面，以便将女权主义这个广泛项目从批判的聚光灯下剥离出来。

激进女权主义 - 主要指的是恨男人的那一种 - 是对整个女权主义的衡量标准。所有品种的女权主义或多或少都取决于它们与激进女权主义的接近程度。

激进女权主义是纯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享受纯粹的女权主义。其他人则将其稀释 - 但饮料的本质是相同的。

人们喜欢告诉你，激进女权主义者只是“边缘极端分子” - 好像我们站在一片田野上，激进女权主义者是在边界上形成的一个紧密的小圈子，与他们自己的世界隔绝。演讲者没有考虑到的是，所有的女权主义都处于一个连续体上，其统一原则是对男人和男性事物的不满。这就是它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客观地研究女权主义，你无法得出其他的结论。

激进女权主义与其他女权主义之间没有间隙、断裂或不连续。它是一个道德的充实体，充满了各种程度的人憎恨。对于每一个恶毒的男性憎恨者，都会有一个稍微不那么恶毒的男性憎恨者，然后比前一个还要稍微不那么恶毒……依此类推，由浅入深。例如，阿曼达·马科特只有玛丽·达利的一半那么糟糕 - 但相对而言，那仍然相当糟糕！那么玛丽·达利不可接受，而阿曼达就可以被放过吗？我们应该在哪里设定界限？

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激进的憎恨男性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道德上截断这种现象。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道德标准，有效地量化我们理论上可以“容忍多少体制性的男性憎恨”。

超过这个标准的任何事物可能会受到谴责和排斥，但仍会有一个可接受的界限存在 - 这就是问题所在。对于男性憎恨的恶臭不再那么令人窒息，但它仍然存在、永久存在且被容忍。它仍然会给整个女权主义带来污点。

最终，我们可能会感到有必要重复整个过程；割掉更多腐朽的部分，并将标准设定得更低一些。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很快女权主义的残余将会几乎不复存在。

这应该教会我们，辩护者和转移注意力者是对的：我们不应该过分关注极端分子。腐烂延伸到一定程度贯穿整个女权主义的机构，而离我们更接近的例子（例如对男性的随意憎恨或纯粹的无知）永远不会缺少。我们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指出普遍存在的反男性偏见 - 无论是微妙的还是公然的。

反男性偏见，无论以憎恨男性的形式存在，还是在出现憎恨男性的证据时选择视而不见，或者只是那些偏向女性的双重标准的普遍存在，都可以被认为是构成女权主义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将女权主义项目联系在一起，推动其前进，并解释其随时间演变的复杂现实。

女权主义项目试图无限制地扩大女性的权力，而对男性和男性特质的伦理关切则会对这种扩张造成巨大的阻碍。去除这种伦理关切，边界就是敞开的。因此，就女权主义项目而言，对男性和男性特质的伦理关切必须被抛弃——又有什么比憎恨更好的方式来摆脱对任何事物的伦理关切呢？

既然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憎恨男性的女性，甚至连男性中也有讨厌男性的人，女权主义的核心团队总是有足够的人才选择。憎恨是一种巨大的动力，仅仅基于真正推动事态发展的人对男性只是稍感不快的理论，我们几乎无法解释女权主义的活力。

最终，如果女权主义没有可以吸走对男性和男性特质的无限不满的道德黑洞，它会很快达到其可能发展的极限……并开始消散。

因此，再次强调，激进女权主义，也就是憎恨男性的那种，是女权主义的核心。相比之下，自由派、温和派、人道主义者和“有趣”的女权主义者构成了女权主义周边的蓬松边缘。他们是充当伪装和意识形态运输者的有用的白痴。

那些声称激进女权主义在整个女权主义中只是边缘化存在的人，要么在对你，要么在对自

己撒谎。

Radical Feminism is not the “Fringe” of Feminism!

September 28, 2015

Luigi Logan (aka Fidelbogen)

征兵就是奴隶制

或许对男性犯下的，也是目前仍在发生的一项最大不义行为，就是强制兵役。这意味着一个人（几乎总是男性）被迫居住在其主人选择的地方，通常是与其他奴隶共用一个狭小的房间。他必须吃他的主人给他的东西，并且必须服从他们的命令，即使这样做会给他带来不适、痛苦或羞辱。当他被下令杀戮其他人类或冒着生命危险时，他甚至也必须服从。而为这些服务，他只能得到微薄的报酬。

与传统奴隶制不同，这种奴役是暂时的。军事奴役也有一定的限制，上级军官无法随意命令军事奴隶做任何事情。但这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征兵和服役仍然是强迫劳动，是一种奴隶制度。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Forced Labour Convention）已被 177 个国家批准通过，在这个公约中给出了以下定义：

根据本公约的目的，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词将意味着在受到任何处罚威胁的情况下而从某一人身上勒索出的所有工作或服务，而该人对此事并未自愿提供自己。

因此，征兵制显然属于强迫劳动。在监禁（甚至某些情况下处决）的威胁下，要求男性提供劳动服务，而这些人并未自愿提供。然而政府当然不喜欢限制他们对男性劳动的利用。因此，公约迅速补充了一系列不被视为强制劳动的例外情况。其中第一种情况写道：

纯粹与军事性质的强制性兵役法所要求的所有工作或服务；

换句话说，公约的起草者们充分意识到军队服役符合他们所规定的强迫劳动的所有特征，但他们想要豁免军队服役。此举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也无法提供任何理由。

许多人试图为服役提供辩护，但这些辩护都经不起审视。其中一个观点认为，对外入侵的保护是一项如此重要的任务，不能依靠志愿者来完成。每个健康的男性都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家园，所以应该强制每个人都尽一份力。

尽管保护免受外敌入侵确实很重要，但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商品和服务，仍然由志愿劳动完成，而不需要征召人员。没有人需要被征兵烘焙面包或建造房屋，但面包和房屋却并不缺乏。

如果军队找不到足够的志愿者，它可以像任何雇主在面临同样问题时所做的那样：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如果更重要的产业如农业和建筑业可以不靠奴工工作，那么军队也可以。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征兵制改善了军队的道德品质，因为征兵制的军队建立在团结、平等和兄弟情谊的原则上。因为每个人都被征召入伍，无论教育和阶级如何，军队都能够拥有国家所能提供的最聪明、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相比之下，职业军队就像是一群雇佣兵，主要吸引的是受教育程度低和品行不良的人。

但这纯属胡扯。任何行业都可以为奴隶制提出同样的论点。（“如果我们释放种植园的奴隶，只有愚蠢的畜生才会收割我们的棉花。奴隶制是促进平等和友情精神的重要手段！”）任何行业都希望拥有聪明有才干的员工，没有充分理由将军队特殊对待。职业军队的巨大优势在于只有那些真正想成为士兵的人会加入。征兵制不仅造成巨大的苦难，还迫使人们离开其他他们拥有更高才能并且更有动力取得成功的职业。

持征兵制的支持者的最后借口是实用性。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是难以承受的昂贵开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由少量职业军人组成，并由大量接受几个月或几年基础训练的征兵补充的后备部队，这些征兵在基本训练后回归平民生活，一旦战争爆发可以被征召入伍。

确实，在和平时期拥有庞大的常备军是低效的，但这并不是支持征兵制的实际理由。通过自愿合同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军队可以招募预备役人员，即接受基础训练然后回归平民生活的人员。他们按年或月获得少量报酬，以作为在战争中应召服役的义务。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军队被迫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动力成本，当然比奴隶工资要高。

这个成本始终需要支付，但在以征兵制进行的战争中，承担这个成本的不成比例地落在非自愿服役的士兵身上。因此，征兵制并没有培养出团结和平等，相反却产生了不平等。相反，让军队承担这个代价则相对较为公平，因为全部成本分摊给所有纳税人。这可能仍然是不公正的，因为反对战争的人被迫为之买单，但无论如何，这比迫使数百万人捐赠劳力和冒生命危险要更加不公正。

此外，大规模的未经充分训练的步兵部队已经过时。如今的战争不需要大量人员，而是需要经过高度训练的专业人员使用先进装备。导弹、轰炸机和航母不需要太多人来操作，但

这些人需要接受良好的训练。大规模步兵团只有在占领外国和镇压国内叛乱方面才有真正的用途。而提高军队在这方面的能力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面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征兵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在经济上也低效。你可能注意到，我没有强调大多数男权主义者首先提出的一个事实：性别平等。我忽略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它只是一个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征兵是可耻的，即使女性也被征召，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两个错误并不等于正确。不幸的是，许多男权主义者被所谓的平等这个不切实际的概念所迷惑，认为征兵应该被废除或者扩展到女性，仿佛这两种结果都可以接受。例如，国家男性联盟（NCFM）已经对美国征兵制度提起了诉讼。在这份诉讼中，NCFM 要求征兵制度停止对男性和女性的歧视，要求男性和女性都必须注册兵役，或者两者都不需要注册。

这个观点是可憎的。奴隶制并不会因为每个人被奴役的平等而突然变得可以接受。

除了在道德上令人不齿之外，从战略角度看，要求在征兵方面实现平等（即认为男女都应该参军或者都不应该参军）是否明智也是有问题的。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要求平等只是一种策略，旨在实现废除征兵制度，并且面对这两种选择，政府将选择废除征兵制度，以避免公众对强迫妇女服兵役的抗议。

但这是一个不真实的反对意见。事实上，存在一些国家女性也被征兵的情况，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标，表明女性征兵并不一定令人憎恶。这个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扩大征兵规模而不是废除。还必须考虑到女性兵役可能会执行比男性兵员更简单、更少危险的任务，因此不会有很多女性士兵遇难，这可能引发公众的愤怒。

以性别平等为理由，而不是以自由和正义为依据，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女性处于劣势。通过关注平等，这就成为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很难让公众倾向于支持男性。征兵制度的支持者可以辩称，这种不平等通过其他女性所谓的劣势得到了补偿，例如收入较低、无偿家务劳动以及普遍生活在一个父权世界中。迄今为止男性权利运动取得的有限成功显示出，说服公众摒弃这些论点的错误是多么困难。

更有希望的方法是基于原则的普遍反对征兵制度。相比于反对厌男症，广大民众更容易接受对正义和自由的呼吁。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只关心男性的痛苦，其关心的并不是明确的男性痛苦，而只是泛化的痛苦。在男性权利运动的影响下，这一情况有望改变。但在那之前，全球数百万男性仍然受制于军事奴役。为了他们的利益，我们必须使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公众舆论。

谁来承担你的牺牲？（第一部分）



作者的注释：在任何事情之前，我想要明确一点，本文对于在我们社会中被推崇和庆贺的牺牲观念进行了批评，特别是对男性而言。本文并不是对曾经遭受身体损失或者死亡的退伍军人、为了拯救他人而选择牺牲自己的人，以及尽力保持家庭存活和团聚的父母们进行责备。它既不贬低慈善和爱心，也不是对处境困难、贫困和疾病的人进行贬低。我明白，这是一个在日常对话中被默认接受的极其微妙的话题，如果直接面对这个话题。

自我牺牲：普遍下限

牺牲——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人可以做出的最伟大的行为之一……尤其是当一个人主动为自己牺牲时。或者，如果你像我一样，你会认为这是任何有尊严的人都不应该做的事情，

更不用说庆贺了。

牺牲被那些谈论文明建设者、战斗之士、那些为家庭、社区和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以及在各种情况下为名为“无私行为”而劳苦、牺牲，甚至失去一切的人所公开赞美。实际上，真正反对庆贺这些事情的人，似乎是最不敬畏的亵渎行为，尤其对那些已经或与那些已经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关系密切的人来说。

不，我真诚地不想对那些人冷漠，但我也不打算遏制我对牺牲作为对大众以及特别是男性所开设的这一准则的一个合理案例的看法。再次看看上面的例子：那些赞美这些事情的人更具体地说是在赞美那些做出这些事情的男性。当然也有例外，也有女性做这些事情，也有可能有更特定于女性的牺牲（比如在分娩过程中冒着生命危险）。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男性被期望自愿或不自愿地履行这些职责；否则，他们根本不会受到尊重对待。

如果你对上述评估表示赞同，那么请考虑以下事实——人们对男性有这种期望。赞扬与期望是不同的；赞扬是对某种被视为选择性的事物的高度赞赏，而期望则假定一种最低标准。那些赞扬男性牺牲的人是在赞美他们，还是在谴责那些不愿意牺牲自我的男性?

让我们再进一步，想象一下他们实际上是在赞美。赞美什么？这些男性给予这些牺牲的受益者，还是他们经历的损失?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看待别人牺牲的方式，考虑一下这个：对一个不需要牺牲的个人进行的给予行为，或者更糟糕的是，在这种给予行为中，他从中获得了一些利益，会有那么多的赞美吗？抱怨总是针对那些出于利益而做事的人，也就是说，当其中有什么好处的时候。那些出于利益行事的人受到诋毁，而那些出于慈善、"共同利益"和"无私动机"而行事的人则被推崇。

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人对这些事情并不多加思考，认为这是一种传统道德和行为方式。无私和自我牺牲融入了常识之中，以至于它们成为了给予、同情、爱和伟大利益的代名词。如果考虑到无私（无自我）和自我牺牲（放弃自我）总被认为是善行，那么认为自我在任何时候都是邪恶的，这也许并不夸张。

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人们倡导"自我关怀"之类的事情，他们也会迫切地将其与"自私"划清界限。他们会说："是的，务必照顾好自己，"但是不要以自私的方式！你仍然必须把他人置于自己之上。"想象一下真的倡导无自我的自我关怀。

在一个通常提倡自我牺牲，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几乎成为几乎任何文化的一部分的世界中，关于牺牲的混淆将会很多，需要揭示出来的是那些希望别人牺牲的人。

从渴望男性（如果不是男性本身）牺牲以摆脱男性气质的激进分子，到要求男性成为为社会（通常意味着“女性”）服务的牺牲品的传统保守派，同时还声称对那些死去或受伤的男性心存感激，这种思维弥漫在公众意识中。男性被置于为女性中心的牺牲祭坛上——从男人日常行动中象征性地牺牲自己的灵魂，到实际上……男性从婴儿时期就被当作宗教或临床的牺牲品，在国内外的战场上成为杀戮目标。

反对牺牲并非仅限于男性，远非如此，但男性的牺牲已经达到了一种被接受的程度，以至于太多的传统主义者、反女权主义者甚至一些男权主义者仍然以男性的可牺牲性为基础进行辩护。人们不禁想知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论点取悦的是谁——女权主义者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仅在此呼吁反对牺牲，而且要毫无歉意地呼吁人们不牺牲的牺牲的个人精神

当一个人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时，他将会转向哪里，当地球上的每一个文化和思维方式都将这种牺牲性的生物作为理想男性的共同标准？

牺牲意识形态的存活

当涉及到牺牲鼓吹者时，无论是在宗教、灵性、政治、激进主义还是学术界，正确的问题不是询问谁是其狂热的支持者，而是询问谁不是。在她的时代，安·兰德似乎是唯一一个在她的作品中对自我牺牲进行辩护的人，特别是在《源泉》和《肩负的世界》中清晰地传达出她的信息。

我将在本系列的第二部分中用我自己的话来定义“牺牲”，但是兰德的定义绝对值得一提。在《自私的美德》中的“紧急情况的伦理学”中写道：“‘牺牲’是为了较小的价值或非价值而放弃更大的价值。”在《肩负的世界》中的“盖尔特演说”中写道：“如果你用一分钱换一美元，那不是牺牲；如果你用一美元换一分钱，那才是牺牲。如果你经过多年的奋斗实现了你想要的职业，那不是牺牲；如果你为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放弃它，那才是。”

自我牺牲和无私仍然在左右政治光谱以及宗教和世俗主义者中得到广泛赞赏，他们为神或国家而牺牲自我，以对抗体验世界和肉体的禁欲主义和否认。自我被界定为其自身的放纵，而放纵被定义为过度放纵。自我放弃（常常被称为"杀死自我的自我"）被视为善行，或者是通往启蒙的道路。给予本身就被视为一种美德，如果给予者得到了实质性的回报，或者以任何方式按照自己的条件获得了某种东西，那么这种给予甚至都不被视为真正的给予。

综合考虑了这些事情后，我认为那些宣扬自我牺牲但否认他们反对自我的人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撒谎，也是认知失调的。在他们对自我的否定以及扮演"他人"和"社会"角色之后，他们无法逃脱"但我们不反对自我！"的辩解。

然后，乔丹·彼得森走进聚光灯下，就在政治正确的无理之举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主流社会之际，这些无理之举源自学术的污浊。彼得森站出来反对后现代思想和对现实的否认，以及媒体对男性和男性迷茫的攻击。彼得森带来了非常需要的理智和对话，吸引了许多人应得的关注和热情。

我们可以从彼得森为时代精神带来的无数思想中获得很多价值，尤其是在知识讨论的时代精神中。然而，我必须承认我对他的前提存在深刻的分歧。特别是，我与他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男性在社会中的角色时，公开倡导牺牲的观点存在重大分歧。

彼得森强调男人必须选择他的牺牲。据我理解，上下文是这样的：彼得森说，男人在生活中总是面临抉择，他必须在给定的时间做出牺牲；然而，好处在于他可以选择他的牺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个男人会选择对他来说损害最小的牺牲，但他仍然会做出牺牲，如果他不做出牺牲，那么他的处境会很糟糕。

这为牺牲在哲学讨论的世界中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特别是对那些渴望指导（或救世主？）的年轻男性来说，这进一步加强了牺牲的观点。尽管我并没有看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表明，尽管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牺牲并没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而逐渐消失，但这种对牺牲观念的实际复兴在使得自我牺牲变得更加时尚方面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男性乐意去做出牺牲，并让女性将其作为理想男性的标准。

我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牺牲是男子气概或个人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对于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该死的”牺牲（彼得森似乎喜欢在这个短语中添加“该死的”以使其听起来很酷），我在一些问题的形式中提供了一个回应：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如果有的话，真的必须成为牺牲吗？谁在接受这些牺牲（以及为什么接受）？

如果你认为我夸大了牺牲是否真的被视为一种必要条件，你只需要看看那些声称严格以男人供养、牺牲和死亡为理由来赞美男子气概的人。如果一个男人没有牺牲（失去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或者更糟糕的是，从中获利，那么他就不会得到同样的赞扬。相反，往往会被诋毁。

对那些认为牺牲是人生进步的正确方法的人提出一个警告：如果每当你面临重要决策时都要做出牺牲，那么牺牲很快就会成为你唯一的应对方式。请注意彼得森的暗示，你牺牲得越多，你所得到的好处就越多。而且，你可能会用尽自己去牺牲，甚至在那之前，你可能会牺牲他人，也许是那些与你亲近的人。以自我牺牲为中心的哲学对期望他人做出同样的牺牲并不感到犹豫。我们无法想象出有一个国家或者残暴的势力依赖于人作为一种牺牲品来实现其恶意行径。

一种以崇拜牺牲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最终等同于崇拜一切曾经属于男性，但现在已经丧失的一切，当他自己的本质被牺牲时，他被视为英雄。很明显，这并不是因为他付出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或者保护了什么。如果他能够在没有任何自我损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最多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闻故事。真正自私和自我投资的行为被忽视，甚至常常是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仿佛同情心不能来自真正的自我利益。只有通过无视自我，同情心、慈善、可靠性、关心、爱和服务才能得以发挥。**

这与女权主义者持续不断地做的一样，即将男人的正常本性视为残暴和邪恶。马蹄铁理论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女权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都认为男性的本性是堕落的，最终都呼吁男性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尽管动机不同。一方希望以此为基础消灭男性和/或男性气质；另一方则用这一点作为为女权主义辩护的理由："但男人不是这样的！看看他们是怎样为我们建设社会而死亡和自残的！这不是很美妙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心存感激吗？"

牺牲越被合理化，越被粉饰和接受。从远处看，牺牲看起来像是与生俱来的高尚品质。当一个人对牺牲抱有"为了更好和更大的利益而承受"的态度时，当他所经历的牺牲态度受到质疑时，他会愤慨不平，因为害怕他经历的一切真的都是徒劳无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想法，人们不愿意面对。我从那些在婴儿时期被割礼的成年男性身上找到了一个类似的情景，他们面对那些讲述他们是在父母授权下残忍地被切割的人时的愤怒和抵触。他们非常害怕作为婴儿受害者的事实，或者他们的父母不仅允许而且完全打算以这种方式割掉他的生殖器官。

正如他们试图通过为自己的儿子安排割礼（通常是"为上帝而牺牲儿子"；看着你，本·夏皮洛...你也是，乔丹）来为自己行动辩护一样，那些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的人似乎希望这种循环继续下去，以社会规范、共同利益、文化、传统、无私等等任何理由为借口。更甚的是，在任何给定的背景下，我们如此赞扬男性的牺牲，以至于人们会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男性自杀！

乔丹·彼得森是一种了解集体主义危险的个体主义思想家。我仍然感激这样的声音得到了如此多的宣传。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他对牺牲的热情更加失望。在我看来，个人和牺牲是不相容的，而且我认为倡导牺牲不是最佳的方式来倡导男性的身份和方向。

在彼得森 2017 年关于他的书《意义之图》的讲座中，他甚至说道："你不能选择不做（牺牲）。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是在牺牲。"如果你不是那些以自我牺牲作为成熟手段而产生自负高尚感的人之一，你会真正理解这一信息的可怕之处。童年被看作是可以牺牲的可能性，以求达到成年，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没有健全的内在自我（puer）作为其核心的

成年人只会感受到为社会务工的辛苦生活...通常是彼得森总是认为要“长大”的女性，与那些他认为是愚蠢的男性相对立，他们“未能启动”。

在我看来，当涉及到牺牲的概念时，社会的困惑似乎变得更加严重，而这种新的背景加剧了这种困惑。我必须尽可能尊重地与彼得森在这个问题上相悖，并尽力清楚地阐明我发现的牺牲的真正本质。是时候揭示关于你的“该死”的牺牲的真相了

WHO TAKES YOUR SACRIFICE? (PART 1)

Vernon Meigs

October 12, 2020

谁来承担你的牺牲？（第二部分）

什么是牺牲?

看来我不能不做出牺牲了，对吗？但是牺牲总是有一个接受者。这个接受者是谁，他又打算用我的不断牺牲的自我做什么呢?

让我给出我最简明、精炼的定义：牺牲是对自己没有真正兴趣的东西的献祭。

在很多虚构或幻想设定中，一个常见的情节是某个村庄或部落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成员或物品，通常是一个处女女孩，为了每年或定期向怪物或龙做出祭品，以安抚其为了仪式或食用的需要。另一个例子是《七武士》和它的美国翻拍版《壮志凌云》中，土匪们抢劫村庄的食物和资源，否则他们就会毁掉一切。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说明"选择你该死的牺牲"的观念，那就是怪物、龙和土匪提出的命令。"我带走你们的处女女孩，我带走你们的食物，我带走你们的供应。要么你们都死，要么选择你该死的牺牲。"选择做出牺牲的任务完全取决于那些希望获取战利品的人，他们拥有从武器到军队的一切，以勒索这种牺牲。选择牺牲的目的是选择那个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不糟糕的。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为什么牺牲成为神圣的，被奉为善行的。实际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接受者对牺牲的赞扬，因为受害者已经死去，或者被迫为他们的目的服役；受害者是施行者珍视的创造物。另一种方式是牺牲一方的幸存者，由于他们的选择性牺牲，他们可以再活一天...直到明年他们又不得不选择一个新的该死的牺牲品。实际上，这是一种保持制度运转并设法在制度中生存的方式。想象一下这种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生存下来的方式是喂养同样的制度。收集牺牲战利品的人是一个邪恶的寄生虫，对他不幸的寄主拥有极大的权力。

如果现在还不明显的话，事实证明，牺牲本身并不高尚。牺牲被鼓励是为了进一步增加权力。牺牲在任何积极意义上都不是道德的。牺牲是故意导致牺牲一方净损失的交换，以及施行者不劳而获的收益。回到以上的定义，我所说的"真正的兴趣"是指直接的渴望和真实的方向。当你每次都选择允许自己活下去，而又不得不在生活中被无赖抢劫一次又一次时，这就不是真正的兴趣，因为没有真正受人尊敬的人会容忍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其中他的财产被窃取，而施行者则因此得利。牺牲是一种无助的、常常悲剧性的情况的结果。

我可以已经听到有人这样说了：如果你不把钱给劫匪，难道你更希望他们杀了你吗？他们会变得更有创意：你宁愿让你的孩子被继续绑架，也不愿意给绑匪支付赎金？有趣的是，我们被野蛮人为我们设定的这套规则束缚住了。事实上，常常情况下，你被迫做出牺牲，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种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性假设情况。

该该死的牺牲并不是真正可选择的。它无可避免地受到我们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迫使，而且往往还受到掠夺者的迫使，从小偷到那些以抽税的形式敲诈钱财的人。此外，你怎么知道即使你支付了牺牲，他们某天不会真的兑现他们的威胁呢？你所屈服于的那个人在你身上拥有特殊的剥夺权力，他制定任意的规则。

你为了安抚而牺牲，也就是为了让怪物开心，希望他不会做更糟糕的事情。也许你能再活一天，但你并没有阻止怪物，无论是原则上还是实践上。你今天拯救了村庄，但也延续了这个循环。真正的英勇行为是一种积极维护价值观的坚定行动。爱你的敌人并没有什么英雄气概，因为他只把你当作达到他目的的牺牲手段。

牺牲并不是给予

甚至将给予作为设计上的回报，这几乎是一种亵渎。没有期望回报地奉献被认为是最纯粹的给予，也是一种善的力量。但是，毫无期望地给予某物的本质是什么？你拥有某样东西，现在你将其给了别人，故事就此结束。在你看来，这似乎是你的损失，而别人获益了。

但你可能会回答：“并不是说我从中一无所得，我很高兴给予了我所给予的！”。你为什么为此高兴？是否仅仅因为接受者拥有了你给予他的东西，还是还有其他原因？也许给予

的行为不仅对你来说并非损失，而且你希望接受者拥有它。也许你从看到别人得到你认为他需要的东西中获得满足感。也许满足感来自于你能够提供帮助的满足感。最重要的是，你获得了某些东西。获得不仅仅是金钱，不仅仅是个人恩惠，还包括价值和目标的实现。

自我利益并不与你的价值观相矛盾。实际上，它们直接相关。你希望看到你的价值观应用到这个世界上。你想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想要看到的事情发生。当你能够凭自由意志实现这一切时，你获得了收益。当你自由地给予时，你不会有损失。你不会牺牲，这是件好事。

这不是妥协。妥协涉及到被束缚的成分；感到必须为世界、社会和其他人服务，因为那是社会习俗，人们会因为你不把为他们服务作为生活的首要任务而对你产生不满。妥协是一种牺牲的行为。仅仅逃避群体的审视和批判，却又如预期那样再次面对它，并没有什么快乐可言。

给予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给予是一种行为，取决于实施者，是对自己和他人行善或作恶的行为。当你给予时，给予你希望看到接受的东西，因为这将使你感到满足。根据你自己的价值体系来回应给予，这并不涉及自我克制。这就是给予应该有的样子。给予本身并不是牺牲 - 让我们消除这种困惑。然而，太多人以一种牺牲的方式给予，或者大肆宣扬。要小心那些这样做的人。

牺牲不是交易

我们也应该消除另一个困惑，即牺牲与一种公平的贸易形式等同的幻觉。

回顾选择自己的牺牲的想法,可以理解为为什么牺牲可以像一种交易那样在心理上被处理。你选择最不那么糟糕的牺牲，以达到看起来是一个期望的目标，几乎表现为放下哪种负担的交换。

考虑到牺牲是一种奉献行为的困惑仍然存在，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观念，即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某样东西来换取其他东西。但一个不容置疑的方面是，一个人牺牲自己重视的东西，也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交出的东西。在被迫面临某种情况时，一个人被迫做出牺牲，因为情况是强加给他的。

另一方面，真正的交易是出于对交换的渴望。无论是像我在我最喜欢的酒吧点一杯威士忌，因为我想喝，还是像购买一台只有我想要的完美梦幻合成器那样大规模的事情，交易都涉及到彼此愿意放弃一些东西换取更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是一时的冲动还是基于长期的抱负。

整个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利 - 双方都是如此。当牺牲伪装成贸易时，最多只是一种欺骗。一方可能以完全牺牲对方为代价而获利。唯一公平的贸易是双方按照各自的条件获利。唯

一有利可图的贸易是自由贸易。唯一的自由贸易是双方自愿进行的贸易。人们自愿进行交易，是因为他们对交易感兴趣。这其中没有牺牲。贸易本身并不是牺牲。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交易中牺牲了，尽可能尽快退出。

牺牲不等同于爱

尽管人类在这个领域花费了很多精力，但爱大多是从是否愿意为爱对象付出多少以及爱人给予爱的程度来衡量的。 爱的背景中不可或缺的是无私，仿佛真正的爱与一个人自身利益无关。尽管爱作为一种欲望行为得到了应有的认可，但它却被宣扬为一种自我牺牲的行为，就像一只雄性螳螂向雌性螳螂献上头部一样。也许正是将爱误解为自我牺牲的概念导致太多人以自我牺牲的方式行动。 这些男人竭尽全力去取悦一个甚至还没有接受他们的女人，无论他们的资源被耗尽多少，最多只是一个赌博，看她是否回报他的感情。 但那么一个女人是否值得被认为是爱着他呢？ 她爱这个男人什么，他已经被榨干了还被期望再提供更多吗？ 如果爱是牺牲，这显然是一种单方面的牺牲。

幸运的是，爱并非牺牲，双方都不必为了表达爱而去做出牺牲。爱是一种充满热情、纯真的价值回应。它是在现实世界中以价值共鸣的形式表达出来。它是渴望为生活带来更多的东西，超越现有状态的愿望，通过人类的行动展现出来。自我牺牲？远非如此。爱是最自私的事情。

对于那些坚持认为爱实际上就是自我牺牲，并认为为所爱之人做出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人来说，现在是时候认真审视一下这种爱的对象，以及这种自我放弃的受益者。

什么样的人想要牺牲他人的自我?

牺牲意味着损失、伤害和丢弃。牺牲就是这样一个声明：“为了你，我现在自愿削弱自己。”如果爱的行为是自我牺牲的，那么要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牺牲了自己，才能表现出欲望和关心吗？既然你已经为了所爱的对象牺牲了你的时间、空间、金钱和梦想，那么所爱的对象为什么会因为你为此付出了一切而感到幸福呢?

为了对话的简便，假设情景涉及男人对女人表达自己对爱的理解，虽然我怀疑大多数人会默认选择这个情景。他承诺要自我牺牲，这样就会把他的时间、空间、金钱、资源、梦想和愿景在所喜欢的女人的名义下放到次要地位，甚至丢弃它们，以此作为爱的姿态和象征。

现在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女人会欣赏，或者更糟糕，沉迷于你毁了你自己的事实呢？

如果你呈现的是为她而牺牲的自己，她到底是谁才会认可你？她不是最坏情况下贪婪且可憎的接受者，她是否根本不值得呢？在整个世界中，有谁是如此宝贵，以至于你愿意牺牲你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甚至如同在流行的口头语中所喊的那样，“把整个世界、月亮和星星都给你”？

请记住，适当意义上的爱是一种纯粹的价值回应。如果爱以最高的诚实和心灵的展露表达出来，毫不自我否定地大胆呈现出来，那么爱就是真实的。同样，如果所爱的对象本身也是未经牺牲、完整和诚实的，那么爱也是真实的。

在亲密的关系中，爱来自于一个没有牺牲的人，通过一个没有牺牲的人。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因为他们希望如此，而不是为了征服对方。

谈到友谊中的爱，一种真正的友谊也是由涉及的个人的愿望而发生的。如果友谊发展到一个人希望另一个人为了维持友谊而牺牲自己，那就是有毒的。友谊是自由选择的，双方都能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

即使谈到一个人对汽车或吉他的“爱”，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道理。车主不是为了汽车而屈服于它，而是毫不掩饰地将汽车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并在其中找到了满足感。他也不会试图使汽车屈从于自己——相反，他希望汽车以最佳状态存在，就像它有自己的身份一样。同样，吉他手不是他乐器的奴隶，而是毫不掩饰地将吉他视为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与吉他融为一体。它是他的延伸。他也不会试图使吉他屈从于自己。

男人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爱。他们在这些与他相关的爱的拥抱中，感到幸福、精神健康，并以最自然的方式展现阳刚之气，无需为此道歉。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声称爱男人的女人，他们要求男人牺牲这些爱，并以“承诺”为名使男人屈从于她们。当她嘲笑这些男人是“觉得自己是男人的男孩”时（以 Tomi Lahren 为例），她明确表示自己想要将某个男人屈从于她自己的寄生欲望。

爱不是屈从。在一个人屈从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被屈从者为了另一个人而牺牲了自己。这种有毒的关系在更明显的情况下已经够糟糕了，但更让人警惕的是，这种关系经常伪装成“浪漫”，把自我牺牲作为男性气质的一个方面，以男性利他主义为中心的寄生，以及公主们对“幸福永远”的幻想……所有这些都带着满足的微笑完成。

现在是时候广泛宣传非牺牲的爱，推翻“爱就是牺牲”的观念。任何倡导通过自我毁灭来表达的对扭曲的灵魂收割者的爱的论点都必须被揭示出其卑劣的本质。爱不是牺牲。

WHO TAKES YOUR SACRIFICE? (PART 2)

Vernon Meigs

October 13, 2020

谁来承担你的牺牲？（第三部分）



牺牲是否有时是好事或必要的?

尽管我已经陈述了以上观点，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可以提出的合理问题。请允许我认真考虑一下。

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假设情况，即自卫。假设你面对有人试图掠夺你的私人财产，甚至更糟糕的是，威胁要立即伤害你或你非常重视的人。虽然这个入侵者可能只持有一把刀，而你已经准备好了一支可靠的散弹枪。他没有任何机会战胜你。假设你还没有开枪，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放弃。假设由于他的鲁莽，他没有放弃。你开枪将他打死。在这种完全悲剧的情况下，入侵者成为了牺牲品，这是他自己造成的。事实上，他因为满足某种愚蠢的意愿，试图占为己有你的东西而自愿承受了你的牺牲。你、你的财产和你的家人安全了，这是好事。

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简而言之，在某些情况下，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入侵者本可以像乔丹·彼得森所说的一样，选择自己的牺牲并投降，然后被当局逮捕。对他来说，这样的牺牲会比被你不带任何道义质疑地击毙要好，因为你、你所珍视的人和物，是远胜于这个试图摧毁它们的生物的一切或部分。

从你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个牺牲选择需要作出：你和你的家人，或者他。如果你愚蠢到让自己和家人为了这个并不以任何方式重视你的生命的生物所想要的东西而牺牲，那就真是大错特错了。不要采取利他主义的方式，为你的敌人作出牺牲。

在我之前排斥牺牲的两部分之后，我并不是说在生活中我们总是能够避免牺牲。我要说的是，牺牲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的力量。关于掠夺者的假设情景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一场悲剧。所谓的“好”情景实际上是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掠夺者本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来实现他想要的东西，并且不威胁伤害任何人。如果掠夺者被逮捕或被杀害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那也只是相对而言。在这种自卫的情况下，你绝对有权保护自己，甚至杀死入侵者。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并且考虑到各种因素，你的反击能力甚至是有道德的和自我利益的。再次强调，真正的最佳情况是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无论它有多么难以实现或不现实。

尽管我对乔丹·彼得森在“该死的”牺牲观点上进行了批评，但我必须承认其中有真理：牺牲通常呈现为一个选择。失去这个还是失去那个；明智地选择吧。

当然，有理由使用你的价值回应，甚至从自身利益中汲取力量，来有效地进行被强加给你的牺牲，假设没有一种第三种方式让你在不牺牲的情况下获得胜利（要是所有情况都这么简单就好了！）但是我必须明确一点：牺牲通常总是被迫加在你身上的。牺牲是你没有主动要求的。一个村庄不会自愿请怪物来占据它的资源和人民。

而且，你当然不必把牺牲看作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这将给被视为牺牲者的人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为了拯救你所爱的人

你不会请求让你所爱的人患上瘫痪的疾病，但是你面临选择：为治疗和治愈支付费用（“牺牲”你的金钱，可以这么说），或者牺牲你所爱的人。很可能你会选择治疗，并且你确实愿意提供你的资源。这是一个真正更好的决策，也许是唯一一种情况下能接受对牺牲的感激之情（这种情况和自卫的情况类似）。

但即使这样，这也不足以将牺牲——为了维持大局而付出的代价——视为一种美德。这只

是对处于更难以控制的境况的回应，比村庄怪物更为困难。有人称之为“上天的旨意”，有人称之为“大自然”，有人只是称之为命运。尽管我们尽力而为，但我们无法完全掌控现实和自然力量。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我们对自己的牺牲感到愤怒。如果我们要认为上述情况中存在任何美德，请让我们称之为真诚而没有牺牲的爱，即在可能的情况下，那个人愿意让他所爱的人尽可能不被牺牲。

对于家庭

谈到抚养家庭和孩子，人们说父母要在任何形式上为孩子牺牲，以确保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都被人们认真对待，这将抚养家庭和拥有孩子的想法描绘成一种苦工和劳作。但我不认为我们必须这样思考。

要保持对家庭在社会中的积极态度并为之辩护，以下是一些建议：让对家庭的爱和关怀成为一种顺应价值观的回应，而不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做出的牺牲性义务。

过去我已经明确表明我是与反家庭观点最远离的人。然而，我观察到许多亲家庭的支持者继续以一种使父母对家庭屈从成为标准的方式来推动家庭观念，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愉悦和自我利益的目标，以抚养孩子并维持一个充满爱和培养独立性的环境。

养育子女完全可以是一种自我利益的目标，也许比任何义务或责任感更可取，因为后者会使整个经历变成毫无乐趣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有一点必须明确：抚养子女是一项巨大的任务，需要真诚的自我投入。你可能会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请告诉那些对自己有孩子感到愤懑的人。养育子女所带来的责任和成本应该事先被认清，并且坦然接受。

在维护家庭作为社会基石的举措中，我看到太多亲家庭一方倡导匆忙结婚和生育孩子。我不打算讨论目前的婚姻问题中涉及的诸多问题——其他男权运动的成员更有资格发表意见。

这实际上要求男性牺牲他们的梦想，将工作和收入委派给维持家庭的任务。我为什么感到，亲家庭观念中的这种以部落为基础的、自我牺牲式的上下文最终使人们与家庭疏远？

我一直觉得传统保守的“家庭友好”妇女们常常强调父亲对孩子的重要性，最坏的情况下是抱怨丈夫从不在身边，但与此同时又要求丈夫外出工作，努力挣钱，并为了她和家庭“牺牲”。这些女性似乎与女权主义者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希望男性牺牲式的完全满足女性。

想象一下，一个父母告诉你，他为了抚养你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实质上是在说他在作为父母的角色中是“无私”的。为什么这是件好事？为什么你听到这样的话不感到悲伤，而是感到别的什么情绪？如果你被告知你是一个意外，你对于产生这种感觉不能被指责。

为什么一个父母不能自由地坦诚表达他因为抚养子女而感到的个人兴奋呢？正如我之前所述，尽管在孩子生病、受伤，或者孩子做了不好的事情需要父母承担责任时会做出一些理解的牺牲。但除此之外，为什么父母不能告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我想要你，抚养你，现在看看你走了多远！你是我的骄傲和快乐！”？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我确信很多父母事实上会说出这样的话，幸好如此。然而，我的担忧是这种说法经常与自我牺牲的元素混淆在一起，而我已经明确说明自我牺牲与爱并不等同。

为什么他不能同时坚持自己的“儿童之心”（即天真无邪的童年梦想）并追求成为一个强大的父亲呢？为什么他不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他的孩子和他孩子的母亲敬重他为他们追求自己梦想的行动？通过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许一个父亲可以激发他们孩子无所畏惧的梦想。这是我更愿意推崇的家庭模式。

关于战争

最后，来谈谈战争的话题。许多现代士兵和军人，无论是被征召还是自愿加入，都因为战争的恐怖而丧生或成为残废，而这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可能无法真正想象。正如在这一系列文章的开篇所述，我无意贬低他们所做的牺牲...但它们确实是牺牲，我的定义从未改变。

士兵们被视为牺牲品。似乎历来如此。他的一方会战略性地牺牲他，而敌人则会为保护他们一方而牺牲他。随着战争的理由越来越模糊，士兵所为之战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我们感谢他们的服务，然后继续过着我们的生活，而他们中的太多人似乎没有得到他们可能需要的关照和适当的治疗。实际上，我们只为他们的牺牲表示感谢，在公民中，对于太多的他们而言，这是他们所剩下的全部。

在他们参军战死之前，这些士兵有哪些梦想？作为未被牺牲的个体，他们是谁？在他们被迫背叛自己的良心和价值观之前，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士兵在战争中不仅仅是牺牲了他们的身体。他们不仅仅是把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中，往往还会牺牲他们的价值观。对于我们这些在西方世界中很大程度上与战争隔绝的人来说，战争变得越来越无趣和普通，我们与其真正的恐怖联系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几乎习以为常地感谢这些牺牲。这种牺牲成为了对士兵的期望，而没有真正考虑他们作为个体的价值。**

那些不了解战争的我们继续选举那些继续投票支持更多战争的政治家。我们对战争的美德进行哲学探讨，观察士兵如何在这个棋盘上移动。我们不断称赞这些男人因为他们毫不犹

豫地为战友冒生命危险而被视为“天生”无私。

那些愿意为自己所珍视的东西而战的人当然应该得到尊重。但这不能以使他们的生活目标成为一种牺牲为代价。战斗和自卫是对局势掌控之外的一种合理、高尚的回应。但战斗和自卫并不意味着变得可以牺牲。

让我们以战士作为例子，如果你愿意，也就是战士。当你为你喜欢的拳击手加油时，你并不希望他流血受伤。你希望他是唯一留在擂台上的人，但是他要靠战斗来实现这一点，因为那是他的使命。

对于战士来说，有什么比告诉他“我希望你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战”更能提升士气并使他感到被重视呢？战士最终是为了胜利和生存而战。如果他为了死而战，他的战术将更加悲惨地确保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希望保护他所珍视的东西，他必须被尊重，以便能够活到另一天去保护，并享受他的保护带来的成果。期望他去死，他可能会悲剧性地如愿以偿。

总结——不牺牲个体的情况下的辩证

下一次当你感谢别人的牺牲时，想想你在感谢什么。思考你正在收取什么样的供品。牺牲的人失去了他们不应该失去的东西，据称是为了你的利益。请考虑从另一个人的损失中获得利益是否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你可能使这个人陷入一种虚假的社会履行感中，他认为自己因为做出了他所期望的牺牲而被证明是一个有价值的男人和人类。

然后问问自己，那么那些没有牺牲的人难道就没有有效性和价值吗？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对那些不愿为他人生死奉献的人如此痛恨？我们凭什么推翻别人的价值观等级，并把自己强加在他的位置上，然后自称为“其他人”？

如果牺牲定义了一个男人，或者同样适用于一个女人，那么就是为了制裁那些为了自己寄生的目的而强加牺牲的人。对牺牲的赞赏只是对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的验证。对牺牲的奉献只出现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下，即那个为整体利益而否定自己的人是一个英雄，而那些为自己的生活和权利而勇敢战斗的男人则被淡化甚至排斥。

有人告诉我，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前辈们的自我牺牲而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自我牺牲，我们现在就不会处在这个地步。对此，我回应道：现在应该清楚，我们可以过上充实而满意的生活，而无需牺牲自己。我们可以回头看，并说我们过去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以及他们无法在不牺牲的情况下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在社会权力的要求下度过自己的生活是多么悲惨，这些权力使他们付出了自我。

从部落时代到充满战争的封建时代,人类价值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被人们所需要。

听进化心理学家说，很明显，男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他们的死亡（而不是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也许是时候将不经牺牲的自我作为一个标准来取代破碎的自我牺牲标准，长期以来这一标准让太多人对奉献、爱、同情和价值的真正本质产生困惑。

我不否认牺牲是我们避免不了的东西，因为它确实在我们无法避免却又预期和准备的情况下出现。我想再次明确，乔丹·彼得森并不完全错误，他说如果面临牺牲，你必须做出选择。我所反对的是他对牺牲态度背后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男人是一个牺牲品。这并没有任何美德，肯定不会对男人或其他任何个人有所帮助。

只要牺牲被崇拜，我们会继续希望自己和他人牺牲，而不是在一個没有牺牲的自我中找到真正的价值。

我向那些没有牺牲的人致敬和赞美。至于那些在有生之年最终中牺牲的人，我只能祝愿他们重获失去的一切，但他必须是第一个站起来并追求这一目标的人。

WHO TAKES YOUR SACRIFICE? (PART 3)

Vernon Meigs

October 14, 2020

偏执的 YouTube 宗派主义者如何试图劫持和重新定义 MGT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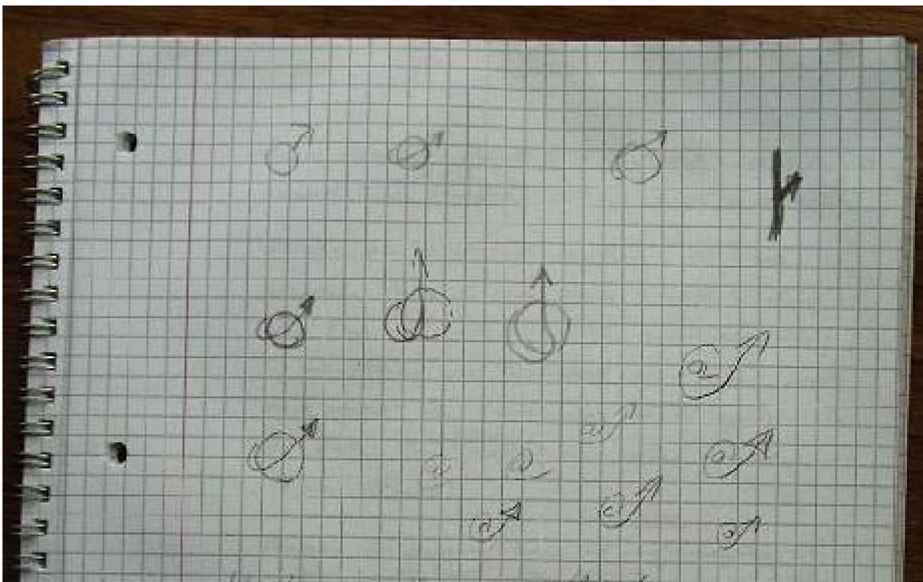
我惊讶地看到蒂姆·帕滕的《MGTOW：全球抵制婚姻》不久前出现在《男性之声》的页面上。并不是说文章里的一切都是错的，但至少有一个巨大的谎言。我怀疑帕滕并不知道这是个大谎言，因为这个谎言已经被许多人反复重复，他们只是在推动自己的个人议程。但这仍然是一个谎言，是关于男性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可恶谎言，需要将其正确地辨明出来。

关于男性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这个谎言似乎主要是由自私女性和自称在 YouTube 上的“MGTOW”男性所传播的——在过去一年左右，这些女性和男性经常用一系列偏执的阴谋论和恶意谎言攻击男权运动社群。其中包括帕滕再次重复的巨大谎言：即 MGTOW 在

YouTube 上成为一个新兴现象。根据帕滕的说法，这大约始于 2008 年，也许是在 YouTube 上。但这不是 MGTOW 的起源，也不是它获得最大力量的地方。

对历史的这种扭曲真的是胡扯八道，过分赞扬了 YouTube 社群，将先前的男性选择自己生活方式边缘化，并对其进行否定。而事实上，这个社群中的一些人仍然存在。这也否认了 MGTOW 在其他一些并不在 YouTube 上广为人知的地方所做的不断工作。

“男子走自己的路”这个短语，或者诸如“走自己的路”或“走自己心仪的路”之类的变体，现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许多最初宣传男子走自己的路（MGTOW）的互联网论坛和网站现在已经消失了，但仍有一些仍存在。在我研究早期人走自己的路时，我找到的最好的地方是一个被尊敬的论坛，称为“好男人”论坛。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当时的 MGTOW 哲学家们关于他们信仰的原始讨论，大约是在 2005 年左右。在那里，你还会找到那些男人们（其中一些是已婚者）创造的原始路标标志。



现代 YouTube 上的 MGTOW 派别可能会对这篇 10 年前的帖子提出异议，认为这是“社会保守主义”，而且 MGTOW 社区在那之后“发展”了。但这纯属胡说八道，从多个层面上来看，但最终归结为这样，先生们（和女士们）：你们不能确定“MGTOW 社区”如何发展。你们只能说出你们和你们的朋友如何发展。没有人委任你们负责为所有的男子走自己的路做出决定，而我完全质疑你们是否有这样的权威。事实上，我看到的只是你们无知和盲目的傲慢。尤其是当你们常常明显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

此外，那些编造“MGTOW 基于 YouTube”的故事往往涉及更大的谎言。他们经常相信这样一个阴谋论：阴谋的男权主义者们以某种方式发现“男性权益”越来越不受欢迎，但

“男子走自己的路”却在增长，所以保罗·伊拉姆（Paul Elam）突然决定关心 MGTOW 并开始撰写有关它的文章，但为了使其更加主流和可接受，保罗·伊拉姆试图告诉 MGTOW 他们可以结婚。但幸运的是，警觉且警觉的真正的 YouTube 上的 MGTOW 揭露了这个恶毒的阴谋，现在大家都知道真相：婚姻与男子走自己的路永远不可能！不能实现！只有那个撒谎的怪兽保罗·伊拉姆和他的邪教追随者说得不同！

直率地说，这一切都是极为女性化的谎言；这是一个密集、多层次、经过精心设计的谎言，以便通过改变话题、转移进攻目标和其他藉口找借口的方式来击沉任何合理的讨论。那些捍卫这种谎言、对无辜男性提出毫无根据的虚假指控的人，也有责任边缘化其他选择男性自己生活方式（MGTOW）的人，这些人肯定不叫 Paul Elam，其中一些人甚至无法忍受 Paul Elam。

老实说，我怀疑大多数传播这种阴谋说法的人是单亲家庭的产物，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像女孩子一样任性任性，他们的叙事也是如此可悲的闲言闲语和后背中伤的谎言。

现实是这样的：男性权利网站如 Anti-Misandry，Good Guys，A Voice for Men 等，拥有的观众比所有最知名的 YouTube MGTOW 加起来还要多 - 实际上，即使你将它们全部加起来，并加上"女性写作什么"和"蜜蜂女团（Honeybadger Brigade）"，你得到的观众规模仍然不及"男性之声"一站，更不用说更老更有威望的男性权益网站和论坛了。而且这些在线论坛和网站已经连续 6 年支持 MGTOW，"男性之声"一站已经有了 10 年甚至更长的历史。

换句话说，很多人在 MGTOW 上远远早于那些嚣张的 YouTube 小子，他们进来并自封为专家。

顺便说一下，YouTube 上的 MGTOW 频道对彼得·赖特（Peter Wright）保持了惊人的沉默，尽管他是这本关于 MGTOW 书的主要作者，许多 YouTuber 在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不公正的诋毁，或者他们通过暗示他们曾经浏览了一些早期草稿章节在 AVfM 上的文章而声称他们已经读过了。实际上他们没有读过。彼得已经过去十多年一直在“走自己的路”，比起像 Bar Bar、Stardusk、Sandman 这样的新晋人物来说要久得多，更别说像自称“MGTOWN 市长”的傲慢小鬼（更不用说像“MGTOW Mafia”、“Sexy MGTOW”这样彻底的疯子，以及油管 MGTOW 教派的戴夫·菲特雷尔，即“RazorBlade Kandy”）了。想要了解真正的 MGTOW 一直是什么样子（并且仍然是什么样子）的人应该阅读他的书。

那些偏执的 YouTuber 很少或几乎不提到彼得·赖特，尽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书（大

多数人在恶意攻击之前从未读过的书）是他们对保罗·埃拉姆试图“劫持 MGTOW”的偏执和侮辱性阴谋论的主要来源，尽管对任何理智的人来说，这本书中没有任何令人反感的内容。

当一个劫持者把枪对准你并说：“你为什么在劫持我们？”这真是相当可笑。如果说有一个很好的“DARVO”（否认、攻击、反攻和反受害者化）的例子，那就是彼得·赖特写了一本书来颠覆 MGTOW 的概念。

而那些宣扬“劫持”阴谋论的人很少甚至几乎不提及彼得·赖特的名字，这是多么可悲啊。

现在，关于“Men Going Their Own Way”的真相如下：从一开始，MGTOW 就认识到男权主义者在政治领域进行的行动，如游说立法机构、举行抗议和示威活动、签署请愿书等，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他们早就认识到，男权主义运动可能永远无法成功。

男权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很清楚男权主义运动可能失败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 MRA 首先推动了 MGTOW，以及为什么它一直受到 MRA 的尊重。

毕竟，男权主义者创建了“Men Going Their Own Way”的标志，推广了这个名字、缩写和理念。男权主义者一直说，如果一个选择 MGTOW 的男人不想成为活动人士，甚至不相信行动主义，那也是可以的，因为男权主义者支持男人独立地掌控自己的命运，完全摆脱男权主义运动的束缚。毕竟，没有人有义务成为活动人士。

MGTOW 项目既简单又深刻：帮助个人男性打破女性的期望的桎梏，同时也打破其他男性的期望的桎梏。在一个女性至上、压制男性的文化中，它旨在帮助男性自行决定他们想要的生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实现个人目标，无论目标是什么，并根据实际情况有着现实的期望，以及尽可能多地了解社会和法律是如何实际运作的，而不是他们认为应该如何或希望如何运作。

这些个人目标可能是保持单身，学会在单身生活中获得快乐和自我实现。有些人可能随便约会，或者寻求性工作者的服务。其他人可能完全放弃与女性的亲密关系。还有一些男性选择追求与女性建立长期关系，尽管他们对生育、父亲角色和伴侣关系有强烈的生物冲动。

在所有情况下，社区的目标是帮助每个男性自行选择自己的个人目标：他应该同居还是结婚？他应该留在自己的州、省或国家，还是应该逃到尊重父亲角色和家庭的地方？他应该因为女人不值得而放弃一切，单身生活更加安全和幸福吗？这些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没有别人有权干涉，唯一的真正规则是不要因为他做出了你不会做出的选择而羞辱他，只要他不伤害或误导任何人。

这一切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对男性的选择进行指导，即使有些人认为他的选择奇怪或有问题。MGTOW 哲学的目标是帮助个人男性找到自己，找到他们想要的，并帮助这个男人以自己的方式实现最好的方式。

快进到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称之为激进 MGTOW 教派开始在 YouTube 和其他一些地方兴起，比如 Nacho Vidal 的旧 MGTOW 论坛。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教派分子突然决定，一个男人如果结婚了，就绝对不可能同时成为一个自行选择自己道路的男性。

这个观点——已婚男人可能不是 MGTOW——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恶意的谎言，对听到并相信它的男性有时是有害的。这也是对最初在互联网上创建了男性选择自己生活方式运动的人们的背叛，其中一些人至今仍活跃在其中。这是对 MGTOW 的颠覆和挟持。这是对其重新定义，而且是一种有害的重新定义。我们不应该容忍这种做法。

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受欢迎的 YouTube 社群帮助 MGTOW“演变”到现在的状态呢？首先，因为最初的 MGTOW 尚未离开舞台。其次，YouTube 的派系分子误导人们，有时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建议是危险的。

是的，是危险的。危险的不是对社会，而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追随者。他们是一群该死的傻瓜，他们会让自己或他们的朋友丧命。是的，我是字面意义上这么说。

现实情况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英语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男性可能不应该结婚，因为婚姻法律通常不对男性有利。然而，这是普遍情况；任何告诉你在任何男人的情况下婚姻没有好处的人都在对你撒谎。

再重申一遍：如果你说结婚没有好处，那你是一个对现实非常无知的危险愚蠢之人，很可能会让自己或他人丧命。

再重复一遍：告诉你结婚证没有好处或保护的人可能会让你入狱或被杀。

是的，这包括你最喜欢的 YouTube 频道，无论他或她有多少订阅者。顺便说一下，你最喜欢的 YouTube“男子走自己的路”推销“MGTOW 在定义上永远不能结婚”的胡扯的人，很有可能此刻正在全职与一个女人同居。你试过问他吗？你应该问问他，如果他承认自己全职和一个女人同居——一些知名人物正在与女人同居——他在得出同居比婚姻更安全的结论之前咨询了哪些法律来源。

因为这是每个男子走自己的路都应该知道的另一件事：尽管婚姻通常对男性来说是一笔糟糕的交易，但没有结婚证与女性同居无可争议地削弱了你的权利，并使你比拿到国家认可的纸质文件更加容易受到伤害。

这并不是为结婚辩护的道德案件。我将重申我的观察：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婚姻显然是一个价值可疑的合同，通常削弱了男性的权利并导致他们受伤。

然而，没有婚姻的同居结果通常更糟糕，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你可以不仅咨询律师，还可以与我或其他男权主义者交谈，他们遇到过哭泣、自杀倾向的男人，因为他们拒绝与他们认为避免结婚会让自己更安全的女人结婚，结果发现未婚对他们来说在法律上更具危险性。

一个理智而理性的男人可能会说，“好吧，你是说婚姻不好，但同居甚至可能更糟。我为什么不完全避开女性呢？”

请不要让我重复：这就是为什么选择保持单身是一个完全可敬、理智和理性的选择。这正是我已经说过的。

但如果你正与那些像大多数男性一样需要身体亲密接触的人交谈，如果他是那些非常渴望孩子和家庭的男人，你需要帮助他克服这些欲望，或者如果他不能或不愿克服这些欲望，你需要根据他所拥有的所有法律信息来为他提供建议，告诉他在灾难发生时保护自己的最佳策略。

而且，如果你不是一个疯狂的意识形态家，你会承认，如果他所在的地方的法律环境，根据他的特定生活情况，让他在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更安全，那么他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应该仔细考虑这一点。

所有男人都会从结婚证中受益吗？再一次强调：不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会。但最终的决定不能仅仅基于你对事物应该如何的观点，它必须基于对这个具体男人的环境和他所在地区相关法律的深入了解。最终决定将取决于他和他个人的优先事项，决定哪种方式对他个人最有利。只有他自己能够说，其他人不能，不能是他的父母、老师或社会，当然也不是他最喜欢的 YouTuber。

他需要去走自己的路，并自己决定他想要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

如果你声称结婚证没有任何好处，那不仅仅是在对自己撒谎，也是在对听众撒谎。所以，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可能存在一种非法、不道德的合同，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你不利，然而比起没有任何合同来说，它仍然更好、更安全。而这是法律的现实，而不是迪恩·埃斯梅的观点。如果你对此存疑，请咨询律师。如果你是认真的，我甚至可以帮你找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所以我会一直重复直到确信每个人都听到为止：与女性同居或

生育往往给你比获得结婚证更少的权利和保护。这并不是“倡导婚姻”。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实证的事实。

认为这是我的意识形态立场，就像认为迪恩·埃斯梅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转一样，而你的意识形态则声称太阳必须围绕地球旋转。

先生们，你们的观点不一定符合现实。如果你告诉男人，婚姻证书从来没有任何好处，你就是在对那些男人撒谎，而且你可能会因为你的谎言导致那些男人丧命。

很多男性加入“Men Going Their Own Way”或更广泛的男权主义社区，是因为经历了一场恶劣的离婚。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大多数人在亲身经历之前不会相信家庭法庭的情况会如此糟糕。相信我，对男性来说，家庭法庭通常是残酷的，尤其是如果他们选择了错误的妻子，或者她容易被狡猾的律师、操纵性的家庭成员或憎恨你的朋友操纵。

然而，这个关于婚姻的现实，YouTube 上的新秀们不会告诉你，无论你听说过多么糟糕，如果一个未婚男性同居，甚至只是约会而没有同居，从法律角度来看，情况通常更糟。有时，情况更糟糕得多。

如果你，YouTube 上的 MGTOW 专家，每晚与一个没有结婚证的女性同床共枕，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在许多情况下，取决于你居住的地方，你的权利和保护要少得多，远远不如如果你选择领取结婚证书。是的，即使结婚证在法律上可能是非法和不道德的合同，即使婚姻经常毁掉男性的生活，与女性同居甚至只是单纯地与女性约会，在某些情况下，更有可能破坏你的生活。

为了追求某种模糊的原则而毁掉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看起来非常像在鼓励男性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你认为呢？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准备签订同居协议？再次咨询一位律师，因为在许多司法管辖区，无论你写了什么、无论你认为你的协议多么精心设计和巧妙，法官可能一眼看过你的同居协议，就会像扔掉一个滴着鼻涕的脏纸巾一样将其摒弃，然后继续把你的孩子和几乎所有你拥有的东西都交给那个你基于原则拒绝结婚的女人。

如果你结婚了，你的律师可能能够至少保护你的一些财产，或者至少可以保证你与孩子们保持联系。

虽然不是完全可靠，但相比自豪地宣称“我绝不会结婚”的立场，这种情况更可靠。

这个事实——绅士们，这是现实，不是 Dean Esmay 的观点——并不意味着男性自行选择道路就应该结婚。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们应该这样做。只是说他们可以这样做，如果同居

和生育子女是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真正的 MGTOW 社区不会排斥这些男性；它会敦促他们获得尽可能强大的法律和个人建议，以便他们能够对他们所作出的任何选择的利益和风险有充分的了解。

顺便提一句，选择单身生活也有其风险，如果不小心，可能导致沮丧、孤立、抑郁等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与人的正常接触和怜悯是大多数男性真正的人类需求，而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轻描淡写地摆脱的东西。如果你选择了永久的单身生活，你将获得诸多好处，但如果你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你就知道没有什么是没有缺点的，你需要看到缺点，并为你自己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采取谨慎的措施。

无论如何，如果你对结婚证相对于非婚姻关系通常给予你更多权利和保护的这个无可辩驳的实证现实表示怀疑，我建议你询问你所在地区的律师结婚证相对于与女性同居时给予你的保护，以及意外（或不那么意外）怀孕对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的影响各是什么。很有可能，在许多情况下，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实际上来说，你拥有更多的权利和保护，如果你拒绝了婚姻合同，就得不到这些。

我曾经认识一个说他永远不会结婚的人。他今年年初自杀了。他在一个晚上上吊自尽，第二天早上他的父亲发现他从横梁上摇摆着。他没有得到与他从未结婚的女人所生的女儿接触的权利，这个女人决定她的新男友会成为一个比他更好的父亲。在与此事纠结了一段时间后，他似乎最终决定了一了百了，大约是 25 岁左右。

事实上，如果他和那个女孩结了婚，他将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自己的孩子——这是我居住的州的法律现实。而且，作为一个贫穷的人，他根本没有财产可以失去给他孩子的母亲。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女儿，他没有被允许定期见面或以任何重要方式帮助抚养她。

但是，让我们不要让 YouTube 社群谈论我已故的朋友 Nate，因为他的故事对于“无论如何，婚姻对男人总是有害的”这种胡说八道来说是不方便的。这样的思维让我的朋友 Nate 丧命，并确保一个小女孩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她的亲生父亲。

你的朋友或追随者什么时候也会丧命？

如果你想拒绝结婚证是基于原则或进行个人表态，没问题。只是不要对男性撒谎，告诉他们那是比结婚证书更安全的选择。因为事实经常相反。并且，不，这不是迪恩·埃斯梅的观点，而是一个任何一位中庸的律师可以在几分钟内向你解释的法律现实。

如果你说 MGTOW“定义上意味着不结婚”，那么你刚刚暴露了你不理解 MGTOW 的事实，而且，你刚刚攻击了 MGTOW 社群的广大群体。那些坚持原始哲学的人绝对不必认为你只是 MGTOW 的另一支派或思想流派——我们完全有权利注意到，一些

YouTube“MGTOW”人士所提倡的东西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男性丧命。

如果你想倡导终身单身，尽管去做。这是一个光荣的选择。它有许多好处，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只是不要撒谎，声称 MGTOW 在定义上意味着“无婚姻，无例外”，因为许多最初推广 MGTOW 的人永远不会同意你的说法，事实上，当时有些人已经结婚并有孩子，现在他们依然是已婚并有孩子。

而那些真正的男子走自己的路的人呢？和我一样，他们知道有时候结婚证比同居更好，即使两者都不理想，但对他们来说，一个比另一个更糟糕。我们都希望看到这种情况改变。或者至少，我认为大多数理智的男人都希望它改变。

无论如何，只有一个团体试图重新定义 MGTOW：YouTube 的宗派分子，他们放弃了所有的理性，以便声称，与先例和客观证据相悖，MGTOW 根本就不能结婚。对不起，那可能是最好的默认建议，但远远不能成为普遍的最佳建议。

我可能不会费心去听或回应任何 YouTube 上的派系教徒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证明不愿意倾听，仍然狂热地陷入他们的政治迫害和"MGTOW"部落主义中

YouTube 上的 MGTOW 宗派主义者用恃强凌弱的手段阻止了所有对谎言的指责和质疑，这些谎言抹黑了每一个对它们提出质疑的男人的人格。他们必须习惯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广大社区将不会永远容忍他们。他们不代表整个 MGTOW。他们从来没有。

How paranoid YouTube sectarians attempted to hijack and redefine MGTOW

September 9, 2015

Dean Esmay

不要只是做点什么，坐在那里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莎士比亚

存在对每个人的健康至关重要，但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坐在咖啡馆里，置身于大自然中，与朋友相伴，回到家中，心灵宁静。轻嗅花香。如果被允许，这些事物有潜力取代一些让人们的过早地走入坟墓的无休止的行动。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女人是人类的存在（human beings），而男人是人类的行动（human doings）。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句引人注目，朗朗上口的话，然后人们再次忘掉——即使它仍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和日常行为中。人们把它忘掉，事实也无法改变，即没有存在的行动，和没有行动的存在，都表明生活不平衡，这种生活会导致病态。

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对此做了什么？我不是指作为一个运动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指每个人，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中，我们对此做了什么。虽然一些男性已经在关注平衡，但其他人可能仍在寻找正确的平衡，并更好地理解其中的风险。

儿科精神科医生唐纳德·温尼科特认为，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比行动更重要，而且存在必须先于行动，以使行动有意义：

> “存在是生活中任何后续体验的中心。实际上，如果个人没有机会简单地存在，他未来的情感质量将不容乐观。很有可能这个个体会感到空虚。”
>
> “现在我要说：‘在存在之后，是行动和被行动。但首先，是存在的。”
>
> “因此，能够做某事取决于能够存在的能力。在治疗的背景下，寻找和发现自我意义全都与找到一种身份有关。”
>
> “不容忽视的是，存在是一切的起点，没有它，行动和被行动都没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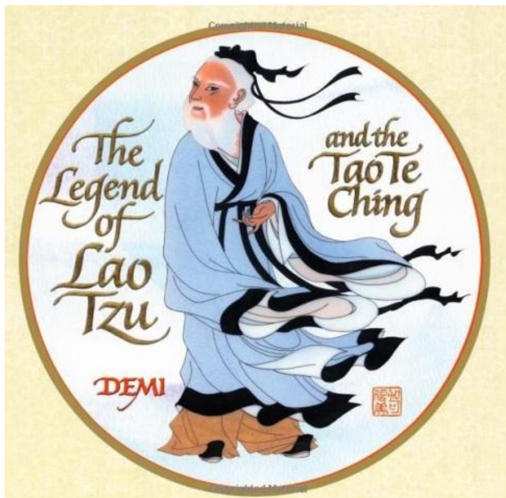
根据温尼科特的观点，存在对心理健康更重要，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男性被最鼓励放弃存在而去追求行动。你最好不要放松，简简单单地存在，只是——还有工作要做！

按照这样的划分方式，将男孩和女孩分开的趋势从小就开始了。男孩得到了一辆垃圾车和一套"修修补补鲍勃"工具包，女孩则收到了一个"做自己芭比娃娃"。通过芭比娃娃，女孩们学会了在娃娃屋里的"存在"体验，以及放松、漂亮、丑陋、与朋友相处、在咖啡馆里、结婚、快乐、悲伤、嫉妒或虚荣。这些是构成小女孩心理的基本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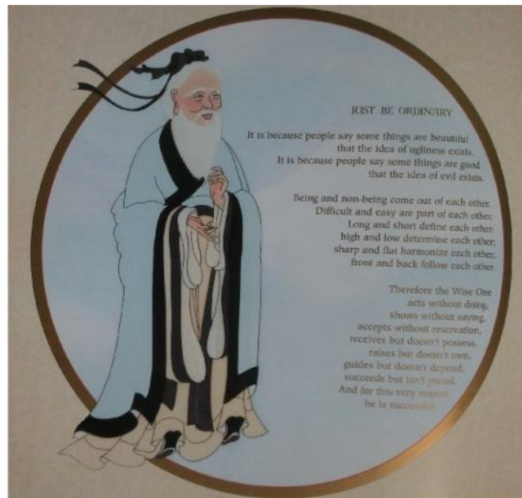
我们首先问男孩的问题是"你打什么运动"或者"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工作"。男人被教导成为行动的偶像，他们工作、赚钱、修理东西，或者与女朋友发生关系。只要他们在做点什么，我们就认为他们处在自己应该处的位置。

但是，只有当一个人在基本层面上感受到存在时，他才能通过行动带来价值。如果他感觉自己没有存在的感觉，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因为没有"我"来执行这些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行动都变得无用，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带来自我的感觉。或者，如果行动确实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我存在的幻觉，那么一旦活动停止，一切都消失了。当一切静止下来，没有未来的计划时，许多男人被存在的虚无所吞噬。

在现代，男性被要求去做事，而女性被要求去做自己。所以就本文的目的而言，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古典的来源，以说明男人失去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重新发现它。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借鉴 2600 年前的智者老子的思想，他培养了一种无为而治的哲学定义如下：



Lao Tzu book for 7-10 yr old boys



"Therefore the wise one acts without doing"

无为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字面意思是"不行动"或"不做"。在《道德经》中，老子解释道，完全与道合一的存在（或现象）会以完全自然、无心计的方式行事。根据老子的说法，目标是达到这种纯粹自然的行为方式，就像行星绕着太阳旋转一样。行星无需任何控制、力量或试图自行旋转，而是自然而然地进行轻松而自发的运动。

意识到行为/存在二分的重要性后，我在我儿子 10 岁的时候，他读的第一本书之一是老子的《道德经》儿童版。我们一起阅读它，并就这位智者的观点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他认为智者“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完全确定我们是否理解得正确，但我们决定它意味着以你想要的方式“行动”，而不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或期望去“做”。

在另一种翻译中，这位智者说，“无为而为，无心而劳。”在这些词语中，他似乎在说让

事情自然发生，从存在中产生，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

这并不是说男孩和男人不应该在世界上积极行动。对于寻求更大平衡的男性来说，好消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必放弃行动。大多数男人必须行动才能保持健康。但在此需要区分健康的行动和不健康的行动。

从自发的自我行动是一回事，从顺从他人愿望或出于功利的叙事中行动是另一回事。那些生活在功利叙事中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再全身心投入到对存在的探索中，如果没有先达到这种意识，那么你的存在尝试肯定会被内心的负罪感或那些最怕你离开的人的羞辱所打断。

按照老子的说法，我们不停止行动，而是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动机，这样行动就可以从一个不同的中心出现——不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责任，而是基于能够存在的有意识的选择。

老子的主要弟子庄子深入探讨了这个主题：

> 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
>
> （天空无所作为：它的无为即是它的宁静。 大地无所作为：它的无为即是它的休息。 从这两种无为的结合中 所有行动涌现， 一切事物被创造。 多么广阔，多么无形 这个生成！ 一切事物来自于无为！ 多么广阔，多么无形—— 无法解释！ 所有完美的存在 都是从无为中诞生。 因此有人说：“天地无所作为， 然而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不做。）

哪里有人能够达到这种无为？

再与我们的虚构人物老子待上一会儿，让我们考虑一下传说中他帮助创办的传统茶道仪式。就像芭比以她的茶话会而闻名，她在其中教导女孩与朋友相处的艺术一样，老子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茶道仪式的创始人，这是一种以静止和存在体验为中心的仪式。

我们可能不愿意谈论“芭比之道”，因为它带有自恋的色彩，但中国和日本文化中的茶道仪式值得向老子的高尚道统致敬。

道家思想，像大多数古老的宗教，谈论着工作和休息之间的平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尽管芭比也教导女孩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可行的，但并不确定她是否对这个方程式中的工作部分非常认真。

总结一下，关于男性的各种叙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元素，那就是行动。我们在诸如“只工作不娱乐”、“不要无所事事”和“恶人不休息”等词语中听到这一点。男人为女性中心的文化奴役自己，作为拯救者、解决问题的人、烈士、保护者、劳动者、办公室职员和英雄，所有这些叙事都基于行动。但男人有很多理由摆脱奴役的循环，享受一些存在的时刻——为自己而存在。

是时候停下来喝杯茶了：用仪式感制作，用心地品味，可以有朋友陪伴，也可以独自享受，而不需要时刻盯着时钟等待下一轮工作。

注：在沃伦·法雷尔博士的网站上，“Women are human beings, men are human doings”这句话归功于他的书《女人听不到男人不说的话》。在其他地方，他解释说：“我认为这里的来源是真的。在 1960 年代后期，当我开始在这个领域发言时，我曾经这样说过。虽然我查了十几本语录，相信是我创作的，但我不会把我的生命押在上面。“

DON’T JUST DO SOMETHING, SIT THERE

Peter Wright

June 7, 2015

男人最害怕什么

我们将那些勇敢面对并克服恐惧以达到正义事业的人奉为英雄。但有一种恐惧，不仅我们希望男人远离，而且如果他们表现出任何勇气，我们还会惩罚他们。

有一种恐惧，高于其他一切，它让我们将男人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所称之为现代男性气质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受到这种恐惧的影响，无论他们是天性胆小怯懦的人，还是那种敢于冲进大火中拯救他人生命的人。

这种恐惧包括职业拳击手、商业渔民、市区警察、政府告密者和渗透有组织犯罪的执法人

员。

他们被这种恐惧所困扰，但并非是对死亡、折磨或个人毁灭的恐惧。这是一种如此巨大的恐惧，以至于他们拒绝面对它，最糟糕的情况下会驱使他们自杀或伤害他人，最好的情况下会牺牲个人尊严和自尊，过上仆人和小丑般的生活。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形容的强大机制。对于很多男人来说，有一种解决这个致命弱点的方法，需要理解我们是如何被设置为这样。而这种理解本身就需要勇气来面对。以至于大多数男人永远不会这样做。

这种恐惧就是失去一个女人的爱和认可的恐惧。这种恐惧如此深入人心、暗藏毒害，以至于男人们会不择手段地维持它，即使他们被事实一次次摆脱——那份爱和认可从来没有存在过。

让我们看看一些构成一个相当不舒服图景的轶事。

为什么那么多在战场上奄奄一息的士兵呼唤他们的母亲，或者他们倒下时的遗言是“告诉我妻子我爱她”。

为什么那么多男人如此努力挽救与已经无法挽回的女人的关系；那些女人不仅证明她们不爱这些男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她们对他们怀有深深的仇恨？

为什么那么多男人从未发展出保护自己免受女人虐待的技巧，自愿成为经济上的牺牲品，将他们辛苦赚来的钱用来给完全对他们没有兴趣的女人留下好印象？

为什么即使在离婚后被妻子榨取一空，男人们仍然自愿为女人提供劳动和个人资源？说到离婚，为什么男性在离婚或分手期间自杀的倾向如此压倒性地占据主导地位？

为什么男人在与女人交往方式上似乎如此不会改变？简而言之，大多数男人对于与女人建立情感、心理和经济投入的标准仅仅取决于她是否对他有吸引力。

为什么我们从通常不与儿子谈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男人和女人一起合谋，让他们蒙在鼓里，让他们在女人面前如此脆弱？

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打击。它们拍打着我们的脸，对我们大喊大叫。它们抓住我们的衣领，猛烈摇晃，试图引起我们的注意，然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投入了他们所有的一切来不去看、不去听、不去感受其中的任何内容。

这也归结为对失去的恐惧。

我曾与一个年轻人交谈过，他向我寻求建议。他为了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攒了一些钱。礼

物并不贵重，他当时 21 岁，刚刚开始工作。他女朋友对礼物嗤之以鼻，并告诉他她希望得到更好一点的礼物。

我的建议，当然是找一个更好的女朋友，或者在自己找到一个不那么浮躁的女人之前先顶住。但是他听不进任何建议。他只是不停地回到他的困境中，他想取悦她，但又负担不起。他甚至问了有关职业道路的问题，推断是他再也不想感到如此贫穷。

当我试图追问他对她的拒绝感到恐惧的原因时，他选择在别处寻求建议。他带着一点不悦地结束了对话，告诉我他可不是、天啊，害怕任何事情。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其归咎于年轻人的幼稚，但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 15 年，据我所知，他仍然以同样的方式生活，在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中，试图让一个女人幸福到足以让他留在身边。尽管他现在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但他仍然让妻子让他不停地在表演的跑步机上奔波，不断地努力和出汗，却只能偶尔得到一点短暂的认可。

我很确定他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现在有了孩子，他的收入潜力已经基本达到极限，当他从跑步机上摔倒的时候，并且一定会摔倒，他会感到心灰意冷。当他恢复过来时，他会急于寻找另一个女人，方法和他找到妻子的方式差不多，通过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并将一切奉献给任何漂亮的女性，希望得到另一点认可。

为什么这种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恐惧成为男性的默认设置呢？我认为我的理论有一定的道理。

每个孩子关键的成长阶段都被女性的存在和女性的意志所主导，这种意志通常是自私的、不健康的，对于男孩来说是情感上的蹂躏。父亲，无论是缺位还是存在，都加剧了这个问题。

在没有男性影响的地方，母亲经常横行霸道。她教育她的儿子，他们最好取悦她，否则她就会用拒绝、身体痛苦甚至心理羞辱来惩罚他们。对于已经失去一个父亲的男孩来说，这是一场摧毁灵魂的噩梦，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通过顺从来调整自己的思想。

当父亲仍然存在时，他通常是同样扭曲议程的执行者。“你等着你爸爸回家吧”，这句话是年幼男孩对代理暴力的首次体验，由这个将塑造他对所有女性的看法的女人发动，由将塑造他对自己和所有男性的看法的男人执行。

在某个时刻，他进入了女性主导的小学教育系统，在那里，他被强迫遵从女人的意愿已经成为制度化。当他进入中学时，他对女孩的崇拜和追求的准备已经深入骨髓。

再来说一个关键因素，给这种厌男情绪的蛋糕锦上添花——浪漫的骑士精神。

在一个男人的一生中，他被灌输的信息是男性爱和奉献是无条件的，是为了换取认可的表

象。事实上，他愿意把自己放在女性接受的祭坛上，直接关系到他作为一个男人是否有价值的能力。

正如我们所知，在这种文化中，一个没有价值的男人几乎是最低下的。

“妻子开心，生活幸福”和“当妈妈不开心，没有人幸福”的口号或类似的话，从他能够理解“大男子孩不哭”的时候，就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的意识里了。

一旦我们摒弃了“好男人”和“懂得如何对待女人的男人”的伪虔诚，你所剩下的就是浸淫在浪漫骑士精神中的卑微仆人。

你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骑士精神曾经是一种军事伦理。它是一种要求为无保护者付出牺牲的准则。它是一种高尚的武士准则。在 12 世纪，贵族将其作为浪漫典范，后来被广大民众学习模仿。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盲目、奴性的行为只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趋势。男人并不是天生的傻瓜和木偶；是社会压力造成了这种现象。人类天生的女性中心主义倾向使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

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我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另一件事情，但它对你来说应该非常熟悉，因为它仍在发生。

我住在一栋复式公寓里。住在我楼上的男人是个超级棒的体育迷，尤其喜欢棒球。我经常能透过楼板听到比赛的声音。有一天，他的女朋友来了。他们因为他太过于看棒球而争吵。我清楚地听到她说：“你更在乎棒球，而不是我！”

接下来我听到的是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她脚步声下楼。几秒钟后，他也下楼，大喊着“斯蒂芬妮！请等一下！”

那时，他的棒球比赛仍在客厅的电视上播放着，却没有人观看。此刻，他就站在街上。透过窗户，我看见他恳求她留下来。只过了几分钟，他们一起离开了，他回到公寓里关掉了比赛。

这就是他们牵着你们鼻子走的方式，伙计们。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她对他威胁要离开是她的法宝吗？难道大部分或所有的女人都不知道这一点吗？难道她们不像专家一样使用这个法宝吗？

斯蒂芬妮威胁要离开并不只是一种微小的操纵。她触发了他自从会说话起就根深蒂固的恐惧。她的拒绝就是他母亲的拒绝，他老师的不赞同，而在他无意识的思维中，还潜藏着一

种威权机构来惩罚他失败于浪漫骑士精神的行为。

当然，他并没有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所知道的只是她抛弃他的想法让他心如刀绞。

虽然她可能并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但你可以肯定她知道足够多，知道在离开的时候她会将他撕成碎片。

当她走的时候，她带走了他的男子气概。就像那个对一个心碎的年轻人嘲笑一份不那么昂贵的礼物的年轻女人将他的男性气概变成了一个残忍的笑话。这两个男人唯一能够洗脱罪责的方式就是失去自我。他们通往爱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我憎恨。

浪漫骑士精神并不代表爱。往往相反，它使女人成为自恋者和孩子，使男人成为无助的棋子，靠近观察，他们与我们所真正认可的男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在我看来，男人能够克服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迎面迈入恐惧的深处，在他们的价值观上重建他们的自我形象，而不是他们愿意牺牲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它需要重新书写你生活的叙事。对大多数男人来说，这比面对密集的子弹还要难，比在所有人都走出建筑物时走进燃烧的建筑物还要难。

好消息是，你可以随时选择开始这样做。

What Men Fear Most

April 17, 2016

Paul Elam

为什么男人不寻求帮助以及如何改变

众所周知，男性寻求专业帮助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女性。这不仅仅适用于心理健康服务，从医学角度来看，男性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和求助意愿也较低。

这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神话，它也有相当扎实的研究支持。当我搜索“男性为何不寻求帮助”时，我得到的第一个结果是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篇文章，引用了心理学家约翰·维西 1993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回顾了几个流行病学研究，得出结论称女性占了三分之

二的精神健康门诊患者。

尽管男性自杀率远高于女性,并且同样或更经常受到物质滥用和与压力相关的障碍的影响，但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在身体健康领域，情况也类似。我得到的第二个谷歌搜索结果是 1999 年发表在纽约州卫生科学中心家庭医学系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根据家庭医生的观点报告了男性不去医疗系统寻求医疗帮助的原因。

该研究的结论并不令人意外。研究人员归纳出三个关键主题，我简要总结如下：

支持：男性似乎更多地从他们的女性伴侣那里获得有关健康问题的支持，而很少从男性朋友那里获得支持。

求助：认为自身易受伤害、害怕和否认是影响男性是否寻求帮助的重要因素。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男性受到传统社会角色特征的阻碍：对免疫和不朽感的认识；难以放弃控制并认为寻求帮助是不可接受的信念。

男性还报告称，处理医疗问题需要花费的时间成为了一个障碍。总的来说，他们似乎更倾向于把职业生活放在个人健康之上。

最后，我在谷歌搜索中得到的第三个链接是来自 everydayhealth.com 的一篇经过医学审查的文章，专门讨论男性为何不寻求帮助，尤其是在抑郁症方面。

文章中指出了通常的问题，援引了国家心理健康联盟的说法，即抑郁的男性常常压抑自己的情感而不表现出悲伤和哭泣。

文中还引用了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副教授迪恩·F·麦金农（Dean F. MacKinnon）博士的话，他表示男性可能会把自己的症状视为软弱的标志，类似于男性不喜欢问路的观念。

“男人不寻求帮助，”他说，“因为这会使他们显得软弱，而且他们也害怕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麦金农所提供的男性陈词滥调的刻板印象是谷歌搜索关于为什么男人不寻求帮助的问题的前三个搜索结果中的共同主题。

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篇文章要求我们想象马尔伯罗牌香烟广告中的牛仔形象，他很不可能去寻求帮助，当然，这也暗示了男性本质上有一些缺陷，这是问题的根源。

这篇文章甚至引用了臭名昭著的误导性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罗纳德· F·莱文特，他的理论方法深深植根于父权制理论。

莱文特还是一个名为“规范男性无情感症量表”的主要作者，该量表假设人类男性在情感上缺乏能力，这源于我们所有人（除了他和他的同行，我想）都是有毒社会化男性价值观的产物。

这是一个简单的画面，在心理健康专业领域，甚至在医学界也被重复提及。男人对自己的需求心知肚明，却固执地拒绝寻求帮助，这是一种误导人的勇气，掩盖了对被视为非凡和强大的恐惧。根据莱文特和他的许多同行的观点，男人因为试图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而丧命。

当你深入研究他们的理论基础时，会发现他们毫不理会这些社会信息的影响。我们对年轻男性说：大男人不哭。勇敢点。像个男人。要坚强。别当娘娘腔或同性恋。而他们内化这个信息，到了忽视左臂放射痛或咳血的程度。

他们与自己的情感状态脱节到几乎察觉不到抑郁情绪，直到他们把枪口放进嘴里。

就像任何普遍错误的观念一样，其中或许有一丁点的真理。当然，让男孩的情感生活有更多的空间是有价值的想法。但我们真的要假设，这种社会信息，它是万年男性进化的结果，就是罪魁祸首吗？这仅仅是一个社会化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灌输女性价值观来解决我们的男性子女的问题吗？我们能够在社会上推动男性在心理和身体上更健康的发展吗？

好吧，一直以来都没有缺乏试图这样做的人。即使我只是对谷歌搜索结果进行了粗略的检查，这也很突出。但也许我们在这里漏掉了某些因素。也许还有一个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个重要的主题。也许，有一个比家长和同龄人对于做为一个男人该怎么样的社会信息的轰炸更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

也许通过研究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生活的另一个领域可以帮助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让您了解一个您可能不熟悉的术语。这个术语叫做病原体厌恶。是的，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情。病原体厌恶是对女性不喜欢可能不健康的男性程度的衡量。根据所涉及研究的解释，不健康、不男性化和不吸引人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根据临床心理学家 Vinita Mehta 博士在《Psychology Today》的文章中的描述，当涉及到女性的性选择时，病原体厌恶起着重要的作用。她文章中的研究断言，“病原体厌恶预测了女性对男性声音、面容和身体的男子气概的偏好。” Jones 和 Benedict 等人证实，有吸引力的男子气概和最佳的身体健康是互为同义词，适用于性选择。

更有趣的是，这项研究还观察了道德厌恶（男性的价值观和值得信赖的感觉）和性厌恶（由 Erin Ben-Zeev 博士定义为“厌恶某些禁忌性行为，如色情、乱伦或恋童癖乃至某些人群中的性不忠、同性恋或性实验。”）

结果很清楚。道德和性厌恶不能预测女性对男性的男子气概的认知，因此也不会影响性选择。

然而，病原体厌恶则是一个全面的决定因素。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男性在寻求医疗、情感、心理方面的帮助，甚至在寻求方向时，对于女性来说是触发病原体厌恶的因素，从而导致被女性拒绝。

Ronald Levant 说：“许多男孩从父母和其他孩子那里学到，他们不应该表达脆弱或关心。”我注意到他没有在这个方程式中提到女性，如果女权主义学者想保持良好的地位，他们也不会提到女性。所以，Levant 遗漏了对男性来说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为了和同龄人保持安全。

男性确实学到了 Levant 所提到的事情，并且他们从那些视他们表现出任何病原体迹象为失败者的女性那里学得很好。这让男性被训练接受一种将男性性骚扰使他们远离自我关爱行为的女性的规范标准。

这位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声称能够识别对男性的有毒信息，却忽略了这种炫耀、有毒的现实，如此错误导致人们不禁怀疑他们可能服用了什么药物。

如果我将性拒绝、孤立感和伴随而来的自卑感与我高中橄榄球教练告诉我要痛苦中坚挺的所谓影响进行权衡，我可以非常确定哪一个对我的情绪健康更有潜在的伤害性。

不是童年时期、媒体和社交圈中的有关男性气概的信息使男性对他们的痛苦保持沉默。而是当他们发声时，他们将被注定陷入性上、情绪上的虚无之中。

我们因为男性不像女性表达情感而对他们感到羞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男性真正把自己置于情感上脆弱的位置时，我们甚至更加羞辱他们。

难道男性为什么要相信那些连这个都不明白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呢?

当然，他们不应该相信，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从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整体表现来看，在他们对病原体厌恶的回避中，他们试图将所有男性塑造成符合他们个人和政治世界观的模样。

波士顿学院的詹姆斯·马哈利克博士和 co-author 迈克尔·阿迪斯博士在《美国心理学家》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概述了一些导致男性不愿寻求帮助的因素。他们说，其中一项主要因素是男性角色社会化。他们说：“要从咨询中受益，男性必须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必须依赖咨询师，并必须公开讨论和表达情感。这些要求与男性所代表的传统理想相冲突：坚韧、独立和情绪控制。”

他们似乎在说的是，男性气概本身就是心理治疗的障碍。至少，在他们看来，男性的力量和男性价值观与良好的心理健康是相抵触的。

让我们看看一位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对待女性的这种偏见，并看看他们的职业生涯会发生什么。

他们的观点，无论多么不可信和不可思议，是男性必须学会用更女性化的方式表达情感，并按照心理咨询师的要求在其办公室内随时呈现这些情感，并为之支付按时费用。这是疯狂的，而且是一种虐待形式。

在《Everyday Health》的一篇文章中，阿米特·阿南博士指出，“说服一些男人尝试谈话治疗可能会很困难。”我推测这是因为男人并不傻。谈话治疗，就像占星术和水晶的力量一样，通常难以说服男人接受。

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所谓的专家在男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定义方面表现出很高的专业水准，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男性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一无所知。

对于这种理解上的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他们观点中显而易见的傲慢的主要原因。他们只是对某个群体进行了讨论，而非与他们交流，这个群体并不信任他们，而且理由充分。

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关于这个问题的内容，以及一些实用的解决方案。我已经开始写一本书，几乎肯定会以与这篇文章相同的标题出版。我希望在明年 6 月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举行的下一届国际男性议题大会之前完成并发行此书。

THE THERAPY RACKET: WHY MEN DON’T SEEK HELP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aul Elam

August 8,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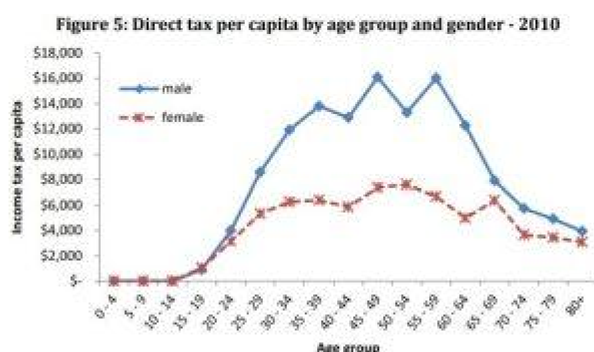
研究发现，作为一个群体，只有男性纳税

大批女权主义者在网络集会上猛烈呼喊“打倒父权制！”，呼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束男性至上主义。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中一个领域，即政府（赋予他们权利的机构），完全由男性纳税人资助。从经济上讲，女性对国家的成本超过了她们的利益。政府实际上是在付钱让女性活着。因此，强大独立的女性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国家将男性的钱转移到了她们手中。女权主义者并不是真心反对依赖男性，她们只是反对男性对自己的金钱拥有完全控制权。

让我们来看一份关于新西兰的财政研究报告。

真正的性别差距：税收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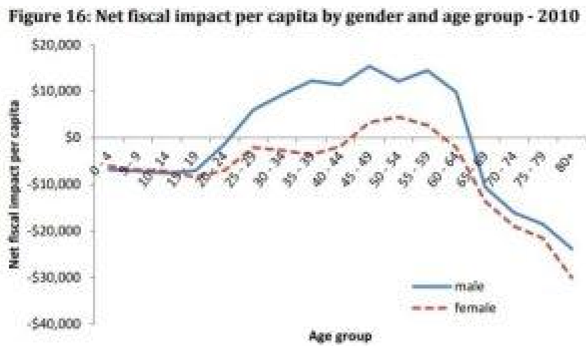
过去几年，每挣一美元工资仅有 77 美分的性别差距一直受到关注，但我所知道的是，每挣一美元税收的 200 美分差距，至少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这样的终极女权主义领袖从来没有提及过。快速浏览数据就会发现男性和女性纳税额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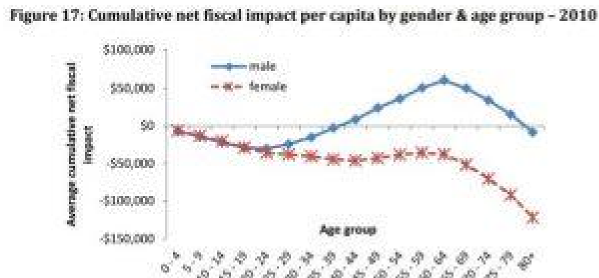
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有一半的女性可能在家照顾孩子。然而，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劳动力参与率差距在任何年龄组中似乎都不超过 10%。

作为一个可能影响因素的第二个问题可能是女性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为孩子花费更多。然而，对此并没有支持。男性和女性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花费的金额大致相同

在几乎所有的年龄组中，女性纳税额多于她们缴纳的税款 除了 45-59 岁（15 年）这个年龄段之外，女性对国家的成本超过了她们提供的税款。相比之下，男性在 23 岁至 65 岁之间（43 年）产生的税收比他们的成本更多。在女性产生更多或者与男性缴纳的税款相当的短暂时期内，男性至少比女性多出三倍的税款。



到生命结束时，平均女性会产生 150,000 美元的负面财政影响。 总体上，女性获得的累积纳税金额超过了女性所产生的纳税金额。女性在 45 至 59 岁之间的短暂正面影响期间所



产生的税款，被她们在其他 65 年中分配的税款支出超过。

相反，男性在大约 40 岁至 80 岁之间似乎有着积极的累计净负责任影响。对于这些特定的税收和公共支出，男性在所有年龄段累积计算的净负责任影响约为零。

总体而言，研究表明，男性纳税人是唯一在税收方面有积极贡献的人。根据图表 17，平均女性可能会在大约 55 岁左右的时候达到净正负责任影响相对较好的情况，约为负 50,000 美元。虽然女权主义者正在妖魔化男性，因为他们从他们构建的所有自由和权利中受益，

但奇怪的是，他们对匿名男性纳税人付钱给女性生存的事实保持沉默。

女权主义者想要一个更强大的政府并非巧合。历史上，女性不得不为了资源而选择富有的丈夫，而现在她们可以保持单身、成为同性恋者、嫁给贫穷的男人，或者使用精子库，国家仍然会将男性的纳税款转移到她们账户上。有趣的是，在妇女获得选举权的 10 年内，美国政府将其税收收入和支出翻了一番。

这些发现显示特权的概念有多么简单化。虽然男性平均收入较高，但这使得女性可以获得教育、健康和服务。毕竟，父权制度相当慷慨。

RESEARCH FINDS THAT AS A GROUP, ONLY MEN PAY TAX

Nicolas Kilsdonk

September 8, 2016

如何驯服男人

马、狗和男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需要训练才能摆脱野蛮的方式并变得文明。需要教导它们什么时候行走、奔跑、坐下、大便、玩耍、工作，当然还有何时停止斗争和强奸未遂。

女人会为她们做这件事。

从小马俱乐部到狗服从训练班，一直到婚礼和婚姻建议杂志教授“如何让他做 xyz”，女人在动物训练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从童年起，女孩们接受着关于人际互动的巴甫洛夫学派的教育，学习性的操纵、羞辱和关系攻击等有力技巧，如果正确应用，将有助于将男性，甚至最坏的坏男孩，变成传统英雄。因此，当一个女人看到一个坏男孩时，看到的是一头额头上写满“训练我”的生物，而她的整个生活就是为此做准备……当她有能力使他们文明时，一个女人不会容忍一头野生动物在女性领域徘徊，尤其是一只英俊的动物。

让我们来看看驯服的历史。

古希腊

婚姻是驯服男人的一种特别有用的方法，所以这个制度存在了几千年也就不足为奇了。希

腊古代的婚姻女神赫拉有一个绰号叫“驯兽师”。她驯服了马匹、男人和英雄，有些地方还认为她是季节、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驯兽师。

赫拉的目标是通过将所有生物置于文明社会的服务中来限制野性和自由。她用于驯兽的主要手段是将男人和女人困在婚姻中，利用自己的性别吸引力来诱使他们服从，通过羞辱和激烈的惩罚来对待任何叛逆行为，即使是对于她尊贵的丈夫宙斯：“赫拉残忍的暴怒使他驯服。”赫拉被崇拜为“牛轭女神”，象征着她将野兽和男人变为工具的愿望。她把顺从的男人拴在妻子身边，把英雄们拴在必然会死亡的命运上，他们通过劳动给女人和社会带来改善。



在《伊利亚特》中，赫拉（Hera）通过死亡来驯服英雄，而不是通过婚姻。通过为他人服务而死亡被认为是适合男性，并对他们有益的事情，这种观念在古代和现代仍然存在。在《男性权力的神话》中，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讲述了一个希腊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作为奴隶的英雄：

从前，一位母亲想看到美丽的赫拉雕像，但她没有牛和马可以载她前往那里。但她有两个儿子。而这两个儿子最希望的就是想实现母亲的愿望。他们自愿套上车轭，带着母亲在酷暑中越过山脉，前往遥远的阿尔戈斯村，那里有赫拉雕像（宙斯的妻子）。当他们到达阿尔戈斯时，人们为他们欢呼，还为他们建造了雕像（这些雕像至今仍然存在）。他们的母亲祈求赫拉给她的儿子最好的礼物。而赫拉给了。这两个儿子死了。传统的解释是？对一个男人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在他的荣耀和权力的巅峰时死去。然而，如果这个神话是关于两个女儿替代牛来载着父亲去某个地方，我们会将女儿们的死解释为证明女人最好的事情是在她们的荣耀和权力的巅峰时死去吗？雕像和欢呼可被视为对儿子们的贿赂，以让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价值看得比母亲观看雕像的要求低。雕像是赫拉的，赫拉是奥林匹斯众神之王宙斯的妻子，也是已婚妇女的保护神，这是象征性的。儿子们的牺牲象征着男人要足够强大以服务于母亲和婚姻的需要，并且愿意以此为荣，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亡也愿意。这就是为什么“海格力斯（Hercules）”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为赫拉的荣耀”。

是的，这些是神话。但在这个话题上，生活以某种方式模仿着艺术。撰写这些故事的人在

某种程度上借鉴了生活经验，而结婚的夫妇也再次上演了赫拉和宙斯的同样仪式。在婚姻月（Gamelion）中，传说中的赫拉和宙斯的婚姻会再次上演，并伴有公共庆祝活动，许多夫妇在这个时候会结婚，效仿着神圣的夫妇。在这些场合，人们向赫拉祈祷并献祭，新娘会发誓忠诚，扩大赫拉在地球上的统治。

古希腊的妇女被认为与男性一样未开化，需要被驯服，以造福社会大众。男女两性都需要性格重建和社会责任的屈从。在近东地区也是如此，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声称男性和女性都是有缺陷的；女性与伊娃一同降生于原罪，从内心深处充满罪恶，并被鼓励追求成为神圣而纯洁的圣母玛利亚。同样地，男性也是生来带有原罪，并被邀请通过模仿基督来改善他们的状态，通过模仿基督来洗净他们不完美的灵魂上的污渍。

尽管在古代，男性和女性在堕落的程度上具有平等性，但在中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中世纪

快进到中世纪，我们看到对文明行为的渴望继续存在，但这一次妇女免于古典时代对男女施加的驯服。由于社会信仰的特殊交叉作用，妇女被视为天生完美——这主要是因为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在十一世纪被放大，随之，对圣母的尊崇被推广到整个女性群体。因为玛丽亚是完美的，所以女人是完美的。

妇女不再像《圣经》中的夏娃，努力模仿基督之母，而成为地球上的玛丽亚的对应物，因此“女士”崇拜作为对圣母崇拜的镜像而诞生。男人则继续处于完全堕落的状态，如同亚当，努力模仿耶稣——他们充分知道自己会达不到目标。要享受与一位女士的相伴，男人现在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她，并逐步向上迈进，直至达到她的层次；因为一切高尚和美德，一切使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事情都来自妇女，她们甚至被描述为美德的源泉。



随着妇女成为男人道德上的上级，男人成为了妇女的仆人。同时，以前在两性之间接受的互惠服务开始逐渐衰落，让位给女性中心主义。正如忠实的信徒对圣母崇敬一样，此后男人必须向圣母在地球上的对应物表示尊敬。在接下来的 100 年中，甚至通过封建契约的观点来看待妇女，妇女成为了他的主人（midons），而他则尽职尽责地成为附庸。妇女的角色是使堕落的男人文明化，通过教导他骑士精神和宫廷之爱这些以女性中心的美德。

当代对待文明男性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表面上对立的派系，传统主义女性和进步女权主义者。我说表面上对立是因为当比较这两个组织的目标时，它们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即认

为道德高尚的女性应该将男性教化成骑士精神和绅士风度，以造福女性。

终身女权主义者和前全国妇女组织成员塔米·布鲁斯表达了她对女性权力的传统看法；她认为女性在道德上优于男性，其中包括女权主义者有责任教化男性的兽性倾向：

太阳底下无新事，嗯？

另一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也认同这种主张，她在接受艾米莉·埃斯法哈尼·史密斯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说："有道德和文明的男性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缺乏这些美德的男性危险甚至是致命的"。霍夫-萨默斯解释说："骑士精神的基础是定义两性关系的一种基本现实。考虑到大多数男性在身体上比大多数女性强壮，男性随时都可以压倒女性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霍夫-萨默斯继续说道："如果女性放弃了骑士精神，它就会消失。如果男孩可以随心所欲地粗鲁行事，他们会乐意这样做。女性会为此付出代价。"

霍夫-萨默斯在 2009 年接受本·多梅内克的采访中详细阐述了她的观点：

> **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几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骑士精神和文明礼仪对女性非常有益。我们非常需要更多这样的男性骑士精神，但我要迅速指出，这是一个相互制衡的系统。如果男性要表现出骑士精神，那么女性也有一定的角色要发挥。所以今天我认为两性在培养这种体系方面都不力。
>
> **本·多米尼克**：在这个我们生活的后女权时代，对于任何男人来说，当今的人际关系中似乎没有任何特定原因需要他表现出绅士风度，那么可能会有什么激励呢？
>
> **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你今天发现的一件事是，大多数年轻男人都是彬彬有礼的，他们是尊重人的，至少他们在努力做到。当我采访年轻男性时，我问他们是否认为成为绅士是一件好事，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的 - 绅士这个词对年轻男性来说具有积极的共鸣。现在，他们知道如何成为绅士吗？他们知道这需要什么吗？很多人不知道。同样，一些年轻女性也不一定表现得像淑女。因此存在很多误解和缺乏，或许是动力不足。但这种精神仍然存在于人们心中。我认为，在一次典型的约会中，大多数年轻男人会为约会买单 - 这并不总是发生，如果发生，女孩会心存怨恨，我可以理解这一点……这些只是一些尊重的举动 - 它们需要存在，我认为大多数女性也希望如此，我认为男性也是如此。
>
> **本·多米内克**：那么，这为什么重要 - 我不仅仅是指维持一段关系，而是在更大范围上，我必须问您这个问题：如果动机是将会导致某种关系，那么那种关系是否超越了今天男女的典型愿望，似乎更多是基于性的关系，而不是具有超越这种预测的更长期价值的关

系。

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我认为人们在某个时候的生活中希望有超出性关系的东西。如果你要与某人建立关系，女性更有可能想要在家照顾孩子，或者至少比男性更专注于家庭，我不认为这会改变。

本·多米内克：作为一个单身约会的男性，在当今的环境中为了在关系中体验到一定的快乐，他们需要降低自己满足的门槛，至少是在短期内是这样的。

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哦，我同意，在某种程度上，女性解除了与男性之间的社会契约，将他们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出来。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为了论证，并展示进步的女性中心主义和传统的女性中心主义都在追求男性专属的骑士精神，以下是一篇最近由反女权主义者帕特丽斯·刘易斯撰写的“传统倡导”文章，它与上面布鲁斯和霍夫-萨默斯提出的进步模式非常相似：

我崇拜男人。

具体来说，我崇拜那些有控制力、自信，并履行他们的生物职责作为保护者和供应者的男人。训练有素的男人是培养男孩驯服睾丸激素并以适当方式发挥天生的优势和攻击性的关键。在专栏作家丹尼斯·普雷格的话中，训练有素的男人是文明的荣耀。（无需多言，未经训练的男人是文明的祸害，但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男人——训练有素、男子气概的男人——对于一个平衡的社会是必需的。他们承担起女性无法或不愿承担的艰难、危险、肮脏和沉重的工作。他们开采煤矿、扑灭大火、保卫我们的海岸、修理我们的引擎、在我们遇到危险时拯救我们的生命。他们驾驶卡车运输货物、清理管道、给我们的家安装电线。他们耕种田地、种植食物。他们宰杀牲畜，使我们可以在杂货店买到整洁卫生的肉类包装，并假装它不是来自于牛。

我并不是说在这些领域中找不到女性；但我们要诚实：在艰苦、危险、肮脏和沉重的工作中，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男性。他们值得我们的赞扬和感激。

这就是为什么当女权主义者贬低男人时，我感到如此恼火。这些女人不崇拜保护和供应的男子气概。女权主义者不想要战士，他们想要屈服于自己情感和感受的仆人。他们更喜欢被削弱阳刚之气的中性化男人，他们分不清一支步枪的前后。他们跟她们一起看浪漫电影。他们知道该用什么温度洗柔软的衣物。他们关注“社会正义”，努力减少自己的碳足迹。

刘易斯上述的观点认为，男孩们充斥着睾丸激素，需要被“驯服”，这揭示了关于男性的

观念在古代就开始流传，并且是错误的。男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带着睾丸激素的狂野动物，等待着撕裂其他人的四肢。我们不需要给我们的儿子买沙袋，也不需要让他们从两岁开始参加足球训练来引导一些受雄性激素驱使的混乱（当然，出于乐趣而进行是另一个原因）。声称男人是肮脏、野兽般的需要被驯服的生物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端的仇视男性，需要与那些坚持这种观点应该永远流传下去的偏执者正面硬刚。

上述关于女性从古希腊时代、通过进步女权主义到退步传统主义所进行的对男性的驯化调查显示了我们所面临的局面。一切都没有改变；;由女性对男性的骑士精神奴役的训练仍然是日常工作。

而贯穿其中的一个永恒声音就是动物训练师的单一故事——女性与她的阴部鞭子。

随着女性被继续鼓励成为奴隶主，以及她们承担这一角色的热情，难道我们会对大多数驯马和训犬学校、服从课程基本都由女性组成感到惊讶吗？这么多小女孩想要拥有自己的小马是显而易见且不费吹灰之力的，是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个昂贵的小嗜好象征的意义了——赛马可能是国王的运动，但训练小马是公主们的乐趣。

在一个现代“开明”的社会中，是时候抛弃男性，而且只有男性需要驯服的想法了。而是依靠男性天生的人类同理心，这是在培训开始之前两性都存在的东西。如果你看到一个男婴在听到旁边另一个婴儿哭泣后也哭泣，这表明他们拥有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同理心。就像女孩一样，男孩在发育过程中会发展出镜像神经元，使他们倾向于关爱他人——我们不需要把他们看作是没有心肝的野兽需要被驯服、限制或阉割。因此，让我们停止对男性进行以女性为中心的性奴训练营；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自己的善良本性所训练——是的，男性是善良的。

HOW TO TAME MEN

Peter Wright

September 27, 2014

收割男性凝视

我们都知道男性凝视和由此产生的女性身体性化。通常的指责是，我们男性在环境中搜寻被动的女性，并将她们从本质上复杂的人变成了纯粹为我们的性快感而存在的性对象。以下是《牛津参考词典》对男性凝视的定义，或者至少是由女权主义对这种现象推出的广泛提倡的观点：

> 男性凝视
>
> 将女性身体视为需要审视的对象的方式，女权主义者将其与霸权主义化的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日常社交互动中还是在视觉媒体中的呈现方式上：[参见物化]。

所有关于凝视的定义中，突出的是男性的行动主体性：男性“对待”女性身体，“审视”女性身体，对女性身体行使“霸权”。这是一种剥夺女性行动能力的暴行，根据女权主义电影评论家的说法，她被认为是第一个创造“男性凝视”的人。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女性总是被动地成为被侵犯凝视的受害者，还是她们在从男性那里引出自己的角色，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这个游戏呢？我认为大多数人，至少那些没有否认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女性花费了许多时间试穿不同的服装，练习站姿、手势，面对镜子触摸自己的脸、将手放在腰间或胸部上方以及练习脸部表情、微笑、撅嘴、头倾斜、抖动头发和目光等，所有这些都是设计来吸引毫无防备的男性目标的凝视。

也许正是通过这种高度培养的姿态库，女性具有巨大的行动能力，而男性则只是无法自主地作为被动目标而进行反应。

无论如何，我们首先需要摆脱这个误解，认为女性是这个古老游戏中的受害者。为此，我将列举一些女性常用的吸引目光的技巧，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添加更多的收获技巧。

这里有一些女性经常使用的技巧，可以启动目光反应，其中每个技巧都是女性主动地——有时是积极地——将自己置于你的感官范围内，并使用以下方式之一：

扭来扭去

最好的描述方法是轻轻地摇摆或扭动身体，经常是双手握在前面，以传达一种像小女孩那样的童真欢快。虽然这似乎是一个 5 岁女孩的适当行为，但这种动作并不是收获凝视的女人所放弃的——她会利用它来通过突然的动作打断男人的视野，这个姿势足以引起他的注意。

堵截

当你成为一个女人的目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她想放慢你的速度，让你注意到她的存在。她会站在门口、人行道的中间，或者购物中心的过道上，有时还会借助购物车，将其战略性地放在过道上。如果操作得当，这将迫使互动发生："对不起，请让我移动你的购物车，这样我就可以通过了。"她回答："哦，非常抱歉"，同时向你展示她最迷人的特点——她最喜欢的裙子、精心洗过的头发，或者在高中时因笑容而闻名。

色彩攻击

穿戴吸引眼球的颜色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明确的信息是"你会注意到我，看到我！"过去柔和的淡色设计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鲜艳的荧光色或其他大胆的颜色，旨在吸引每个进入房间或在街上行走的人的注意力。不仅限于衣服——这种做法还延伸到染发、帽子、披肩和围巾上，它们同样充满活力，穿戴者不会满足于在周围的每一双眼睛中引起更多关注。（什么多巴胺穿搭？）

感叹词

当男性目标进入听觉范围时，感叹词通常以小的震惊或惊奇的形式出现。"哦，我差点摔倒！"这位女士对着稀薄的空气说，或者"天哪，今天太热了"，希望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会朝声音的方向看过来，并带着幸运的话题加入她的自言自语中。

感叹词也可以在恰当的时刻以低语的形式出现。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通常以一个需要答案的问题或陈述的形式出现，比如当她在购物通道附近可以听到正确的男性时，她会沮丧地低语，号称对自己说，"我找不到罐头意面了，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把它们挪动了？"或者"我希望他们今天能拿到新鲜面包！"路过的男性可能会听到并感觉有必要回应。

自信放光芒

华丽地行进，散发着自给自足的气息，带着一种“我不需要男人”的表情，这个炫耀者掌握了在吸引注意力的同时显得不感兴趣的艺术，同时还表现出摆动的手臂、响亮的高跟鞋声、引人注目的服饰和高昂的下巴，时刻想要吸引目标男性的第二次注视。这种行为通常在市中心的商业区进行，她仔细地扫视店铺的橱窗，捕捉所有那些瞥见她的男性眼神，满足她时刻梦想着吸引的炫耀。她在利用商店橱窗既能看到自己，又能看到那些凝视她的脸上的倒影的技巧上达到了一种艺术的高度，使她能够侧目而不会少看前方而绊倒。

音量增加

当你走向一个与一个或多个女友在一起的女人时，她希望你的目光像狙击手的激光般集中在她身上，她突然提高她正在进行的对话的音量，或大声笑，常常令她的女性伴侣感到惊讶，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尽管她在朋友看起来可能很荒谬，但她仍然成功地吸引了那些脏兮兮的男性目光，即使只是一个男人好奇那突然的一声噪音是什么意思。

配饰

女性利用配饰来吸引注意力 - 例如狗、手提包、孩子，或其他方便的物品。手提袋可以摇摆或翻找，以吸引房间里视力障碍程度最高的人的注意力。同样，孩子可以在目标男性经过时被娇惯或责骂，母亲会说：“别让那位好心人看见你吃糖果”或“别挡在那位好心人的路上，否则你可能会受伤。”这并不是说与陌生人互动的每个女性和孩子都在寻求男性注视 - 许多人只是在进行礼貌的公共互动。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许尤其是单身母亲，是在寻求进一步的关注。

有些女性声称遇到男人的最好方法是买只狗，然后带着狗散步，这样你就会遇到一个英俊的男人，他可能正在遛狗，或者只是一个人在散步。如果时间恰当，她知道她的狗会被与之相处的那只帅哥的狗所吸引，作为额外的好处，它们的牵引绳可能会纠缠在一起。在这个场景中，她获得了他的目光，希望能与他谈话…他们会结婚吗？

手势和动作

女性似乎特别擅长使用身体动作来吸引男性的目光。手臂的多种动作和姿势，手巧妙地放在胸部、大腿、肚子上，指尖伸展来触摸身体或脸部的不同部位-下巴、嘴唇、胸部。又或者考虑一下头发的摆动、扫动或旋转，以及眼睛的闪烁、扫视或凝视，所有这些都是设计

来迫使发出凝视的人与她产生联系的。

倾身靠近

谢丽尔·桑德伯格没有承认的是，几千年来，女性一直在靠近男性 - 通过她们的胸部。她们这样做的原因与桑德伯格所说的完全相同-为了得到表扬、晋升、更多的钱、地位和婚姻。也许这就是桑德伯格在那个明显奇怪的身体姿势短语“倾身靠近”中理解的，用胸部迷惑别人的老把戏。否则，为什么一个女人需要“倾身”“靠近”呢?

然而，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会议室或招聘室，在人力资源主管面前。在酒吧、健身房、音乐会和购物中心同样会发生这种情况，女性可以获得同样好的反应，甚至不用说出口。她所需要的只是倾身靠近，以获得她想要的关注。

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些技巧的共同之处？它们与销售人员使用的技巧相同，就像你在购物中心看到的那些推销商品的人，他们会上下弹跳气球、玩弄一支笔，或者在毫无防备的顾客朝他们走过来时跳舞，结果顾客被五颜六色和动感的一系列表演所淹没。但与销售产品不同，那些吸引目光的女性想要你用目光剥光她们的衣服，这是她们为了自己的自恋或物质利益而对你施加了权力。

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中时，试着通过把目光从收割目光的女性身上移开，享受当她对你的拒绝感到恼怒时，她的反应如何“升级”——变得更加大声、更加鲜艳、更加迅速，以及更加阻碍，因为她试图挽救她失败的努力。

你知道，真正缺乏行动主体性的时刻是当一个男人的感官被一个不请自来的感官刺激所强奸时，这种强奸来自于某人的自私企图，想要决定你应该盯着什么看。

HARVESTING THE MALE GAZE

Peter Wright

February 17, 2017

将女权主义语言翻译成基督教术语

女性主义渗透基督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的前智力较量伙伴路德教牧师和已故的天主教神父理查德·约翰·诺伊豪斯在 1990 年这样说：

> 弗吉尼亚联合神学院的圣经教授伊丽莎白·阿赫特迈尔断言，激进女权主义神学是"另一种宗教"。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判断过分了。毕竟，有很多女性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并且也决心成为正统的基督徒。这里，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就有所体现。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和男性）通常只是想表达的意思不过是认为女性应该受到比过去更公平的对待。她们希望女性的观点、影响和经验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考虑。她们希望妇女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在性别差异无关紧要的所有活动中。没有明智的人会反对这种定义下的女权主义。但是这种女权主义与今天的女权主义神学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
> 女权主义作为公平和女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几乎可以说，女权主义神学反映了后者。不幸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女权主义经常成功地渗透到公平的女权主义中。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些在追求公平中感到沮丧的女性容易受到"系统性不公平"的建议影响，以至于认为不公平已经"根深蒂固"，并内在于基督教的结构之中。这个建议，事实上可以说是教条，是女权主义神学的核心。女权主义神学可以以"温和"的或"激进"的形式表达，但这个整体事业本质上是激进的。

自从 25 年前诺伊豪斯写下这段话以来，没有任何变化：新的 "选择" 女权主义者仍然否认自己是恨男人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替罪羊，尽管如果没有她们，激进女权主义将比三 K 党还要不光彩。

还有疑问吗？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像碧昂斯和艾玛·沃森这样年轻热门的明星站到他们那一边，激进女权主义会被如何接受。

如果女权主义被视为宗教这个比喻成功成立，我们必须在女权主义和宗教之间绘制一些相似之处，以便一个可以成为另一个的工作模型。一个成功的比喻可以使我们归纳出应对这些群体的策略：如果比喻具有力量，那么对一个群体有帮助或伤害的因素应该对另一个群体有帮助或伤害。没有正确或错误的比喻-比喻要么有用，要么无用。

举个例子，考虑一下“物体在受热时会膨胀”的观念。大多数物质，如金属、玻璃、大多数气体等，都符合这一观念，但对于冰（它在融化时体积会变小）和室温下的橡胶（在热力下会收缩，这是“热缩包装”的基础）来说，这一观念不正确。

因此，在提醒大家隐喻并不完美的情况下，让我们将女权运动术语翻译成基督教词汇。

“存在问题的” -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存在问题的”意味着“罪”或“有罪”：这是对妇女的一种违背，就像“罪”是违背上帝（或上帝的法律）一样。这自然地引出了下一个翻译：

“女性作为一个阶级” -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性作为一个阶级”就是上帝——完美、纯洁、全能的存在，她们的判断不容置疑。对一个人对一个女性的话持怀疑态度有其特定的术语：

“厌女症者” -

这个术语翻译为“无神论者”或“怀疑论者”。这样的人本质上是不可信的，并在所有关于信仰的讨论中被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所说的是否具有客观、可验证的真实性。

“激进女权主义者”或“radfem” -

这个术语的翻译为“原教旨主义者” - 通常是一个长期的、博学的信仰者，更关心保护信仰免受离教的侵蚀，而不是通过软化教义的更严格要求来扩大信仰。据其他人说，他们往往过于关注教义。激进女权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越极端，承认的真正信徒的范围就越小，甚至可能缩小到只有一个人，即激进女权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自己。

“温和”女权主义者 -

这是一个更关心扩大信仰而不是严格遵守教义的福音派教徒。激进女权主义者和温和女权主义者，就像原教旨主义者和福音派教徒一样，在外界的思想和媒体中常常会混淆，并且有着外界往往忽视和/或误解的内部冲突。例如，激进女权主义者会拒绝一个女性个人的“自主”，就像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可能摒弃“善行”作为救赎的关键一样。

"教育自己" –

这与"阅读圣经"一样，是一种不屑一顾的短语，用来将质疑者/寻求者从对有争议的信仰问题进行开放的口头探究中引开。

"选择"女权主义者 –

这相当于"皈依"，是一个新信徒，体现了信仰中解放的方面，但没有理解或内化圣经要求的行为变化。

"父权制"（"男性作为一个阶级"） –

这相当于"邪恶"、"魔鬼"或"地狱一样的地球"。这是这样的信条，即地球已经从恩典中堕落，并受到撒旦的控制。

"男性特权" –

这是女权主义版本的"原罪"：所有男性（仅限男性）都带有男性特权的玷污：

> 要认识到父权制的深度和广度是最困难的部分之一是认识到没有例外。也许你个人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你仍然是出生在一种给予你不公正奖励的权力结构中。这个体制——无论是父权制、白人至上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为具有善意的个体提供特殊豁免。这应该让你生气：事实是，即使你更明白、真正是男性主义者，你还是被困在坏蛋的角色中。你不能放弃你出生时所继承的特权。正如我的（男性）女权主义朋友所说："我不是一个好人，你也不是，没有人是，给你个忠告。"

"摧毁父权制" –

这是女权主义版的"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换句话说，感到内疚，什么都不做，对这个世界毫无享受。

"交叉性别主义" –

这是一种奇怪的传教工作，涉及到外国地区/内城以及"野蛮人的尊贵"——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而不那么有罪。女权主义者认为某些群体比她们自己更少犯罪（"上帝的选民"），比她们更可靠（除非有证据证明否）。

"白人女权主义" -

这些是女权主义中的高教派圣公会教徒 - 上层阶级，沉浸在上层阶级的问题中。不用多说了。

"荡妇游行" -

这是福音派的宗教集会的女性主义版本 - 充满情感的呼吁，试图争取信徒。

“包容性” -

这类似于为了共同目标而将各种派别聚集在一起的大公无私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往往短暂并最终演变为党派之争。

“男性凝视” -

这是渗透社会并导致罪恶的无所不在的恶劣行为。女权主义者试图通过奇装异服来吸引男性凝视，并对那些以恐惧凝视她们的男性进行攻击，将他们称为恶劣的人。

“微侮辱” -

一种对信仰的小冒犯（轻罪）。例如，说“节日快乐”对那些说“圣诞快乐”的人来说是微侮辱，而说“圣诞快乐”对无神论者和犹太人来说是微侮辱。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一个男人对一名女性说“早上好”就是一种微侮辱，因为他在说话之前没有征求她的许可 - 事实上，即使征求许可、开门或以“男性凝视”看女性也是一种微侮辱。

“性骚扰者” -

一个寻求与女性约会的男人，他征求许可或同意。

“男性特权” -

男性有权征求女性约会的同意。

“性自主的女性” -

主动向男性邀约的女性。征求男性的许可或同意的概念对女权主义来说完全陌生 - 无论同意与否或者无论男女之间的婚姻状况如何，女性都有权进行自己想要的事情。

“同性恋者” -

拒绝女性性交请求的男性。拒绝男性性交请求的女性被称为“口头家庭暴力受害者”。

“内化厌女症” -

非处女的女性的障碍；一种女性的身心状态，她同意与任何男性（包括她的丈夫）发生性交。通常用于指任何喜欢、爱护、保护或欣赏男性的女性 - 例如，一位忠诚、爱护丈夫和孩子的母亲被说成是“内化厌女症”的受害者。

“倾听并相信”和“相信受害者” -

这是“对上帝的信仰之跃” - 在没有对上帝客观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对上帝的信仰。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无论女性提出什么样的强奸、虐待或骚扰指控，无论多么荒谬或客观虚假，

都必须毫不疑问地相信，有点像接受一篇关于没有耳朵或发声能力的会说话的蛇的故事。

“姐妹团” -

这是女权主义版的教权（教导权威）。

"男性女权主义者" –

僧侣，尤其是自虐的那种。男性女权主义领袖比女性神父更为罕见，甚至更受到强烈的反对。

"性别研究"（也称为"妇女研究"）。

这是一种信仰教导课程、周日学校、礼拜甚至是志愿工作的混合体。在基督教中，最接近的类比称为"教堂"。

"堕胎诊所" –

类似于洗礼，但在这里进行的过程中，婴儿的灵魂立即进入天堂，避免了进一步接触女性而被腐化的问题。

"男性解释" –

这是女权主义者在熟悉一场布道的内容时使用的术语，她们对一个男人重新阐述它而不是对她们崇拜感到恼火。

在举出了 27 个左右的例子后，我认为我已经足够地建立了类比，以展示我们可以将女权主义视为一种宗教。

Translating feminist-speak into Christian terminology

October 27, 2015

August Løvenskiolds

什么是女权主义？

关于“女权主义”有无数定义，女权主义者自己指出了简短的词典定义，而反女权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女性至上主义运动。还可以提供许多其他定义，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所有这些不同的定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有的话）？

以下，亚当·科斯塔基斯以一个大多数人会同意的优雅定义回答了这个问题。

即使是 W. B. 加里所说的基本有争议的概念，也必须有比规范更大的意义，否则就无法对其进行交流。也就是说-女权主义必须在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否则我们将无法对其进行争论！即使是在女权主义者对女权主义的看法和我们自己的看法之间存在差异，某种共有内容必须在某个层面上存在，否则我们将谈论完全不同的事物。他们可能在谈论女性主义运动，而我在谈论驯养马匹，尽管我们两者都将我们各自的主题称为“女权主义”-但如果是这样，我们之间没有太多可说的，不是吗？

因此，我将提出以下作为对女权主义适用的普遍性定义；也就是说，它必须符合每个人对女权主义的标准，尽管不同的人对其性质持有不同的观点。这是一个合适的有限定义，因为它只能包含所有定义所共有的女权主义部分。所以，这就是它：女权主义是提高女性权力的项目。

这就是所有讨论女权主义的人在概念上所共有的，无论他们是支持、怀疑还是冷漠。我认为没有女权主义者会否认这至少是女权主义的“基本要素”，即使她更愿意更详细地充实它。但那样是不行的，因为在这个狭义的推论之外，我们互不相同。为了尽可能客观，我们必须只采纳所有人都同意的内容，这就是我们适用于所有人的定义。

请注意，没有提到平等。这是因为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明确表示他们不追求平等，而是追求

至上。因此，平等无法适应女权主义的普遍定义，因为某些女权主义者本身-他们非常著名，毫不含糊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否认了平等。那么，如果说女权主义是“关于平等的”，那就等于把自己置于与几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为什么，因为那就是…厌女症！

我们也不能说女权主义是增加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权力的项目，因为从这位反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女权主义者通常对绝对意义上增加女性的权力非常满意。也就是说，她们努力为女性争取一切，而不考虑男性的地位。因此，“相对于男性”这个词只是暗示了目前女性在相对于男性而言是没有权力的，从而将女权主义置于一种不公平的有利光环之下。实际上，一旦女性获得了与男性相等或相当水平的权力，女权主义者的要求并不会停止。我们发现，女性权力变得牢固，并且得到扩展，当它超过男性权力时，女权主义者只是把这视为“平等”，并对男性的新失去权力的情况不闻不问。

同样，我们也无法在我们的普遍定义中列出女权主义项目适用的特定生活领域或其他领域。这是因为女权主义本质上是普遍化的；它试图殖民和支配男人和女人相遇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旨在在现实和潜在的生活领域中实现主导地位。

你可能对以上观点中的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如果你支持女权主义。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的普适定义，因为我们只能说这些观点是有争议的。也就是说，对于女权主义的支持者和非女权主义者来说，在对女权主义有所了解的情况下，他们对女权主义的这些方面存在分歧，如果把其中一种观点视为理所当然，那将是有偏见的。这就好像只咨询雅各宾派关于雅各宾俱乐部的历史成就，或者只询问保守派来解释现代自由主义一样。这将是一种糟糕的方法论，对我们寻求真理没有多大帮助。不是吗？因此，我们普适的定义不能超出我们之前所说的：女权主义是增加女性权力的计划或项目。

WHAT IS FEMINISM?

Adam Kostakis

April 23, 2017

女权主义变色龙

简介

与许多其他群体一样，男性也是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然而，特殊之处在于男性无法谈论这些不公正待遇。其他群体有平台可以发表他们的问题，他们收到演讲邀请，政界人士竞选时试图吸引他们的支持，学校在社会科学课程中教我们他们的历史，好莱坞制作电影以引起关注。

不幸的是，男性没有得到这些好处。当男性发表意见时，我们会遭遇令人沮丧的不容忍。社会把时间花在告诉人们我们的观点和意图，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发言。我们被归入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团体。文章将我们的话断章取义。大学生们利用这些谎言来审查我们在校园中的露面。那些假装支持人权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支持偏执和现状。

这不是一种错误。我们生活在一个将女权主义教条置于正义之上的社会。谁在乎男性受苦呢？当然，它会伤害人际关系，引发性别战争，破坏社会稳定。但这对人们来说都不重要。同意强制推行一种建立在故意无知、种族主义、谎言、不一致和操纵之上的哲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任何妨碍这一目标的人或事物都会立即成为人们积极对抗的目标。

第一阶段：父权制——性别等级制度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提高了人们对“白人至上主义”这一结构的认识。白人至上主义被用来描述黑人社区一直生活在其中的种族等级制度。女权主义者采用了民权运动的言辞，并将其应用于他们的哲学。他们重新使用了“父权制度”一词（原本定义男性领导和权威），以便类比他们声称正生活在其中的性别等级制度。

女权主义者宣传着种族和性别斗争的虚假等价性。他们甚至自称是民权运动的性别等价物。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止于此。有色人种和“女性”被告知（由女权主义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白人男性。这使白人女性免于对她们的种族主义历史负责 —— 因为她们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体”。直到今天，白人女性还认为自己是指责白人男性造成所有社会问

题的种族平等倡导者。改写历史和使一群人免于问责并不能实现种族平等。然而，社会仍然将此视为对抗种族主义的合法斗争。

女权主义的这种哲学至今仍存在。由于这种理论上的不诚实，男性问题完全被社会排斥。男权（监禁判决、军队动员、教育资源等）的概念被与“白人特权”和“富人特权”进行比较。国际男性日（一个专门讨论男性权益的日子）被与“白人历史月”和“直男骄傲游行”混为一谈，以排斥男性问题。当社会将男性视为压迫者，将女性视为受害者时，倡导男性问题会被视为倡导“压迫者”的权益。这是一种错误的哲学，它让男性受到的不公被沉默，为女性的优势找借口。这让男性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果一个男人大声疾呼，他会遭到嘲笑、抗议、诽谤和死亡威胁。这个男人就成了一个活靶子。如果他选择保持沉默，他将余生都在默默忍受。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个人的反乌托邦。男性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受苦，因为社会对他们问题的存在装作一无所知。

第 2 阶段：男权竞赛

最终，一群男人厌倦了受苦和看着别人受苦。这个运动被称为男权运动（MRM）。男权运动已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崭露头角，并引起了相当大的媒体关注。这主要归功于前女权主义者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父权运动和全国男性联盟（The National Coalition for Men）。他们写书、举办会议、演讲、提起诉讼、对法官发表讲话、参与诉讼并与政治家交谈。

女权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改变了他们的说法。他们出人意料地承认了男性问题的存在。然而，他们宣称“女性受苦更甚”。因此，男性应该专注于帮助女性，而不是自己。如果你谈论男性权益，从技术上讲，你就是在推动女性权益的倒退。男权运动被指责通过谈论男性权益来削弱女性权益。突然之间，行动主义不再是关于道德和对抗不公正的斗争，而变成了一个比谁是受压迫最严重的群体的竞赛。每当男性谈论自己的问题时，社会都会拒绝他们，认为他们阻碍了女性问题的进展。最终，男性和他们的权益总是会被置于一个不平等的竞争中，注定会失败。

第三阶段：父权制-修正主义历史女英雄

尽管女权主义努力审查男性权益的讨论，但某些话题和群体已经进入了主流。父（亲）权组织在世界许多国家存在。喜剧演员有出色的脱口秀表演涉及男性问题。有筹集资金支持

男性健康的活动。男性支持团体和男性会议最近有所增长。人们对男性人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女权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策略。他们完全承认男性问题确实存在。他们也承认存在着一整套有害男性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完全回避了他们最初关于男性权益的主张。不幸的是，这个承认是带有一系列条件的。女权主义者只会承认男性问题的存在，前提是他们可以将男性归咎于自己的苦难。

> 这从他们对父权制的彻底改变开始。父权制（他们最初用来描述一个对男性有利、对女性不利的社会的词语）现在被用来解释男性面临的任何不公正。这个系统据说是导致男性和男孩每天必须应对的所有法律歧视的根源。"权力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说法成为男性问题的替罪羊。因此，男性对自己的问题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拥有权力"。
>
> 其次，女权主义者使用了"有毒的男性气概"这个术语。这个术语（女权主义运动重新使用了它）被用来解释男性所经历的社会不公。这个术语意味着男性创造了一种不健康的男子气概文化，并对他们施加了社会压力使之必须按照特定方式行事。有毒的男性气概经常被用作回应男性健康问题、男性性取向、对男性暴力和对男性受害者缺乏同情的关切。因此，男性对"创造"了一种阻碍男性表达自己的有毒环境负有责任。
>
> 最后，女权主义者改变了他们运动的宣言目标为"两性平等"。在声称男性问题是父权制和有毒男性气质的结果之后，女权主义者决定自己成为解决方案。女权主义者（他们几十年来试图压制对男性问题的讨论）经历了历史修正主义，将自己描绘成男性问题的捍卫者。那些不认为男权存在的人突然成为他们之前认为是虚构的一个术语的倡导者。每个男性问题现在都被视为"女权主义"问题。女权主义者自封为性别平等的守门人。在他们看来，你必须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才能提高人们对男性问题的意识。当然，这使他们有了一个反对男权支持者的新理由。在他们看来，男权支持者是"有毒男性气质"和"父权制"的典型。因此，他们不能为男性的福祉辩护（尽管男权主义者历史悠久地为男性而战，而女权主义者则一直在反对）。

这一阶段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令人震惊的是，有多少脆弱的男性被这些混乱的辞藻所操纵。有些人竟然相信女权主义者真正关心男性的福祉。不幸的是，这是不真实的。这个理论非常混乱，完全违背逻辑。这个阶段是如此令人发指的无知，必须逐个击破其谬论。

让我们从父权制度开始，它已经被修改了那么多次，现在已经失去了意义。对"权力"的主张是一种思维简单的做法。大多数政治家和企业主都是男性。然而，大多数选民、电视观众、教师和父母都是女性。此外，女权运动拥有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因此，

这些“权力男人”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为女性和女权组织服务上。因此，对男性拥有“权力”的主张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有关“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论调。有人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女性觉得有必要塑造男性的身份吗？“有毒的男子气概”最初的定义是由一群男性 —— 具体来说是神话般的男性运动的成员 —— 创建的。这个最初的定义描述了社会如何迫使男性变得女性化，不允许他们拥抱自己的男性气质。而这个当前被重复使用的定义是由女性创造的。这种论调暗示男性需要拥抱更多女性角色。那么，女性有什么权利决定男性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份？如果她们真心关心男性，她们应该无条件地支持男性。男性不应该为了让女性表现出对男性的支持而去拥抱女性的特质。此外，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交配市场”的过程，并为女性在对待男性的社会不公中辩护。男性和女性在交配市场上都竞争，以找到一个浪漫伴侣。女性通过外貌和性纯洁度来竞争。男性则通过他们的身体/情感强度和为女性服务/保护女性的能力来竞争。因此，男性会以他们的坚韧程度来评判彼此。男性必须让自己在交配市场上更具吸引力。女性通常不会约会她们认为“过于情绪化”或“软弱”的男性。“毒性男性气质”无法解决其中任何问题。它只是将男性的所有社会问题归咎于男性，并将女性描绘为试图从中拯救他们的女英雄。

（今天，那些最直言不讳地反对有毒男子气概的人也嘲笑男性无法有效地竞争以确保性亲密关系。这很奇怪，因为男性有毒男性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对女性的竞争。）

最后，让我们谈谈女权主义哲学的转变。女权主义者花了半个多世纪将性别平等的焦点放在了女性的思想、感受、兴趣和福祉上。他们如此决心地保持这种状态，以至于试图审查那些谈论男性问题的人。这些审查手段在无知和纯粹的偏见之间徘徊。现在我们会相信这些人真的关心帮助男性吗？他们是否曾公开为推动一种有效地消除对男性问题讨论的理论而向男性道歉？如果有的话，我还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是他们完全篡改历史。我看到他们假装这始终是他们的目标，而他们的批评者只是无知。我看到他们将自己任命为性别平等的把关人，要求人们与他们的运动产生认同，并抗议批评他们的人。只要这种荒谬的模式继续存在，我不认为女权主义者是一群真正关心帮助男性的人。

第四阶段 父权制度-激进权利活动家

这是父权制度的最后阶段。我并不想在上面花太多时间（因为它并不重要）。这个阶段只在激进女权主义者中存在。

主流女权主义者努力给“男性权益”、“男性厌恶”和“国际男性日”贴上负面的含义。他们将社会上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男性，包括男性的问题。当男性试图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好事（比如拯救妇女免于危险、成为消防员和警察，以及在关系中承担经济照顾者的角色）树立一个正面形象时，女权主义者用夸张的措辞予以否定（声称父权制度迫使男性拯救妇女，声称她们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工作之外，并将妇女宣传为接受男性经济提供的男性虚荣的受害者）。但她们从未明确说过“我讨厌男人”。

激进女权主义者公开表达对男性的蔑视。激进女权主义者并不关心自己的形象。他们以自己的偏见为荣，丝毫不掩饰。这些激进分子就像是主流女权主义者的另一面。激进女权主义者与一般女权主义者有着相同的思想、感受和情绪。他们只是在偏见方面更加透明和坦率，而主流女权主义者则通过意识形态掩饰自己的偏见。

女权主义的变色龙

这些不同阶段的女权主义有效地使男性问题的讨论沉默下来。但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女权主义的各个阶段（不包括第四阶段）今天都被女权主义运动积极运用。它们没有一致的哲学。女权主义者在对话和辩论中跳跃使用这些阶段。如果你认为我在开玩笑，请试着与一个女权主义者谈论男性权益。

女权主义者会跳出来嘲笑你，敢于谈论男性权益，告诉你社会总是对你有利。你会反击，谈论男性面临的厌恶。突然间，女权主义者会淡化厌男症，转而支持厌女症，将对话转变为一场竞争。你会指出这不是一场竞赛，你只是想为男性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女权主义者会以要你支持他们的运动而来回击，声称他们支持性别平等。他们会把自己描绘成协助男性发声的盟友，而将你描绘成不关心男性的怪物。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他们会对你进行“处男羞辱”并指责你脆弱（尽管他们坚持声称他们正在将你从传统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

每一个理由都被用来攻击你。你会感到困惑，甚至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回应都表现出矛盾的观点。但这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拥有社会、经济、教育和政治权力。他们只需要一个详细的理由来让你沉默-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将被拒绝接触平台，你将受到抗议，并且你的立场将被曲解。社会会把你看作是怪物。实际上，你只是想引起对男性问题的关注。

欢迎来到女权主义的国度，我的朋友。在这里，偏见就是平等。

THE FEMINIST CHAMELEON

Xavier Jones

December 11, 2019

女权主义革命简史（上）

“女权主义”一词由法国哲学家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于 1837 年创造。或许讽刺的是，这个术语是由一个男性创造的，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关心妇女处境的男性。因此，傅立叶可以被称为现代女权主义之父和第一个女权男。在傅立叶之前，女权主义已经存在，但它在傅立叶之后才有了名称，并开始了其正式的历史。

女权主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存在于其他文化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肯尼思·米诺格（Kenneth Minogue）指出，在罗马和希腊帝国衰落时期，类似女权主义的存在，可以在来自莱斯博斯岛的希腊诗人萨福（Sappho）的作品以及古希腊戏剧中看到，例如在角色丽西斯特拉塔（Lysistrata）中，她说服希腊妇女以拒绝丈夫的性特权来迫使男人谈判达成和平条约。在古罗马帝国末期也存在一种女权主义形式。

几个世纪以来，类似女权主义的运动波动不定，有时看到女性被称赞为骑士奉献和浪漫爱情的对象或者相反，因为有“观念”或以被认为危险的方式思考或行动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然而，女权主义的正式起始是 19 世纪的一个松散联系的妇女运动，当时像苏珊·B·安东尼这样的作家开始将妇女称为男性的二等公民，并呼吁妇女参政权。

现代女权主义者将女权主义历史划分为三个（有时四个）阶段，所以我们将按照他们的组织方式来讲述女权主义历史，不过我们将从一个男性（一个男性）的角度来叙述。

第一波

第一波女权主义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抗议和运动。谁首次使用了“波浪”这个词以及他们为何使用它，只能推测。也许他们指的是战斗中的军队波浪，因此也许女权主义的波浪是反对父权制的女性抗议和叛乱的波浪。这些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假设是，男性在几千年来一直不公平地对待女性。这是早期女权主义的核心(以及此后的女权主义)：

女性是被边缘化的公民，受到男性的不公平对待（有时甚至是可怕的对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第一波女权主义期间活动着；他在 19 世纪末首次成名，当时他的著作《梦的解析》出版。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在他的时代开始，并且女权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开始抨击他。他们最强烈反对的理论是他关于女性阉割情结的理论，其核心是他所谓的“阴茎嫉妒”。他提出当小女孩们第一次发现小男孩（和父亲）有阴茎而她们没有时，她们感觉被骗了。她们看到她们的兄弟，也许是她们的父亲，拥有她们没有的身体部分。这类似于兄弟圣诞节得到一件闪亮的新玩具，而姐姐却什么都没有。弗洛伊德认为阴茎嫉妒是女权主义形成的核心。如果没有得到解决，它将永远停留在女性的潜意识中。最有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是那些有严重阉割情结并对男性最嫉妒的女性。

第一波女权主义的许多领袖都是对男性有负面情绪并且对童年时期的不公平感到不满的女性。克洛瑞亚·斯坦恩姆（Gloria Steinem），60 年代的早期女权主义偶像之一，就是其中一员。虽然她从未提到阴茎嫉妒作为她的动机（这可能是潜意识的），但她确实描述了她认为男性对女性不公平（有偏见）的感受。她在第一波女权主义的最后阶段和第二波开始之际崭露头角。她出身于一个普遍拥护妇女选举权的家庭；她的祖母曾是全国妇女选举协会的成员。在斯坦恩姆出生之前，她的母亲鲁思精神崩溃过，导致她成为一个有妄想幻觉和暴力情绪发作的无助者。鲁思长时间住进和出院的精神病设施。斯坦恩姆的父母在 1944 年分居时，她十岁。

这些事件对她的个性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她的父亲是一个巡回销售员，从未提供过多少经济稳定给家庭，但他的离开加剧了家庭的困境。斯坦姆得出结论，她母亲无法保住工作的原因是男性对工作妇女普遍持敌对态度。她还得出结论，医生们对她母亲的冷漠也是对妇女的偏见的证据。多年后，斯坦姆描述她母亲的经历是她对社会不公正的理解的主要原因。这些经历使她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域，而不是关注她童年时期内心的恶魔，也让斯坦姆相信女性缺乏社会和政治平等。

在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中，妇女争取了基本权益。在英国和最终的美国，该运动致力于促进妇女平等权利、婚姻权利、育儿权利、女性财产权和选举权。到 19 世纪末，女权主义者成功地通过了许多立法，如 1839 年英国的《婴儿抚养法》，该法案引入了儿童抚养安排的亲情年龄原则，首次赋予英国妇女对子女的监护权。所有这些新法律都是由这个不满的边缘小团体的妇女们推动出台的，其中许多人未婚。

其他立法，比如最初于 1870 年在英国制定，然后在 1882 年扩展的《已婚妇女财产法》，也推进了她们的事业。这些法案成为其他英国领土类似立法的模板。维多利亚省于 1884

年通过了立法，新南威尔士省于 1889 年通过，其他澳大利亚殖民地在 1890 年至 1897 年间通过了类似的立法。因此，随着 19 世纪的转变，女权主义活动主要集中在获得政治权力，特别是妇女选举权，尽管一些女权主义者也积极参与为妇女性、生育和经济权利而进行的运动。

这个边缘小团体的妇女寻找不公平，并试图怪罪男性，她们找到了。正如圣经所说："寻找，你们就会找到。"

这种和平的女权主义政治活动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在晚清时期的改革运动中，如"戊戌变法"，中国女权主义者呼吁妇女从传统角色和儒家性别隔离中解放出来。后来，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将更多妇女纳入劳动力的计划，并声称文化大革命成功实现了妇女解放。实际上，年轻女性被这场文化革命囚禁，被命令送往农村成为无酬的共产党劳工，在此期间，女性遭受剥削，许多暴行发生在年轻男女之间。

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女权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紧密联系。1899 年，被誉为阿拉伯女权主义之父的卡西姆·阿敏（Qasim Amin）撰写了《妇女解放》，引发了针对妇女的社会和法律改革。他将他所认为的妇女在埃及社会中较低地位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导致开罗大学和民族运动的发展。1923 年，一位名叫霍达·沙拉维（Hoda Shaarawi）的女性创办了埃及女权主义联盟，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女性组织，并成为阿拉伯妇女权利运动的领导人。

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一女权主义浪潮主要是由旨在实现男女平等的和平抗议组成的。当时的女性大多没有表达对男性的怨恨，这种怨恨在后来才出现。

在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末期，即 20 世纪中叶，女性开始确立了后来将完全改变西方文化并导致文明文化衰落的革命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女权主义作家以卡尔·马克思为榜样，马克思将新兴产业世界视为资本家（所有者）和资产阶级（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中，这表现为掌握生产手段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与被资产阶级剥削的劳动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因此，正是马克思开始理想化受害者，并鼓励女权主义者寻找将女性视为受害者的方式。

除了前面提到的妇女选举权等问题激励女性组成和平抗议团体外，一些女性现在开始大胆地发起针对男性的真正革命，将男性描绘为从古至今压迫妇女的加害者。早在 19 世纪早期，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就写了一本名为《第二性》的书，将女性描绘为受压迫的性别，并将婚姻视为一种类似家庭奴役的制度，使女性成为奴隶。

拥有主权的人沉溺于性的变幻莫测中——他与奴隶或娼妓发生性关系，或者他行使一夫多妻制。只要当地风俗让互惠成为可能，妻子就通过不忠来报复——婚姻在通奸中得到了自然的实现。这是女性反抗她所受到的家庭奴役的唯一手段；正是这种经济压迫导致了她遭受的社会压迫。

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是第一波女权主义者中的另一位，她开始将女性视为二等公民，认为她们是男性暴政的受害者。她说过："我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敦促所有妇女实际承认古老的革命格言。反抗暴政就是顺服上帝。" 安东尼和德·博伏尔（de Beauvoir）被女权主义者视为英雄，是与男性压迫作斗争的弱势群体。安东尼和德·博伏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为对男性的妖魔化和后半个二十世纪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除了基本上和平的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抗议活动外，这第一波女权主义对主流文化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早期女权主义者被视为极端分子，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喧嚣的怪人。她们能够选择显而易见的不平等问题，比如男性有选举权而女性没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抗议并获得一定的尊重。她们是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她们最早讨论和写作了男性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她们对男性做出道德判断，但不对自己做出判断。

我经常想，这些女性如果看待所谓的低等动物——甚至是植物，也会对它们做出道德判断。例如，她们可能看到狮子攻击羚羊，会认为这种互动不公平。她们会看到捕食无助昆虫的食虫植物，会判断这是虐待行为。如果女权主义者看宇宙，她们会将黑洞视为施害者，黑洞吸入的行星则是受害者。她们会将她们的道德观强加于本质上只是自然事件的事物上。狮子追捕羚羊并不邪恶，这只是它们的自然行为。地球上的历史并不充满了邪恶的男性和无辜的女性。这是顺应自然法则的进化过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男性的优越体力使他们处于支配地位，就像狮子的体力优势让它捕食羚羊一样。

第二波女权主义

1960 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开始兴起时，美国是一个幸福的沃土。美国刚刚被称为"自由的捍卫者"，被视为赢得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1950 年代，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保守（麦卡锡主义及其对共产主义的迫害之时），然后在 1960 年代开始自由化。1960 年代是奇怪而美好的年代，嬉皮士兴起（男性留长发和蓄胡子，女性留长发并在头发上戴花），他们的座右铭是"要爱，不要战争"。与此同时，"性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年轻人开始尝试药物和性行为，而三十岁以上的人被视为"不合时宜"。你会在路灯柱上每周看到彩色海报，呼吁在中央公园举办"爱的集会"或在金门大桥下方举办"抽大麻活动"。

在那些活动中，陌生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大规模的性行为和/或吸食大麻。裙子很短，裸体（裸泳）非常流行。你可以参加音乐会，有人会传递一小瓶迷幻药。“入世，出离”（Tune in, drop out）是当时众多哲学家中的一个人首创的词。年轻人放弃一切，加入神秘的邪教。那种感觉像是一个梦，而且正如所有梦境一样，它终究会醒来。女权主义者正在等待时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男性性欲的最后辉煌一刻。

突然，在 1960 年代末，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出现了，几乎就像他们在年轻男女自由恋爱的同时积蓄了愤怒一样，而潜在的女权主义者和他们的激进主义则被排除在这个派对之外。他们似乎从无处冒出来，决心报仇。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可以提供一手资料，讲述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关于这个时期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领导者几乎是圣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她们是一群愤怒的、极端的激进分子，利用美国战后的放松局势展开一场建立在歇斯底里和不合理逻辑基础上的起义，动摇了西方世界。

这一新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唤醒女性的意识”。米诺格指出，这种意识觉醒“利用义愤，并培养正义感”。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被囚禁在一个监狱中（实际上，第二波女权主义者中的大多数是过着休闲生活的上层阶级妇女），并将幸福与能够像男性一样为工资工作等同起来。她们将家务劳动（做家庭主妇和生孩子）视为男性对她们施加的一种压迫形式。正如弗洛伊德所暗示的，未解决的阴茎嫉妒似乎导致她们不断以消极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处境。正如米诺格解释的那样，“激进女权主义实质上否认了性别间的互补性，并将男性和女性设定为参与相同游戏的竞争对手。”女权主义者在闲暇时间里寻找男性享有更多权益的原因，并认为男性通过让她们料理家务和生孩子来剥削她们。

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被认为是在她的著作《女性的迷思》（1963 年）中引发了第二波女权主义。在她的书中，弗里登提议女性应该通过在传统角色之外找到个人满足来逃离家务劳动的压迫，也就是说，像男性一样追求事业。她还作为全国妇女组织（NOW）的创始人之一，帮助推动了妇女权利运动。她主张增加女性在政治进程中的角色，成立了一个为合法堕胎而战的妇女团体，直到 1973 年最高法院宣布堕胎合法。她的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圣经，同时也成为政治行动主义的推手。这本书的成功还意味着弗里登在 1970 年巡回演讲时可以传播她的观点，十年内，弗里登成功出版书后，女性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这是女性首次认为事业比抚养孩子更重要。

《新标准》杂志中的米诺格（Minogue）在谈论文化衰落时提到了女权主义对这种衰落产生的影响（例如在美国）：

> 想象一个以一个繁荣城市中的法院为基础的文明，例如巴格达。艺术和智慧蓬勃发展。

> 但经过数代人的发展，正如十四世纪伊斯兰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所说，文明的人变得沉溺奢侈。他们失去了敏锐度，只想着美好和美丽。然后一些来自沙漠的凶猛部落嗅到了弱点，如雷鸣般突袭了这座城市。作为野蛮人，他们不了解文明的用法。他们把马放在图书馆里，把雕塑用作门挡，用画作为靶子。

米诺格把这个故事比作西方女权革命中发生的事情。他指出，革命的确发生了，但却是一场无声的革命。“这场革命进行得如此隐秘，如此渐进，以至于人们逐渐习以为常。”他想起了一个著名的中国刽子手，他的雄心是能够砍掉一个人的头颅，而被害人却察觉不到发生了什么。多年来，他努力磨练技巧，有一天他完美地砍掉一个人的头颅，被害人说：“好吧，你什么时候开始？”刽子手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说：“请您点头吧。””

对米诺格来说，女权革命可能看起来是微妙而顺利的，但对我来说却是残酷的。从 60 年代末开始，我目睹了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几乎全面攻击。在第一波浪潮将男性视为压迫者的基础上，女权主义者如今以“性别歧视者”、“厌女者”等词汇来咒骂男性，被菲利斯·切斯勒在她的书《妇女与疯狂》(1972)中指责为几乎所有女性疾病的根源。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全国妇女组织开始举办妇女交流小组。这些小组很快在全美蔓延开来，成为女权革命的重要阶段。我不了解这些小组的具体情况，但我亲眼目睹了之后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妇女们现在已经成为革命者，一有机会就反抗男性。她们似乎因为这些交流小组而产生了一种优越感，坚信男性都是无意识的性别歧视者，因此需要被攻击和羞辱，直到他们醒悟过来。这些交流小组实际上是革命的培训项目。它们对女性进行洗脑，教导她们如何反抗，如何应对男性对她们的抱怨，如何应对其他女性的抱怨，以及如何总是一言不发地让男性屈服。

在 70 年代中期，人们可以在当地报纸上（如《乡村之声》）看到广告，宣传男女混合的谈话小组。男人们参加这些小组，以为他们会遇到好女人并建立关系。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小组实际上是旨在使男人受到洗脑并讲解女权主义的机构。小组中的任何男性只要对与女权主义的任何方面产生异议或对与女性发生性关系表示真实感受，很快就会被指责为“性别歧视者”、“典型男人”或者是希望享有“男性特权”或“性权益”的男性。同样，任何对女权主义表示不同意见的女性也会受到指责。这些男女混合的谈话小组被组织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传播女权主义的理念，将男性培训得要么接受它，要么被唾弃。

我参加过一个这样的男女混合的谈话小组，正如我说过的，这样的小组遍布全国。我犯了一个错误，表达了我对女权主义的一些原则不同意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说法，但是立刻就被小组中的所有女性攻击了。她们都转过头来盘问我。我是什么意思？哪

些原则我可能对之有意见？为什么？怎么会这样？问题一直持续到午餐休息时间，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很快，我的抗拒感消失了，无法再回答任何问题，我放声笑出来。我原以为其他男性会帮助我，但他们没有。女权主义者们都微笑着转身离去，满意地认为他们已经打垮了我。

女权主义的革命现在已进入高潮，不再有和平抗议。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将女性的文化和政治不平等视为一体，并呼吁所有女性意识到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深刻的政治化影响，并反映了与具有性别歧视的男性父权制度之间的权力斗争。

女权主义活动家和作家卡罗尔·哈尼希（Carol Hanisch）创造了口号“个人即政治”，这成为第二波女权主义的代名词。出现了许多这类主题的书籍，例如爱丽丝·埃科尔斯（Alice Echols）的《敢于做坏事：美国激进女权主义》（1967）、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女权主义散文》（1983）和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的《逆流：针对女性的无声战争》（1992），还有成千上万本类似的书籍问世。与此同时，男性在一旁袖手旁观，认为如同我当时的一个熟人所评论的那样：“让她们发泄愤怒吧，这会过去的”。

然而，这并没有过去。第二波女权主义演变成了一场全面对抗男性的战争。女性出现在各个地方，学术会议上、电视节目中、拥挤的餐厅里、音乐会的中间、地铁和公交车上、公园里、街头巷尾，目的是激进地传播女权主义的福音，并打倒那些“表现得像男人的男人”。你会去参加任何集会，比如一个由一群女性演奏的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在音乐会进行中，女性会站起来开始抨击观众中的男性。“你们男人掌控了几千年，而且做得糟糕透顶。所有战争都是男人的结果。男性气概是一种必须制止的疾病。”观众们会开始争吵，这正是激进女权主义者所希望的。女性观众和男性争吵，男性争吵女性。有些男性站在女性一边。如果音乐会的男性组织者站起来呼吁秩序，他会被打断：“你就跟一个有特权的男性一样！”此类事件上的男性只是像被灯光晃眼的鹿一样凝视着。他们感到困惑和无力。

这些女性深知女性在内心深处比男性更具心理上的力量。女性的歇斯底里是强大的；群体歇斯底里更加强大。男性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女性和男性之间一直相互尊重。但现在来了这些像僵尸一样对他们尖叫的革命者，态度是“要么按我的方式办，要么走人”。这些女性鄙视男人，无处不在，而且不知疲倦。那个时期的男性和女性都不知道如何思考或对此做出反应。最终，每个人意识到这是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他们只能屈服。

在 1970 年代末，我参加了一个博士研讨会。与会者们本应该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想法。但刚到研讨会后不久，我发现有一群女权主义者对研讨会有不同的看法。在研

讨会开始之前，这些女权主义者就坐在咖啡厅的小组里，抨击男性，在高声愤怒地谈论这里那里的性别歧视，故意让附近桌子上的男性听到。当研讨会开始，我们轮流描述我们的博士论文主题时，女性的论文主题全部都是对男性的痛骂，发出愤怒的声音。我们男性中的一群人对他们认为是破坏研讨会的不当行为表示反对，但研讨会的负责人，一个不男不女的女权主义者，却屈服于女权主义者的压力。

反对女权主义者的男性群体开始减少，因为女权主义者逐个与每个男性进行对抗并击溃他们。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反对他们的花招。当该提交我们的博士论文最终构思时，我将我的论文题目改成了“女权主义对心理学的影响”，给出了非常贬低的观点。在我发表演讲后，女权主义者对我进行了攻击，并去拜访了研讨会的负责人，在研讨会所在的度假村里的他房间里。他们反对我的论文，并认为这是对她们的故意攻击，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让她们表达不满并迫使我道歉。负责人，当然，同意了她们的要求，并来到我的房间中明确表示我必须参加这次会议。暗示着如果我不道歉，就会被踢出项目。在会议上，女权主义者一个接一个地谈论“女性被男性像我这样的人虐待了数百年”。尽管我努力保持镇定，但最终哭了起来，但没有道歉。

女权主义战争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之前所述，女权主义者出现在各种聚会中。由于她们过于激烈和令人震惊，总是登上新闻。她们受邀参加电视节目，攻击男性主持人以及任何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主持人。男性主持人被称为“性别主义者”，女性对男性主持人的同情者被称为“性别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女权主义者闯入政府委员会会议，对主持会议的男性进行喊叫；她们闯入纽约大学的讲座，对男性演讲者进行打断；她们出现在心理学大会上，彻底打乱会议，并攻击会议主持人。

在一次知名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会议上,有一个关于“情感反移情”的研讨会。术语“情感反移情”是指治疗师对患者产生性欲感情的精神分析术语。在会议开始时，一位男性治疗师以为这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可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承认对一位患者产生了情感反移情，并开始讨论处理这种感情的技巧。

他只说了几分钟，寻求在这个问题上的帮助。突然，后排的一位女性开始尖叫，“我忍受不了这个！我有一位强奸过我的治疗师，我仍然被那个经历创伤。”这位女性继续发作，以至于那个谈到他的患者感情的男性感到非常羞辱，而由一位女性主持的研讨会只能继续进行其他不那么有争议的主题。我认为应该要求这位女性离开，因为她显然无法容忍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和坦诚的讨论。但是领导者没有把这位女性驱逐出去，反而允许她干扰，并开始谨慎引导发言者，确保他们不谈及任何个人经历。“让我们不要谈论我们的个人经历，让我们将讨论局限于情感反移情的更广泛方面。”她说道。

我在期刊上发表了批评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对精神分析的影响的论文，但我的论文在评论中完全受到了拒绝。我的论文提出的论点被简单地忽视了，而我被贴上了性别歧视者、厌女者和白人男性恐龙的标签。我并不孤单。从弗洛伊德到托尔斯泰、马克·吐温、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田纳西·威廉斯等所有男性作家现在都被视为性别歧视者。因此，重新修订版的《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杜波依斯被描绘成了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很明显，女权主义对男人的战争不会结束，直到最后一位男子被诬蔑和抹黑为止。

男性和女性要么愿意接受女权主义作为新的信仰，要么他们的名誉和生计将处于风险之中。这成功地阻止了任何违背女权主义教导的严肃科学实验、电影、电视节目或小说。有一些电影以诚实的方式处理女权主义，比如《克莱默对克莱默》(1979)，描述了一个女人在婚姻 8 年后离开丈夫，因为她不想再做家庭主妇。她回来带走儿子，他们去法庭争夺监护权。她赢了，但最后她把儿子留给他照顾，因为他现在成了一个女权主义男人。这显然是女权主义者争取的角色颠倒。因此，这部电影在表面上试图对两方表示同情，却在内心深处只是更多的女权主义宣传。

有时候女权主义活动几乎变得可笑，比如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女性开始公开焚烧胸罩，把胸罩视为女性压迫的象征。有时，女权主义者宣称“强奸就是强奸”，取消了任何关于强奸是否是残忍和暴力的区别，或者是否是一种男人未听到或不愿听到女友说“不”的自愿性交。他们宣称“应相信女人”当她抱怨强奸或任何形式的性行为不端时，这导致女性能够随意地对男性说任何他们选择的事情，有时匿名，有时撒谎，有时是因为感到被男人拒绝而报复，有时只是心理受创的表现。这反过来导致了像 1987 年纽约州北部塔瓦纳·布劳利案这样的事件，案中一名年轻黑人女性用粪便覆盖全身，绑在路边的一个袋子里，并声称一些当地的白人男子，包括一名律师，强奸和虐待了她。由于根据女权主义，要相信女性，她立即被相信。关于这个案件爆发了一种私刑般的氛围，她指控的男人们的名誉被毁，直到大陪审团意识到她都是捏造的，他们才撤销了案件。

第二波女权主义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的运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它与第三波女权主义共存。第二波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对男性的攻击，并在各个方面寻找性别歧视和不平等问题。由于这是一场反抗男性的革命，男性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只有成为女权主义男性并发誓效忠女权主义事业的男人才被允许参与。任何持反对意见的人，任何对女权主义或女权主义者进行批评的男性，或对女权主义者沟通方式的激进、反男性和独裁特点有丝毫批评的男性，都被认定为厌女者。女权主义革命从未是一个民主的努力，从未出现任何类似建设性沟通或真实男女对话的迹象。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激进女权主义已经成为主流，即使是温和派的女权主义者也受到了

彻底的抛弃。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是一位批评激进女权主义的温和派之一，她在 1994 年写了一本批评激进女权主义的书《女权主义被盗了》。在她的书中，萨默斯认为，“美国女权主义目前主导者是一群试图说服公众，让我们相信美国女性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自由。”她谴责那些声称“我们的社会最好被描述为一个父权制度、男性霸权、‘性别系统’，主导性别的阶层试图让女性屈服和服从。”她批评那些重复同样虚假说法的女权主义作者，引用了几位著名女权主义者的说法，他们试图将厌食症归咎于男性压迫。他们声称每年有 15 万名女性在美国死于厌食症。而实际数字，她指出，可能在每年 100 到 400 人之间。萨默斯一再通过虚假统计数据或者公然谎言指出激进女权主义者是如何扭曲事实。例如，她指出女权主义者如何宣传一个说法，即“超级碗星期日的家庭暴力事件往往会增加 40%”。萨默斯在自己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这一声称在美国媒体广泛报道的数据并没有任何研究支持。萨默斯的书几乎被所有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所抛弃。超级碗比赛继续播放政府赞助的反家庭暴力信息。

最终，几乎每个人都屈服于女权主义所灌输的内疚感和理论，这意味着女权主义现在已经取代了基督教成为国家宗教。男女关系只能通过女权主义的视角进行观察。女权主义已经变得神圣。人们将女权主义的宣传当作神圣的真理接受。女权主义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法律。要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就必须理解歇斯底里是如何起作用的。歇斯底里是人类本质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从十字军东征，一系列由拉丁教会在中世纪批准的宗教战争，旨在从穆斯林统治下夺回圣地；到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纳粹运动，期间有 800 万人被灭绝，主要是犹太人；再到古罗马帝国时期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投入狮子槛中被吃掉，而罗马人则为之鼓掌，这些都是歇斯底里的例子。

女权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一种表现，这种情况下，人质在被囚禁期间为了生存而与其劫持者形成心理联盟。这些情感是在人质与劫持者在度过亲密时刻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受害者所经历的危险或风险来看，这些感情通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 1973 年正式命名，当时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劫持人质的银行抢劫案。被劫持的人质在被释放后保护劫持者，并在法庭上拒绝作证指控他们。类似地，女性革命在美国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这期间，女性和男性都对所有与女权主义有关的事物产生了一种催眠般的崇敬，一种类似于女权主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所有的女性和许多男性都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那些不认同的人则被贬低为愚蠢且不值一提。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eminist revolution (part 1)

January 9, 2020

Maxwell Light, Ph.D.

女权主义革命简史（下）

第三波女权主义

进入 21 世纪初，第三波女权主义已经在美国文化以及欧洲文化中扎根，并成为主导的信仰体系。现在，革命已经结束，女权主义作为主导的信仰体系取而代之。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体系——女权法，可以与在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国家使用的伊斯兰教法相比较，这是一种根据新的原教旨主义女权主义信仰体系运作的法律。

在第二波女权主义之前，美国存在的旧信仰体系是古典自由道德和宗教道德的结合体。宪法的创始人强调宗教自由、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言论自由以及一种互不干涉的伦理。人们是作为个体被评判的，评判标准是他们是否开明、关怀他人。这个体系主要是由男性制定的，得到了女性的建议。新的女权主义信仰体系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它将男性视为加害者，将女性视为受害者。女权主义口号成为一种新道德的基石，女性被确立为优越和善良的性别，男性被视为罪魁祸首，他们是世界各种不公的罪魁祸首。

在 1990 年代初的美国，第三波女权主义起初是一场女权主义者之间（男性不被允许参与此讨论）的辩论，作为对认为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失败的看法以及对第二波创建的倡议和运动所引起的反对声音的回应。维基百科在第三波女权主义的历史上指出：“第三波女权主义在性别问题上与第二波有所区别，挑战女性异性恋、庆祝性行为作为女性自主的手段”。换句话说，“挑战异性恋”意味着将女同性恋视为对男性的最终反抗形式，认为它是最终的解放和女性自主形式。

贝蒂·弗里登参与创立全国妇女组织时，她希望这个组织由异性恋女性主导，为异性恋女性

服务。然而，随着组织的发展，开始有女同性恋者加入。《时间线》杂志指出：“弗里登和其他异性恋女权主义者担心‘男人婆’或‘憎恨男人’的女同性恋者的存在会妨碍事业的发展。” NOW 的早期女同性恋成员之一德尔·马丁就弗里登写道：“贝蒂·弗里登是如此的恐同。她非常害怕女同为组织带来的耻辱……我一上来组织理事会，她就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说女同性恋正在破坏运动，有人试图勾引她。” 弗里登后来辞去了 NOW 的职务，妇女国家组织最终被女同性恋者接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意味着女同性恋者现在代表了普通妇女。女同性恋的价值观成为了主流。

而女同性恋对女性应该具备的理念最终成为多数女性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完全摒弃了男性。这个理想的女性是独立、机智，并能与任何男人竞争。她绝不是一个落难的少女，她更注重确保女性法官和男性法官的数量一样多，女性参议员和男性参议员的数量一样多，女性卡车司机和男性卡车司机的数量一样多。她可以像男人一样操作机关枪，驾驶任何坦克，攻击任何城市。供养见鬼去吧！温柔和体贴见鬼去吧！善解人意见鬼去吧！老娘要要变得坚强，比任何男人都坚强。

第三波女权主义与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就其对女性特质的定义进行了长时间和全心全意的争论，他们认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过分强调了中上阶层白人异性恋女性的经历。第三波女权主义者关注微观偏见（潜意识中的偏见观念和行为），并对第二波女权主义关于何为对女性有益的理论进行了质疑。出现了新的非白人女权主义领导人，例如格洛丽亚·安萨尔杜亚、贝尔·胡克斯、切拉·桑多瓦尔、切瑞·莫拉加、奥德雷·洛德、麦克辛·洪国庆等等，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她们试图将种族问题纳入女性主义思想之中。第三波女权主义还存在着内部争论，即“差异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而“平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性别之间没有固有差异，并认为性别角色完全是社会条件的结果。

“妇女自主”成为这一时期常听到的口号（从未有“男性自主”）。在这段时间里，自由女性主义者和保守女性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区别（保守女性主义者被视为被保守思维愚弄的二等女性主义者）。“数千年来，男性一直在控制和剥削女性，”成为女权主义者最常重复的口号，“现在轮到女性领导世界，创造一个更温和、更友善的地方。”这一运动变得不那么激进了，因为它已经取得了胜利，并成为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主要信仰体系。它不仅强调了少数民族妇女的权利，还开始谈论 LGBT 权利，代表着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他们现在都被视为女权主义体系下的受害者。一旦你被认定为受害者，你在女权主义信仰体系中将获得特殊的考虑和特权。例如，“仇恨犯罪”被作为联邦法律通过，一旦任何被指定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侵犯，惩罚将更加严厉。

如今，女权主义者将斗争从公共领域转移到法庭。《罗诉韦德案》（1973）是 1973 年由

美国最高法院就刑事化或限制堕胎机会的法律的合宪性问题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法院以 7-2 的票数裁定，根据第 14 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隐私权延伸到女性决定堕胎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必须与国家规范堕胎权益平衡：保护妇女的健康和保护人类生命的潜在性。这个案件是女权主义者使用法律系统来进行斗争的开始。到那时，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已经接受了女权主义的思维方式。

第三波女权主义者在这一阶段致力于通过法庭巩固他们的权力，而不是通过示威活动。他们寻找并在到处发现对女性的歧视，并在一个又一个法庭案例中测试他们的观点。他们几乎总是获胜，并在不久的将来，女性实际上建立了一种“神圣统治”。下面是部分女权主义法庭案例的时间表，其中的一些案例有合理性，但许多案例旨在推翻所谓的父权制度。

1978 年：《怀孕歧视法案》通过。该法案禁止对孕妇进行就业歧视。

1981 年：基尔伯格诉费恩斯特拉案推翻了将丈夫指定为家庭的“首领和主人”，并具有对与妻子共同拥有的财产行使单方面控制的州法。

1984 年：罗伯茨诉美国杰西斯案主要涉及组织（如杰西斯）的会员政策中的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者反对男性有任何女性不受邀请参加的私人俱乐部。新法律迫使许多之前只面向男性的组织（如杰西斯、基旋社、扶轮社、狮子会）向女性开放。

1984 年：希尚诉金·斯波尔丁案。美国最高法院在女权主义的压力下裁定，律师事务所在晋升律师为合伙人职位时不得以性别为依据进行歧视。

1986 年：在《美利达储蓄银行诉文森案》中，女权主义者成功地说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敌对或有欺凌性的工作环境可能构成基于性别的歧视。

1987 年：约翰逊诉圣塔克拉拉郡案导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即使在没有证明歧视历史的情况下，如果某个职位中女性或少数族裔的比例存在明显失衡，就可以在就业决策中考虑性别和种族。换句话说，如果某家公司的男性经理比例大于女性经理比例，这现在被认为是歧视的证据。

1993 年：哈里斯诉福克利公司案推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性骚扰案件中，受害者无需证明她因骚扰而遭受了身体上或严重的心理伤害。

1994 年：女权主义者向国会施压，推动通过《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法案》，培训教师关于性别平等，促进女孩的数学和科学学习，为怀孕少女提供咨询，并预防性骚扰。

1994 年：臭名昭著的《暴力侵害妇女法》通过，为强奸和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服务，允许女性寻求与性别相关的犯罪的民事救济，提供培训以提高警察和法庭官员的敏感性，并

提供全国 24 小时热线电话，为受虐妇女提供帮助。

1996 年：《弗吉尼亚州诉美国案》确认州支持的维吉尼亚军事学院的男性专属招生政策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

1997 年：最高法院进一步解释《第九章》（Title IX），裁定大学体育项目必须积极地让男女运动员的人数大致相等，以符合联邦支持的条件。

1998 年：美国三菱汽车制造公司同意支付 3400 万美元来解决美国职业平等机会委员会（E.E.O.C.）提起的一起诉讼，指控该公司对数百名女性进行性骚扰。三菱决定支付这一解决方案，而不是经历一场女性将被相信而他们不会的民事诉讼。

2000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意支付 800 万美元来解决 E.E.O.C.代表 200 名女性提起的性别歧视诉讼。与三菱一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和解。

2003 年：内华达州人力资源局诉希布斯是一起案件，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违反家庭医疗假法的行为。

2005 年：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从纽约当选的女参议员，康多莉扎·赖斯成为首位非裔美国女性国务卿。女权主义者会关注这类事件，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如果一位女性成为首位从第一夫人当选的公职人员，那是对男性压迫的胜利，她是一位英雄。而如果一个男性当选，那只是另一个摆了谱的男人进入了政府职位。

2005 年：《杰克逊诉伯明翰教育委员会案》是一起案件，女权主义者施加压力要求最高法院裁定《第九章》禁止对因投诉性别歧视而受到惩罚的人。

2005 年：《反对妇女暴力再授权法案》的修订分配了联邦资金以帮助受害者，提供住房以防止受害者无家可归，确保受害者能够进入司法系统，并创建干预计划以帮助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和那些可能面临家庭暴力的人。

2009 年：莉莉·莱德贝特（Lily Ledbetter）工资公平修复法案允许通常是女性的工资歧视受害者在最后一次工资发放之后 180 天内向政府对雇主提出投诉。

2010 年：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并包含了一个由女权主义者影响的条款，要求私人医疗保险公司无需支付额外费用或扣除额度提供避孕措施。

2013 年：解除了妇女在军事战斗岗位上的禁令，这推翻了 1994 年五角大楼限制妇女参与战斗岗位的决定。这项法律确保武装的女性有权在战争中受伤，而男性将成为强奸和骚扰案件的目标。

2013 年：《反对妇女暴力再授权法案》的修订。新法案扩大了保护范围，包括在美国土著部落土地上遭到非土著居民攻击的妇女，并保护女同性恋者和移民。

2016 年：#MeToo 运动兴起，美国各地的妇女开始指责男性的性不端行为。被指责的男性，有时是匿名指控者，通常会立即被解雇而无需审判。这些通常是在娱乐业、电视业或政府高层的男性。与此同时，从未有人质疑那些提出指控的女性。女权主义者现已成功实施了私刑正义，不再需要法院的帮助。

到 2018 年，女权主义似乎已经完全占领了我们的文化。女权主义目前强烈影响政府、教育、娱乐、电视新闻和其他行业。在电视上，新闻节目中四分之三的主持人是女性。本科学生中近三分之二是女性。在许多领域的研究生学生中，女性人数占多数。在许多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中，女性占多数。多年来通过的法律和建立的价值体系实际上使女性处于"不可触碰"的地位，而现在几乎完全偏向女性的体系取代了男女平等的理念。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它影响了育儿和教育：现在存在一个对女孩有利的双重标准。女孩被养育成觉得自己有权利的人，因为根据新的信仰，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受害者，而男孩则被教育成觉得自己有罪，因为他们是属于一种有偏见和腐败的性别。现在几乎所有的小学教师都是女性，她们都自称为女权主义者，因此在教育中存在对女性有利的双重标准。她们讲授女权和多样性知识。如果有女权主义的十条戒律，可能会是这样的：

1 男人永远不能对女人说出负面的话。（但女人可以自由地说任何她们想说的关于男人的话。）如果男人对女人说出负面的话，他必须受到惩罚（即失去工作）。

2 男人永远不能质疑女性主义的任何方面，否则会被视为性别歧视者，必须受到惩罚（即失去工作）。

3 男人永远不能对女人的身体表现出性兴趣（也就是"物化"她们）。

4 男人只有在女人明确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向女人发起性进攻，如果女人事后改变主意，男人必须道歉或受到惩罚。

5 如果丈夫与妻子发生性关系，起初是同意的，但稍后改变主意，那么这将被视为强奸，男人可以在法庭上受到惩罚。

6 女性决定所有与平等有关的问题，因为男性对自己对女性的偏见没有意识。

7 男人绝对不能质疑女人指控男人进行任何性行为不端的情况。一旦女人对男人提出指控，男人就被认为有罪。

8 所有男性必须成为女权主义的男性，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同意女权主义的所有原则。不赞同的男人（以及不赞同的女人）必须受到惩罚。

9 所有女性必须被赋予力量，因为她们以前受到了父权制度的压迫，这意味着女性必须被允许在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并对文化的各个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男性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占据和剥削女性，所以对于性别关系，他们现在没有进一步的发言权。

10 女权主义者（仅限女权主义者）将决定性别关系的规则和政策。

新的激进女权主义价值体系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它几乎阻碍了所有领域的发展，审查了可以说什么、可以制作哪些电影、可以播放哪些电视节目，科学家可以研究什么，政府官员可以通过哪些法律。这是一种女权主义的暴政，如果有人违反党的路线，那他们将被开除。

在 2017 年，谷歌的一位男工程师詹姆斯·达莫尔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批评了他所称之为统治谷歌的“邪教”。备忘录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在备忘录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公司的培训研讨会中所教授的一种逆向性别歧视的不满，这种研讨会要求男性参加，教导他们对女性问题保持敏感。“我们需要停止假设性别差距意味着性别歧视”，他写道，并暗示性别差距可能是男女之间的生物差异所致。达莫尔随后被解雇，理由之一是使用了性别刻板印象。

在 2016 年，英国生物化学家蒂姆·亨特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发表评论，说：“让我告诉你们关于女孩给我带来的麻烦……她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会发生三件事……你会爱上她们，她们会爱上你，当你批评她们时，她们会哭。”因为这个言论，他被迫辞去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职位。他的许多成就，包括他的诺贝尔奖，都被抛到一边，他的声誉被毁，全是因为这个玩笑般的言论。

在第二波女权主义革命和第三波的法庭案件之后，女权主义者不仅巩固了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控制，还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他们不断想出新的办法让人们表达对女权主义的支持，让他们认为如果不表达支持，至少可以说，他们就会“被淘汰”。”。首次让人们表达支持的事件之一是 1993 年的“带女儿去上班日”，鼓励所有父母带他们的女儿（而不是儿子）上班一天。女权主义者认为带女儿上班是有力量的。直到 2003 年，儿子们才被纳入这一天。如今，该活动得到联邦政府的赞助，并在其他国家也举行。这导致女儿们将工作看得比家务更重要，并且，依我之见，与男性对立，导致了育儿和家庭生活的恶化。后来，女权主义者鼓励每个人佩戴粉色丝带，支持妇女乳腺癌研究（对于同样普遍的男性前列腺癌的支持到底去了哪里？）。

在 2016 年，我们出现了“#MeToo”运动，女性主义者将那些揭露高位男性“性行为不端”事件的女性视为英雄。其中一些控告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而其他人选择了匿名。被控告的许多人只是在笨拙地向女性示好，却因此失去了工作，而控告者却从未受到质疑。事实上，她们被吹捧为勇敢站出来为女性争取权益的英雄，对自己和其他女性赋予了力量。这一运动导致了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女性和男性都穿着全白,在另一个典礼上佩戴白色玫瑰，最终这一运动传播到其他国家。你要么佩戴白色玫瑰，要么就会被羞辱。

女性主义者在 2016 年底特朗普当选总统时，团结一致地反对他，并形成了一种对抗他总统任期的“抵抗”行动，仿佛他来自外国并通过独裁掌控了美国。如果你不谴责特朗普，你就会被标记，并不能被“主流群体”（即女性主义者和自由派）接受。这与纳粹时期的德国类似；如果你不谴责犹太人，你也会被认为是误导的，并被贴上“犹太人爱好者”的耻辱标签。

西方世界和部分东方地区受到美国的影响，世界上很多地方开始追随女性主义运动，这使得女性主义者获得了在国内外决定价值观的能力。加入女性主义运动的数百万人中，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已经被恐吓成为女性主义者，被恐吓着庆祝“带女儿去工作日”，被恐吓着佩戴粉红丝带和白色玫瑰。他们都自以为在做“正确的事情”。

做正确的事情不仅意味着佩戴白色玫瑰，还要惩罚任何不这样做的人：嘲笑、诽谤他们，解雇他们，并以各种方式迫害他们。最终，女性主义赋予了女性差不多可以任意对待男性的许可，并成功地在性别之间造成了巨大隔阂。最终，她们树立了粗鲁、自以为是和傲慢的行为模式，并将其合理化为男性性别主义的必然结果。美国变得更加粗鲁和失控。正如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文化中的一种不安的因素因素接管了整个文化。

到了第四波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已经与女同性恋同义（但在电视节目和电影中，依然有一些漂亮的女性形象，给人一种异性恋的感觉）。全美国和欧洲都在实践女同性恋价值观，贬低男性，试图将他们描绘成性道德败坏的人，鼓励女性不依赖男性，鼓动女性成为富有战斗力、能够照顾自己并不需要男人的激进女性。这些新价值观理想化了同性恋男性，妖魔化异性恋男性。

《女士》的编辑罗宾·摩根曾指出：“我认为‘憎恨男性’是一种光荣而可行的政治行为，被压迫者有权对压迫他们的阶级抱有仇恨。”琳达·戈登在第二波女权主义时期曾说：“核心家庭必须被摧毁……无论其最终意义如何，家庭的崩溃现在是一个客观的革命进程。”著名女权主义作家希拉·杰弗里斯说：“当一个女人与男人达到性高潮时，她只是协助父权制度，将自己的压迫性愉悦化。”前国会议员芭芭拉·乔丹写道：“我相信女性具有理解和

同情的能力，而男性结构上则没有，因为他不可能有。他根本无法做到。”前全国妇女组织领导人希拉·克罗宁曾说：“婚姻对女性来说就是奴役，很显然，妇女运动必须致力于攻击这个制度。没有废除婚姻，女性的自由是无法实现的。”

如我之前或多或少所说，女权主义现在似乎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圣经，不容置疑。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如果我的一位客户认为自己不容置疑，不愿意客观地讨论和审视自己，并且有一种倾向去惩罚任何不同意见的人，我会诊断这个人具有某种人格障碍。在夫妻治疗中，我试图鼓励建设性的沟通，让每个人对夫妻问题做出自己的责任承担。而女权主义者却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不再需要这样做。

第四波

女权主义者现在正在讨论第四波女权主义，该浪潮据说始于大约 2008 年。研究人员黛安娜·戴蒙德（Diana Diamond）将第四波女权主义定义为“将政治、心理学和灵性结合在一个总体变革愿景中的运动”。这个定义模糊而理想化。当女权主义者谈论女权主义时，他们总是用光辉的词语来形容，并把女权主义领导者描述为勇敢敢于发声，关注男女不平等的英雄人物。

我对所谓的第四波女权主义的看法是，它试图以美丽的色彩来描绘实际上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残酷革命，满足了极端和好战的少数女性的需求，同时对我们的文化造成了残酷的破坏。任何偏袒一方（好战的女性），同时妖魔化其他群体（男性、保守派、基督徒、所有类型的怀疑论者）的文化，都只是以另一种名字体现的暴政而已。

如果女权主义者继续统治我们的文化，可能会有第五波、第六波甚至第七波等等。所有这些浪潮将由女权主义者以光辉和英雄主义的词语来描述。与此同时，事实被掩盖，正在发生和将继续发生的情况被模糊了。女权主义者将育儿和儿童权益放在了次要位置，结果我们的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安定。我们的离婚率是发达世界最高的。我们有一场阿片类药物流行病。我们有一场肥胖流行病。大规模杀戮事件层出不穷。民主党憎恨共和党，共和党憎恨民主党，分裂主导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领导者无法再领导。我们已经变成了虚拟的无政府状态。我不禁相信女权主义革命与所有这些问题有某种联系。女权主义者统治着如铁的拳头，并塑造出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它排斥真相，只愿听从自己想听到的东西。没有了真相，我们就无法找到解决办法。

从第一波女权主义开始，女权主义者所做的最有害的事情对历史上被视为女性的角色——生育和抚养子女。问题是，为什么贝蒂·弗里登和其他人会认为成为公司奴隶比呆在家里做母亲更好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女性可能会对成为母亲有心理问题，这也意味着

她在依恋和亲密方面存在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抚养健康、适应良好的子女更重要了。女权主义对待呆在家里的母亲的贬低观点以及对工作和事业的强调不仅鼓励女性与男性竞争，而且淡化了育儿的重要性。如果女权主义者淡化育儿并看不起想成为母亲的女性，这会对母亲角色产生负面影响，并引导母亲们将女儿引导向事业而不是养育健康的孩子。

极端女权主义者没有个人身份认同：对于她们来说，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她们先将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然后是女性，再然后才是人类。如果她们感到愤怒，她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强迫别人按照她们的意愿行事：政治变革。但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变化。女权主义者抵制内省，因此抵制心理治疗，除非是与女权主义心理治疗师接触，那样会成为两个人互相告诉对方自己想听到的话，并成为对抗敌人——男性联盟的盟友。也许，正如明娜格所说，我们是一个衰落的文明，衰落并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Reddit.com 上的一位贡献者 Tomek77 这样说：

> 根据过去的历史，采纳女权主义价值观的文明将在几个世纪内消亡。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罗马帝国末期和可能一些更古老的文明短暂时期，我们从未见过女权主义文明的原因。

如 Tomek77 所说，如果女权主义出现在一个文明衰落的时刻，那么我们现在是否正处在我们文明的衰落时期？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否因为权力而变得傲慢，女权主义是否是这种傲慢的一部分？我们是否会衰败和倒下？第四波女权主义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女权主义者们知道吗？他们在意吗？还有其他人在意吗？

一个朋友讽刺地评论说："唯一能阻止女权主义压倒一切的方式就是男性开始站起来反对女权主义。让她们发泄，让她们疯狂，让她们叫嚣并使用那些老套的谩骂和质问、愤怒和威胁。让她们扔下那些老套的女权主义词汇炸弹。当她们耗尽精力，而男性依然耐心地站在那里等待时，也许女权主义者们才会准备与男性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eminist revolution (part 2)

January 9, 2020

Maxwell Light, Ph.D.

女性中心主义与西方文明的人口崩溃

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我对 Sargon 的视频《不生孩子越来越流行》的评论。他特别讨论了关于艾玛·沃特森选择“自己成为伴侣”并保持单身的一篇文章。他进一步分享了关于男性和女性不生育的趋势的想法。虽然我确实认为人们生育以维持社会的重要性是一个合理的观点，但我认为他在未能解决导致这个问题的环境问题上与事实偏离了太多，并过于强调个体自私作为原因。因此，我在他的视频下留下了以下评论来回应这一点：

“在这个高度功能紊乱的女性中心的社会中，责骂人们不生育，就像责怪人们离开燃烧的大楼一样。男女本能地被彼此吸引。在我们物种整个历史和史前的时期，我们没有问题。健康的男性和女性在健康和正常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是健康和正常的，没有必要去责骂人们。

有趣的是，人们对单身男性的责骂会非常迅速（我注意到这几乎总是针对单身男性而不针对单身女性，因为我们如此盲目地追随女性中心的双重标准，就像僵尸一样），但是一旦我们关注批评家庭法庭、离婚、女权主义对男性在法律制度和广泛文化中的犯罪化和妖魔化以及故意边缘化男性在教育、就业和法律制度中的影响以及所有相关后果的女性中心的偏见，就停止了发表评论。”

我们可以看看女性化教育体系中忽视男孩教育的影响、女性主义的就业配额和与女性婚配选择的不匹配，这些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小部分。

如果人们如此关心人口无法自我替代的问题，为什么不勇敢地处理根源于问题的献身于女性利益的文化倾向呢？毫无疑问，通常会有沉默。人们可以继续忽视献身于女性利益的文化倾向，但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我们的文明将继续走向衰落。记住我的话：没有任何羞辱男性的手段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女性中心主义将继续摧毁社会，直到它被正面面对。

我理解 Sargon 在这里谈论的是 Emma，但他也谈论了男女单身人口的增加。在视频中，

他没有提到推动低生育率问题的有害反男性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环境。他谈到我们要承担起使孕育和养育我们的社会永存的责任，但没有提到正是这个社会培养了产生他所谈论的问题的环境。老一辈和整个社会在创造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权主义环境方面拥有怎样的责任呢？

责任是双向的。如果你将未来一代带入这个世界，你有责任确保正确地抚养他们，保护你的文化，解决社会问题，以便他们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抚养你的孙辈。你必须确保保护你的文化和价值观，不断忽视像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倾向这样的社会问题。

因此，你看，社会实际上没有权利指责年轻人不愿意在由上一代几十年来对未来社会漫不经心的行为所造成的环境中繁衍后代。这个视频迟了 30 年，如今上一代和这个女性主义社会将会收获他们所播下的果实。

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吗？停止指责那些离开燃烧建筑物的人，开始扑灭火灾。”

Sargon 的工作非常出色，但在这个视频中，我认为他对西方低生育率背后问题的本质存在着根本误解，以及实际上需要什么来延续社会。我不认为事情像 Sargon 在视频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我认为我们需要诚实地评估西方文化目前的健康和功能，考虑到女性中心主义几乎渗透到方方面面。

女性中心主义正在摧毁我们的社会

男人和女人在生物学上的天性是繁衍后代并传递基因。这是我们进化和所有生物进化的关键驱动力。我们的社会变得如此功能失调，以至于尽管有自然的驱动力，大量男性和女性都不再繁育后代，这表明上一代和现在的人口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如何降级到这个程度的不负责任态度。在我们的妇女中心主义文化中，我们把女性神化，把男性置于服务女性的地位，然后我们通过集体故意的无知，期望这种动态不会导致剥削和功能失调。

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摧毁了婚姻和人际关系，破坏了家庭，并导致单亲妈妈和失去父爱的悲剧激增。正如 Stardusk (或 Thinking Ape) 在这个视频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低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贬低男性来提升女性地位和人为提升女性的婚姻选择标准的结果。这种不匹配保证了低生育率和福利国家的崩溃**，正如 Sargon 在他的视频中所担心的那样，当他谈论养老金时、当社会牺牲男性来抬高女性的地位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男性是保持社会运转的金鹅，而社会正在杀死这只金鹅。

我们文化和社会广泛支持将女性的幸福置于男性的幸福之上，并对这种失衡的长期后果故意视而不见，再加上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正在崩溃。在这个社会中，

如果男人无法支付赡养费来供养（可以工作的）前妻的生活，即使赡养费超过他们的收入或他们失业，他们也可能被判入狱。在这个社会中，男人的生活可以因为一项未经证实的指控而被摧毁，而虚假指控者则可以逍遥法外。在这个社会中，一些被成年女性非法性侵的男孩，反而可能被迫向其施害者支付赡养费。

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在我们的文化中鼓励单亲妈妈，贬低父亲，在我们的家庭法院和法律体系中边缘化父亲。多代人经历了离婚和家庭法庭，其中许多人与父亲没有建立任何有意义的关系。这是一个忽视男孩和男性在教育和就业领域需求的社会，而将女孩和女性在这些领域的需求置于首位。

Sargon 在批评女性权利文化中产生的自私、自恋和个人主义时是正确的。然而，我不能赞同他对选择保持单身的男女（像许多走向自由派一样）和不要孩子的人的广泛批评。选择是否要孩子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责任。在这个高度功能失调的女性中心文化中选择不要孩子，对男性来说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这样。

当你将一个生命带入这个世界时，你有责任抚养他们，并确保他们有一个有意义、有建设性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审视未来，对社会的发展轨迹感到担忧。其中许多年轻人来自破碎的家庭，见证了离婚和家庭法庭的后果。他们中的许多人亲身经历并直接承受了这些后果。特别是年轻男性对婚姻、恋爱关系和组建家庭产生了怀疑。

许多年轻人对我们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巨额未偿政府负债、无法负担的房屋以及政府几十年来对这些问题毫无行动的现实有所了解。他们了解西方的债务死亡螺旋以及中国的发生大萧条和重大全球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庞大的学生负债和难以承受的房屋成本，再加上离婚和家庭法庭的现实，给男性和女性组建家庭并保持完整增加了进一步的障碍。

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因为生活成本和房屋价格如此昂贵，就业状况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尤其是随着自动化和全球化的推进）。许多年轻男性特别是在生活的起步阶段遇到困难，因为男孩教育被边缘化，缺乏父爱产生的影响以及针对女性的女权主义就业配额和选择性招聘政策对男性的歧视。当教育和就业领域面临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年轻男性显然会发现结婚和抚养孩子更加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局面实际上不利于他们，而且没有采取任何努力来解决他们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问题。

没有人讨论这些现实，这些问题几十年来一直被忽视。这些问题在西方世界实际上变得更加严重，并且持续恶化。然后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不再生育。单纯地生育而不考虑孩子们将要拥有的生活质量，是多么不负责任。在没有足够条件适当抚养孩子的情况下生育，

并且不考虑他们的未来，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有时候，不生孩子是负责任的选择。

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生孩子做父母。有些人太不负责任，无法养育孩子，或者他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妥善抚养孩子。西方文明的延续依赖于远远不止盲目繁衍。生育孩子需要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妥善规划和投资，以便未来的一代能够得到妥善抚养并保持社会和文化的传承。在单亲家庭中生育出大量没有父亲的孩子，将确保你会有更多功能紊乱的成年人后代，并且你的社会将会衰退和倒退。对于现代、发达和先进的国家，父亲角色是必需的，以保持其现代、发达和先进的状态。仅仅进行繁殖，并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只会造成一个贫穷国家的出现。

为什么有那么多选择走自己的路（MGTOW）的男人选择不结婚和生孩子？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人自愿放弃结婚和组建家庭？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除了我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提到的内容之外，答案是，婚姻现在本质上是一种奴隶契约，男性的人权可以通过离婚议程随女性的心情而被废除。这是现实，而不是夸张。父亲们现在被降格为临时的法定监护人，可以在任何阶段被母亲从孩子身边移除，并由国家全力支持。男性不是在放弃婚姻和家庭，因为这些概念现在只存在于名义上。男性正在摆脱一种破裂而有毒的以女性为中心的国家授权剥削体系。这个体系把女性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而把男性和孩子的需求放在最后。

无子女的 incels

我也不同意 Sargon 的观点，即那些根据自己的标签希望繁衍后代却无法获得性伴侣的人应该受到羞辱。坦率地说，我对于 Sargon 竟然无法看出自己论点中的逻辑不一致感到惊讶。对于那些明显自愿想要做某事而未能做到的人进行羞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这让我怀疑 Sargon 是否理解“incel”中的“i”代表了不自愿的含义。我认为他在这里说错了。

问题的真正根源

坦率地说，我们低生育率的问题并不在于单身男性或单身女性。Sargon 说这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有良好的价值观，应该继续下去，然而它却无法自我替代。西方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最终是西方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癌症（女权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症状），将确保其衰落。这个社会的功能失调是因为它允许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倾向无限制地增长，结果导致了家庭、婚姻和人际关系的瓦解，以及父亲缺席和单亲母亲的流行。如果西方文明如此“优秀”，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如此伟大，那为什么它无法维持自身？显然，一个无法自我延续的社会存在问题。

这不是一个拥有“伟大”价值观的“好”社会。这是一个依靠过去的伟大而苟延残喘的垂死社会，在债务沉重的颓废表面下假装一切都好。伟大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在女性中心主义面前放弃言论自由、正当程序、人权和基本道德的社会。除非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几个世纪后世界将会谈论西方文明的衰落。

简单地用新人代替旧人只是延续社会的一部分，这远远不是所需的全部。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威胁其存在的问题，如妇女中心主义和我们对债务的过度依赖，而不仅仅是不断忽视和敷衍塞责（让我联想起婴儿潮一代的“到时我已经死了”的心态）。在我看来，那些对社会不再繁衍感到担忧的人似乎没有足够的关注去面对问题的根源——女性中心主义。这种行为有多负责任？好好思考一下。

这篇文章并不仅仅是对 Sargon 的回应。很多其他人，尤其是“另类右翼”、传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很快就会判断那些不生育，尤其是男性，为自私和不负责任。他们没有考虑到我们所生活的债务驱动社会的状况，以及这种有毒的妇女中心主义环境是如何阻碍人们，尤其是男性，要生孩子的。事实上，许多男性是负责任的，他们认为在一个垂死的负债累累的社会中抚养孩子是不负责任的，这个社会把男人当作奴隶，奖励甚至美化女性的不良行为，却不追究这样的女性的责任。

太阳在西边落山

最近，Stardusk 制作了一段视频，讨论了西方和中国对单亲妈妈的看法，以及这对两个社会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西方的父亲缺失和单亲妈妈将加速其衰落。维持社会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养孩子。社会必须确保他们正确地培养年轻一代成为适应良好的成人，并保护文化和制度，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未来。

在过去至少三十年中，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无法妥善培养未来一代的全面失败。我们见证了单亲家庭的迅速增长和家庭的瓦解。我们还目睹了女权主义腐败和我们的机构衰落，特别是在我们的大学和法律系统中。在未来几十年中，由于父爱缺失、家庭瓦解和机构衰落所造成的损害规模将是巨大的。我们还没有见识到什么，而地平线上墨黑的风暴已经酝酿了 50 年。



太阳将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西方落下，东方升起。 西方并非最好的。我们实际上鼓励单亲妈妈，女权主义摧毁了我们的机构，我们边缘化了男性、男孩和父亲。以女性为中心的思维将在我们的崩溃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时候醒悟过来，认识到我们并不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是一个好的文明或文化了。问题是：我们更重视女性的认可还是更重视文明的延续？目前的情况似乎是肯定的。我们得到了只为自作自受的下场。

当我思考未来时，我提醒自己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对我们社会的未来承担集体责任，并对政府代表我们做出的决策负责。

眼下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衰落并走向一场重大战争（可能是世界大战）的社会。我看到一个更偏好于过于享乐和愚昧无知，拒绝做出解决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所需的艰难决策的社会。我看到老一代把问题推给下一代，政府却没有为我们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安全负责任。

但这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未来。如果社会有集体意愿拒绝女性中心主义并恢复性别之间的平衡，我们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重视男性与文明并不对立，它对于文明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将男性视为可有可无正是导致女性中心主义泛滥的原因，而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威胁到社会的存在。

女权主义灾难并非是什么牵强的想法,而是女性中心主义这列疯狂列车的合乎逻辑的终点。我们需要迅速找到刹车的方法。

在上面那篇文章之后的跟进：将上膛的枪带出房间

我注意到写完这篇文章后，Sargon 录制了一段连载视频，对婴儿潮一代进行了回应，并回应了一些我在前文中提到的人们对他之前视频的批评。因此，我想对此做出回应。很高兴看到他认识到老一代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他们对未来一代所承受的女性中心和经济混乱负有的责任。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然而，我无法同意 Sargon 在现代文化和法律氛围下对婚姻的立场，以及鼓励男人在我们

当前女性中心的社会中结婚。正如我所讨论的，婚姻不再是婚姻。婚姻现在是一个骗局，婚姻契约现在是一种可以用来敲诈男人并奴役他们的法律工具。家庭法庭和离婚过程已经彻底破坏了婚姻的本质，以至于婚姻作为一种功能性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用来规范男女之间健康互利的伴侣关系来抚养家庭的方式，已经不存在。婚姻不再是婚姻，这一点需要被认识到。

我并不是在暗示男女之间不应该有正式的伴侣关系。我想说的是，现代婚姻不再是一种男女双方的权益在法律下受到平等保护的正式伴侣关系。如果婚姻是一种商业合作关系，没有人会开办一家企业。只要女性手上拿着那个女权主义者放到她们手中的"上膛枪"，也就是离婚、家庭法庭和家庭暴力立法所代表的东西，就不可能有适当的伙伴关系。这就是女权主义者想要的，而女权主义者成功了。她们成功是因为我们的女性中心文化把女性的幸福置于男性幸福之上，把女性的利益置于男性利益之上。

Sargon 提出女性应该不行使她们因家庭法庭、离婚和家庭暴力立法而获得的权力，以鼓励男人结婚，这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谈论的是男性的基本人权受到女性与国家全力支持的侵犯，没有任何理由去采取折衷措施。如果情况反过来，我们也不会要求男性"克制自己"来鼓励年轻女性与他们结婚。如果女性像男性一样在离婚和家庭法庭中被对待，我们也不会寻找使这个系统"运转"的办法。我们会推翻整个体制，鼓励女性不要结婚，并举着火把走上街头。

妇女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国家来监禁令她们不高兴的男人，使父亲与自己的孩子疏远，并将男性变成为了满足她们生活方式的契约奴隶，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无法辩护的罪行。这是对人权的践踏，而这种现代婚姻和离婚的制度在所谓的文明社会中是毫无立足之地的。这个制度没有任何理由和正当性，无论女性是否显示出"克制"-将上膛的枪带出房间。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没有折衷措施。男人有权不让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

当涉及婚姻、家庭、离婚、家庭法庭和法律时，男性不应被置于女性的次要位置。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不需要明确声明。Sargon 承认需要改变，我完全赞同。婚姻和家庭法庭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我们的法律制度需要改革来纠正女权主义家庭暴力立法和女权主义驱动的政策引入的不平衡。父亲和男性普遍需要重新获得尊重。需要改变的事情有很多。在这样的改变发生之前，现在的婚姻制度不是真正的婚姻，我们是时候对此停止自欺欺人了。是时候让社会直面家庭法庭和离婚敲诈产业和官僚机构散发的臭气了。

GYNOCENTRISM AND THE DEMOGRAPHIC IMPLOSION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Peter Ryan

December 9, 2019

不受控制的女性高攀择偶如何摧毁社会

曾经有一位智者告诉我，为了使一个社会正常运行，必须引导两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男性的侵略性。第二种力量是女性的高攀择偶。

当这两种力量得到适当引导时，它们是强大的人类动力，推动社会朝着技术创新、文化成就和更高整体满意度前进。

然而，如果没有得到适当引导，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崩溃。

不幸的是，过去大约 50 年来，西方在控制和利用这些力量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在今天的文章中，我想解释一下，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这两种力量，这可能会导致西方文明的衰落。

人性的力量

尽管意识形态者会有所争议，但人性是确实存在的。数百万年的进化已经将某些生物倾向固化在我们的基因中。所有人类都具有一些倾向，同时也有一些是与性别相关的倾向。

男性往往倾向于身体攻击。对于功能良好的成年男性来说，这种力量会转化为积极的追求。这就是弗洛伊德在他的升华理论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男性将他们的力比多转化为取得伟大成就的动力。

男性力比多在历史上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当得到适当引导时，它将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推动科技进步、文化成就和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男性的攻击倾向被引导不当时，会导致犯罪和暴力的增加，最终导致社会的衰落。

另一方面，女性的求偶行为也可以建设或摧毁一个文明。女性的高攀择偶是男性取得众多伟大成就的原因。女性被吸引到排名前 10%的男性身上，因此自然而然地，男性努力取得伟大成就，以扩大他们的约会范围。

当高攀择偶得到适当引导时，它作为一种激励因素，推动男性取得伟大成就，而不是扼杀他们。在鼓励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每个女性都选择与她可以获得的最高价值的男性进行配对。这为每个男性带来了希望，有一天他可能会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一个家庭。

因此，年轻男性努力追求成就。当文化中鼓励一夫一妻制时，每个男性都有机会娶到一个美丽的妻子。这激励男性追求伟大成就，无论是发明一种改变世界的设备，还是在社会等级上攀升到领导地位。

当高攀择偶不受约束时

当女性高攀择偶无法控制时 在理想的社会中，男性的攻击性和女性的高攀择偶都会受到约束。过去的伟大思想家自然理解这一点；人性是一把双刃剑。当得到适当引导时，社会会蓬勃发展。当引导不当时，社会就会衰败并最终灭亡。

不幸的是，我们现代文化在引导男性攻击性和女性高攀择偶方面做得很糟糕——正如我将很快解释的那样，这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目前，我们的社会过度压制男性攻击性，而过度鼓励女性高攀择偶。这种致命的组合是一个文明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标志之一，因为它无法持续超过几代（最多）。

在无法约束的女性高攀择偶下，前 20%的男性与 80%的女性结合。众多研究、出版物和研究论文已经证明了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常识”的观点是正确的。女性在生物学上被富有、有魅力和成功的男性所吸引。

...虽然这对前 20%的男性来说可能是好事，但当女性婚姻上升失去约束时会发生什么呢？前 80%的男性将没有伴侣。这不仅使这些男性不愿投资于社会，同时也鼓励他们从社会中撤离。

再加上到处都有的女权主义者正在劝阻男性变得男子气概，你就会看到大量的压抑情绪在表面下积蓄。

文化崩溃

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是复杂的，但在很多方面也非常简单。尽管形成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可能需要很多因素，但只需要正确把握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对男性和女性本性的理解。

当男性在学校、学术界、媒体和职场中受到无情的迫害时，他们几乎没有继续为社会付出的动力。当你将这一点与 80%这些男性很可能几乎没有机会获得伴侣的事实结合在一起时，你就为革命培养了土壤。

更糟糕的是，追求顶尖 20%男性的大多数女性最终会变得年老和痛苦。经历多年的被“阿尔法雄性”利用后，很多女性会产生怨恨，并重复媒体所宣传的男性需要“勇敢面对”并娶她们的观点。

当然，没有哪个男人会娶一个 35 岁、一生中睡过 50 个男人的女人，所以这些女性通常会变得年老和愤世嫉俗。这只会增加女权主义情绪，认为男性都是可怕的人类，竟然拒绝娶一个“高质量的女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很遗憾，一旦女性的“高攀择偶”被释放出来，很难再加以制约。男性的侵略行为也是如此，但明显而言，我们更多地面临的是女性“高攀择偶”问题，而不是男性侵略问题。

当这两种力量中的任何一种失去平衡时，自然界会自然地予以纠正。这可能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纠正方式是，如果有足够多的男性决定选择过上 MGTOW，即远离传统婚姻与交往方式，以实现个人自由独立为主）的生活，只与符合他们的条件且互利共赢的伴侣建立关系。理想情况下，这就是将会发生的。考虑到很多男性对女性的“高攀择偶”越来越不满，社会以这种方式实现自我纠正并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种社会自我纠正的方式则更为严峻。女性本能地渴望强大、有支配力的男性，所以当一个社会强迫男性压抑这些欲望时，女性自然会寻找其他发泄途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极端女权主义者支持伊斯兰教，尽管伊斯兰教将女性当作财产。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极端女权主义者内心深处渴望男性的支配力，如果她们所处的社会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她们会通过其他方式寻找，比如从那些对女性仅露出脚踝就以石头砸死的国家引进数百万难民。

解决办法是什么?

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男性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不要迎合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如果一段关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就不要进入。关系应该是互利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女性的利益。所以，不要让女性利用你。

如果足够多的男性开始觉醒，拒绝迎合女权主义的教条，许多女性自然会改正自己的行为来吸引男性追求者。像 Roosh 这样的作家甚至认为，我们需要复兴基督教和传统道德，坦率地说，这很可能会是一件好事。

无论如何，我们的文化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点——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向。要么男性开始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与腐败的制度抗争，摒弃对年轻男孩进行洗脑的做法，要么我们允许

我们的国家被那些愿意这样做的人侵略。

我知道这样做远比说起来容易。我们要面对整个体制的阻碍。然而，他们的控制力正在减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manosphere 的崛起。事实上，正如我之前所写的那样，#MeToo 的流言和宣传的风向现在似乎正在转变。

HOW UNCHECKED FEMALE HYPERGAMY DESTROYS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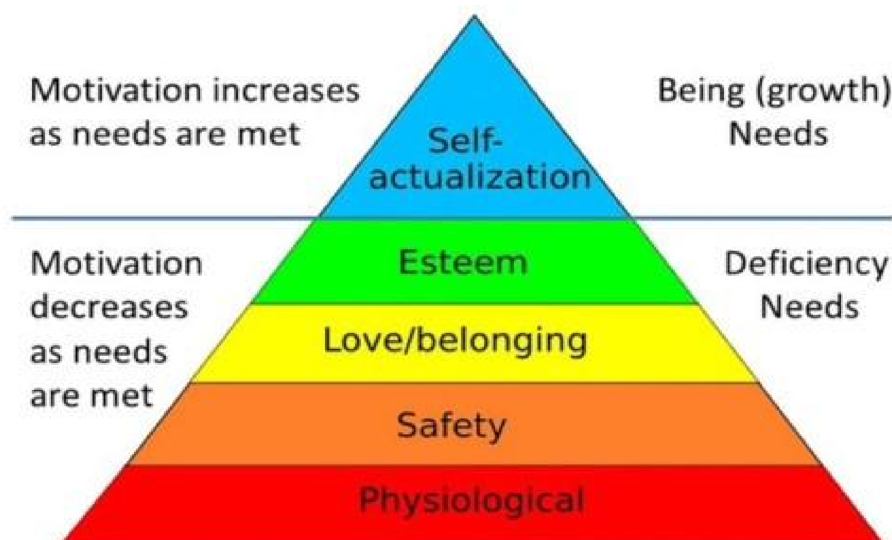
Jon Anthony

February 2, 2020

自我实现和红色药丸

我们经常谈论男性的责任和义务，或者他们没有勇于承担起足够为女性和社会服务的责任。但我们很少谈论男性的需求，也很少鼓励他们追求自我实现的生活。

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类需求模型被描绘为金字塔形的一系列层级。在金字塔的基础处是他所称之为缺乏需求（D 需求），在享受更高级需求之前必须满足。任何在缺乏需求中的缺失，比如社交归属或者足够的食物，都会造成一种剥夺感，激励人们寻求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



D 需求由以下四个较低级别的需求组成：生理、安全、归属和自尊。

这一模型的指导原则是，在满足每个基本需求之前，必须先满足每个需求层次上的动机，最终达到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即人类潜能的开花结果，获得更多的空闲时间，不再被不断满足自己和他人的基本需求所困扰。

可悲的是，迎合周围所有人的缺乏需求恰恰是大多数男性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男性集体花费大部分清醒时间来满足他人的基本需求，尤其是那些被释放出来追求与自我实现相关的更奢侈需求目标的女性。

想想所谓的“家庭主妇”或“家庭女性”，或者那些明智选择兼职工作以使工作与生活平衡不会损害她们对自我实现的渴望的女性。

与此同时，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谁正在为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而辛勤努力工作；谁在培育最多的肉类和蔬菜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谁在运输食物；谁工作更长时间以获得更高的薪水来支付大部分人将食用的所有食品？谁在建造房屋和基础设施供人们奢侈享受？哪个性别正在为确保他人的安全而冒险？哪个性别正在迎合女性的关系理想——包括为确保女性的“尊重需求”而提供资金的常规假期套餐、咖啡和购物资金，以及充分满足女性需求的大量仁慈性别行为？

没错 - 他们是满足基本需求的服务军团。

或者，从更个人的角度来看，哪个性别更容易受到无家可归、街头暴力、职场伤害、健康剥夺、安全剥夺、爱与归属感的剥夺、抑郁、自杀或早死的伤害？显然，男性在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方面并不擅长，也许是因为他们过于忙于满足他人的需求。

诚实地分析，一个画面浮现出男性终生忙于满足女性和儿童的基本需求，而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他们自己的同样需求。然而，女性似乎不愿填补这个空缺，也许是因为她们忙于享受自己追求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追求。

马斯洛将他的模型构想为一条普遍适用的路径，不管性别如何，是一条人类的路径，不需要在男性或女性之间作出明显区分的大局观需求。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如今的金字塔已经被明确划分为不同性别的领地时，真实情况与之相去甚远。男性被贬为为女性（尤其是生理和安全需求）满足底层需求的人，或者通过纳税让政府来满足这些需求，以便女性可以专注于追求浪漫爱情、归属感、自尊，并当然还有最高层的达到自我实现。

男性不仅照顾大多数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问题，他们还感到必须为女性伴侣的任何更高层次

的奇想提供支持 — “我只是顺着她的意思去做，这样她就会快乐。”

贝蒂·弗里丹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发起人，她呼吁让所有女性实现自我。她写道：“只有通过对未来的个人承诺，美国妇女才能摆脱家庭主妇的困境，真正找到满足……通过实现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独特潜能。”弗里丹引用了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的高层描述，认为这对于女性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而女性确实已经成功实现了这一点。

迄今为止，我们仍在等待男性自我实现的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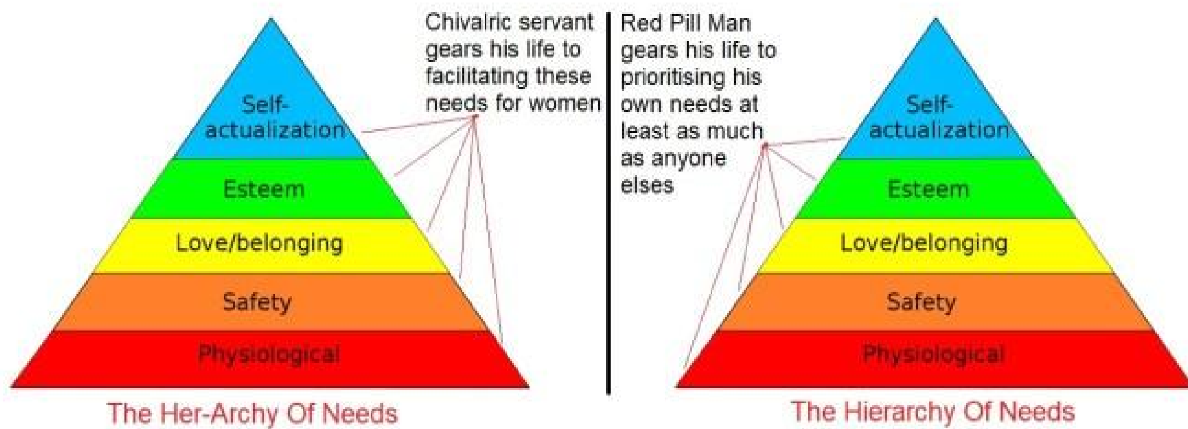
在很大程度上，男性永远困于满足底层需求的角色是人类为了确保家庭单位的生存而划分劳动的副产品，在现在的社会中，疾病少、危险少、物质丰富，女性们已经集体决定“解放”自己，而男性则普遍没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蓝药丸困境”——一方享受自由解放的梦想，而另一方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服务角色中。

男性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理念，是当今最热门的男权问题之一：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坚守我们作为保护者和供应者的传统角色，希望“解放的”女性放弃她们多样选择的生活，加入我们的行列？还是我们要加入她们，坚持认为两性都不应负责对方的基本需求，同时忽视自身的安全和更高层次的满足？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

现在，男人和男孩们可能会停下来考虑一下，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利专注于自己的基本需求。我们也有权利追求马斯洛的更高阶需求，即自我实现的愿望，描述为“追求自我实现，即他逐渐实现自己的潜力。这种倾向可以表述为渴望变得更加像自己，并成为自己潜在能够成为的一切”。自我实现还可被 Dictionary.com 定义为“通过创造力、独立性、自发性和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来实现自己的全部潜力”。这意味着要实现自己的创造力、审美、智力和社交潜力，这只能通过自主决策和红药男人致力于过上自由生活来实现。他选择超越无私牺牲和满足生存需求，他建设、做梦、烹饪、骑哈雷摩托车、拥有自己的爱好，拜访朋友，展开冒险。

如果我们接受生活中没有受害者，只有自愿者这个观点，那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我们过上更充实、自我实现的生活。选择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巅峰体验 马斯洛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是巅峰体验，指的是那些与平凡经历截然不同的强烈幸福时刻，他认为这种经历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更有可能经常发生。

根据马斯洛的说法，伴随巅峰体验的感受包括“惊奇、敬畏、尊崇、谦卑、臣服，甚至对经历的伟大感到敬仰”。他还补充说，人们会以“真实、善良、美好、完整、活力、独特、完美、圆满、公正、简单、丰富、轻松、欢乐、自主”等感受来感知现实。

那些有幸享受自我实现生活的人，在这种以巅峰体验为标志的生活中，似乎过着特权般的存在。

以下维基百科列表提供了一些典型的巅峰体验特征——这些体验在许多方面与“红药丸”生活所描述的自由相似：

失去对时间和空间的判断感

感觉自己是一个完整和和谐的整体，不受分离或内在冲突的影响

感觉能够发挥所有能力和潜力的最高水平，或者“完全运作”

毫不费力和轻松地运作，没有紧张或斗争之感

对感知和行为完全负责。运用自主权变得更坚强、更专注、完全自主

没有禁锢、恐惧、怀疑和自我批评

自发性、表达性，以及自然流动的行为，不受一致性的限制

一个灵活开放、接受创意思维和想法的自由思维

完全专注于现在这一刻，无受过去或预期未来经历的影响

身体感觉温暖，以及从心脏区域向四肢传播的愉快震动感。

这个列表中的每个细节都是由吞下红色药丸并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男性描述的。

当男性不再专注于满足贝蒂·弗里丹所提倡的解放女性的需求，不再专注于“亲爱的，快帮我做这个”的任务清单、长时间的工作和伴随着为满足（最终落空的）女性期望而承担的社会负罪感时，他们可以开始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那些吞下红色药丸的男性报告了一种新的自由体验，这种体验随着对时间和空间的超越而来，因为男性不再被时钟和其类似种植园的日程所束缚。蓝色药丸认知失调不再是问题，自我实现成为第二天性。

从贝蒂·弗里丹以来，女权主义者在各个层面上成功管理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从生理需求向上。他们将人类需求视为一场性别领土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马斯洛的金字塔就像一个大富翁棋盘上的房地产一样被划分，所有优质的物业都属于女性，而男性则为在梅费尔和公园街逗留支付租金，或者直接进监狱。早就应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了。

SELF-ACTUALIZATION AND THE RED PILL

Peter Wright

April 28, 2020

女权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女权主义者热衷于告诉我们什么是女权主义，但并不那么愿意从我们那里学习什么才是女权主义？这就是一个痛苦难题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简单的观点，但非常重要，因此我想要非常非常清楚地确立它，并时刻牢记。

我们必须问：他们凭什么权威地垄断地告诉世界什么才是女权主义？为什么他们可以逍遥法外？是上帝的恩典还是其他神秘力量的作用吗？我们认为不是。又或者，一旦你将“女权主义者”这个词与自己挂钩，它就能授予特殊的授权吗？同样，我们认为不是。这两种理论都涉及到了魔法思维，而我们最好避免这种思维方式。

这只留下了唯一的解释：将自己贴上“女权主义者”标签的人之所以拥有垄断的特权，是因为多年来他们无人反对地行使这种权力。他们这样做，而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所以他们一直这样做。

我们认为这个解释非常精确地概括了这个情况，没有其他的结论是可能的或必要的。女权主义者之所以能够逍遥法外这么久，是因为没有人揭穿他们的伪装。

话虽如此，有什么客观的理由阻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检视女权主义并按照我们的看法来评判它呢？谁能说女权主义不是那种我们可以通过使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和批判性思维明确发现的东西或模式呢？

最重要的是，是什么实际的力量阻止我们采用非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定义，并完全基于此进行运作？我认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我也不知道有哪位女权主义者能够提出相反的令人信服的论据。

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由于现实（或“真实”）参与了这个问题的构成，我们假设它也必须参与到答案的构成中。因此，我们对答案的探求应该探索一些真实的东西，而有什么比客观事实和行动的真实世界更真实呢？

然而，在我们进一步之前，让我们慷慨一点，以一种思想实验的方式来思考女权主义者自己所怀有的一些抽象概念。女权主义的规范定义，如字典所写，大致如下：

女权主义，名词：倡导社会、政治和其他权利使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教义。

这里存在一个困难。女权主义被定义为倡导特定结果的“教义”，但如果你将其称为“男权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并且让“女性”和“男性”在句子中互换位置，你将得到一个略有不同但倡导完全相同结果的教义。因此，如果结果是重要的，就没有特殊理由支持“女权主义”而不是“男权主义”或反过来——在理论上，两条道路都通往罗马。

规范定义描述了一个在概念上就不平等的事物。无论是“男权主义”还是“女权主义”，都会在一方或另一方上给问题加上不平衡的负荷，因此唯一没有语言偏见的解决方案将是“性别平等主义”或类似的表述。

我们听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回应。女权主义者会告诉你，权力和特权的棋局明确对抗着女性

（而不是男性），我们必须让这个棋局平衡，而女权主义一词只是承认了这一点。

然而，他们的回应却引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它将女权主义信条视为理所当然。从非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事实并非权力棋局对女性不利。这只是一个可争论的论断，可以支持或反驳，而且确实有强有力的论证反对这一观点。

事实上，所有女权主义的主张和理论都可以质疑，而且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如果你断言相反，这也可能会受到质疑。从女权主义思想的流通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文化和智力上的“all-stop”。

总结起来：将女权主义对自身的理解作为女权主义本身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没有价值，除非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我们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对理解女权主义的方法应该承认这一点。

语义学的一个基本规则是“词不是事物”。当我们谈论女权主义时，我们指的不是该词的普遍理解，而是它作为一个整体事实的实在性，在生态上嵌入到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网络中。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时，我们是在追求定义中的真实性。

“探索真实的事物”意味着在现实中以何时何地和如何真正发生的方式监控现实，并从中得出具有实用价值的真正结论。这关键在于所谓的女权主义之物，而不是所谓的女权主义之词。如果有什么有意义的定义需要做，让它从这里开始。

因此，我们抛弃了经典的女权主义定义，因为我们发现它既具有误导性又没有实用性。

别误会，词典是个有用的东西，总体上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它们是由可能腐败的人类制作的，而其他可能腐败的人类可以将其用于腐败的目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必须说出来。我们不能对“词典”感到敬畏。它是你的朋友，但不是你的上帝。

因此，我们的非女权主义批评是激进的。原则上，我们暂时搁置女权主义提出的每一个主张或理论，并在对话中的瞬间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喜欢提醒女权主义者，“无休止地重复某件事并不能使其成为事实”。

我们还暂停女权主义主张或理论所使用的语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解构了整个女权主义思想世界，并以非女权主义知识计划为基础重新构建。我们的方法与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有相似之处。

最后，我们对符合非女权主义经验的现实理解更加切合实际。

多年来，女权主义者告诉世界什么是女权主义，但现在主体和客体的顺序被颠倒了，这样

的后果是革命性的。现在轮到世界告诉女权主义什么是女权主义——这就是女权主义灵魂的战斗。 “女权主义”的含义有待商榷，世界各地的非女权主义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从中受益。

女权主义者不必费心抱怨我们这些非女权主义者“不能这样做”。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允许自己的行为同样适用于其他人吗？他们应该省去抱怨的麻烦，因为我们并不在意。我们也不相信。关键是现在已经太晚了——计划已经开始执行。我们显然正在做“那样的事情”，这驳斥了我们“不能”做到这一观点！

当我们（作为非女权主义的男人和女人）谈论女权主义时，我们说出了真相。谁能否认这一点？谁能贬低我们非女权主义权威的基础？我们有眼睛，我们有耳朵，我们有理性思维，我们可以自由运用这些能力。我们相信事实会准确地自己讲述，并且我们相信自己能以同样准确的方式加以记录。

女权主义不仅自我定义，还通过关于世界本质的宣言来支撑和预言其自我定义。猜猜怎么样？我们就是那个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保留权利以有关女权主义本质的宣言作出回应。

因此，女权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没错。如果这些人有胆量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足够的胆识来回敬。**如果他们忽视非女权主义者对“女权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意见，他们就是唯我论的，更该被告知女权主义是什么。**

我们有许多理由合理地剥夺女权主义者的自我定义特权。这是一座富饶的矿脉，它深入并且我很乐于看到许多人挖掘这个矿脉。是的，我愿意分享这个财富，但我不想为你们做所有的工作——所以拿起你们的镐子和铁锹，下去开采吧。

弗洛伊德对女权主义的看法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学家，也是女权主义者攻击的第一位男性权威人物。他们在 20 世纪初开始攻击他，一直持续到现在。然后，他们继续攻击几乎所有的男性权威人物，从乔治·华盛顿到威廉·莎士比亚，从托马斯·爱迪生到约翰·韦恩。

对弗洛伊德的攻击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并贯穿整个世纪。女权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弗洛伊德对女性的理论。女权主义者对他关于女性的理论无法容忍，因此开始了现代自由派（激进派）常见的恶意称呼的趋势。

女权主义者最困扰的一件事是，弗洛伊德关注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物差异；也就是说，男性有阴茎而女性没有。弗洛伊德理论认为，这种性别解剖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男女性格上的差异。它也是男女之间性敌意的根源。

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理论的核心是“阳具嫉妒”的概念。20 世纪 20 年代，弗洛伊德在几篇论文中写到了这个理论。男孩和女孩在大约三岁时会发展出阉割情结，此时他们发现了性别解剖结构的差异。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可能会在玩弄他的阴茎并观察到它勃起后跑向他的妈妈，并大喊：“妈妈，看我的小丁丁多么强壮！”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男孩不会得到他母亲的积极回应，因此他会产生对自己男子气概的负面情绪和阉割情结。

当一个小女孩发现她的兄弟或其他小男孩拥有她们没有的一部分生理构造时，她们会感到震惊和被欺骗。她们可能会跑去找妈妈，大声喊道：“妈妈，你的小便器在哪里？我的小便器在哪里？”如果她们的母亲不能给她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她们会因此而感到沮丧和愤怒，并且这可能会影响她们的一生。她们还会发展出阉割情结。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当男孩发现他们有阴茎而女孩没有时，男孩会因为拥有一些姐妹们

没有的东西而感到内疚，他们害怕自己的阴茎会被夺走，这种恐惧被弗洛伊德称为“阉割恐惧”，也就是男性阉割情结。无意识的阉割恐惧可以导致男性一生害怕女性，并对她们屈服。当小女孩发现男孩有阴茎而她们没有时，她们觉得男孩拥有一切，而她们一无所有。然后，她们发展出了弗洛伊德所称的“阴茎嫉妒”，即女性阉割情结。

“通过对许多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女性在早期阶段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她们对兄弟的男性性标志感到嫉妒，并因此感到自己被剥夺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弗洛伊德写道。这个原初创伤，在生命的开始处给很多小女孩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她们永远无法真正接受到她们的兄弟们生来就拥有她们缺少的一个身体部位，即使她们后来认识到她们也有一些男孩没有的身体部位，在她们原始的心智中她们觉得她们拥有的和男孩拥有的不平等。因此，很多女孩长大后仍然在某种无意识的层面上希望拥有阴茎。追求平等就是追求一个阴茎的追求。

后来，弗洛伊德将阴茎嫉妒与女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阴茎嫉妒所带来的是女性对男性的敌对愤怒，性别关系中从未完全缺乏的表现，其中最明显的迹象可以在‘解放’妇女的著作和抱负中找到。”弗洛伊德写道。这样的话对女权主义者来说最令人不悦。正如俗话所说，“真相伤人”。

女权主义者不仅不同意弗洛伊德，还贬低他并驳斥他。霍尼（Horney）是一位女性精神分析学家，在 1926 年的一篇论文中称“阴茎嫉妒”为“一种男性观念”，并说弗洛伊德被“男性偏见”蒙蔽了。汤普森（Thompson）是另一位女性精神分析学家，于 1943 年写道，阴茎嫉妒是一种“男性自负”，源于弗洛伊德的“阴茎自恋”。更现代的女性精神分析学家卡尼菲尔德（Kanefield）在 1985 年发表讲话时，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弗洛伊德将女性视为被阉割的男性，接受由于生理上的缺乏而与自卑和解，这是厌女症的…深层的性别歧视和毫无根据的观点。”

经过一个世纪的这种攻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被誉为最伟大和最智慧的人之一，被流放化到女权主义者警告我们永远不要提及的“邪恶男性”的阴暗地下室。

多年来，我在曼哈顿的一个社区学院教授心理学导论课。我发现，当我讲弗洛伊德的理论时，通常会遇到敌对的反应。当今大学中的大多数教授都是女权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已不再教授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果他们确实教授，只会以批评和驳斥的目的进行教学。我的许多女学生，没有读过一句弗洛伊德的话，只会简单地表示：“他是一个对女性怀有敌意的人”，当我问他们对弗洛伊德的意见时。甚至有一个学生对我吐了吐舌头，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教授邪恶思想的白人男性。

弗洛伊德注意到妇女解放运动的攻击，即使在他那个时代，这场攻击也十分猛烈。他呼吁他的精神分析学家同行们不要被愤怒的抗议所阻挠，要客观地探究女性心理学。“我们不能因为女权主义者的否认而偏离我们对性别间解剖学差异和其心理结果的结论。”

不幸的是，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无法为弗洛伊德对女权主义的看法辩护。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主义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掌控了精神分析学，如今几乎没有一位精神分析师信奉弗洛伊德的理论。他们都被女权主义和疯狂追求权力的政治正确势力所吓倒。

幸运的是，我们中还有少数人坚守阵地，以保留古典精神分析思维，为后代传承。我相信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理论在今天依然与他那个时代一样重要

。

WHAT FREUD SAID ABOUT FEMINISM

Gerald Schoenewolf Ph.D.

November 5, 2020

女权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在讨论男性权益时，男性往往倾向于按照一定的顺序讨论问题：虚假强奸指控、家庭暴力、骑士精神、堕胎和性骚扰，所有这些都被整齐地、干净地划分为美观、对称的主题。这是一件好事。脑部扫描显示，普通男性大脑在执行某些功能时高度分区。当进行 A 时，部分 A 被激活。当进行 B 时，部分 B 被激活。就像男性大脑的每个部分都有其各自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而且仅限于此。（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说法，但对我在这里的目的来说有效。）

男性大脑这种分工是否可以为我们解释男性如何发展科学和数学提供线索？我们都知道，没有所谓的数字 2、英寸或尺寸，但是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在土地上随意画了一条线，现在我们有了测量、物理学、数学、工程学，哦，还有不要忘记文明！

女性的大脑扫描结果不同。当同时进行 A 和 B 时，女性大脑的激活区域更广泛、更一般。有人会说女性使用大脑的范围比男性更广。我认为这种功能上的不确定性使女性大脑稍微缺乏决断力。缺乏决断力的人不太倾向于采取行动。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男性主导了历史——还有体力。这也可能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女性似乎对后现代主义的胡言乱语如此感兴趣——因为它的模糊性、对测量、数据和事实的憎恶等等。最后，这可能解释了过去五十年来最大的社会祸害：激进女权主义。

通过这篇文章，我将带您走到边缘，但不会跌入深渊。我尽力将您带入女权主义思想的世界，同时还保留了可以进行思考的头脑。您是否愿意与我一同进入这座闹鬼的女权主义头脑的建筑物？我并不打算将女权主义思想完全概括。您会注意到其中很多思想交织在一起，但就像女性思维一样，事物并不那么清晰和分离。以下是女权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复仇、缺乏悔意和报复威胁——每当女性伤害男性时，她们都在为过去的压迫“扭转局面”。女性不需要因为对待男性恶劣而感到内疚。她们的虐待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她们在历史上受到了男性的伤害（"男人应得的"）。此外，男性最好在现在和将来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女性会对任何一种由她们定义的过错对男性进行惩罚。这是女权主义者所谓的"自主"的一部分。

虚伪——如果事实无法激发女性加入女权主义事业，女权主义者会捏造事实来煽动女性的愤怒。后现代主义——即没有客观性的观念——和修正主义历史是将被边缘化的人（女性）置于事物中心的好方法。这样，我们可以假装女性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比实际更重要的角色。女权主义者还会歪曲数据、滥用研究并且直接撒谎，以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女性正在被一个想要消灭女性的邪恶父权制度积极迫害。

模糊信仰与现实、言行之间的界限——这也与后现代主义有关。女权主义者和女性普遍具有出色的口才，以至于他们能够说服他人甚至说服自己，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真实的。如果她们说自己受到压迫，那么就是这样——根据她们的说法。如果她们说女性应该得到更高的薪水，那么根据他们的说法，这就是事实。此外，女权主义者会将建筑工人的口哨与强奸等犯罪行为相提并论，或者将女性被一个暴力孤独者强奸解释为男性目的的表达。如果我们允许女权主义者和女性普遍这样做，这将鼓励一种新的性别间对话形式，使我们相互之间所说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

缺乏同理心——女权主义者从不问自己她们的指责和谴责给他人带来了怎样的感受。她们从未意识到其他人也有情感。女权主义者对情感非常敏感，但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她们能够看到自己作为女性所遭受的痛苦，但从未想过男性也在受苦。这导致了各种不公平和伪善。如果女权主义者让女性相信她们的痛苦比男性更糟糕，那么女性将永远要求特殊待遇。

夸大女性的痛苦，边缘化男性的痛苦——假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执行一项危险任务。在这个任务中，男人失去了一只手臂和一条腿，而女人只失去了一半的小指。很明显，男人遭受的痛苦更大，但报纸的头条却关于女人的痛苦！这是因为女性有倡导组织确保世界了解女性的痛苦。没有人为男人辩护。我们已经被灌输了相信他的痛苦不重要。男人也不为自己辩护。他也被灌输了相信他的痛苦不重要。（而且，抱怨也无法重新连接他被截断的肢体。）女权主义者认为抱怨就等同于受苦，但事实并非如此。她的抱怨营造了痛苦的假象，帮助她引起他人的同情。（然而，她的抱怨增加了其他人的痛苦。）女性确实受苦，但当我们否认男性的痛苦时，我们对现实产生了扭曲的看法。并且凭借这种扭曲的视角，我们通过立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保护，但对男性没有提供任何保护。

利益至上——这也与后现代主义有关。女性应该可以为所欲为，无需考虑逻辑、一致性或因果关系。如果规则对女性有利，那么就执行规则。如果不利，就忽视规则。唯一重要的是它是否对女性有利。

被动、假装无力和缺乏责任感——女权主义者不让女性对任何事情负责，这使她们相信自己没有力量。如果男人犯错，那是因为男性不好。如果女人犯错，那也是因为男性不好。人们期望男性为一切事情道歉，但女性却没有被期望为任何事情道歉。毕竟，她们什么都没做。但这也使女性相信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没有控制权——这并不完全符合女权主义者所说的“自主”。如果女性相信自己没有控制权，那么她们有两个选择：1) 什么也不做（“为什么费心呢？”），或者 2）通过试图控制周围的一切和每个人来过度补偿。

用政府控制取代自我控制——女权主义者不控制自己，却想要控制他人。他们将完全缺乏自我约束等同于自我表达。（不管是不是个混蛋都不是展现个人独特性的好方式。）因为女权主义者不控制自己或自己的行为，她们认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她们相信，为了恢复秩序，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府（即爸爸）来控制我们所有人。

同情共情——女性应该共同承担彼此的负担。一个女人的负担成为所有女性的负担。口号

“个人即政治”成为不适应社会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将自己的个人问题强加给其他生活幸福和适应良好的女性的方式。女权主义者经常试图用无伤大雅的活动掩饰共情，比如女性研究课程、书籍讨论小组或制作被子。

怨恨和男性憎恶——女权主义者非常敏感。她们在各个角落都看到女性受害，因为她们的感知被过多的情感所影响。她们一直警惕对女性的任何轻视，并将一切都视为个人攻击。女权主义者不让女性对任何事情负责，将一切都归咎于男性。她们认为男性是女性痛苦的魔鬼源头。这种怨恨转化为一种被称为男性厌恶的仇恨。

偏执狂、对相信阴谋和疏离感——男性天生具有危险和不值得信任的特质。他们是女性痛苦的根源。他们组成了一个名为父权制的群体，该群体正竭尽全力边缘化（甚至摧毁）女性。这导致了一种可怕的世界观，不仅让新转变者远离主流社会，还使他们无法重新加入那个社会。（这种“喝农药”的策略与邪教使用的策略相同，那些邪教利用这种策略来吸引终身追随者。）

女性优越性和男性劣势——女性在道德、精神、心理和生物方面都优于男性。男性是一种疾病，而女性则是一种疗愈。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使男性更像女性，而不是让女性更像男性。男性不够好，而女性对男性来说太好了。男性没有足够努力去满足女性的需求。女性为满足男性的需求做得太多。男性应该对女性的期望更低，而女性应该对男性的期望更高。女性的性欲是美丽和高度进化的，而男性的性欲是丑陋和原始的。

奴化男性——男性天生是女性的从属。所有的社交习俗（如约会和求爱、服装和礼仪）以及所有与婚姻、离婚、子女抚养权、儿童和配偶虐待、生殖权利、强奸、侵犯、谋杀和性骚扰相关的法律都应反映出男性的这种劣势地位。

男性的实用性——男性只在实际或物质意义上有用。男性不仅应该为女性服务并期望不求回报，而且他们应该感激自己被利用而不是变得无用。

女性自治和男性过时——传统上，男性和女性需要相互配合才能生育子女。男性的精子与女性的卵子相结合，生命的过程开始了。随着克隆技术的出现，无需精子的生殖（孤雌生

殖）将导致女性不需要男性的精子怀孕。男性将需要女性，但女性不需要男性，使男性变得过时。这是女权主义者呼吁的事情。

同性恋和性别隔离——女权主义者正在反对异性恋，因为他们将其视为父权制的核心价值观。他们不仅不断在媒体和教室中攻击异性恋，而且不断歌颂同性恋，尤其是女同性恋。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是女同性恋者，因此通过将女同性恋强加给异性恋女性，女权主义者同时打击婚姻并为女性之间的伴侣关系打开更多途径。他们赞扬男同性恋，因为他们将其视为父权制、白人、异性恋、男性价值观（无论是什么）的颠覆。同性恋者被视为对威胁、暴力、掠夺的异性恋男性的安全替代品，因此是“荣誉女性”。在这里，女权主义者利用了同性恋男性偶尔因为被教导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甚至是病态的异性恋男性所感受到的疏离感。然而，这种支持仅限于理论上，女权主义的爱是完全有条件的。如果同性恋者选择以自豪的男性身份生活而不是成为女权主义的走狗，女权主义者对他就毫无用处，并悄悄地排斥他。

选择权——女性应该有选择的权利，但不一定要真正做出选择。然而，如果女性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她应该被赞扬并被允许获得该选择的回报。如果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不仅不应该批评她，而且应该保护她免受该选择的后果。此外，女性应该有无限的选择，而男性应该有有限的选择或没有选择。

THE CORE VALUES OF FEMINISM

Dusty

June 11, 2022

父权制的荒谬

女权主义者所宣称的“父权制”概念已经从边缘新潮观点变成了主流，不仅在女权主义者中，而且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女权主义者对“父权制”的定义与人类学家、社会

学家和其他研究者所用的定义不同，也与普通词典定义有所区别。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不应混淆使用。由于这个术语的意义存在重大差异，任何使用它的人在发表观点之前应明确定义这个术语。女权主义在这两个定义之间的混淆上依赖非常重要。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莱特（Kate Millett）被认为是发展女权主义“父权制”理念的重要推动力量。

同时也建议避免使用“父权制理论”这个术语，因为这会使这个术语获得过于重要的信任。

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定义来自伦敦女权主义网络，他们对“父权制”的定义如下：

> “父权制”是用来描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的术语，其中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着当前和历史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女性在系统性上被处于劣势和压迫之中。这种情况几乎存在于生活的每个领域中，但在女性在关键的国家机构中地位不平等、在决策岗位和就业产业中的代表性不足上尤为明显。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也是“父权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少数族裔的女性在这个社会中面临着多重压迫，比如种族、阶级和性取向与性别歧视的交叉问题。

相比之下，dictionary.com 这样定义了父权制：

> 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中父亲是家庭、氏族或部落的最高权威，血统是按照男性血统确定的，孩子属于父亲的氏族或部落。
>
> 基于这种社会组织的社会、社群或国家。

如果男权主义运动能够打破对父权制的信仰，将能够在获得社会更广泛接受男性和男孩问题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女权主义者在对父权制的理解上存在差异。有些人认为父权制一直存在，而其他人认为它出现在几千年前。有些人甚至相信有一个被好战父权社会击败的古代母权社会。对古代母权社会的信仰通常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古代社会不知道性行为和怀孕之间的关系。关于古代社会（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对这一显然的事实毫不知情的想法最初起源于 19 世纪欧洲自然哲学家，尽管许多女权主义者并不知道其起源。如今，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这个想法荒谬。从来没有一个人类社会不知道婴儿是从哪里来的。

然而，女权主义者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父权制是男性对女性的系统压迫，是世界各地性别关系中的一个恒定因素。

女权主义者经常告诉我们，他们想要摧毁“父权制度”。这一愿望中隐含着两个重要观点：

父权制度存在。

如果存在，它可以被摧毁。

那么，父权制度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能被摧毁吗？

女权主义者对于父权制度的概念是不可证伪的。

按照女权主义者的定义，所谓的父权制度不存在，从来没有存在过。最多只能说明他们对世界有非常简单的看法。最糟糕的情况下，这表明了一种贬低男性和男孩的意识形态需求。

女权主义者相信父权制度的存在，用以为他们反男性的活动辩护。他们认为，如果男性通过使用暴力压迫了女性数千年，那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可以接受的。

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的许多批评都是基于对父权制度的信仰。主流女权主义认为，仅仅因为生为男性，男性在社会中具有一种内在的优势。他们称之为特权，并不断要求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观点将世界视为二元的，认为一个性别天生具有优势。更准确地说，男性和女性都面临着特定于其性别的问题。不幸的是，女权主义者一直以来一直忽视男性和男孩所面临的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父权制度的存在。

父权制存在吗？

相信父权制度存在的人应该试着用具体的方式回答以下问题：

它是在何时何地开始的？

如果父权制度存在过且现在仍然存在，那么它一定有一个起点。在提供关于何时何地发生这种情况的信息时，请尽量具体。

过去的父权支持者留下了哪些书面证据？

如果父权制度在过去存在过，维持这个制度的人很可能有他们活动的理论基础，并可能已将其记录下来。副本应该幸存下来。

这里要求提供有关对女性的系统且有意的压迫的书面证据。描述古代文化实践的文件不足以证明。这份文件需要明确谈论对女性的压迫，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在没有书面参考文件的情况下，代代相传将一个复杂的制度毫无改变地传递给子孙后代是不可行的。

生活在父权制度下的女性一定知道这种制度。她们是否留下了书面记录，明确详细说明压迫她们所使用的制度？

女性是否曾试图起来反抗？

在这个语境中，反抗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物理暴力。一个村庄（或整个社会）的妇女们，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后，可以选择集体离开，逃离压迫者。妇女们也可以通过进行被动抵抗来反抗父权制度的压迫。这将涉及到一个社区（或一个社会）中的妇女们拒绝参与自己的压迫。她们可以共同拒绝参与任何支持社会的工作形式，从而拒绝参与自身的压迫。

如果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那很可能是一件重大事件，并且会在该社会或邻近社会的书面记录中留存。

值得注意的是，MGTOW 运动明确谈论了男性以被动和合法的方式抵制对他们不友好的国家体系。如果父权制度存在，女性应该也存在类似的态度。

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反抗，结果如何？

这些女性中是否有人成功摆脱了父权制度的压迫？对于那些没有成功的女性，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多少女性因为失败的起义而受到了折磨、杀害或放逐？还有多少女性以其他方式遭受了处罚？当起义被镇压时，统治阶级通常会宣传这次失败的起义以及施加的惩罚，以阻止其他人效仿。记录这样一个事件的详细情况可能仍然存在。

为什么男权制度会允许女性统治者出现？

许多社会中都有大量女性统治者。那些相信男权制度的人必须解释为什么男权制度会允许女性统治者存在。一些女权主义者试图解释女性进入领导地位的原因是交叉性别问题。这个论点的主要问题是，压迫者不会允许任何受压迫群体的成员进入统治阶级，而不论其他特征如何。事实上，被压迫群体中可能成为领导者的任何成员往往会被压迫者消灭。

那些主张男权制度的人还必须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社会允许女性统治。这里列举了许多例子，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例子。下面这些女性都统治着一个强大的国家。有些是直接统治，有些是摄政王，但它们都是独裁者者。这些女性被列为她们权力所在的大陆以及出生和去世的日期。有些情况下，出生和去世的日期是近似的。

默内斯（非洲，公元前 13 世纪）

哈特谢普苏特（非洲，公元前 1508-1458 年）

卡里亚的蒿（亚洲，公元前 5 世纪）

奥林匹亚斯（欧洲，公元前 375-316 年）

克利奥帕特拉·西娅（非洲，公元前 164-121 年）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非洲，公元前 69-30 年）

布迪卡（欧洲，公元 20-60 年）

泽诺比亚（西亚，公元 240-275 年）

隋子皇后（东亚，公元 554-628 年）

武则天皇后（东亚，公元 625-705 年）

雅典的艾琳（西亚，公元 752-803 年）

提奥法诺（西亚，公元 943-969 年）

泰奥法诺（欧洲，公元 956-991 年）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欧洲，公元 1480-1530 年）

奥地利的凯瑟琳（欧洲，公元 1507-1578 年）

玛丽一世（欧洲，公元 1516-1558 年）

伊丽莎白一世（欧洲，公元 1533-1603 年）

奥地利的贞德（欧洲，公元 1535-1573 年）

苏格兰玛丽女王欧洲，公元 1542-1587 年）

叶卡捷琳娜大帝（欧洲，公元 1729-1796 年）

由于历史记录的缺乏，上面的列表中缺少美洲的社会。很有可能美洲古代社会也有着类似的女性统治者比例。女性统治者虽然是少数，但在世界各地很常见。

为什么“父权制”会允许神话中出现强大的女性形象呢？

女神可以激励女性追求权力。在这样一个父权社会中，理应压制对女神的崇拜。然而，强大的女性形象是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著名的例子包括：

安德拉斯特：不列颠的战争女神。

雅典娜：希腊的智慧、战争和法律女神。

达特巴丹：衣索比亚女神，女神的公开崇拜禁止没有女祭司的陪同。

艾娜加纳：澳大利亚土著女神，宇宙的创造者。

埃基：巴斯克太阳女神，人类的守护者。

伊什塔尔：中东的正义、政治权力、性爱和战争女神。她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女神，擅长夺取其他神祇的领域。

伊西斯：最初是埃及女神，后来在希腊和罗马世界范围内受到崇拜，直到基督教兴起。她是国王女神的代表之一。在某些时期，她的领域被认为包括整个宇宙。

姆巴巴姆瓦纳瑞萨：祖鲁族的女神，据说她教给人们如何酿造啤酒。

珀库纳塔莱：波罗的海雷神女神。

塔尼特：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女神，与一位男性伴侣巴力·哈蒙一同被尊崇为主要女神。

噶拉：藏传佛教女神，她是一个女佛，代表工作和成就的成功。

瓦拉：澳大利亚土著太阳女神。

即使是对世界各地神话中赋予各种女神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粗略审查，也会发现这些不是试图压迫女性的社会。

如果父权制存在，那么它能被摧毁吗?

让我们暂且假设父权制是真实存在的，男性通过使用暴力对女性进行了数千年（或更长时间）的系统压迫。那么这将引导我们到何处?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要么这是男性内在的，要么这是学来的行为——男性已经将其传给他们的儿子长达数百代。如果没有内在的因素或明确地代代相传，一个制度像这样就不可能被维持下去。一个持续数百或数千年的制度将会留下“证据”。

当今很多女权主义行动的目标是改变男性行为，以“摧毁”父权制。

如果父权制是内在的，那么通过修改男性行为来合理地摧毁它是不可能的

如果父权制度是一种学得来的行为，那么必须有其存在的文件证据。

鉴于我们找不到父权制度的文件证据，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即如果它存在，那么它必然是与男性天生相关的。

因此，女权主义试图解体父权制度是徒劳无功的。如果父权制度确实存在，那么它就是男性天性中固有的，无法从男性的本质中消除。继续试图改变男性行为是徒劳无益的。相信父权制度存在的女性应该马上计划完全与男性分离。而男性以及那些意识到世界比这复杂的女性可以愉快地继续下去。每当我听到女权主义者谈论与男性分离时，我总是说：“少

说话，多分离！”。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引导人们相信父权制不存在，而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光明会为掩护的超级秘密组织。它伪造了登月，以掩盖真正的阴谋！本文的特色图片描绘了希伯伦的族长洞穴。这是父权制的世界总部。不要告诉女权主义者！

THE ABSURDITY OF PATRIARCHY

Robert Brockway

November 8, 2022

男人情感自卑的神话

在我讨厌心理健康职业的所有事情中（我讨厌心理健康专业的事情很多），最令人愤怒的是编造出这样一种说法：即男性在情感上受到挑战。

男性是情感的伟大之神。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的奠基人是男性，而不是女性。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最伟大的剧作家、诗人和艺术家都是男性，而且一直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那些拓宽人类理解和情感意识深度的人几乎都是男性。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向男性寻求解决女性情感需求的人，而不是相反。

男性的情感如此深刻，因为男性被赋予掌控情感而不是被奴役于情感的责任。体验情感的感受与女性一样深刻和深入，但以理性的方式行动和反应，这是男性的方式。这是理智胜过情感——心理健康的明确定义。有人可能会问：“如果男性如此健康，为什么自杀率会存在差异？”如果有这样的问题，那真是无知至极。我们存在自杀率差异是因为世界把男人用光了，并认为他们花光了就一文不值。**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不虐待、不剥削、不残忍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如果男人需要在情感领域学习任何东西，那就是如何告诉世界去他妈的并照顾好自己。尽管世界的反应方式如何，都要这样做。

试图让男性像女性一样，沉溺于自我而没有目标地表达情感，这是没有帮助的。

THE MYTH OF MEN'S EMOTIONAL INFERIORITY (A SHORT RANT)

Paul Elam

March 8, 2020

为什么我不庆祝国际妇女节

国际妇女节再次到来。3 月 8 日是我们被劝告将注意力转向女性的日子：她们的成就和斗争，她们的勇气和痛苦，她们在我们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及可以做些什么，主要是用男性的税收，来促进和有利于她们。当我说“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时，当然，我只是在比喻。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永远地转向女性：赞美、敬畏、捍卫;带着愤怒和愤慨。

今年，正如国际妇女节（IWD）网站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将专注于“公平”的概念，接受“机会均等是不够的”和“平等并不总是公平的”。经过 40 年的女性平权行动招聘，特殊的法律地位，有针对性的晋升和不断的肯定 - 在女性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已经远远好于男性的时候 - 国际妇女节的推动者要求更多仅限女性的机会，特殊福利，预留，招聘目标，启动资金，政府拨款和其他性别特权，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亲女性喧嚣。为了增加一些可笑的美金，国际妇女节网站“可悲地”宣布“一个多世纪都不会实现性别平等”。

说我不庆祝国际妇女节是说得太委婉了。我不仅反对它，而且认为这一天——以及它所有令人作呕的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和经济包袱——应该立即退出并从日历上抹去。

国际妇女节加剧了太多女性在认为自己是女性时已经表现出的自我美化和自怜。尽管 1960 年代本应使女性摆脱将自己首先视为“他者”，但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来说，国际妇女节反而增强了持续沉闷的自尊，传达了女性的经历、悲伤和胜利——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的——应该得到特别的认可和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国际男子节（11 月 19 日）充其量只是名义上的存在，每年都在几乎完全被遗忘的情况下过去。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家和劳工活动家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在 1910 年创立了国际妇女节，她至少明确表示，女性必须与男性协同工作，以实现“劳动的社会解放”。在她 1909 年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中，她明确反对“资产阶级妇女右翼人士的信条”，即妇女应该与其他妇女一起“只为妇女的权利而奋斗”。蔡特金赞成“所有被剥削者的阶级战争，没有性别差异，反对所有剥削者，没有性别差异。她还赞成特别会议

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这表明她的意识形态存在矛盾，但至少她的政纲并没有将所有女性描绘成所有男性的受害者。

今天，任何对合作和共同努力的强调，任何对男性人性、成就和需求的认可（除了他们需要克服“有毒的男子气概”并更完美地服从女性）——在国际妇女节的声明中都明显缺失，这些声明不断将“性别平等”（或“公平”）仅仅等同于女性的进步。

在这方面，国际妇女节当然只是我们一般文化的一个缩影。无论问题是自杀还是吸毒、就业还是监禁、无家可归还是凶杀，我们的社会总是强调对女性的影响，即使男性占自杀、吸毒过量、工作场所死亡、监狱囚犯、无家可归者或凶杀案受害者的绝大多数。国际妇女节网站不断谈论“性别平等”，却一次也没有提到在教育、就业、健康和长寿方面，几十年来女性一直比男性同龄人做得更好。

这是等级偏见，任何文明国家都不应该认可它。国际妇女节应该被贴上一个过时时代的遗物的标签，在这个时代，女性的人性被错误地置于男性的人性之上。应该告诉学童，仍然遵守国际妇女节的国家对男人和儿童来说是奇怪和危险的地方，因为它们的做法过时、不合理和不公正。

随着国际妇女节的取消，应该齐心协力挑战并最终消除女性至上主义和女权主义偏见的相关表现。对女性人性的偏爱表达，如“未来是女性的”，应该受到嘲笑、嘲笑和嘲笑。对于反男性的敌意的迹象，现在在我们的精英和公共文化中太普遍了，应该变得像反犹太主义和反黑人种族主义的言论一样不可接受。所有善意的人都应该在发生此类声明时大声嘘声。任何喋喋不休地谈论有关女性受害的统计数据的人都应该被男性劣势的众多证据强势回击。

代替国际妇女节，可以设立一个新的国际日来强调两性合作与和谐，而不是分裂和敌意。它可以称为国际男人和妇女节。男人可以承诺支持女人，女人也可以承诺支持男人——只有后者会是不寻常的。政治家可以谈论男人和女人的独特需求和贡献。特别是，女性可以站出来庆祝他们生活中的男人，列举回馈男人和爱他们的满足感和喜悦。

联合国以及各非政府组织的要人将就男女之间友好、信任和合作的重要性发表讲话。学童可以做一些关于如何更好地理解对方的项目，并且可以了解男人和女人在历史上是如何合作和相互依赖的。可以动员广告和流行文化来传播关于新一天的积极信息。

长期以来，国际妇女节一直对其基于性别的排斥持开放和毫不掩饰的态度，积极地将精力、资源和同情心从男性转移到女性身上，并提出了大量虚假主张来支持其沙文主义。任何真正对社会繁荣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毫无歉意地拒绝它。

所以保罗收到了三个高中女生的电子邮件

我收到了很多有趣的电子邮件，这也是我的一项工作福利。今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收到了三个年轻女性、英国高中学生的电子邮件，她们写信是为了获取一些关于媒体性别歧视的观点。

我想把我的回答与大家分享，就像我和她们交流一样。

首先，他们的邮件内容如下：

亲爱的男性之声（A Voice For Men）：

我们是来自[省略]的 10 年级学生，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调查，旨在了解媒体中的性别歧视是否以全球范围破坏社会，我们想知道您对我们的主题有何看法。

在我们的小组中，我们认为媒体中的性别歧视会以全球性的方式破坏社会，比如年轻人因为自己不像媒体上所看到的“完美”和“苗条”的女性而感到被排斥，从而导致他们饿得像她们那样。这也会让男性觉得自己应该成为“性感男神”，因为他们在杂志和电视上所呈现的形象。我们希望您能回答以下问题，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您的观点。

1）您对媒体中的性别歧视有何看法?

2）媒体中是如何呈现男性和女性的形象？

3）媒体中的性别歧视是否破坏了社会？

感谢您抽出时间阅读我们的电子邮件，我们将非常感谢您尽快给我们回复。我们期待您的回复。

谢谢！

【省略姓名】

下面是我的回答：

你好【省略姓名】，我会尽力回答你们的问题。

1）您对媒体中的性别歧视有何看法？

我认为媒体中存在性别歧视问题，这是出于销售产品的需求，而主要是以女性为目标，因为女性在社会中是主要的消费者。

2）媒体中是如何呈现男性和女性的形象？

媒体对男性的呈现存在几个不准确的方式。首先，他们被描绘成笨拙的傻瓜，相对于女性而言显得不如人，并且无法在没有女性的帮助和指导下应对生活。他们也被描绘成虐待女性和其他男性的邪恶者。最后，他们被描绘成牺牲英雄和无敌硬汉，这两者几乎没有区别。这些男性要么无视自己的安全和福祉，要么非常强大以至于无需冒险，以满足女性对于男性的浪漫幻想。很少有男性能够被真实而公平地描绘。

同样地，女性也被错误地描绘。一种方式是将她们呈现为比实际更强大的形象，比如劳拉·克劳馥、蝙蝠女侠等。

较为隐蔽的方式是在电视剧和广告中，她们被塑造成能够完美平衡职业和家庭生活，并且让她们笨拙的丈夫远离麻烦的超级女性形象。

她们也被描绘成了无助的落难之女；过于天真、无助、需要男性冒险牺牲来帮助她们的虚构女性形象。

在女性形象的大部分再现中，都存在着你们关注的问题。女性拥有完美的身体是象征她们的性魅力。女性自然会被这种信息吸引，因为拥有完美的身体可以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对

男性和其他女性拥有更多的力量。追求“完美”身材是吸引女性的一种简单方式，因为直观而言，这正是大多数女性渴望拥有的。媒体并不是唤起女性这种动机的因素，媒体只是利用了它。

3）媒体中的性别歧视是否会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社会？

不，是社会中的性别歧视破坏了全球社会。媒体赚钱的方式不是通过创造人类意识，而是通过理解它和向其销售。媒体并不是“一样的东西”。最终，它是由人们创造的，就像任何人类创造的东西一样。

我上面提到的男性和女性的错误表现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世界文化中，女性是主要的消费者，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所以，女性成为媒体传递信息的主要目标。女性希望看到男性被描绘成傻瓜和白痴（男性肯定不希望如此），所以媒体就是这样描绘他们。

那些对男性敌对的女性更希望看到他们被描绘成邪恶和虐待他人，所以她们在媒体中也能看到这样的形象。同时，女性希望在不是超级强大和能干的状态下，被描绘成有足够性吸引力以至于男性愿意冒险和牺牲来拯救她们的落难女性，所以媒体就是这样描绘她们的。

落难女性和英雄形象。超级女性和傻瓜男人；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女性消费者和希望取悦女性的男性。

实际上，这是非常令人悲哀的。指的是人们，而不是媒体。

要创造一个给男性和女性传递更健康信息的更好媒体，我们不需要看广告、电视或电影。我们需要照镜子。媒体本质上是一个销售人们自己幻想的工具。当这些幻想改变时，媒体也会随之改变。

希望这能对你们的项目有所帮助。祝一切顺利。

So Paul gets an email from three high school girls

November 12, 2013

Paul Elam

7 个主要 MHRA 论点

#1：批评女性不是厌女

女人也是人，人类是不完美的，因此，女人是不完美的。

#2: 愤怒可以是健康的

有些人会问："哎，男权主义者们，什么时候停止抱怨，真正进行一些行动呢？"戴顿集会、多伦多大学的争议、Karen 出色的 RU 演讲、肯尼索州立大学的男性组织，以及即将举行的六月国际男性人权运动(MHRM)会议，这些活动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对女性中心主义和厌男症的正义愤怒，就不会有任何行动发生。

对于不公正感到愤怒是可以的。如果你造成不公正，对你感到愤怒也是可以的。像 Anita Sarkeesian、Laci Green 或者 Micheal Kimmel 这样从仇恨中获利的人将受到他们应得的不尊重对待。

由于男性经常被要求保持坚韧，鼓励男性表达健康的愤怒有助于他们培养自信。不健康的愤怒通常源于沉溺于孤独中，我们不鼓励这种情况。但是否认男性的愤怒是阉割他们情感成长的绝对方法。

#3: 专业化不是以性别为中心

帮助海龟的动物解放主义者不会因为削弱对鲸的关注而受到指责，那么为何帮助男性的人道主义者却被指责削弱了对女性的关注呢？如果帮助男性让你成为男性中心主义者，那么在教堂做志愿者让你成为一个基督教狂热者。

我曾经认为"平等"意味着不帮助特定人群，直到我意识到同时帮助每个人就如同试图将龙卷风装进一个竹针盒。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而不被乌托邦理想所迷惑更有意义。

但即使那些继续倡导普遍解决方案的人,也会在性别问题上将女性放在第一位,而没有"第二位"。

帮助男性并不会阻止其他人同时帮助女性。一个专门研究女性问题的人道主义者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他或她在过程中不干扰其他无辜人群。

我们不需要一个综合的乌托邦共识来同时开展工作。

#4：词典并不能可靠地定义意识形态，包括“女权主义”

当有人说“如果你为平等而奋斗，那么你就是女权主义者！”时，我会菊花一紧。

天啊，求你别这么说了，直接称我嫉妒女性就行。拜托了。

说这种胡说的人往往会翻开字典查看“女权主义”的定义。

地图并非领土，所以除非你把地球丢进米饭中解决了世界饥饿问题，放下字典，看看窗外吧。字典不总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由语言上的暴民书写的等效物。

这并不是说字典不好，但定义必须经验上可验证才有用。

意识形态是规范和可塑的，需要努力来定义。如果你曾经与一个意识形态追随者争论过语义问题，你可能会注意到你的对手模棱两可，以避免对你批评的他或她的意识形态的任何部分承担责任。这就是所谓的胆小鬼。

为了定义一个意识形态，描述这个意识形态如何转化为行动、政策、传统、制度或先例，这些行动、政策、传统、制度或先例要么得到这个意识形态的自称追随者的认可、支持或原谅。

动机和行动随着时代而变化，因此意识形态的定义也随着时间变化。如果字典的定义经过新的更新以与描述相匹配，那么字典可以准确地定义一个意识形态。

但无论字典怎么说，人们总是会从意识形态的制度体现中体验到政治意识形态。如果你认为字典能准确地代表这些经历的总和，那么请不要根据你的愚蠢想法行动。

#5：男性人权运动者并非女权主义者的镜像

如果给我看一群男性人权运动者做以下的事情，我会考虑认为男性人权运动者和女权主义者“镜像”：

在教堂里性侵和殴打女性信徒而且光着屁股

在不喜欢的活动上拉警报器

因为某人说人们彼此动手，就射击该人的狗

在公共场合对完全陌生人大喊“闭嘴”并录像

在一张海报上随机贴上女性脸庞，上面写着“每月的虐待儿童者”

为一个将一个女人打成肉茸的男人找借口，称其为“自卫”，并在庭审中卖 T 恤

攻击科技巨头的广告收入来源，以强加以性别为中心的对问题的解读，而这些问题影响男

性和女性

我们是根据个人情况评估一个人,而不是与我们自己随意改变的某种理想标准进行比较(这是女权主义者的习惯)。我们只知道，如果你自称为男性人权运动者，却行为疯狂，那么你应该滚蛋。基于理想而对法律进行例外，无论动机多么善良，都会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名义中的罪恶开启了方便之门。普遍的问责是必要的。

#6: 痛苦并非竞争

你并不特别,但你是有价值的。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受害者不值得被考虑,因为有人看起来更像一个更大的受害者，那就出现了问题。我强调“看起来”是因为人类的保护本能是如此容易被利用，以至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被欺骗从而对几乎没有理由的人提供帮助。

女权主义者是将毫不警觉的男性诱使进入依赖循环的冠军,同时教导女性有害的自恋技巧。结果对一对夫妻来说令人痛苦不堪，想象一下这个问题扩大到文化本身的规模。女权主义为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做出了贡献，即如果你个人不是比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更大的受害者，你就不值得关注。女权主义者未将女性视为除了受害者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将会为确保你不如女性重要而奋斗。

这种有毒的氛围混淆了现实。现实是生活是不公平的，人们在遭受痛苦。正义不是采纳由持续不满的主观定义的理想主义原则，正义是（尝试）以环境为中心和合理比例的方式来解决不公平。

让痛苦成为一场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宣布女性总是胜利者，这是剥夺男性正义的。

#7：什么是该死的父权制?

作为一个白人、好看的、顺性别、没有灵魂的男性企业主，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来自父权制的消息，要求我在下一次男性强奸淫趴上带来甜甜圈。

但激进女权主义者并不声称父权制是一个在火山里立法的机构，他们声称父权制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制度，渗透着全球文化。

但在“父权制”下，女性获得了选举权、平权行动、奖学金、法律偏好、媒体关注和其他许多好处，在一些地方，由于超越了性别问题的原因，很多人无法享受这些好处。女性所享受的绝大多数主要福利都是由男性实施或批准的。

如果父权制真的存在，女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不可能在社会经济等级中获得一寸地位。

作为许多发达西方国家中的多数选民和主要消费者，女性必须批准市场条件和政治家才能使这些制度化。您不需要拥有令人瞩目的头衔来拥有决策权。尽管基因在男性身体的体力方面有利，但女性并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通过将男性溶解在酸中，以及在与男性搏斗时成为互联网上的大红人。

如果这就是父权制，那么女权主义者抱怨的是什么呢？

7 Staple MHRA Arguments

January 23, 2023

Sage Gerard (Victor Zen)

一战时的“战争婚姻吸血鬼”和“假战争新娘”

今天的理智男性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猎物，被视为一个行走的钱包、一个精子捐献者、一个行走震动棒、一个家政师和极端情感和身体突发事件的目标（在性别意识形态下被定义为对父权压迫的正当“个人即政治”的回应），而这些事件会被归咎于目标自己。熟悉在AVfM 上发表的历史故事的读者可能对利用传统女性特权的古老女性诈骗行为有所了解这是在针对服役人员，其中大部分是被征召的大多数人士，其在美国一战期间被称为“假战争新娘”、“士兵薪酬妻子”和“战争婚姻吸血鬼”的初始时段运作的方式：

当战争爆发时，一些寻金者将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起来，她们已经习惯于将短期婚姻视为获得赡养费的手段，以利用战时机会从即将上战场的男孩手中轻松获得现金。这些富有事业心的女孩寻求每月的政府津贴，这是士兵妻子们应得的权益，如果新娘幸运的话，丈夫或丈夫们将被杀死，使得这位幸运的战争寡妇可以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当年轻男子幸存下来时，“妻子”会立即与他离婚。其中最有雄心壮志的这类婚姻骗子会结婚几次，确保自己有一个良好的收入来源。

这是一系列将追溯这种由女性掠夺者实施的特定骗局历史的第一部分。接下来的部分将介

绍该骗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的实践，当时这些掠夺者被称为“分配妻子”或“分配安妮”。

以下是两篇概述该骗局的历史文章，以及一篇关于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女性成功嫁给 16 个受害者的文章。

全文：

作为一个常见的行业，重婚是即将前往他方的士兵和遍布美国各地的军营中的男性所面临的威胁之一。最近雷丁[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几起重婚案件，但士兵成为受害者的案件在这里还没有被发现。这些重婚的目的是获取士兵的津贴和抚恤金。由于士兵易受感动和有骑士精神，美国政府每个月都被无良女性骗去成千上万美元。身着山姆大叔制服的士兵们认为他们剥夺了自己薪水的一部分来养活新娘，实际上只是在为一些女冒险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这些女人从几个士兵丈夫那里获得同样的收入。当士兵在战场上拼搏时，新娘在家里也同样在进行着欺诈行为，她们根据自己的魅力收取各种津贴，这些津贴来自于她们的多个士兵丈夫。

为了消除这种新型的战争吸血鬼，美国政府正在展开全国范围的搜捕行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政府正在动员所有机构来查明罪犯。

这项工作由哈里斯堡的 L·梅里韦瑟·史密斯（L. Merriwether Smith）负责，他曾是肯塔基州参议院的成员，现在是战争风险局的副律师。目前已准备好 100 多个案件进行审判，许多妇女由于她们的活动而面临监禁。这些案件只是起诉的开始，预计将达到数千起。该局已经制定了一套独特的系统来核查士兵的津贴。

据战争风险局称，这种“吸血鬼”的受害者大多是从乡下来到各个营地的年轻男孩，他们怀有骑士精神。他们被迷人的“营地寡妇”所吸引，最终被她们的风格所俘虏，结婚并按照法律的要求将士兵工资的一部分津贴给妻子。士兵一旦结婚，就需要给妻子分配 15 美元的津贴，而政府会与之匹配额外的 15 美元，因此妻子将得到 30 美元的津贴，士兵则以 15 美元的工资前往前线。在某些情况下，参与此类欺骗行为的妇女从 12 个不同的丈夫那里收取津贴和补贴。每个津贴都要使用不同的名字，支票必须背书，使其面临伪造和重婚的指控。为了获取这些津贴，这些女人必须冒险，因为她们的 12 个丈夫或多或少会在“法国的某个地方”的战壕中相遇，彼此比较笔记和离开的妻子的照片可能会引起尴尬的问题。

财政部发出的支票是用一个封套邮寄的，封套上的地址和津贴号码可以从外面看到，所以邮递员、邮局员工和其他人会注意到收件人的身份。如有可疑情况，当局会被通知。

奇怪的是，与大西洋地区相比，太平洋沿岸产生的这类案件更多。负责调查的史密斯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太平洋沿岸的妇女，尤其是旧金山的妇女，在这种欺骗行为方面比东部的妇女更有经验。

"这些案件在派遣士兵前往菲律宾的时候尤为普遍，"史密斯先生今天讨论这些案件时说道。

虽然大多数欺诈案件涉及欺骗年轻士兵的信任的女性，但也存在士兵本身参与欺诈的案例。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声称存在并非他们妻子的妻子，并为并不存在的孩子提出津贴要求。根据法律，非婚生子有权获得赡养费，政府已经了解到士兵声称是非婚生子父亲的案例中，这些孩子实际上并不存在。

政府有记录的一起案例中，一名士兵声称一个与他有亲属关系，并向其提供了赡养费的男子。结果发现这个男子与士兵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但解释此事时说士兵曾从他那里偷走了50 美元。

《美国揭示成千上万个女孩为了津贴和保险而结婚的假军嫂，重婚成了一门产业》（《读者鹰报》（宾夕法尼亚州），1918 年 11 月 3 日，第 17 页）

全文：

旧金山，10 月 4 日——这位被称为“美国大战期间以婚姻为幌子诈骗志愿士兵的美元吸血鬼”如今通过离婚法庭获利。

对许多这样的“战争新娘”无耻地提出赡养金请求，以及其肆意行事的态度，让国家知名的“大调解者”、也是对这个离婚问题颇有研究的汤玛斯·F·格雷厄姆法官感到惊讶。他正在寻求全国法院的合作来阻止进一步的受害行为。

格雷厄姆法官说：“法院的职责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个别案件的公正，更重要的是支持婚姻制度，阻止美国年轻人对爱的愤世嫉俗态度的进一步加剧，必须警惕被失望的战争退伍军人通过不应得的赡养金进一步被剥削在婚姻欺骗游戏中。”

他说：“如果有可能，应该要求双方都出庭。女方的陈述并不足够，对于那些似乎是为了求赡养金而进行的战争婚姻，此刻进行详细调查尤为重要。”

格雷厄姆法官并不完全将对战争婚姻的破坏和货币化救赎完全归咎于女性。许多男性在出

国前夕匆忙结婚的仓促和轻率使得那些女性的设计欺骗变得过于容易。

但这样的婚姻并不适合提起赡养金的案件，正是这一特点，格雷厄姆法官正在以法院的合法权力全力与之斗争。

面对这些士兵意外归来，他们虽然曾是战争新娘的福利对象，但她们再也没有料到会再见到这些士兵。这些婚姻投机者正急于解除婚姻羁绊，但却试图保留经济联系。

“婚姻牟利者比起那些更容易被法律制裁的经济牟利者危险千倍，”格雷厄姆法官说道。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加利福尼亚州的离婚率增长了 50%，我相信全国范围内的情况也是如此。”

“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子在战争的热潮中与妇女结婚，也许只同居了两三天，然后提出赡养费的要求。我知道有一个案例，一个女人与五名士兵结婚，长期从每个人那里领取津贴。

“许多已婚士兵希望自己能在法国阵亡，以便能够领取保险金。”

“现在我们的士兵回国了，许多人发现自己受到了欺骗！他们太厌恶、太幻灭而无力反击。法庭必须替他们伸张正义。”

保罗·N·威尔逊，《“停止战争婚姻吸血鬼！”–著名法官抵制给退伍军人支付赡养费的行动》，联合（NEA）记者，1920 年 10 月 19 日，第 3 页。

全文：

芝加哥，12 月 2 日——22 岁的海伦·弗格森·德莱斯勒夫人（Helen Ferguson Drexler）承认在过去三年中与十六名男子结过婚。这名年轻女子今天被政府特工逮捕，在此处承认曾嫁给这些男子，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士兵或水手，唯一的目的是获得战争风险局为服役人员的妻子发放的津贴。

“你们想让我承认只嫁给了十个男人，”她说。“这就超过了一半了。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嫁给了 16 个男人，如果我没有被逮捕，我还打算在几天内再嫁给另一个。”

“我第一次嫁的那个男人是 1918 年的波士顿汽车销售员。婚礼之后，我们一起生活，直到他被派往法国。不久之后，我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试图忘记，但是一个人生活，我很快被迫寻求伴侣，并且最终嫁给了一个来自纽约的男人。那时候我正在从政府那里得到属于我作为第一任丈夫的妻子的津贴。”

“我和我的第二任丈夫幸福地生活了几个月。然后他加入了海军。我从他那里得到津贴。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听说我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两份津贴，总共每月 60 美元。她建议我继续保持这种容易的钱，并再嫁一次。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我每个月可以赚上几百美元。”

“我同意了，再次结婚，这次嫁给了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的一名士兵，名叫约翰·凯利。他把津贴签给了我。我离开他，又去寻找下一个丈夫。”

“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丈夫。收入达到了每月 500 美元。两年后，我结了十个婚。我记不起所有的名字了。我去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又结婚了。每次我只和丈夫在一起，直到他把津贴签给我，然后就离开了。”

《22 岁女子嫁给 16 名服役士兵；每月领取 500 美元的分配金》(《纽约时报》(纽约州)，1921 年 12 月 3 日，第 1 页)

全文：

22 岁的海伦·德莱克斯勒·弗格森夫人在离开日内瓦监狱前的十二天获释，她被判六个月监禁，罪名是为了得到士兵和水手的津贴而与估计有十五到十七位男子结婚。

她将在奥罗拉医院接受手术。

手术后，弗格森夫人将由救世军提供一张去华盛顿的车票，她的父母就住在那里，救世军对她的案件非常关注。

弗格森夫人表示，她未来除了去一些小城市找到适合的工作外，没有其他计划。

《为了薪水而结婚的女孩获释》（《奥罗拉每日星报》（伊利诺伊州），1922 年 6 月 21 日，第 1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动员了 4,355,000 人。在战争宣布后，美国为首个六周的志愿入伍目标设定为 100 万人，然而只有 73,000 人报名。1917 年 5 月 18 日通过了《选择性服役法》，规定最低入伍年龄为 21 岁。最终总计动员了 4,355,000 人。在战争期间，美国军队遭受了 323,018 人的伤亡人数。

母性的圣像

我的一篇关于男性堕胎权的文章引发了一些有趣的讨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然而，自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不是关于堕胎或男性堕胎权本身，而是任何敢于试图讨论它们的人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男性的堕胎权利如此激烈地遭到反对？在几乎任何场合，但凡有一点侵犯女性权利的尾巴显露，都会收到近乎狂热的愤怒。我在自己的家庭中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每当讨论男性堕胎权时，媒体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

我来自一个自由派的家庭，有三个年龄不同的姐妹，对我作为男性权活动家的地位持不同的立场。我知道我的姐妹们不会同意任何支持男性堕胎权的论点，左派的女性也不会同意。该死的，极右派的女性可能会说我在鼓励“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这就是一直让我在想的观点。为什么堕胎和男性堕胎权成为如此敏感的话题？很少有事情能让人们如此激动。堕胎（非男性堕胎权）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但如果它只赋予了一半的人口，那么任何权利怎么能称为“基本”呢？毕竟，只有略多于 10%的堕胎是出于健康/安全原因。对于其余的情况，它实际上是一种“第二天早晨之后”的解决方案，一种紧急避孕措施。确实很方便，那么为什么对于给予男性同样的合法选择权利如此反对呢？

我认为这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关于堕胎的问题，而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我在做早餐时的一次对话。那是在我文章发表后不久，我正在与一些家庭成员讨论它。虽然不是女性家庭成员。是我父亲和十几岁的弟弟。他们都很清楚男性面临的许多问题，但他们都没有像我一样成为 MRA。我们在讨论文章，顺带谈到堕胎、男性堕胎权、男性责任和女性权利，以及所有其他女权主义者试图阻止男性堕胎权的胡言乱语。通常（也是非理性的）的论点是

男性不生育，无法理解，不承担相同的负担，因此不能享有相同的选择权利。本质上，我反驳说生孩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没有理由让女性独自享有堕胎的权利。我承认，我有点激动；在讨论男性权利时很容易这样。最后，为了表达我的观点，我有点夸张地说：

生孩子与小便没有什么不同。

我当时在和两个男人交谈，他们对男权运动（MRM）有一定了解，然而他们的回应确实相当冷淡。他们并不敌对，但两人似乎有点震惊。即使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极端的立场。

但我继续逻辑地辩论这个观点。

生孩子是一种生物学功能。

女性进化为了生育。

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生育。

生育行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不，似乎我犯了罪。讨论很快消失了，我留下了一种明显的感觉，似乎我违反了一个禁忌。

如果我把这句话对我的其中一个姐妹说，我会带上防弹衣。

当然，这一切都是个人经验，但它说明了一个更大的社会构造如何渗透到我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社会正在受到母性崇拜的困扰。我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崇拜，而是一种将生育神话化甚至神化的文化结构。当然，这并不新鲜。对生育之神的崇敬以及对生育的尊敬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很可能在人们意识到男性的参与之前，他们就开始崇拜分娩了。（尽管当时可能还得由男性买单）

但即使在今天呢？是的，即使在发达的世俗世界。女性作为孕育者的地位赋予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她们大部分的社会特权。她们被视为生命的创造者，因此女性和儿童优先以及主流媒体倾向（政策）将战区中女性的死亡描绘得比男性更加悲剧。尽管大多数社会是一夫一妻制，但女性在生育上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价值。整个女性被神秘化为有爱心、关心他人、脆弱的存在，值得受到保护和特殊考虑，我认为这源于她们的生育功能。从生物学上讲，这是性别的唯一独特特征。她们更矮小，是的，但个子矮小的男性并没有受到这样的特殊对待。母亲的角色是女性特权的驱动力，因此也是女权主义的推动力，女权主义旨在增强女性特权，同时避免任何社会责任。

因此，堕胎、男性堕胎权和医疗堕胎之间的激烈争论。女性的生育能力受到崇拜，因此她们对她们神奇地、仁慈地、美丽地带来世界的孩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儿童抚养不平衡、母亲守门、跨国绑架、分娩期间的虐待行为、出生后的杀人行为，这一切都被容忍，不仅仅因为孩子事实上属于女性，在今天的世界，而且因为社会希望我们像她生孩子对我们有恩惠一样，不应该对孩子的任何事情质疑她。并且吹捧母亲身份。

我并不是说孕妇不应该得到关注。就像任何身体健康状态有所改变的人一样，他们的身体能力下降应该被考虑在内。但是让我们保持现实和实际，并仍然将这些女性视为成年人。他们是成年人，尽管正在经历一种消耗体力的经历，但仍然是成年人。毕竟，这是他们的选择。

对男性堕胎权的极端反对只是这种母亲崇拜文化心态的一部分。给予男性对如何/何时/是否抚养孩子的任何控制/影响，将侵犯女性作为孕育之神的神圣地位。对于一个女人是否应该对“她的”孩子拥有独家控制权，甚至不值得讨论。一个女人是否应该对“她的”孩子拥有任何给定权力的排他性控制权，甚至没有讨论。无论是通过提倡男性堕胎权还是简单地争取家庭法律平等，都被视为对女性自身的侮辱，是纯粹的厌女症的，是对她们作为母亲所赋予的神圣权利的侵犯。

现在，让我明确一点。我支持选择权（或反对生命，由你决定）；我认为女性应该有堕胎的权利。但是是时候摒弃对生育的崇拜，将其视为一种神奇、神秘、彩虹注入的超能力，由全能的地球之母赐予女性，而男性没有任何权利。

生育是一种经过数百万年演化的生物功能，不仅在人类身上，在地球上几乎所有有毛发/毛皮的雌性身上都是如此。但人们似乎仍然认为生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一个常见的论点是生育是如此“危险”。也许一个世纪前是这样，但现在不太是了。在美国，每年在分娩过程中死亡的妇女不到一千人。这使得几率小于十五万分之一。这使得生育的危险程度与当卡车司机的危险程度相当。而卡车司机中超过 90%是男性。你听过哪个卡车司机这么吹捧自己?

我不会因为生育而崇拜女性。这个事件没有什么特别或神圣的。它是一种自然的生物机制。当小孩成功排便时，我们会给予赞扬，但是在一定年龄后，成功完成身体的自动功能不应再具有令人惊叹的感觉。男性经常因为滑稽地迷恋放屁、打嗝和小便等生理功能而受到嘲笑，但女性却对她们的月经和怀孕过于痴迷，并因此获得特殊的特权。

有谁永远不会长大呢?

生育并不是最重要的成就。然而，真正特别的，将人类与地球上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是之

后发生的事情。

育儿。那才是奇迹所在。是什么让人类变得伟大，并允许我们从尘土中建立一个文明，因为我们有能力沟通，教育我们的孩子，并传递我们的知识。任何兔子都能生下一窝小兔子，但只有人类可以以我们独特的方式建立情感联系、培养和教育后代。只有我们才能将故事代代相传，为子孙留下遗产，建设一个对他们更好的世界。

而男人也在其中扮演着角色。怀孕和分娩是一种生物机能，是性行为的副作用。它并不神圣，但我们对其结果的处理方式可以是神圣的。现代的母亲崇拜让人们对父亲的贡献视而不见，容忍了不适合的母亲对孩子的虐待，并因为所谓不可思议的生育行为而给予特权，让社会陷入窒息。

如果我们停止崇拜女性生育，我们可以将重点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自生育的孩子的需求。他们才是奇迹。母亲和父亲都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但真正的工作只在怀孕的九个月之后才开始。

THE SACRED COW OF MATERNITY

Hopeland Cash

March 29, 2023

是时候让女人负责了

女士们，你们是否拥有道德能动性？

作为本文的开篇，这是一个修辞性问题。但在经历了三代女权主义的法律世界中，这不再是一个修辞性问题。你（作为女性）是否是一个道德主体？

当然，反对男性和男孩人权的对手们对这一运动的论点一直表现出假装不理解的历史，因此在这里必然包括了明确的定义。

道德能动性是指个体基于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对与错的共同理解来作出道德判断，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能力。道德主体是“能够参照是非行事的人”。

按常规用法，男性普遍都是道德主体。即使是坏人，那些因不当行为或犯罪行为而在媒体

上受到诋毁的人，他们也是道德主体。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想象一下最近被公众指责抨击的任何著名名人，在一场富有悔罪感的新闻发布会上哭泣或认真道歉的情景。

但对于女性来说，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同的。高尔夫球明星前妻艾琳·伍兹显然经常使用各种武器对付前夫，包括高尔夫球杆。她需要为此负责吗？没有。她是受害者。当她拿走那些由这位超级运动员赚取的数百万美元时，请不要注意她满意的笑容，而这位运动员被她“抓到”与那些没有对他实施暴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

我们将省略对于最近媒体关注的那些女性的冗长叙述，这些女性在自己的犯罪和暴力行为中没有个人责任。

与个体女性不同，女性阶级并非道德主体。不，她们是受害者，是物体，是无助的，受制于时运的支配。

对女性的战争。强奸文化，父权制度。女性历史上的压迫，工资差距，职场歧视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文化叙事中的虚构神秘元素，强化了女性阶级的无主体性和持续选择的受害者身份认同。

问题不在于女性阶级是否是道德主体，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回答。她们不是。

剩下的问题留给个体。作为一个女性，你是道德主体吗？

这个问题，在文章的语境中当然是修辞性的。但是，当个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它需要一个真正的回答。在我们目前居住的后女权主义法律、受女权主义影响的文化中，这是一个需要问及并由任何具有子宫或双 X 染色体的人来回答的问题，作为任何非平凡、友好、工作或其他关系的开始。

你必须至少和这个标志一样高才能乘坐过山车。你必须是一个拥有自主权、行使自己的能动性、意愿和自我责任的成年人，才能成为一个伙伴或朋友，或者同事。至少是，我的伙伴。

有一些现实情况，几乎从未被我们文化叙述的任何一个元素承认。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但却不愿承认，因为这是被禁止的。

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社会权力和声望。女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也拥有更多的权力。

谁控制着性行为的准入？显然是女性。谁控制着大多数可支配收入的支出？你能猜到吗？看看任何商店的零售空间有多大，以及它是为谁服务的？选民中有 55%到 65%是谁？一

个提示：不是男性。在任何一所主要大学里，谁占据了毕业人数的大多数以及学生人数？同样的答案：不是男性。

这里的重点不是为了“证明”我们的文化是强大的女性中心主义，因为对于那些没有看出这一事实的人来说，要么是智力有缺陷，要么就是太不诚实而不值得去解决。

但与所谓"弱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相结合的是一个丑恶、令人恶心的文化欺诈：“女性的弱势”。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女性比男性更无能，更缺乏理性，缺乏成年人的能力和意愿，意志力更弱。

在女性犯罪、引发暴力或其他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中，我们通过主流媒体一直被无休止的公开借口洪流所待见。凯西·安东尼（Kasey Anthony）谋杀了她两岁的婴儿，显然是因为做母亲妨碍了重要的寻欢作乐。在 2011 年 7 月进行了六周的审判后，陪审团认为凯西不犯有一级谋杀、严重虐待儿童和过失杀人儿童的罪名，但有四项轻罪指控，即向执法官员提供虚假信息。但是对于她是否杀害了这名两岁的受害者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安东尼被虐待过，或者可能在伪成年人时遭受了性虐待，或者遭受了其他不幸。因为男性犯罪分子总是有童年不幸或关系走错的借口，同样的考虑也被用于对待像凯西·安东尼这样的女性儿童杀手，对吗？

然而，任何男性犯罪者从未得到过这样的考虑，也不应该得到。

那么为什么女性犯罪者经常被公开宽恕？这是我们文化中女权主义叙事的核心观念：女性更脆弱、能力更低、更不成熟，并且缺乏我们假定和要求真正成年人（即男性）所具备的个人能动性。

但这种文化倾向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后法律、受女权主义影响的文化中，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早在特权、富有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开始写关于她们被压迫的书之前。事实上，女权主义者尽管谈论激进的改变，但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放大他们声称反对的“父权制度”的方面。所谓的“女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社会的无能婴儿为对象的家长式观点，不惜一切代价照顾她们。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一定是在强大的女权主义家庭中长大的，但几乎整个社会都表现出为女性罪犯和犯罪行为编造借口的意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为所有女性的犯罪行为、暴力行为或病态现象辩解的主流化恰好与现代女权主义的崛起并成为文化的主导伦理同时出现。

显然，像公开得到宽恕的杀婴案件凯西·安东尼，受人称赞的性器官肢解者凯瑟琳·贝克尔，或任何其他公开的女性罪犯——都会有人喊出“并非所有女性都是这样的”。这个抱怨是

正确的，但完全没点关系。对于那些表现出暴力或其他反社会病态的人来说，仍然有公众纷纷为之辩解的合唱。

在个体层面上，这意味着任何女性，即使她没有犯罪或暴力行为的历史，也有永久、随时准备好的公众辩解能力。对于女性来说，个人的责任是可选择的奢侈品。通常只在方便的时候才被选择。

因此，我们回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问给女性群体，而是直接问你。

作为一个女性，你是一个道德主体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但对你个人而言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请你离开。那里有一扇门，请不要让门在你离开时撞到你的屁股。

显然，这篇文章是从作者（我自己）的角度写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坏的人。然而，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在独立于我所描述的观点下适应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本文针对女性的核心问题“你是道德主体吗”的变体开始通过公共和私人话语的生态系统出现。

前面提供的例子都是极端情况。放下诽谤，根据每日邮报和其他地方的文章，似乎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渴望生孩子的女性对欺骗男人以陷入长达 20 年的法律和经济义务毫不犹豫。

在其他新闻中，Erin Wotherspoon 是多伦多的一名住户和骗子，她定期在高级餐厅就餐，并通过她的博客吹嘘称每周会和几个不同的男人约会然后抛弃他们。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她的“目标”为她昂贵的食欲买单。写这篇文章时，canoe.ca 有一篇报道说她很快将有自己的真人秀节目。大部分评论都是正面的，称赞 Wotherspoon 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而，在文章中的一个特别负面评论中，称 Wotherspoon 为一个“attention whore”（爱出风头的妓女），一句贬低性工作者的措辞，将她与骗子相提并论。非常可惜的是，任何编辑评论都没有使用严格准确的词汇“grifter”（骗子）。

一个骗子：以欺诈手段行事的窃贼，而非直接使用暴力。

但是，要找到许多合法化的例子，暴力和盗窃甚至都不是必需的。现在普遍化的性别意识形态叙述中围绕性和同意的言辞包括一个愚蠢的观点，即在男性和女性都饮酒后同意性关系的情况下，从定义上来说是对女性的性侵犯。为什么，如果两位假设的参与者都醉醺醺地进行这种行为，就算是强奸呢？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接受这种错误观点，为什么男性参与者不是受害者呢？当然，答案很简单，因为参与性行为，或者说参与任何行动都是自愿

的行为。但是现代女权伦理认为，与拥有思想的人（即使是醉醺醺的人）不同，女性没有个人行为能力。在西方国家的刑法中，让女性醉酒后开车也没有免责的条款，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疏忽。汽车制造商、设计师和销售人员应该做好准备，因为每次女性醉酒司机撞死行人或其他车辆时，都可能面临常规的诉讼。当然，除非犯错的工程师、制造商和汽车销售员也恰好是女性。

上面给出的例子多种多样，因为道德行为的问题广泛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前所述，当应用于女性这个群体时，得到的回答是：不是。女性这个群体不是道德主体。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并非所有女性都是这样"的世界中，同样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向女性个人提出。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道德能动性的定义所建议的那样，这个问题并不总是以直接询问的方式提出最为有效。

装作不理解是个可用的辩论手段。相反，这个问题通常通过对行为的静默衡量间接地提出。你是一个道德主体，还是一位演员，你选择所产生的结果与你的实际代理道德的能力无关。

无论如何提问，你是一个道德主体，这个问题都需要回答。由你来回答。

之前，我在一篇名为"房间里的枪支"（The Gun In the Room）的文章中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当要求回答那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时，一位自称对现代男性面临的问题"关心"的女性以放弃成年身份作为回应。

我们社会对女性提供的暴力行为，而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就是那篇文章标题所指的枪支。

她的回答是："女性可以发起的通过主体实施的暴力不是 [她] 的问题，她不需要对把枪放在 [她] 手中的事情采取任何行动"。

这是一个拿着致命武器的孩子，我们都要同意并承认它不存在，尽管它被轻率地向旁观者开火。

你是成年人，还是孩子?

如果你声称对于你来说，答案是成年人，仅仅说出来是不够的。

你需要证明自己是成年人。

Women, time for you to man up

January 1, 2014

John Hembling (JtO)